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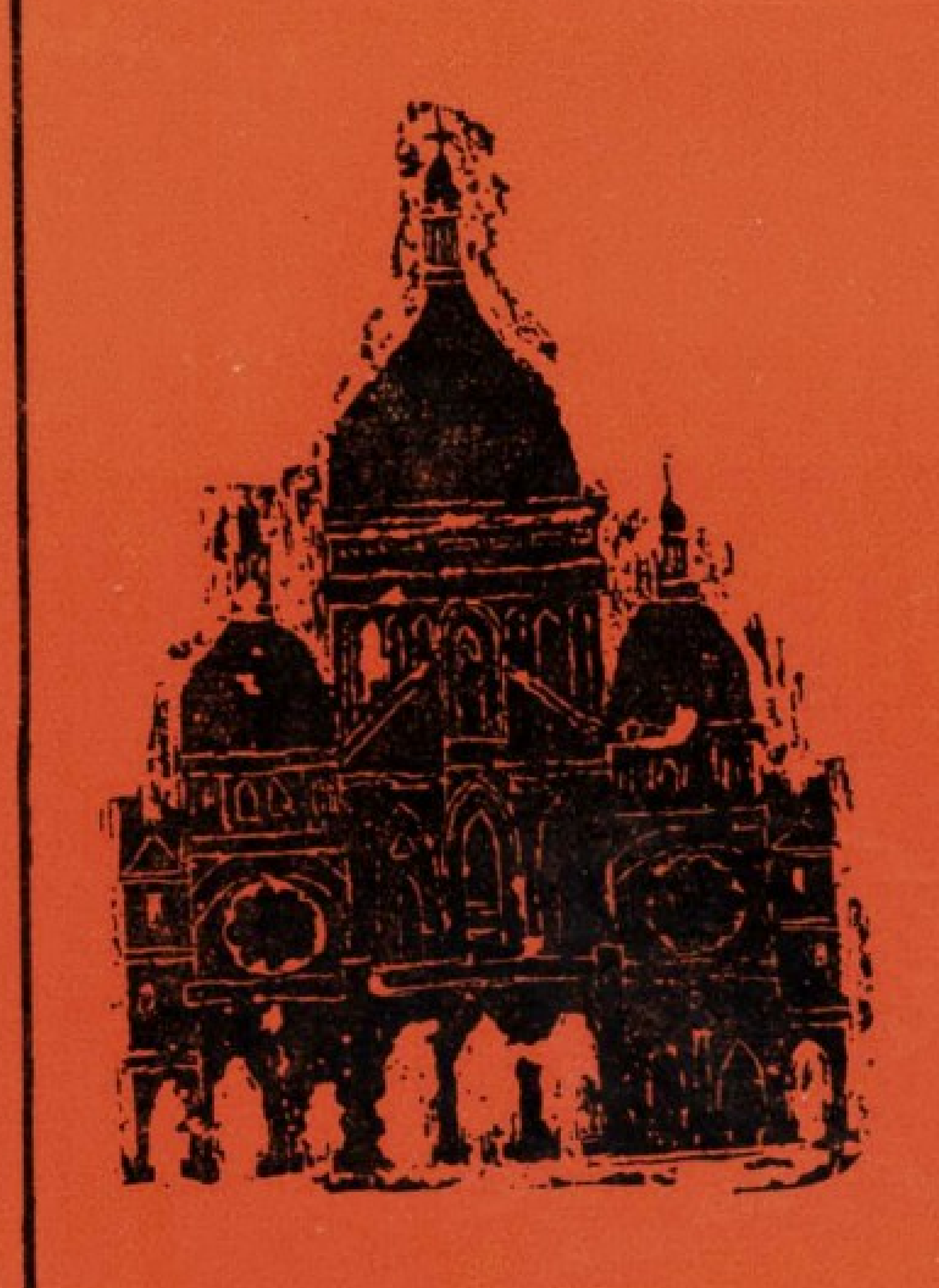


周末逸事

[智利] 何塞·多诺索 著

若川 水军译 赵振江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



周末逸事

〔智利〕何塞·多诺索
若川 水军 译
赵振江 校

José Donoso

Este domingo

El lugar sin límite

根据 Editorial Bruguera 1981年第1版 译出

责任编辑：袁殿池

装帧设计：李 欣

周末逸事

Zhōumò Yìshì

〔智利〕何塞·多诺索 著

若川 水军 译 赵振江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书刊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0 4/16

字数200,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965

统一书号：10360·80 定价：1.85元

内容提要

本书收入拉丁美洲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的两部中篇小说。

《周末逸事》表现了上层资产阶级的虚伪和颓废。律师阿尔瓦罗年轻时与女仆薇奥丽塔私通，成年后他与妻子切芭又同床异梦，各寻新欢，互不干涉。切芭从监狱中把犯人玛雅保释出来，企图感化他，使他重新做人，而她自己却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精神恋爱之中。玛雅抵制不住罪恶社会对他的腐蚀，杀死了与他姘居的薇奥丽塔，重新入狱，切芭也精神崩溃，孤独地离开人世。

《没有界限的地狱》叙述了一个乡村妓院的故事。曼努埃拉是个喜欢男扮女装的性变态者，富豪堂·阿莱霍为了取笑他，与一个妓女打赌，叫她去勾引曼奴埃拉，赌注是妓院租用的房屋。堂·阿莱霍输掉了这所房子，后来这个女人忧郁而死，曼奴埃拉和他的女儿对妓院惨淡经营，备受欺凌，又昏然不觉……人世间有如一座无边的地狱。

前　　言

何塞·多诺索是拉丁美洲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到1980年为止，有关这位智利“新小说”代表作家的评论文章就已多达三百余篇，大部分刊登在智利、西班牙、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报刊上，可见这位作家在拉美文坛上是何等引人注目。

1924年10月5日，多诺索诞生于智利圣地亚哥一位名律师家中；八岁进一家有名的私立英语学校。早在上学之前他就跟家庭教师学习英语。由于不喜欢体育课和严格的校规，他常逃学，到公园里游逛，去图书馆看书，或到贫民区会朋友。父母不得不把他送到寄宿学校，但他常常被开除。十九岁时辍学，用积蓄买了船票只身来到麦哲伦海峡，当了一年牧民。后来以当地生活为背景写了短篇小说《迪那马尔盖罗》。此后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码头工人及船员们生活、劳动在一起。

多诺索于1947年中学毕业后入智利大学师范学院攻读英国语言文学，两年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51年毕业，获艺术学士头衔。该大学一些造诣很深的教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最早用英语写了短篇故事《蓝衣女人》(1950年)、《有毒的蛋糕》(1951年)。第三部短篇小说《中国姑娘》是用西班牙语写成，1953年被收入《智利新故事选》。1954年，他历时

半年从美国经墨西哥、中美洲回到圣地亚哥。此后又写的几篇小说收在《避暑及其他故事》中。

1958年多诺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冕礼》出版，印数只有三千册。这位居住在圣地亚哥的青年作家感到智利的整个气氛令人窒息，于是再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他头一次读到博尔赫斯的作品时，觉得茅塞顿开。他结识了著名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利亚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在阿根廷的两年内他读了许多书。1960年写了短篇小说《查尔斯顿》。回智利后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曾被派往欧洲采访。第二部中篇小说《周末逸事》(亦译为《这个星期天》)于1960年出版。

1962年多诺索出席了于智利康塞普西翁召开的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这是拉美作家极为重要的一次聚会，它蕴育着几年后出现的世界瞩目的拉美“爆炸文学”。多诺索在会上结识了拉美一代著名作家富恩特斯、巴斯多斯、阿格达斯、聂鲁达、卡彭铁尔等人，日后他来到墨西哥，住在富恩特斯家中，写完他的第三部小说《没有界限的地狱》。(1967年出版)

此间他一直在酝酿一部力著，有时在美国，有时在西班牙，最后用八个月时间写成了他构思长达八年的《淫秽的夜鸟》。在西班牙的日子里他与富恩特斯、略萨、科塔萨尔等“爆炸文学”代表作家结下深厚的情谊，他们常常聚会，探讨如何在文学上作出新的尝试。1969年《淫秽的夜鸟》由巴塞罗那的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1970年获该社的“小丛书奖”。1973年出版《资产阶级的三个小故事》,1972年出版

文学回忆录《“爆炸文学”亲史》。1978年又一部很有份量的长篇小说《别墅》问世，获“西班牙文学批评奖”。1980年出版《洛里亚侯爵夫人的神秘失踪》，1981年出版《旁边的花园》，最近出版了中篇集《献给德尔菲娜的四个故事》。

本书收入多诺索的两部作品：《周末逸事》和《没有界限的地狱》。

《周末逸事》是描写进入现代生活的资产阶级，那些昔日的贵族虽然力图保持特权，但面对江河日下的颓势无可奈何。小说对家庭没落的社会原因和心理状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少爷阿尔瓦罗由于学习松懈而受罚，暑假被留在家中，不许去乡间避暑，由女仆薇奥丽塔照料他。阿尔瓦罗孤独苦闷，便与同病相怜的女仆在性爱中寻找安慰。此后这种关系保持多年。阿尔瓦罗成人以后当上律师，与美丽的切芭结婚，生下一对女儿，但他不爱切芭，依然寻找外遇。切芭明白丈夫并不爱自己，就把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

薇奥丽塔侍奉主人三十年，得到老夫人遗留的一些股票及一栋房子，带着私生女离去，但仍与主人家关系密切，女儿后与一工人结婚，小两口不愿象母亲那样对恩主卑躬屈膝。

一天，切芭到狱中去买犯人制作的手工艺品，认识了玛雅。这人三十岁，已坐牢十年，是由于年幼无知而杀了人。他手艺不错，行为检点，受到好评。切芭想尽办法终将他保释出狱，并帮他建起手工车间。但出狱后的玛雅经不住黑暗社会的诱惑，又染上种种恶习，终于弄得一败涂地。切芭帮他

重新开张，但总是失败。他想躲开切芭在世上单独闯荡。最后一次他走投无路去找切芭，被阿尔瓦罗赶跑。切芭闻讯后心急如焚地到处找他，终于昏倒在贫民区。谁知玛雅竟是薇奥丽塔的情夫，他经常向这可怜的人勒索钱财，并殴打她，最后他有意将薇奥丽塔扼死，单等警察再次将他投入狱中。

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几个人物。阿尔瓦罗是个懦弱、自私的伪君子。切芭高傲、任性、伪善。她行善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她想把玛雅随心所欲地塑造成自己的玩偶。玛雅的诞生就伴随着不幸，十年囹圄使他对外界充满幻想，一旦出狱却被肮脏的社会越染越黑，只好再回监狱求得安宁；薇奥丽塔是个恭顺的奴才，终身劳碌却浑噩不觉，反而对主人感激涕零，最后竟死于非命。

在写作技巧上，多诺索作了新的探索，这部十万字的作品时间跨度达六、七十年，但写得从容舒展。小说分第一部和第二部，各部之前以及最后，分别有主人公的外孙的回忆，原文用的是斜体字，以示区别。也就是说，以孩童之口概述一些事情的经过，用他们的眼光观察事物，变换了角度来讲述故事，不但增加了作品的情趣，而且使作品显得更加凝炼。

这部作品力图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旧式家庭的颓败。

《没有界限的地狱》突出了《周末逸事》中艺术手法的特点，并作了新的探索。小说的题目摘自英国十六世纪戏剧家马洛(1564—1593)的剧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台词。浮士德问魔鬼："地狱在哪里？"魔鬼回答："就在我们受罪的

地方，地狱没有界限，没有固定地方，我们在哪里受罪，那里就是地狱。”这个题目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间宛如地狱，人们在痛苦中挣扎。

曼努埃拉，也就是曼努埃尔，是个男扮女装的性变态者。有人说，他本应是个女人，但上帝跟他开了个玩笑，把他生成个男人。他善良、勤劳，一心想以自己的艺术——跳西班牙舞——来使人们快乐，但人们并不理解他，反而歧视他，侮辱他，伤害他，甚至欲置他于死地。他就在这地狱般的世上漂泊。四十岁时他来到一个偏僻村庄。当地富翁、议员阿莱霍是个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假善人，一次打赌，他叫绰号为“日本女人”的妓女勾引曼努埃拉，使他恢复男人身分，赌注是一幢土坯房。“日本女人”终于说服了曼努埃拉，赌赢了，得到了房子。

当年阿莱霍为了当议员，许诺众乡亲说要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骗得大家投他的票。但二十年过去了，这里依然贫困，人们失望了，纷纷出走。“日本女人”忧郁地死去，留下“小日本女人”与曼努埃拉惨淡经营着酒吧兼妓院。为扩大种植园，阿莱霍要买下这一带的地产。“小日本女人”考虑到父亲的怪癖，怕他到陌生地方受欺侮，不愿离去。然而生性喜好热闹的曼努埃拉，一天夜里酩酊大醉，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很显然，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较复杂，作者从拟定题目起就开始作文章，全书贯穿在一根链条上，集中地表现一个宗教形象——地狱。从宗教意义和心理分析观点来看，作品中的人物所起的作用以及超现实主义手法所表现的事件都大大超越了小说所描写的环境——智利的一个破落小村，引导人

们不禁对世界去认识，对人类本性去思索。因此，这部作品具有崭新的本体论的意义，也就是从哲学上去研究世界的本源，考察人的本性，表现了颓败是绝对的这一宿命论观点。

多诺索的其他几部作品，从第一部长篇《加冕礼》到得奖力著《淫秽的夜鸟》和《别墅》，也无不涉及到资产阶级颓败这一题材，因此人们说这是这位作者“专用”的题材。对此多诺索说：“贵族世界毁灭、消亡、变得一无所有，不能再剥削人……对这个题材我很感兴趣，不是从社会学意义来看，而是对剥夺、被剥夺、毁灭、被毁灭的人感兴趣”，“这与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人都毫无联系，只是在某些方面描叙了我自己的一些恐惧”，“最使我生气的是评论家把我的小说仅仅归纳到社会因素之中，他们希望我对智利社会阶级写一首‘天鹅之歌’，而我书中所写的社会阶级纯属想象……”

然而不管多诺索怎样否定他作品的社会意义，我们从《周末逸事》、《没有界限的地狱》和其他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为它画上一个脸谱，深刻地表现其本质，再对其进行揭露和抨击。通过他的作品人们总是能渐渐形成一种看法，领悟和体验某一特定社会的现实。

1938至1970年间，智利正处于社会现代化过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面对的现实是：土地的兼并和垄断，工业化飞速进展，通货膨胀，政治联盟不断变化，无产阶级产业大军不断增长，工人阶级政党不断出现。处于工业资产阶级寡头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格格不入。如要顺应发展的潮流就要抛舍传统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结构，并应清醒地认识，必须与昔日贵族的价值决裂，并且永远失去这种价

值。

对处于消亡过程中的这一阶级，多诺索没有唱“颂歌”而是谱写了一首哀歌，表现了尚处于统治地位、但已进入危机和颓败阶段的这一阶级的自我感觉。多诺索曾努力探索各种人物的心理，体验被称为“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的各种感受：无所事事，对人类没有信任……他自己多次在梦中成为流浪汉，他也确实当过流浪汉，抽过大麻烟，经历过奇奇怪怪的事情……他什么都干过。他对一切事物都不敢加以肯定，不相信人类心理的统一，他着意追求的是打破支撑着资产阶级社会的静止观点，用作品去表现一个没落的世界，表现颓败的上层资产阶级，对社会进行透视，表现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冲突。

在多诺索的作品中，对于性爱的描写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描写都是为主题服务的。《周末逸事》中，阿尔瓦罗从小生活在孤独之中，与女仆的性爱给他慰藉，并给他终生难以解脱的影响，因此他与切芭的生活难以和谐。切芭则在不满足中寻求心中的情侣，她与玛雅实际上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人。阿尔瓦罗与薇奥丽塔、切芭与玛雅，他们的眷恋关系表明，主仆之间的关系已不象从前那样被严格地恪守，正在逐渐改变，但终究不能逾越阶级间的鸿沟。《没有界限的地狱》对性爱的描写更有如一幅色彩斑烂的超现实主义图画，令人怵目惊心。人的天性受到如此扭曲，进一步突出表现了主题：人世间有如地狱，人们在其中受罪。性变态者总以为自己是个女人，他的女儿却执著地随时提醒他是个男人，称他为爸爸。因此在人称上随时发生“他”与“她”的混乱。曼努

埃拉是个既叫人同情、可怜，又令人不解、惹人生厌的角色，他坎坷的一生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拉丁美洲当代作家，慑于统治当局的高压政策，作品中往往带有一种朦胧、暧昧的色彩，带有一种既想反映现实、又企图逃避现实的倾向，因此他们往往采取迂回曲折、晦涩隐喻的手法，以图描绘和反映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象。这是阅读本书时应当注意的。

段若川

1985年11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周末逸事

玻璃罩下

在外婆家里度周末，实际上是从星期六开始的，那时父亲终于让我爬上汽车，并说："好了，咱们走吧……"

我早已围着他转悠了好一阵子。当然，并非真围着他转，经验告诉我，那只能适得其反，还不如对他默不作声，唯命是从，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假如他和妈妈还在午睡，我顶多只敢在他们卧室门口咳嗽一声，或者在大厅里，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玩，设法引起爸爸的注意。我满脸堆笑，使他从沉思中醒来，记起我的存在。他终于恍然大悟，已经是四点、四点半或五点了，该是送我到外婆家去的时候了。

我钻进汽车，我们便从城里出发了。

对于冬天那些短促的周末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时候，我们刚出家门，天就黑了，紫色的天空好象透视片一样，上面映着被我们甩在身后的光秃秃的树干和建筑物。我上了汽车，裹着背心和围巾，还觉得鼻子和耳朵发冷，而且大拇指也发凉。我有啃手套上的毛线的坏习惯，结果把手套咬出了窟窿。离外婆家还挺远，天就完全黑了，各种汽车的灯光透过雨帘，犹如圣诞节的彩色气球撞击在我们的遮光玻璃上。汽车驶近了，我们缓缓错车，爸爸已经开始减速了，将汽车开得很慢。他叫我把烟递给他："不对，不在那儿，不是，笨蛋！另一个开关，在装手套的那个箱子里。"面对阻止我们前进的红灯，他点燃一支香烟。我用裸露着的拇指摸着玻璃，玻璃冰

凉。红灯的光芒射在车窗玻璃上，变成数不清的、飘忽的小点儿；我知道，在外面，紧贴着玻璃的是寒冷，可我这里，在这玻璃罩下，却几乎接触不到它。突然，好象一条动脉似的。我的拇指被猛挤了一下，一滴殷红的鲜血沿着玻璃往下流，我企图用什么办法使血止住。我望着父亲，看看他是不是发现我在捣乱……但是没有，他在开车呐，我们继续沿着河岸前进。河水被圈在石头河床里，象困在笼中的野兽一样吼叫着。今年的洪水已经造成破坏和死亡，大人们这样嘀咕着。对，我将向表兄妹们保证，我亲耳听到了河水的咆哮。他们会张大嘴巴听我模仿那卷走尸体和房屋的河水的吼叫声……是的，这是我亲眼所见。这样，尽管他们人多，而我只有一个，也就没关系了。星期六，有人把他们从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带到外婆家来，但是要穿过另一条大街而不从河边经过。

我们拐进了外婆家的那条街。转瞬间，一切陌生或渺茫的东西都变得井井有条。无论季节和时辰怎样使这条两旁栽满金合欢树的街道变换模样，它都不会使我感到陌生。我从来不会把它和其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街道混同起来。在那两年当中，我和父母常从这幢楼搬到那幢楼，又从这条街搬到那条街。然而到了这里以后，那种动荡感就消逝了，因为外公、外婆一直住在这里，从未搬家，就是说心安理得了，因为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一切都得心应手，知道人世间属于我们的这块地方的色彩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总是说起市政府打算砍掉那些太老的金合欢树。它

们歪歪扭扭，象醉汉一样，好象就要倒在行人身上似的，盘旋的老根已把人行道的瓷砖都挤歪了。随着光阴的流逝，有的树确实倒下了。我们五个小孩子攀上扭曲的树干，或是从围墙的裂口探出头去，看工人们锯下树枝，把倒下的大树拖走，然后重新铺好人行道，种下梅树、橄榄，或是别的什么短命的、时兴的树木，然而它们从来也不过是些小树丛而已，因为根本无人照料，树木越来越不整齐，也越来越稀疏了。

我记得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汽车的小窗开着，爸爸敞开衬衫，头发在额前飘拂着。我两手撑在窗口，把头探出去，象只虎崽似的，我呼吸着新鲜空气。汽车在大门口一停下，我就赶快下来，去按门铃。第一棵金合欢树的周围开着一大片白花。爸爸焦急地按着喇叭。我跳到那片白花里，爸爸也没骂我弄脏了衣裳，因为他正心不在焉地点燃另一支香烟。那些花简直不象花，倒象是一些什么小小的东西，那么小，那么多，长长的花叶，细小而坚实的花蕊。我采下花，将它们聚成黄白色的一堆。温暖的瓷砖和甜蜜的花粉的味道弥漫到我埋在花朵中的鼻子里。我手上的花越来越多，地上就露出一块与众不同的瓷砖，呈粉红色，色彩显得更柔和。这是一块特殊的瓷砖，上面刻着字，好象瓷砖下面埋着一个精灵。对，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外婆，我仔细地认着上面刻着的字。

“爸爸……”我喊道。

“嗯……？”

他又按按喇叭。

“这儿写着：罗伯特·玛塔建筑师……”

"是他修的这条瓷砖道，他是我堂弟。"

"我知道，是我的罗伯特叔叔。"

"不，不是他，是另一位。"

"啊……"

安东妮娅解开拴门的链条。爸爸从车窗叫我，和我告别，但是我搂着安东妮娅的脖子，亲着她，和她说着话，开着玩笑，好叫爸爸以为我没听见他说话，使他觉察不出我不愿和他告别。他便不再坚持，走了，没看出来我生气了。他总是什么也看不出来，刚才他就没有看出来，我并不是想叫他注意到我在街上找到了一块写着我堂叔罗伯特·玛塔的名字的瓷砖，而是急于向他表明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认字了，他没教我，任何人也没有教我，我就学会了念报纸的题目。我早知道那块粉红色的瓷砖并不是哪个精灵的墓碑，而是写着：建筑师罗伯特·玛塔。对，告诉外婆去！我要告诉她，在人行道的金合欢树下，我找到一座小小的坟墓。星期天一大早，在表兄妹们钻到散发着早餐面包香味的床单里之前，我早就到外婆温暖的床上和她一起策划好了关于精灵的坟墓的事情。我所以要把此事告诉她，是为了引起她的好奇心，跟我到街上去，我好把那块瓷砖指给她看，并且念给她听：建筑师罗伯特·玛塔。她会很高兴的，会把此事告诉外公和女仆们，并叫我在她们面前念别的东西，向她们炫耀，为我感到骄傲。她会打电话给我妈妈，责怪妈妈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件事告诉她。可是我妈妈也会莫名其妙。她会觉得外婆的电话毫无道理，那就是妈妈的事了，因为她对什么都是心安理得。而爸爸呢，他正坐在沙发上，或是躺在床上看报

纸，他会摇摇头，连我妈妈在和他说些什么都不明白……他在为别的事情操心。他为报纸上讲的那些重大事件操心，可是却不知道我已经会读那些报纸了。他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他忙着赶回去，好带妈妈上电影院。

不过，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只要我穿上了高尔夫球长裤——尽管那时我已经很大了，只要到了外婆家，就总算冲出了"玻璃罩"，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玩耍，而没有人骂我了。我沿着花园小径跑进来，同时喊着："外婆，外婆……"

"她出门了，就会回来的。"

我急于向表兄妹们炫耀我的高尔夫球长裤。只有比我大一岁的路易斯才穿这种长裤，和我同岁的阿尔贝托要等路易斯穿不下了，才能拣他的剩儿。然而，这肯定要过好几年，尽管常吃鱼肝油，路易斯还是长得挺慢，等阿尔贝托终于拣上了他的剩儿，穿起高尔夫球长裤的时候，那条长裤肯定会破的。可我的却是那个礼拜刚穿上身的崭新的长裤。安东妮娅赶上了我，我在依兰一依兰树①下弯着腰拽拽袜子，系好长裤上的钮扣，准备威风凛凛地进门。我把身子挺得直直的，让她盯着我，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落日的余辉闪烁着，宛如潋滟的湖光，只要我或任何东西动一动，这光芒笼罩下的一切便悄悄地摇曳起来，片刻后才会静止下来。安东妮娅笑着对我说，她觉得我挺"维克斯"，②于是，我们一起往前走。

---

①原产于印尼的一种热带树木，其花芬芳。

②流行在这一家孩子们之间的用语，意为"极妙"。

“你来晚了。”她说。

“我爸爸看一个病人去了。”

“哦……”

“他们来了吗？”

“在后面的门廊里呢。”

“小木偶呢？”

“我早跟你说过，你要再这么叫你外公，我就告诉你妈妈去……”

“他在哪儿？”

“在等着你呐。”

“谁呀？”

“小木偶呗……”

“你这样称呼主人，我去告诉外婆……看她怎么收拾你吧！……”

我外公在钢琴房里弹着《和谐的铁匠》①。我的表兄妹们在门廊里听他演奏，笑得直不起腰来。我想让他们注意我的长裤，可他们却叫我别出声，因为他们在算外公弹错了多少次，以此来寻开心。外公每弹错一个音符，他们都用双手抱住脑袋，眼泪都笑了出来，他们之中的随便哪一个都比外公弹得好。玛格达莱娜在他弹完好一会儿之后才镇静下来，告诉他我来了。

“我敢打赌，你不会去祝贺小木偶……”

“我敢打赌，你会去祝贺他……”

---

①《和谐的铁匠》，古钢琴曲，韩德尔作。

当外公眨巴着眼睛从钢琴房里出来的时候，盯住玛格达莱娜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她来，就象是初次见面似的。外公瘦小枯干，穿着可笑的挺合身的衣裳，象个小丑似的。在做游戏的时候我们管他叫“小木偶”，因为他非常白，象老式瓷器似的，我们以为他擦粉了。有一次，在他弹钢琴的时候，一个人留下来看着他，我们其余的人就跑到他那收拾得挺仔细的洗澡间去找扑粉，可是没能找到。

“他可能用一种彩釉……”

“……或者有什么偏方。”

“他和别人不一样，可能吃什么药了，他的后脑勺也同样白，总不会往后脑勺涂什么彩釉吧……”

玛尔塔胖乎乎的，她满九岁的时候，我们希望她瘦一点的梦想破灭了。一年到头她腰里都扎着一根系得很紧的皮带，她学小木偶玩，以为至少将会继承他那瘦腰，她以此来聊以自慰。

“今天您弹得真好，外公……”

“不晓得……”

“特别是这个乐章。”

“它比较轻快，的确如此。科尔多特①就是这么弹的。”他还是眨巴着眼睛望着玛格达莱娜。

“我们全都来了，外公。”

“那么，不到书房里来陪我一会儿吗？”

每星期六，进门之后，我们都要经过这个严肃的仪式，

①科尔多特(1877——？)：瑞士著名乐队指挥。

这是个正规的礼仪，墨守成规，外公用它来掩饰与我们不大融洽的关系。只有经过了这种折磨，我们才能得到自由。他在书房召见我们，为了不显得尴尬，他就把收在一个玛萨瓦特牌茶叶筒里的好吃的家制长条甜点心，分给我们吃。他和我们聊上十分钟以后，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也不跟我们说话，甚至不屑于骂我们一声。他很少在家；在家的时候就自己呆在他那书房里没完没了地和一个想象中的对手——也就是和他自己——下象棋。

星期天，在有历史传统的午餐席上，我们吃久负盛名的薇奥丽塔包子，外公坐在正位，桌子一边是我爸爸、妈妈，和某位来做客的亲戚。不论大家是在争论或是闲谈，他总是保持沉默，吃着他那索然无味、缺少色彩、但不伤脾胃的饭食。作为饭后点心，他只吃一种颜色惨白的星状冻粉。我儿时的星期天，他总是吃同样的甜点心。星期天餐桌的另一边坐满了表兄弟、姨父、姨妈和客人们。由于背窗而坐，外公的脸显得阴暗，他正把那透明的、凝聚着所有光芒的“星星”嚥下去。我在桌子的另一端跺着脚哭着，我不想吃甜瓜和西瓜，也不想吃桃子干和巴拉罗果，我也要吃“星星”，姨妈，我要吃“星星”，叫外公给我吃“星星”。我要，我要嘛，我要嘛！我把勺子扔在桌子当中，妈妈站起来，要惩罚我，因为我不乖……什么？不行！这么小就这么拧，真糟糕！别，别这样，外婆说。外婆说了，别这样，她是在规劝我、袒护我，别这样，给孩子拿一颗“星星”来，别叫他哭了，干什么这么怠慢他呀！老天爷，这又值什么呢，她亲手用勺子把“星星”切下一小块，放到我嘴里……我眼睫毛上还挂着泪

珠，尝了尝，不好吃，根本没有“星星”的味道，就把它吐在我那绣着小鸭子的餐巾上。这时候，由于我表现不好而受到了惩罚。我大哭大叫，他们就把我拽出了餐厅。妈妈、爸爸、表兄妹和客人们继续围着长桌吃饭，谈论着我不乖，听着我尖声叫闹，我的叫声消逝在屋子尽头。

可是外公的长条甜点心真好吃。他坐在那红沙发上，瘦骨嶙峋的膝盖架在另一个膝盖上，问我们每个人在学校里表现如何。那时候我们还谁都不懂小数和分数。在学分数的时候，路易斯得了坏分数。特别是除法，真难。外公问我，我回答，他又问，我又回答，反复问，我反复答。这纯粹是问答而不是什么聊天，好象我们是一群笨蛋，好象我们没有能力聊上十分钟似的。过了好久，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小木偶”就已经聋得很厉害了，所以，他发问而不聊天。有时候我们这样寻开心，在他的钢琴房里躲在帷幔后面看他弹钢琴。我们忍住笑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起头，弹那《和谐的铁匠》，十次、二十次，面对着钢琴，脑袋偏向还有一点听觉的那只耳朵的一侧。当星期日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便声明在座的没有外人，要在我们吃完之前离席，因为我们的菜谱比他的复杂得多，我们吃饭的节奏又与他大不相同。他要独自呆在书房里，在收音机里寻找播放星期日歌剧的电台。他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声音响彻整个房子。我们透过窗户的透明窗帘看他，他正低着头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想听到一点声音。

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在星期六提问的过程中，他那注视着我们的神情令人生畏。我们五个孩子从大到小在他面前

排成一行，回答他的问题。我记得他那视线，他的目光似乎不能集中。安东妮娅说，外公这样看人，因为他是个圣徒。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的目光所以不集中，只是因为他在用问题折磨我们的时候，并不看着我们。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在书橱的玻璃上寻觅自己的影子，无所事事地整着领结，用手抚摩着他精心梳理的、好象是画在头上的发型。他很在意地拉着背心，使背心连一个皱摺都没有，好象要在那块玻璃上找出自己在璀灿的晚霞中引人注目的十全十美的形象似的。他不听我们的回答，一方面由于耳聋，但更主要是因为他正忙于此事。当我们察觉他对我们丝毫不感兴趣时，再也不能心平气和了，就拿他来寻开心。他那熨得笔直的裤缝下面非常可笑地拖着两根白带子，用来把衬裤系在脚腕上，即使在酷热的夏天这衬裤也不离身，以便保护他那虚弱的身子。好多年之后，这些有关白带子的荒唐可笑，才从头号滑稽的宝座上退居到次要地位。我揣度着他一生的自私与冷漠。但是此时此刻我也想着他的孤独，他竭尽全力，只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手指，不至于把那最简单的曲子弹得面目全非。我又想到他的傲慢，想到他的恐惧，在日益加剧的老态龙钟面前他只能沉默不语，无可奈何。实际上，对他的一生我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除了我们称呼他的那个“小木偶”之外，他是否还是另外一种人。当我坐在写字台前，想到外公开始留在我记忆中的时候，正是我现在这种年纪。而一想到他，总是和衰老与怪诞联在一起。或许正因为这样，我才会有所悔悟吧。现在我突然想到：也许外公感觉到了我们认为他很可笑，也许他故意使衬裤的白

带子露出来，借离奇古怪来保护自己吧。他选择这种办法，便可以与一些尚未完全进入成人阶段的孩子们不保持任何联系，只有在成人世界，等级的作用才是占上风的。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方法，借以摆脱不得不与我们保持个人关系的义务。

另一方面，我们的讪笑是用来掩饰我们的惊奇。我现在可以肯定，至少我是这样。看到他那样狂妄，那样孤单，又那样胆小，我觉得我们之间完全不可能有什么血缘关系。在我的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要达到他那样的年龄，必须经过一种比我所直接感受到的更神秘、更彻底的变化，细胞要完全变更，功能要根本转换。可是，不行，我永远不要象他那个样子。我有一种印象，当然，是一种很模糊的印象，那就是：外公与我、外婆、表兄妹、仆人以及我父母都不一样，他是属于另一个王国的人，或许属于某种昆虫类，它们的肢体瘦小，外表有棱有角，是由某种脆弱而干瘪的材料构成的。他这个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觉得如果我死了，会腐烂的，身上的液汁会和大地融合在一起，然而他死后，却会干枯，会变成碎片，他的残骸最后会象废墟的灰尘一样被风吹散。

外公和我们保持距离，这至少使我懂得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并不象大人们所骂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古怪、最别扭的人。要不是他，对大人的话我就信以为真了。毫无疑问，他比我更糟糕。我和其他人在外面望着他在玻璃缸里游泳，观察着他的演变，评论着他那一串串鳞片的光泽，和别人一起嘲笑他游近玻璃时嘴巴急切地翕动着的丑态。他并不知道那

是玻璃，然而我却知道。

十来分钟的谈话之后，外公长吁了一口气，算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并没有听见他喘气，但毫不费力就可以猜想出来。从他的书房里一出来，在整个呆在这幢屋子的其余时间里，我们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当有人叫我们安静时，才会想起他的存在。因为在举止方面，他对我们的要求只此而已。他叫我们别那么吵嚷，总是叫我们小声说话，别损伤他那脆弱的听觉。后来渐渐长大了，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要求，我们玩起来的时候不象别的孩子那么吵，不得不以想象代替动作，以胆大妄为的话语来代替叫喊。

开头，我们在外婆家的大本营设在后门廊，在那套蓝色长毛绒沙发上。在那套黄条条沙发买来以前，这套沙发是摆在大厅里的。把我们安置在那里是因为在那里干活的女佣人可以照看我们。她们正忙着磨已经煮过的干玉米，为星期天的燉火鸡作准备，或是把滚烫的面团倒在大理石桌面上，制成饼干、长条甜点心和乳脂糖。这套蓝色长毛绒沙发摆在门廊里很不合适，日晒雨淋，越来越破，再加上我们在上面蹦蹦跳跳，又睡午觉，沙发变得软塌塌的，但还远没到完全破损的地步。直到那一天，我已经成了个大小伙子了，这套长毛绒沙发才永远地从那儿消失了。我们连想都没想到要问它的下落，因为如今我们已经长大了，很少到后门廊去。我们已经在外婆家探出了无穷无尽的可供玩耍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后门廊已不在话下了。

外婆差不多在外面度过整个星期，她开着自己的小汽车，为她那村子里的穷人奔波。但是她的星期六和星期日是留

给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攀在她身上象爬树似的，叫她给讲故事，跟她要甜食，要礼物，要她爱抚，要她偏宠，好象她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丰收羊角①似的。后来我们长大了，不能爬到她身上了，但是在她的家里，就象仍然贴着她的身体一样。家，就象是外婆身体的延续似的，如今，它就是丰收羊角的象征，好象外婆为了使我们快乐而发明了它似的。的确，当时不许我们走进外公的书房，我觉得自己连他那又大又空旷的卧室也只是在门口看看而已。旁边有一间小小的卧室，那是外婆睡觉的地方。对面是"姑娘们"——也就是我母亲和梅姬姨妈年轻时的卧室，里面摆着漆成白色、带椭圆形镜子的梳妆台，糊墙的花纸上还有发黄的莱利斯·霍华德或者罗纳德·科尔曼②的照片。这些卧室几乎完全被弃置不用，虽然每当星期六我们在外婆家过夜的时候，马格达莱娜和玛尔塔各占一间。这些卧室、客厅、书房、钢琴房、餐厅、食品储存室和厨房都在楼下。楼上只有一个房间，特别大而且带阳台，里面存放着衣箱，我和表兄弟们星期六就在那里过夜。房子里摆满了柜子、餐具橱、鼓风机，有用帷幔掩着的假门，有用棍子插着、很容易打开、贴满了神奇标签的箱子，还有些箱子是禁止打开的，可是我们只要拿一根弯树杈就能撬开，用里面的东西化妆。房间里尽是纵横交错的影子和黑暗的足迹，还有屋顶上的蜘蛛，忽然我们兴高采烈地发现一扇面向花园的小窗敞开着，金色的阳光透过树叶从

---

①羊角酒杯，西方古代神话中它是"丰收"的象征。

②二人均是当时的著名演员。

那里照射进来。但是我们最喜欢的还是那三个没有脑袋、用白布做成的裁缝用的人形，上面分别写着外婆、妈妈和梅姬姨妈的名字，我们用它们来玩吓唬人的游戏。我们把缺封皮的、少一卷的、不成套的、廉价的、或干脆只是过了时的书堆成一堆，有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布尔吉特、克劳德·法雷勒、巴拉西奥·巴尔德斯、罗蒂、梅雷斯科夫斯基、里卡多·莱翁、玛丽·韦伯、毛里斯·德科布拉，这些如今已被遗忘，或者当时就被遗忘了的作家的作品，被成堆地遗忘在潮湿的空衣柜里，或堆放在起居室的柜子后面。在别人以为表妹们正迷着布列佐斯小公主，而我们迷着马尔雅特上尉的时候，我们早已从那些书里读到了被列为禁忌的东西。还有一大堆布满灰尘的、从未装订过的杂志：《时髦》杂志，在外婆到处奔波的那阵子，还有《皮鞭》杂志及多得不得了的《国家地理》杂志，还有硕大的、粉红色的、没有插图的《两个世界》杂志。当我们在那块连上面的圆形花纹都看不清的地毯上修造花园的时候，就用这种杂志作砖头来建筑宫殿。还有一些帽盒，里面装满了陌生人的照片，偶尔有些照片，是外婆在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或者是外公在某次不知什么年代的野餐会上啃羊腿的场面。洗衣房和缝纫室里挤满了忙忙碌碌的女人，那里飘散着熨衣服的气味。外公的一大堆衬衫洁白如雪，轻薄似云，和爸爸的衬衫迥然不同，爸爸的衬衫总象纸板那样挺括。为我们做衣罩的是个近视眼的女裁缝，我们给她在墙上画上些长脚蚊子，叫她打也打不完。还有个会“神聊”的醉汉花匠，当我们叫玛格达莱娜去忏悔的时候，他总趁机摸她的大腿，事后再叫她给我们讲述这花匠塞昆多干

了些什么……

夏季，星期六夜晚，面向花园的窗户敞着，紫红色的叶子花变幻成一条神奇的彩龙蹿上阳台。我们表兄弟三人——路易斯、阿尔贝托和我，等着外公外婆入睡。这时候，两个表妹——玛尔塔和马格达莱娜就悄悄地来到有阳台的顶楼，我们开始玩起来。

第　一　部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好象怕碰到五分钟前他离开书房时还不曾存在的什么危险物品似的。这是因为他怕把刚从厨房拿来的小水壶里的水撒出来。是不是水壶灌得太满了？他用脚把电炉踹到暖气片跟前。暖气没开，因为只有他和切芭两个人住在这里，不值得破费，不必把整幢房子都烧暖。当然，这个电炉会使空气干燥的。他想了个办法，买了把小水壶，把它放在三条平行的电阻丝上面，让水汽慢慢蒸发，使空气渐渐变得温润，这样，当他在一个半或两个钟头以后回来时就恰到好处。

是的，那刷着天蓝色釉子的铁制小水壶灌得太满了，要是这样把它放在电炉上，当他不在的时候，水会溢出来的。我要用什么东西，就那只花瓶吧，把多出一指来高的水倒出来。这儿有块缺痕……这准是女仆干的，连交给她们一把水壶都没法放心，她们什么都摔。这是块黑色的缺痕，在下面的边棱上，一直延伸到底部，就好象人们长在面颊和唇边的一颗痣似的。我在想着某个人，我对他并不了解，他叫我不痛快，但他在我家里呆过，他唇边有一颗痣，就象这把棱线上有缺痕的水壶一样。这个人……是谁呢？总之，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有时人名被阻塞在我的大脑皮层里。可惜不能象拍机器似地拍一下脑袋，让这些名字掉下来。

“以后再说吧……”

然而往往是以后也想不起来。

他把水倒在加勒玻璃花瓶里。水和花瓶在转动着，转动着。他微笑了，好象这是他个人的胜利似的。他把水壶放在电炉上，用手指摸摸那粗糙的斑痕。他的手指很熟悉这种感觉，他厌烦地缩回手指。

现在他闷闷不乐。也许以后他会害怕的，甚至会感到恐怖。就在今天，稍微晚一点，要不，就在这个下午吧。因为他已经决定今天无论如何要做这件事情了，再也不能等待了。吃完午饭以后，他将不再关起门来听他的歌剧，而要把女婿叫来，让他陪自己到卧室里去，把自己的那块东西指给女婿看。他要脱去衬衫和内衣，那东西就长在那里，在左乳头上方。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直到它开始长大，在他白皙的皮肤上变黑，变得象那水壶的斑痕一样粗糙。这表明事情变得很糟，这是要完蛋的先兆。他将要特别注意女婿的表情和语调，特别是语调。他很了解他的女婿——那位年轻医生的自负的神情。女婿会对他说，平安无事。怎么要这样想呢，这只不过是他的神经过敏！如今他退休了，无所事事。可是，如果想放下心来，要不要作个活组织化验……就是小小的切片检查呢？女婿会大惊失色，说话过快，或过慢，或过分亲昵，轻轻地拍拍他的后背，或帮他穿上衬衫，或是满不在乎：“堂·阿尔瓦罗，我看没什么问题，癌症很少是这样的。您穿上衬衫吧，免得着凉。”任何情况都可以向他表明，他的恐惧从今天下午就要开始了。肿块已经长大了，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侵吞了原来自由自在的五根汗毛。还有，它

那么粗糙……对，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星期天。他原来想上个星期天就问，但他忍住了。当他有些不舒服去问女婿的时候，女婿那种勉为其难的表情真叫人害怕："我们拿他有什么办法呢，对这个可怜的老笨蛋我只好忍着点儿，"他那副嘴脸比在肌体最宝贵的部分里存在并不断繁殖的、致命的癌细胞的转移更为可怕。他五十五岁，正是癌症多发的年龄。做活组织检查需要四天时间。医生们把这种妖术称做"培养"……然后便是一下子打入可怕的地狱，从此再也睡不安生，直到长眠不醒。

哦，不！

谁知道下星期天的此时此刻我能否摆脱恐惧，能否象今天这样，而且比今天更轻松地到薇奥丽塔家里去取包子呢，也许下星期天，以后的五十个、一百个、五百个星期天会和无数个已经过去的星期天一样呢。

他对着书柜上最大的一块玻璃照着自己的身影。不，这样不行。他胳膊上挽着的那件外衣的领口不应该正垂到衣服的下摆那儿，应该有点距离，垂到那本蒙着华丽的绿花布罩的斯汤达尔的作品的高度。下摆应该低一点，与那本卡莱尔①的作品的高度相同。那本书包着一个相当俗气的套封，他早就想把它换下来了。过一会儿，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坐下来看看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拍卖书籍的消息。要是能从女婿的声音中听出平安无事，他将用这种方式庆贺一番，就是去拍卖书的地方买点书，比如说，一本卡莱尔的书。否

①卡莱尔(1795——1881)：英国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则，老头子，就看带着俗气的套封的这本算了。下午，关起门读你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吧．总之，就这样等死也不赖。

离玻璃再近点。窗口的光线从背后照进来，几乎照不见你自己了。可是，离玻璃近了，你那新鲜的、带防腐剂的呼气又使玻璃变得模糊了。如果你屏住哈气，就可以在充满阳光的洗澡间的镜子里清楚地看到身体的细部——直到呼出一口气，你就又在云雾中消失了。然而可以看出：你的眼睛太小了，中间的距离太近了，这是你面部最难看的部位。你不喜欢这双眼睛，因为通过这双眼睛更可以看出你那些没有白白流逝的岁月。我的老头儿，没有白白流逝，虹膜褪色，眼圈微红，睫毛稀疏，而且从来未曾稠密。看你这双正在死去的眼睛，你今天比以往更显乏力。好象癌症已经扩散到了你的肝部、你的前列腺、你的脑子、你的膝盖、你的膀胱，已经吸干了你肌体里的全部精力，还有你的皮肤。摸摸映在旧玻璃上的皮肤吧，用你那手指肚仔细地摸摸两块重合的瑕疵吧：正好在普莱斯科特的这个普字上面有个小砂眼，那里正巧是今天早上你刮胡子时刮出的伤疤，也许在此之前，它早就存在于你的脖子和下巴之间了。

切芭将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情况的人。他要让女婿答应他，向他发誓，因为，作为一个男子汉，他愿意自己掌握自己的死亡，而不允许别人干预。切芭一向嘲笑他的疑虑，从不尊重他为了节食和接受熏烟疗法所做出的牺牲。因此，她应当是所有的人中最后知道此事的人。他将要求人们直到毫无办法可想时再告诉她。比方说，非把他送进医院不可，或者非卧床不可，非由人护理不可的时候。让她一无所知，这

是一种高雅的报复。然而并非如此，她只是一只躺在草垫上下了崽的母狗。饥饿的狗崽舔着她的奶头，如果没有贪婪的嘴来帮她的忙，来安慰她，照料她，同情她，紧贴着她的奶头，她就会扫兴。他的死不用她管，这不是报复，而是怕她将这死亡夺走。

“……因为你看特利妮达变得多古怪呀。埃丝特维斯姐妹们说，特利妮达的貂皮大衣一点也不象外国货。我是不太懂，可是我觉得它太华丽了。有一次她告诉我说，是马里奥从巴黎给她买来的。昨天又说是从伦敦买来的。总而言之，她觉得不会有比这件更好的貂皮大衣了。我告诉你吧，她劝我非叫你给我买一件不可。”切芭有次这样说。她又说她认识那么一个美国女人，要回国了，要把自己的东西卖掉……有人对切芭说，女人的荣誉在于有一件貂皮大衣……你想，象我这个样子还要一件貂皮大衣？我说，要它干什么呢？难道为了借给村里的萝西达·拉腊吗？难道就是在她用一周的工资喝得酩酊大醉并在人行道上乱扭的时候好把貂皮大衣借给她吗？喂，要是我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变得象特利妮达那样可笑，干脆就象给动物治病似地给我打上一针。她跟我讲，在伦敦她怎么收拾她那貂皮大衣，花了多少保险，花了多少钱，谁知道还有什么花样呢。她以为司科特兰·耶德除了收拾她那著名的貂皮大衣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当然，埃斯特维斯姐妹……

他赤裸着身体，照着洗澡间的镜子，敞着门，为了听得见她在卧室里说话的声音。他今天没有关门，这样，在他脱去睡衣时，如果突然发现胸口上的斑痕一夜之间象伸懒腰的

蜘蛛似地扩大了，切芭就会听到他的喊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才会喊叫着恳求援助："切芭，切芭，我要死啦！"

他冲完淋浴、擦干身子以后，朝镜子走去。又是一根汗毛，这根汗毛昨天还只沾一点边儿，现在已经包括在这块斑痕里了，五根汗毛。这块斑痕好象给他的胸膛添了一枚勋章似的。他的心不禁在这枚勋章下面格登一跳。还用不着叫嚷。但是，不能再耽搁了，该向女婿求教了，可是还不至于叫嚷。他摸摸这块斑痕，这是他妻子还不知道的一枚"勋章"，和她根本不能谈起这粗糙的肿块儿，就象不能和她谈起荣誉团的勋章一样。有人曾经建议，由于他在战争期间与留驻的法国公团合作，应当授予他一枚勋章，但后来并没有授给他，也许是由于人们对这件事的议论太多了吧。在勋章挂上胸膛之前，他不愿和切芭谈起此事。

只是在普莱斯科特的普字上有一个砂眼。他用自己那双公证人的白晰的手指抚摸着颧骨，揪起面皮朝太阳穴方向拉。不，不！五十五岁，太早了，还不能死！他看看表，时间在消逝。他穿上外衣，打开书房的门，走出去，把门带上。他穿过大厅，大厅里有个女仆正用电吸尘器清扫威尔顿地毯①。

"我到薇奥丽塔那儿去取中午吃的包子，一会儿就回来……"

"好的，先生……"

为什么要告诉她呢？她知道星期天上午的这个时辰他总

---

①威尔顿为英国一镇名，该镇以出产地毯著名。

是开着汽车到薇奥丽塔那里去取包子。今天早晨对妻子守口如瓶，不吵不嚷，用长达两小时的工夫来完成一整套“仪式”：涂抹卢克斯发油、香水、科尔卡特液、防腐溶液和耶德尔汁，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她相信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是这种缄默迫使他要把某件事情告诉谁，哪怕只是去告诉家中的女仆呢。也许他会去告诉薇奥丽塔，也许，她会猜得到。从很多年以前起，她就很关心他。可是，不，对她也不能说，等以后吧。

花园里的吵闹声，不象在房间里那么烦人：一只小鸟消逝在雾中，一辆汽车驶过，一滴水落入水渠，一个孩子在后面的房子里笑，收音机在什么地方响着……他打开汽车库，那里并排停着两辆小汽车。他的汽车结结实实，呈铁灰蓝色，近乎圆形的小小的汽车是切芭的，就蹲在他的车旁。这辆女式小汽车娇媚地蹲在男式汽车旁边，就象在床上一样，真有点不要脸……这多荒谬！他从没想到一个女人会象切芭这样，对更年期的提前反而那么高兴。切芭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可以罢休了，新陈代谢受到了限制。总而言之，她对那件事不感兴趣，从来都不喜欢性爱。现在她的汽车意味深长地停在他的车旁。有多少年了，他们俩相安无事地住在各自的房间里。一开头是为了幼小的女儿们：要敞着房门听她们怎样了，随便什么理由都行，比方说，她们病了。到后来，当她们去参加晚会的时候，听着她们是不是回来了。以后是外孙们：星期天早晨她躺在床上，五个外孙穿着睡衣蹦着、跳着，嘴里叼着橡皮奶头。还有，当然啰，她的那些穷人。他们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她怕外孙们长大，怕梅姬和碧娜

把孩子们夺走。然而两个女儿都挺讲究实际，乐不得把孩子扔给她。直到后来孩子们都腻味了，他们找到了别的朋友，找到了学校里的其他乐趣，扔下她孤孤单单的……那时候就是她那些穷人了。在一周的日子里切芭早出晚归，把他孤零零地扔在家里，无所事事，因为现在他退休了。她也从不问一问这一天他是否有什么计划，是否要象那些与他年龄和地位相同的夫妇们那样，一同去干点什么：看电影、访亲友，或是参加吊唁。她走了，谁知道上哪儿去了。哦，对了，到那些满身跳蚤的人那儿去了，直到天黑她才回来，披头散发，鞋上沾满了泥巴，衣服散发着石蜡和柴灰的气味。当他坐下来随便吃点什么东西，比方说，一碗有养分的汤或是辣子腊肉丁的时候，在桌子那一头就闻到了她的那股气味。而她呢，则坐在对面讲述着自己一天来的经历。要不是她坚持说他还不该退休，也许他还真的不会退休呢。

他小心翼翼地把汽车退出车库，注意车身不要碰着切芭那辆车，然后便沿着小道开上大街。他在大门前停下车。自然，切芭总怪他不替别人着想。怎么不替别人着想呢，要是别人准会按喇叭叫女仆跑来替他开门、关门。可他不这样做，因为下着小雨、或是下着雾呢。女仆们年纪太大了。她们动作迟缓，半天也打不开门，链条从手中掉下来，绕成一团……我情愿自己动手。不管切芭怎么说——其实她并没有说，她从来也没敢说，但她有这个意思，就象她对好多事情都有她的看法一样。我可不是不替别人着想的人。他下了车，打开大门，把汽车开到街上。

那时，他又下了车，因为他想也许应该再加件衣服，比

方说，加件羊毛衫，因为正下着雾，细细的、冰凉的雾，简直不是雾而是小雨，使人感到彻骨的寒冷。他拉上一扇门，然后再拉上另一扇门，最后锁上链条。该叫人修修这扇门了。要是切芭呆在家里的时间多一点儿的话，这倒是她应该管管的事情。要是她叫一个手下的"小伙子"来，只消几个钟头，这件事就可以办好了。应该尽快地把门修好，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象那家伙一样的人总在这儿转悠。

那家伙好象是躲在一棵金合欢树后面，一片模糊，在细雨中走了几步。看清楚了：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遮住了嘴巴，双手插在裤袋里，缩着肩膀。那汉子犹豫不决地走来，他站住了，又迈了几步。阿尔瓦罗放下链条以后，攥着拳头等着他。

"堂·阿尔瓦罗……"

"嗯……"

他为什么用围巾裹着嘴呢？

首先是他的眼睛，象教堂门口的乞丐那被折服的、恳求的眼睛，嵌在他那已经被贫困压倒的脸上。然而他却注意打扮，打扮得令人发笑。被折服的人是不修边幅的。这家伙还有所企望。是的，他的额发油光闪亮，仅此而已，因为他的衬衫脏透了，身上那件显得过大的蓝色上衣褪成了紫色，然而，尽管下着雨，尽管他的眼神游移不定，他那额发还是神气活现的。

"早安，堂·阿尔瓦罗……"

"早安……"

他的车门开着。由于那个人拿不定主意是否继续和他攀

谈，只是面对着他在雨中发抖，任凭雨水打湿外衣的肩头。阿尔瓦罗便登上汽车，关好车门，把车窗稍稍打开一点。那个人的脸离他的脸只有几厘米。他要是想说话，为什么不摘下围巾呢？

"嗯……"

"堂·阿尔瓦罗……"

"你有什么事？"

"切芭夫人，她……"

"还没起来。"

"哦……"

"今天是星期天……"

"是的，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她？"

"你是那村子里的人吗？"

"不是……"

"你是谁？"

这个问题是多余的。虽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知道，如果摘掉他嘴巴上的围巾就会看到上唇边的那颗痣，就是他。那人不回答他的问题。他用得着知道这个下流胚的名字吗！糟糕的是他知道，但是又忘记了。在一个星期天，他曾远远地看到这个人坐在他家厨房里吃午饭，和女仆们开着玩笑。他熟悉这个人的笑声，但想不起来此人是谁。哈气透过围巾呼出来。如果他看到那唇上的痣好象那把水壶上的倒霉的斑痕时，他就会记得那个人是谁了。这是切芭的许许多多的穷朋友中间的一个，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罗嗦事儿。这个说，孩子病了；那个说，他老婆跟别人跑了；这个说，我这

儿疼，那个说，我需要一张出生证，可不知道上哪儿去开；一个说，我们家房子漏雨了；另一个说，我的女邻居偷了我的锅，切芭夫人，看上帝份上，她搬到别的村子去了，我可怎么办呢？……

他开动马达。

“你是谁？”

“您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

“玛雅……”

阿尔瓦罗脖子发直。玛雅，正是他，就是这个下流胚，好多年以前就来骚扰过他，嘴唇上有一颗痣的家伙。那个星期天他探头看看是谁在厨房里和女仆们说笑，笑得那么响。当时这个人就给他留下了印象。就是这个玛雅失踪的时候，切芭哭了。可是已经有一年了，她没再说起玛雅，也没再哭过。因为这可怜虫不再饿着肚子回来，找她……是的，她哭得很厉害。比什么时候都……说实在的，他从来没有见她哭得这么伤心。因此，当突然发现他们婚后三十年来她哭的唯一的一次时，他怎么会不记得呢？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是这么回事……”

“夫人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那是因为……”

“你现在想干什么？”

堂·阿尔瓦罗的声音变得强硬了。

“我来麻烦她，因为……”

“是的，来麻烦她，来麻烦她，总是来麻烦她。你们来就会麻烦她，不是窃取，就是利用，尤其是你……”

“我并不想……”

“夫人生你的气了，她说过，你还欠她的钱呢！说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个罪犯.她说再也不希望你回来了……”

“她说过我是个罪犯？”

“说过……”

玛雅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眼睛。

“不，夫人不会这样说的。”

“你好大的胆子。你以为自己比我还了解她吗？无耻的下流胚！她不想见你，你懂吗？行了，走吧！走吧！”

围巾从嘴巴上落下来——痣就在那里，可怕的黑痣，上面残留着乱剪过的毛，好象是一个从内脏里爬上来的令人作呕的虫子，一直爬到他的嘴边。然而他的目光又重新变得模糊起来，自惭形秽直至从那张平淡无奇的面孔上失去了生气。

“我……已经跟你说了。走吧……”

“她是这么说的吗？……”

“她当然这么说过。她说要是你再来，她就去叫警察，叫他们把你再关起来，永远关起来。你欠了她多少钱？我想很多吧？她厌烦了。”

“她厌烦了？”

“是的，她说：‘算了，我再也不能原谅玛雅了，他不过是又一个利用我的穷光蛋’……”

“那么她不能原谅我了？”

“她原谅你到什么时候呢？不能，已经够了。你要是再来找她的麻烦，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按法律收回你欠她的钱。你很清楚，我可是律师……”

“她知道我一无所有。”

既然你一无所有，那还有什么权利把头发抹得油光锃亮地跑到这里来？他摇上车窗。这时候玛雅靠近了车窗玻璃。他开始飞快地说着，打着手势，耸着肩膀，皱着眉头，但没有过分地叫喊，也没有提高嗓门。这一切好象渗透在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的背景之中。我没听见他说什么。天一冷我的耳朵就更聋了。再说，隔着玻璃窗，还有开动起来的马达的声音。玛雅在窗外说着话，扬着眉毛，然而这仍不能使他那双被折服的、玻璃珠似的眼睛焕发出生气，这双眼睛企图透过我俩说话时留在玻璃窗上的哈气，望着我……

“还有什么事？我跟你说了，走吧。”

玛雅稍往后退了一步，转过身子，消失了。

每星期天一大早，阿尔瓦罗·毕维斯就出门到薇奥丽塔家去取包子。他总是喜欢沿着同一些街道，开车到城市的另一端去。使他喜欢的不仅是轻车熟路、从不间断的宁静，而且还因为薇奥丽塔的包子确实是切芭和阿尔瓦罗·毕维斯家里星期天午餐中的精美食品。朋友、亲戚和客人们总是这样说道：如果没有薇奥丽塔的包子，那就算不得什么午餐。那是又香又软的面团，加上了多汁的、调配适当的绝妙的馅子。是的，谁要是吃了一个毕维斯家里的薇奥丽塔做的包

子，就会觉得别的包子都是用破布头和烂棺材板做的了。

当然，这也不足为奇：谁都会记得，阿尔瓦罗的母亲在世时，她的餐桌上尽是真正绝妙的克里奥约①佳肴美味。薇奥丽塔年纪轻轻就来到这家当厨娘的助手。随着光阴的流逝，当艾伦娜老夫人必须象大家一样缩减开支时，薇奥丽塔依然跟着她当厨娘，直到老夫人去世，长达三十年之久。所以当艾伦娜老夫人在遗嘱中提到这位女仆，并在附录中把一幢最好的房屋留给她，而且还给她一些生息的股票，使她能不用工作而安度晚年时，对此谁也不感到意外，甚至是众望所归。所有的亲眷都谈论着女主人对薇奥丽塔的慷慨。当然，直至最后她都确实对主人忠心耿耿，甚至掌管着钥匙。此外，也没人敢说她不是出类拔萃的厨娘。可是，米莱莉娅呢，怎么能这样呢，有些为人正派，然而却没有从遗嘱中得到任何好处的穷亲戚私下议论着。象艾伦娜老夫人那样德高望重的女人怎么会这样做呢！不但原谅了薇奥丽塔的“恶劣行为”，把她带在自己的身边，而且还要给她奖赏。要是换上别人，她早就恶狠狠地处罚她们了。

母亲过分的慷慨弄得阿尔瓦罗莫名其妙，使他感到坐立不安，就象一个偷糖吃的孩子被人抓住了一样。然而，这仅仅是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后来，他的疑虑渐渐消除了。他觉得这很合乎情理，因为母亲是个怪女人。她几乎从来不离开走廊里她的那张椅子，无论是祈祷或是缝纫，从来不提出任何冒失的问题或猜疑，然而到头来她总通过某种途径而无所

①克里奥约指在美洲出生的白人。

不知。然而看来她对一切全都会原谅。在母亲刚刚死去的时候，阿尔瓦罗认为，这赫赫有名的遗嘱是对薇奥丽塔的一种报答，正如遗嘱附录中所说，是对她的"效劳"所付出的报酬，但遗嘱附录并没有说明那些"效劳"的内容。从遗嘱上这句含糊其辞的话里阿尔瓦罗发现，母亲在坟墓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破了她恪守的谨慎，谈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在他与切芭结婚以前，薇奥丽塔做出的某种效劳。当然，假如母亲相信，他就是米莱莉娅的父亲的话，可能会给她留下一笔还要多得多的遗产。

阿尔瓦罗是遗嘱执行人。他要在那些一模一样的楼房里为薇奥丽塔挑一栋最合适的。他很乐意叫她比别的遗产继承人更高一筹，也就是使她得到一幢最好的房屋。这幢房屋在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这样，它的价值就更高了。每隔半年他都亲自到银行把股票的息金换成崭新的钞票给她送去。这对于一个从未梦想成为财东、从未梦想最终会生活得很悠闲的女人来说，可是一大笔财产。阿尔瓦罗不无讥讽地想道，从多种意义上说，薇奥丽塔过的好日子倒是多亏了他呢。亲戚朋友们议论纷纷，认为艾伦娜老夫人在遗嘱中对薇奥丽塔过分慷慨，但以后很快就把此事抛到了脑后。再说，在这份遗嘱中还有更加值得指责、惋惜和缄默的事情呢。阿尔瓦罗感激母亲采取了含糊其辞的宽容态度，使他身上的重负得到了减轻，虽然他得承认，这一重压倒还从来没让他寝不安枕。有道理，证据就是米莱莉娅……

分完死者的财产以后，薇奥丽塔搬进了她自己的家，搬去了她用积蓄买来的东西和一些坛坛罐罐、桌椅板凳、沙发

椅、养花种草的花盆、还有一幅巨大的历史题材的石版画。这都是艾伦娜老夫人家里多出来的东西，是谁都不要的，连他们最穷的亲戚都不愿拿走。倒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太破旧，而是因为已经过时了。

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早晨，薇奥丽塔来到阿尔瓦罗·毕维斯家的餐厅，领着头发梳得光光的、裙子浆得挺挺的米莱莉娅，胳膊上挽着一只篮子，上面盖着一块雪白的布，篮子里装满了举世无双的烤炉包子。“薇奥丽塔的包子，薇奥丽塔的包子！”……切芭和小姐们围在篮子周围喊着，连阿尔瓦罗也从他书房里跑出来闻闻包子的香味，虽然他可怜的胃不太好，不能亲口尝一尝。切芭扮了个鬼脸……

这个薇奥丽塔呀……她的包子能叫我流出眼泪来。就好象可怜的老夫人艾伦娜还没有死去，阿古丝蒂娜大街上的这幢房屋，以及一切，仍然一如既往似的……

下一个星期天，薇奥丽塔带着更多的包子又来了。下一个、再下一个星期都是如此。每星期天她一只手拎着篮子，另一只手牵着米莱莉娅。她留下来和全家人在餐厅吃饭。午饭后梅姬和碧娜领着米莱莉娅玩。她们象打扮洋娃娃似地给她涂脂抹粉，按照女电影演员的发式给她梳各种奇特的发型。她眼泪汪汪地忍受着，因为她不能反抗两个比她大得多的女孩子。她们叫她老实呆着，同时用烧热的火钳卷她的头发。她不喜欢到毕维斯家去。每星期天妈妈给她穿衣服的时候，她总是跺着双脚。她宁愿留在家里，和邻居的孩子们在街上乱跑，也喜欢妈妈派她到街角的小铺子去买面包串或是马黛茶。她仇恨这幢房子和这些人，听别人说他们要把她关

到一所学校里，让她念书，让她“成人”，好象念书的目的仅在于此似的。

薇奥丽塔渐渐老了，当她还能干活的时候白晰的肌肉是那么结实，一旦安闲下来，就变得松弛了，变成青紫色，随便干点什么都很吃力。有时阿尔瓦罗自问，薇奥丽塔只比他大四岁，怎么就衰老成这个样子呢？星期天她已经能不拎着篮子到毕维斯家里来了，他便开始去取包子，并且给她留下做下个星期天的包子的钱。一开头，他们接受薇奥丽塔的包子，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她可以和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这一家保持联系。可是当取包子成了习惯的和必不可少的仪式时，就不好继续接受这种馈赠了。首先是因为人丁兴旺，再就是由于女婿和外孙们的胃口很好，一开头的十来只包子已经不够吃了，于是毕维斯家开始付给薇奥丽塔“成本费”，由她去加工。可是，要是她很累了，米莱莉娅又不帮忙，那就算了。“不，夫人，我行，您让我做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和面的力气我还是有的。你们怎么想得出给我钱呢？”对她的这番功夫和手艺他们只好领情。

有一阵子，她派米莱莉娅来送包子。可是她长大以后拒绝干这件服侍人的事。她爱上了一个黑黝黝的、头发搭在前额的小伙子，他在汽车修配站当机械师。街角小铺倒闭后，小伙子在那里建起了修配站。是他鼓动姑娘不听话的。可怜的薇奥丽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毕维斯为姑娘付了学费叫她上学，但是世上谁也不能把她羁留在学校里。所有的学校都把她赶了出来，倒不是因为她坏，而是因为她懒，因为她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情，因为她整天想着那个福斯特，或是

想着和她一起看日场戏的街上的姑娘们。她讨厌毕维斯家的人，不肯到他们家去。薇奥丽塔哭了好多次，她把这些讲给切芭夫人听。然后切芭夫人关起门对米莱莉娅进行了一次训诫。但她心不在焉地揪着连衣裙，用手指掏着鼻孔，一切都无济于事。

“她是时髦派。人们给她的脑子里灌满了跳舞呀、电影呀，我们能拿她怎么办呢？我本来想叫她当护士，挣钱谋生，出息成人。她还以为薇奥丽塔家财万贯呢。好几次我在街上遇到她，脸抹得象猴屁股似的，真不敢想，象她这样出生在艾伦娜老夫人家里的女孩子会变得那么……满不在乎，比方，象可怜的薇奥丽塔那么雅致……”

“唉哟，妈妈！梅姬，你听听，雅致的米莱莉娅，亏我妈妈想得出来……”

从那时候起，阿尔瓦罗便去取包子。当薇奥丽塔把包子往篮子里放的时候，他坐下来看星期天的报纸。薇奥丽塔依螺旋形放好包子，以免互相挤瘪，这也是她深得切芭喜欢的细心之处。阿尔瓦罗总是多留下一会儿来陪陪她，听她讲米莱莉娅的问题：她被赶出学校了；福斯特已经不在街角的修配站工作了；她现在无法知道女儿在哪儿闲逛；她说女儿想结婚；她说女儿已经结婚，会生下一大群孩子；说自己掉了第一颗、第二颗牙齿；她一颗牙齿也没有了；说福斯特总是在夜里出去……最近薇奥丽塔身体不太好。在今天她要告诉他的事情中，有一件是让他找个大夫来为她检查身体，找巴斯库良大夫，这个人与他沾点亲，她也认识这个大夫。当他有点小灾小病、不敢找女婿的时候就找这位大夫。薇奥

丽塔太胖了，血压有问题。她走动时简直是拖着那双马上就要破的便鞋，那双可怜的脚只能穿这种便鞋。她喘着气，就象一把正在慢慢沸腾、忧郁地叹息着的水壶。然而，今天下午，一吃完午饭，阿尔瓦罗就将去叫克莱门特·巴斯库良，再说，他也是薇奥丽塔包子的欣赏者呢。有好几次，只差一点就去找他了……

当他在那栋房前停住汽车，他摘下手套，将手从两个扣眼之间伸到衬衣里面去摸那块斑痕的时候，他的手发抖了，说不定它又长大了，有六根汗毛了。也许是吧，他想数一数。这个街区的房屋全都一样：灰暗的砖墙上装着两扇窗户和一扇门。整个街区空空荡荡。没人看见我，谁也看不到我正解开背心和衬衫的扣子、俯身从汽车反光镜里看我的那块斑痕。但是谁知道在这些房子的窗户后面会不会有一只眼睛在盯着我，看我这滑稽的表情而嘲笑我呢？不过，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福斯特并没有坐在停在他车前的那辆汽车里。不知道能不能管这玩艺儿也叫汽车，它是用别的汽车上不要的部件拼凑起来的，座位是盛糖的箱子。他没有在这里，他准是到薇奥丽塔的家里去了。他们终于讲和了吗？他把放在钮扣上准备解开上衣的那只手拿开了。他不愿意碰见福斯特和米莱莉娅，他更没有兴致去认识那位大名鼎鼎的玛鲁哈·杰奎琳。肯定是打完架以后今天头一次把她抱来了。结婚时福斯特拒绝邀请毕维斯一家——堂·阿尔瓦罗、切芭夫人、“小姐们”和她们的丈夫们。从此，两家的关系恶化了。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福斯特？”

“他们不是家里人，您是家里人。”

“我不明白……”

“米莱莉娅不是女佣人。”

谁也没再谈起此事。然而福斯特过分敏感，又很固执，光知道要骄傲，薇奥丽塔这样评论他。如果他本事再大一点，那就更了不起啦。他一文不名，没受过教育……当然，他挺勤奋，对这一点谁也不否认。当他又拒绝邀请毕维斯一家参加玛鲁哈·杰奎琳的命名礼时，薇奥丽塔再也无法忍受。不请切芭夫人，而是请他们常去的那家电影院的女售票员当教母。事到如今，忍无可忍，她把他们轰了出去。他们去和福斯特的父母住在一起，据说那房子很破旧。切芭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她早就安排好了一切。梅娅的那件开胸处有一点绢网的新连衣裙，如果米莱莉娅结婚的时候穿上，会显得雍容华贵，她的孩子应该叫……但是谁都不来问她一声，甚至都不邀请她。薇奥丽塔和毕维斯一家保持一致，也没有参加命名礼。谁也没有阻止他们为刚诞生的女儿取名叫玛鲁哈·杰奎琳。这就是福斯特家的家风。玛鲁哈·杰奎琳①，糟糕透了！一连几天，切芭被气得脸色煞白。

“不，我没生气，生什么气呢，不过，他们要再来求我帮忙，等着瞧吧！当然啦，我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不邀请我们……但是，他们要想让我给他们在住宅基金会作保，或是要一张给医院的名片……那就等着瞧吧！那时候，我要叫他

① 这是电影明星的名字。

们知道我是谁。”

然后呢，自然要主宰福斯特、米莱莉娅和玛鲁哈·杰奎琳的命运，连姑娘的名字都要改过来，她早想好了，叫安赫丽卡。他按按喇叭，福斯特来开门，装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总而言之，他不邀请我参加婚礼和命名礼倒给我个人帮了忙，因为我是不会去的，这样就省得我怠慢了薇奥丽塔。

福斯特开了门。

“日安，堂·阿尔瓦罗，请进……”

“你好吗？是你的汽车吧？”

福斯特叫他稍等一会儿——包子还没做好呢，因为薇奥丽塔还得为玛鲁哈·杰奎琳分心，可是再过半小时就行了……

“您不想进来吗，堂·阿尔瓦罗？”

“不用了，谢谢，我在这儿等着。”

福斯特象只小公鸡似地直发楞。可是，该生气的是我，该死的毛头小子。竟然邀请我进薇奥丽塔的家门，就好象他是这儿的主人似的——当然，他盼着薇奥丽塔离开人世，惦记着那一大笔遗产。可是薇奥丽塔不会死去的，不会死去，永远不会。你就等着吧，要把你和你的老婆，还有玛鲁哈·杰奎琳都熬干了，你们与我们毫不相干。我要进去，我想看看薇奥丽塔。

“好吧，我还是进去吧。”

他们围着阿尔瓦罗的奇士勒汽车转了一会儿。面对着华丽富贵、设备齐全的汽车，福斯特赞叹不已，他慢慢地“解

冻”了，僵局渐渐被打破。他开动马达，象只松鼠似地把头钻进车盖，让阿尔瓦罗看某个部件的运转，告诉他哪个螺钉、哪个螺母有些什么细微差别，而这正是奇士勒汽车的特色。阿尔瓦罗聆听着他的论述。面对着敞开的马达，福斯特一只脚支在保险杠上，燃起一支香烟，谈起了他在修理行的事情。他是另一个街区一家小修车行的合股人。细雨更密了，他们就进了屋。

屋里弥漫着包子的气味。这股烤熟了的面团以及填在里面的洋葱、菜椒和鲜肉做成的馅子的味道，就是他从记事时起就存在的极为神圣的星期天的味道。阿尔瓦罗坐在镶着玻璃的走廊里，打开了报纸。薇奥丽塔从院子里先向他喊着道了日安。

“对不起，堂·阿尔瓦罗。”

“你去吧。”

他看到她在责备福斯特，因女婿对毕维斯一家的怠慢应向阿尔瓦罗道歉。她用围裙角擦着汗，跑到走廊里问候阿尔瓦罗。这时候福斯特低着头站在厨房门外，点燃一支香烟，然后，倚着门框，把一只手插到裤兜里。一个小娃娃在厨房里哭叫起来。福斯特一惊，扔下香烟，进屋去了。雨水从屋檐下溅落，滴在泥泞的院子里，哗啦哗啦流进水沟。透过雨声，阿尔瓦罗听出福斯特在哄玛鲁哈·杰奎琳，娃娃哭叫个不停。

“这个福斯特真粗鲁，把孩子交给他可真不行，堂·阿尔瓦罗。昨天孩子拉了一泡奇怪的白屎。”

“你挺高兴吧？”

“他还帮我整理纸牌呐。看来他们会和我住在一起了。米莱莉娅昨天晚上和她婆婆吵架了。他说要向你们一家道歉。是他说了算……”

“哎，看上帝份上，算了吧。我刚才已经和他说过话了。他已经非常客气了，你还要怎么着呢？”

“不行，不行，堂·阿尔瓦罗，我还要坚持。”

“可这是为了什么呢？”

“怠慢了人就是怠慢了人。您知道，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这所房子的真正主人，只不过是女主人把它借给了我而已。房子还是你们的，等我死了以后，还要归还给你们……

“别说傻话了，薇奥丽塔，不然我要生气了。房子是你的，你女儿的，你孙女的……”

“是的，这我知道，可是如果他们今天不把娃娃带到您家里去见切芭夫人，是的，就是今天下午去，那我今天晚上就不让他们在这里睡觉。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的话，在遗嘱里我就写上把房子还给您……”

米莱莉娅从厨房里喊薇奥丽塔。她飞快地跑了。我真不该从汽车上下来。这样的环境，又哭又叫，娃娃拉屎，遗产问题，还有从破损的房顶上漏到痰盂和掉了瓷的脸盆里的雨水。为什么不把漏雨的地方修理修理呢，她有钱呀。这可怜的女人变得吝啬了。她老了，象那些老太太似地把钱藏在褥子里。他打开报纸，在沙发上挪动一下身子，免得蓝色长毛绒下面的坏了的弹簧扎屁股。

“好了。”

薇奥丽塔把篮子放在桌子上。阿尔瓦罗叠起报纸。她泪汪汪的。

“你怎么啦？”

“福斯特不愿意。”

“不愿意什么？

“不愿意把娃娃带给切芭夫人看。”

“我告诉你，这不要紧……”

“我敢说，这对夫人来说是很要紧的。可是他们留下来吃饭。下午我来说服他。”

“你最好想着修修房顶吧。你看这儿漏成什么样子了。你留着钱干什么呢？”

“我把钱借给福斯特了，他用在刚入股的那家修车行里了……”

“车行怎么样？”

“行……还好……”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租间房子呢？”

“我这儿地方挺宽敞，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当阿尔瓦罗提着篮子出门时，他在客厅门口停住了。只是为了看看这间客厅。斑痕在左乳上方刺痛着他。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薇奥丽塔家里来了吧。如果他的女婿拍拍他的后背，或者说话结结巴巴，或是替他穿上衬衫……那么，也许那时候，他就闭门不出了，永远不出门了。

“喂……”

“什么？”

“你这客厅也漏雨吗？”

“我想不漏吧……我不知道，您看……”

“让我看看。”

他们走进客厅。薇奥丽塔打开两扇窗户。那条贫穷的小街上的光辉照在小客厅里，照在我妈妈的家具上，家具全都很洁净，那是待客用的，它们显得那么没有生气。大沙发椅摆在小桌的周围，桌上铺着针织的台布，还有一份旧年历，那是去年福斯特所在的汽车行送的礼物。旁边是庇护十一世给我母亲的祝福辞，那玻璃框已经破了。

“我说，这儿有点光秃秃的……”

“您以前没有见过这客厅吗？”

“哦嗬，我有些年没进来了。”

“您看看这怎么样啊？”

“怎么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家具都堆在一块儿了。”

“自从玛雅把他的东西拿走以后，就这样了。”

“玛雅？哪个玛雅？”

“唉，堂·阿尔瓦罗，您老了，爱忘事儿了……”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就是夫人的那位玛雅嘛……”

“原来这儿有些什么东西？”

“这里原来就是夫人把他从监狱里领出来的时候买的那些东西。您还记得吧，他喜欢买华丽的东西，考究的家具。那么贵重的一套家具，上帝保佑！与艾伦娜老夫人在阿古丝蒂娜大街那幢房子的餐厅里摆着的那套家具一模一样。还有那么多花露水！还有一台大电视机、留声机和唱片………我都没法睡觉。后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

阿尔瓦罗坐在一把安乐椅上，薇奥丽塔拉开窗帘，望望大街。玛鲁哈·杰奎琳在屋子里边尖叫。已经是死到临头了，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至少得告诉薇奥丽塔吧。时间是为需要它的人而存在的，是为正在哭着的玛鲁哈·杰奎琳存在的。她饿了，她拉着奇怪的白屎。屋子里一片寂静。原来摆在他母亲小客厅里的家具令人难以置信地褪色了。薇奥丽塔就在家具中间摆开了盆盆罐罐来接漏下的雨水。

"喂，薇奥丽塔……我……"

她注视着阿尔瓦罗。可是他什么也不能告诉她。

"不要再说那些蠢话了，这样才好。房子是你的。叫他们来住吧。你一个人孤孤单单，这样做很傻。你会迷上你的外孙女的，等着瞧吧，就听我的。"

"您知道，我和福斯特根本合不来，他太不安分了。我担心他以后会一个人出走，扔下米莱莉娅。他夜里会回来得很晚，星期天会和朋友们去看球赛。我担心会拿他没办法。您知道我特别爱唠叨，爱多管闲事，我会对女儿说她丈夫的坏话，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愿意这样啊。他们知道该怎么样过日子。没有任何事情比管闲事的丈母娘更讨厌了，据说福斯特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婆娘。您拿她怎么办呢！她说娃娃没有衣裳啦，她说娃娃脏啦。你给她洗澡吧，干这，干那，可怜的米莱莉娅当然烦了……她有她的道理……"

薇奥丽塔的腿上爬满了曲张的静脉。从街上射来的光芒透过薄薄的窗帘把花纹映在她的脸上，也象曲张的静脉一样。阿尔瓦罗站了起来。很可能，很可能今天下午他女婿不帮他穿上衬衫……再过五个小时……可能的。那么，何必

叫她担心呢……他拎起篮子。

“你别犯傻，叫他们陪伴你吧。”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谢谢。”

当薇奥丽塔用钥匙锁上小客厅的时候，他等了一小会儿。喀嚓一声，另一扇门打开了，他的心激烈地跳着。

“玛雅……”

“您在说什么呢，堂·阿尔瓦罗？”

“今天早晨我看见了玛雅。”

薇奥丽塔把已经打开的街门又关上了。整所房屋已经听不见玛鲁哈·杰奎琳的声音了。

“好了，我该走了，不早了。”

“您看见玛雅了？”

“是的。他怎么被放出来了呢？最后一次听人说起他的时候，他不是被关进监狱了吗？”

“没有，是夫人这样以为，但是并不一定。夫人叫人跟踪他到码头，但到了码头他不见了，人没了……他不见了。”

她倚着门。

“夫人见到玛雅了吗？”

“没有，她没见到玛雅。这回我把他打发走了。我讨厌象他这种利用切芭好心的人。我对他说，他要是再来找她，我就亲自去叫警察来抓他。”

薇奥丽塔的脸变形了。

“这个小可怜儿……”

“当然啦，你们这两个傻瓜，在玛雅这件事情上，你们

可是彻头彻尾的傻瓜。”

“他怎么样了？……瘦了吗？”

“不好。我也说不上。这个把你们两个傻瓜都迷住了的家伙，你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拿了切芭多少钱？拿了你多少钱？和我说实话！你不修房顶，因为一年以来，你至今还在为玛雅还债，不是吗？你说呀！我叫你说呀！”

他想骂她是婊子，但没骂出口。

“……不行，他是个不要脸的家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他。我可坚决不干了。我早跟你说了，我不想听他诉苦，也不愿意你们今后再来哭着对我说玛雅这样、玛雅那样了……不，不行！这件事从此了结。我们摆脱玛雅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又来了。”

薇奥丽塔要说点什么，但她没有说。她把篮子从阿尔瓦罗的手里拿过来，打开门，让他过去，跟他走到汽车跟前。他坐在驾驶盘后面了。她打开车后门，把篮子放在车里。她的臀部真大呀……腿好象柱子似的，尽是淤斑、疮疤……听说穿上长袜会好一点。可是，薇奥丽塔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能怎样呢？她只能等死了。他开动马达，汽车奔驰而去。

转瞬间汽车里便充满了他经常在星期天能闻到的热包子的香味。车外下着雨，天气很冷。刚才薇奥丽塔真不该跟他出来，总之……今天是星期天。区里教堂的一口钟敲响了。一群孩子踢着一个用绳子捆着的报纸做成的球。他放慢车速躲着他们。汽车刚一开过，孩子们就接着玩球，好象他根本不存在似的。金黄、喷香的包子，暖乎乎的。今天是星期

天，我忘记把下星期的包子钱留给她了。不要紧……以后，以后再说……然而汽车里弥漫着星期天的味道，星期天的，这个星期天的味道啊……

……这个星期天，这个星期天的早晨，但又不太早的时候的味道，当时女仆们在家中的其它地方忙碌着。一位女仆裹着头巾在客厅里清扫；一位在伺候母亲；一位在给弟弟穿衣服；一位在走廊里浇花；另一位在厨房里哼着小调，她正打开烘炉看包子烤得怎么样了。此时此刻，这个星期天早晨但又不太早的时候的味道便开始从厨房院落的深处，通过走廊和过道渐渐向整座房屋弥漫开来，并从门缝钻进关着的卧室。我们躺在那里尚未完全醒来，由于夏日酷热，百叶窗紧闭着，窗帘拉得很严，卧室里热烘烘的，我几乎用床单盖住了脑袋。那烤得金黄的面团的味道压倒了卧室内其它热气，钻进了我的鼻孔，并且通过鼻孔进入我温暖的梦乡，使我感觉到了被单上汗涔涔、粘糊糊的东西，感到被单已经和皮肤粘在一起，感到身体的某些部位已经醒来，感到被单下面那潮糊糊的贱物，那敏感的、会勃起的东西。不过它热乎乎的，在身体下面，大腿中间，烤面团的味道刺激着夹在大腿中间的物件儿。那股味道促使我在朦胧的记忆中搜寻着早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在那里憧憬着磨擦和气味：那炉中烘烤的白净的面团就象是我不曾相识的皮肤，这股星期天早晨的浓烈的气味撩拨着我的性器官，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因为它都要……可是，不，不，不……

“薇奥丽塔！”

她打开了烘炉。

我把床单撩到身后，拼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两幅窗帘微微飘拂，相互追逐，相互躲闪，好象两个人影，分开来，又聚拢在一起。窗帘挂在那里，在炽热中互相抚摸。我伸展着胳膊、腿和手指头。虽然欲念难熬，独自干那事儿可不好。独自干是多么容易啊！但这很不好，因为我又瘦又小，体弱多病。人们说，我要总是独自用手干这种事的话，就一辈子总是这个样子了。因此，我的手指头都扭疼了，这样就不会去揉搓搭在床边沾满汗渍的床单和睡梦中脱去的衣服了。今天很安静。连街上也没有喧闹声。是的，有个人在叫卖报纸。在相距两个街区的地方，一辆电车停了下来。一片寂静，大家都消夏去了。城里已不拥挤，没什么人了。路面在融化。人们寻找着屋旁的一片荫凉：太阳越来越高，荫凉就越来越窄……一个人在读日报；一个老太太在念她的祈祷书；两位女友在很快地低声交谈，好象不愿意打破这夏日星期天早晨的宁静似的……为了不叫酷热伤害我躺在汗涔涔的被单上的瘦弱的身体，我想着别的事情，寻找着记忆中寒冷、无味、平淡、坚实、严峻的事物，想象着这些事物聊以自慰，因为我不愿意总是这样瘦小、苍白。我饿了。

"薇奥丽塔！"

此时此刻，他们可能正在乡下野葡萄藤旁边的游泳池里。缀满果实的桃树浓郁芬芳，投下清凉的荫影……还有蜜蜂、苍蝇、蚊子的嗡嘶声，就象我那吵吵嚷嚷的表兄弟、表姐妹一样，还会有某个大人，游泳以后他们就躲到桃树荫下。唰……唰……一只长脚蚊子叮红了我表妹伊莎贝尔的胳

膊。我观察着伊莎贝尔，想象着伊莎贝尔，但现在不成了，因为现在他们跟全家一起都在乡下。大人们向他们嚷着，不许干这个，要小心，在水里呆的时间别太长了，别吃没有熟透的李子，会胀肚的，别在太阳下晒得太久了，赶快从荫凉里出来，会着凉的，快把穿过栅栏的奶牛赶走，否则牛粪会把一切弄脏，别把毛巾拖在地上，别嚷……可是他们的叫喊声传不到我这儿，传不到星期天的上午我所在的城里这间房子里。他们把我留下以示惩罚。我父亲是昨天才去的，因为星期五他工作得很晚，不能象以往那样，一到星期五下午就走，星期一清早赶回公证处。去看望家人，非去不可，家里人正在庄园消夏。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幸亏离这里不太远，我可以星期五去，星期一又回到办公室。可是阿尔瓦利多[1]，这个孩子嘛，他的数学考得那么糟，我们得惩罚他，不让他去消暑。不知他能不能成为象我这样出色的公证人，他很懒。爸爸把我的口信带给妈妈，对她说我为一年来没用功学习感到懊悔，说这个惩罚确有成效。对孩子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谅解，适可而止。艾伦娜，阿尔瓦利多就让我来管吧。每天爸爸一到家就帮我上课，是专门请来的教师在白天给我复习数学课。可是，艾伦娜，你就听我一次吧，惩罚就是惩罚，哪怕他哭，我也不会带他到乡下去消暑的。但是，阿尔瓦利多是不会哭的，因为他是个倔孩子……可是，他要是哭呢……明天是星期一，爸爸会从乡下回来，他将给我上课。整整一个星期天都要自己复习，而他却在乡下，还对我

①阿尔瓦利多为阿尔瓦罗的指小词。

说，让我一个人呆在城里，不去消暑，没有钱，也不许出门，只有一个女仆陪着。女仆按照吩咐照料我，但不许她宠我，要一直等到考完，并且考得好才行。不能让这个孩子偷懒。让薇奥丽塔照料他，整个星期由她给你做饭。她留下来给阿尔瓦利多做饭，星期六和星期日，由她看家。薇奥丽塔很正经，很自觉，也干净、利索。要把阿尔瓦利多所有的好上衣、出门穿的衬衫、新皮鞋，所有的好衣服都锁在衣柜里，省得他想溜出去玩。他特别好面子，鞋上有一点灰都不行。这个阿尔瓦利多，上帝保佑，这孩子数学这么糟。我说他需要去消暑，他那么体弱，又正在长个子，需要运动、阳光、新鲜的水果，需要这一切，当然，首先要完成他的功课。他想和爸爸一样成为公证人……你得和你儿子谈谈，让他脑子开开窍。他是会开窍的，但他对数学一窍不通。巴拉先生这么说，他是别人推荐来的很好的辅导老师。

"薇奥丽塔！"

她在整座房子的最里边，听不见他的叫声。他屏住呼吸，什么也不碰，不叫身体发出任何声音，这样，就可以听到她的声音了，可以听到薇奥丽塔在房屋紧里边走动、整理东西，也许在洗衣服吧。她真干净。她是那么干净，有一次我走进她房间，看见她床上浆过的床单就象乡下洗衣妇刚洗过的一样。一听到她顺着走廊走来，我就跑了，因为她身上有那么一股干净的气味，那不是肥皂的气味，而是皮肤的气味，床单的气味，烤包子的气味。于是，阿尔瓦罗逃跑了。他藏到洗澡间，干了那种事，他独自干了那种事。忏悔的时候，牧师说，除了最坏的事以外，那就是所有的坏事中最坏

的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何避免呢？那东西在两条腿中间火烧火燎的，简直无法控制。这就要避免邪念。你不要走邪路，要保持纯洁，保持干净。你妈妈要是知道了会怎么说呢？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要是继续干这事，就会瘦小多病，没有力气，不会有孩子，会成为一个魔鬼，一个令人恶心的人。有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次，你因为害怕，独自在你的房间里干，在炎热的星期天的早晨，当薇奥丽塔在住宅深处打开烘炉，看包子烤好了没有的时候干的，这对于你是痛苦的……

不，不。他从床上跳起来，跑进浴室。淋浴喷头的水很凉爽，水流很急，使他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从夏天的闷热、家中星期天的气味、终日的孤独中解脱出来。他不能上电影院，没有出门的衣服，终日关在家里，只能玩玩令人厌烦的游戏。现在他从邪念中、从他脑海中无拘无束地涌现出来的阴暗的念头中解脱出来了。他还记得一个细节，有一次伊莎贝尔在游泳池里劈开双腿，被他看见了。应该屏弃朋友们在学校里讲给他听的东西。“喂，阿尔瓦罗，你也该去逛逛妓院了，你都十六岁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认识一些相当不错的妓女，她们什么都跟你干……”这个什么都干是怎么回事呢？这真可怕，我想象着一个穿着睡衣的身体，我的双手顺着大腿摸上去，摸到小肚子，那是一个洁净的身体，洁净的……上帝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在这偷偷的拥抱中，在有如风中飘舞的两幅窗帘，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的两个身体之间会发生什么呢？可现在……整个星期天都独自呆在家里。这孤寂的房屋是多么大呀！到处是微

细的声音，到处都是家具。花园里枝繁叶茂，自动钢琴上的乐谱在轻轻转动，躺在沙发上度过漫长的一天，座垫好象也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似的，于是只好再独自干那勾当。独自干，触摸和拥抱着丝绸坐垫，或者就象今天，就象现在这样，跑到救命的喷头下面……

"堂·阿尔瓦罗……"

他刚要走进浴室，但还没有进去。薇奥丽塔正要进他的卧室，但还没有进来。他浑身冰凉，赤裸着身体站在卧室中间，窗上挂着两个"身体"，在抚摸着，揉搓着。他屏住呼吸；她在门外也屏住呼吸，透过滚滚的心潮和沸腾的热血，他听到，或以为听到了她的皮肤摩擦着干净的衣服的微弱的声音。

"薇奥丽塔，你听我说，早餐……"

她是可以进来的，她还没有走。他听到了她在门外呼吸的声音。他可以对她说请进。可以命令她进来。进来吧，薇奥丽塔，我是个不会伤害人的孩子。由于我有邪念，我永远不会长大，永远苍白、多病，你不用怕我。于是她就会在闷热的卧室里，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到他赤裸着身体站在地毯上。房屋宽敞，他父亲要到明天才回来，母亲离家很远，各间卧室全上了锁，家具上都盖着防尘的粗布套子。他表哥们多次对他说过，女仆们就是干这个的。她们还巴不得呢。她们什么也不会说，因为害怕被撵走。她正在卧室门外听着，而不是去给他拿早餐，她在想象他裸体的样子，正如他在想象她那裸体在触摸着洁净的衣裳一样。安静，安静，以便听到她的声音。

这时，他听到她走了。

今天不洗淋浴，洗盆浴。他拧开了水龙头。说不上凉，有点温，挺爽快。不应该干那件事。当然，洗盆浴就终归要干那件事的，有的是时间，不象洗淋浴那样时间很短。他在这略呈绿色的水中飘浮着，好象被另一个巨大的身体包裹着，就象那两幅窗帘那样抚摸着他，就好象薇奥丽塔的衣服在触动着他似的。这把我飘起来的略呈绿色的水，只有在我动弹的时候才感觉得到，水是那么凉爽，那么舒服。那么，怎么能不干那事呢？怎样才能排遣这些邪念呢？怎么能不想去抚摩别人的全身，并让别人抚摩自己的全身呢？我只有这两只不满足的孩子的手。这个孩子数学不及格，但是想成为公证人，也许不能如愿吧。这两只非常熟悉的干巴巴的手掌，丝毫没有那奇异的味道，它们摸索着自己的全身，从下身、小腹，一直到肋部、脖颈。对那些热乎乎的床单有时也有所反应，还有光滑的家具以及水，最好是浴缸里的水，比什么都好，他学校里的朋友是这么告诉他的。当然，这是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干的事，现在我们长大了，就去找妓女，但是我们还记得浴缸里的浅绿色的水……然而此时此刻，阿尔瓦罗正在干这种事。有时候，只要裤子一蹭就行了。那是天气热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解几何公式，他把手插进裤袋里摸索着，已经准备就绪，只要偷偷地轻轻一蹭，眼睛盯着坐在前面凳子上的利那莱斯的后脑勺，因为没有别的肉体可以注视，但是心神已经飘到游泳池边的伊莎贝尔那里去了。她闭着眼睛躺着，一只苍蝇在她眼皮旁边嗡嗡飞着，在她嘴边来回转。伊莎贝尔就那么躺着，弯曲着一条腿，这样，她还

不知道，就被他看到了，还有独自在家的薇奥丽塔的胳膊，和那烤得黄黄的象她的皮肤一样的包子的气味，象她的皮肤那样，略带汗渍。对，据说做包子的面团在烤炉里正好在烤黄之前渗水。薇奥丽塔的胳膊就是这样，有点潮乎乎的……不，他不能进洗澡间。他要钻上床去，叫薇奥丽塔把早餐端来，叫她把托盘捧给他，把托盘放在他光是盖着一块床单的腿上。那么他就真能看到她略呈金黄、有点潮湿的胳膊，还有薇奥丽塔的手，那么近，那么近……

然而他进了浴缸。一只苍蝇在玻璃上飞着。不，在洗澡间的磨砂玻璃窗上有两只苍蝇。窗台上有一只装着蓝色氧化镁乳液的瓶子。今天浴缸里的水不是绿色，而是蓝色的。两只苍蝇在打架。不，不是在打架，是在交尾。是的，他看见了。这两只苍蝇并不怕他，而不象别的苍蝇，顾不得交尾就仓惶飞走了。这两只苍蝇停在那里，没有看见他。一只苍蝇趴在另一只身上，只一会儿工夫，它们抖动着，振着翅膀，那嗡嗡声很短促，唰，上面那只苍蝇飞走了。下面的那只还呆在那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揉着腿脚和翅膀，还有发绿的毛茸茸的身体。它愿意这样，愿意在雄蝇离开以后这样揉着腿脚。他全身在水中翻动，水抚摩着他的身体，水用它那成千上万只温暖清爽的指头滑过他的身体。

门慢慢打开了。

他安静下来，望着她。

门继续慢慢打开，他认出是薇奥丽塔的手指。然后，她从门缝望着他。她的衣袖卷到肘上，领口敞开着，头发全梳到脑后，脸便显得很宽阔，肤色光采照人，面颊绯红，在这

星期天不太早的时候，她白色的皮肤略呈金黄，还有那两条大腿，那双脚……那双脚赤裸着。为什么赤脚呢？以前她从来没有赤过脚啊！虽然有规矩，然而薇奥丽塔赤裸着双脚已经打破了规矩，好吧，这样赤着脚走在洗澡间的磁砖地上，这很好。他捂住了那失去控制的下身。

"您接着洗吧，堂·阿尔瓦罗。"

"好了，喂，你去吧，我光着身子呢。"

"咖啡该凉了。"

她微笑着，一面走近浴缸。她拿来一条大浴巾，把它铺在他身边的一条方凳上。她弯下腰来把一小块绒毯铺在方格地板上。一瞬间，从她那敞开的领口，阿尔瓦罗完全看到了她那半圆形的雪白的乳房，以及点缀在上面的红色乳头。这一瞬间他完全看到了，确切地知道了它们是怎样的。他也看到了乳房底下被她的体温捂热的衣服的隐蔽处，看到他所不熟悉的被上午的炎热和衣服温暖着的那些部位。如果他撩开这件衣服，脱下这件衣服，就象有人为囚徒打开牢门一样，那略呈金黄色的坚实的、白晰的肌体，将带着星期天早晨但又不太早的时候的那股令人欣喜欲狂的芬芳向他袭来，将他征服，那时，他将会忘乎所以。然而，多么奇怪呀！这仍将是一种罪孽，比另一种罪孽还要糟糕，比一个人干还要坏，但是却没有那么丑恶和屈辱，这是值得一犯的、可怕的罪孽，而另一种却不是，因为它令人难堪，而这一种呢？一点儿也不令人难堪。

"那么，行了吧，堂·阿尔瓦利多，我说您出来吧，您瞧，我有好些事儿要做。我可不能等咖啡凉了，给您换一

杯，再凉了，再换一杯，一直等到您特别想吃早饭了才算完……我说，您出来吧……”

薇奥丽塔拿起大浴巾，把它打开，好用浴巾裹着他。这时候他从浴缸里站起来，水珠在皮肤上汩汩地流淌，好象在向他预告着什么。现在，他的心简直要撕裂他的胸膛，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因为他并没有捂着那直挺挺的东西。她则微笑着，双眼略向下垂，正在望着它……整幢房子是空的，还有一整天和一整夜，家具蒙着粗布套，全城都在昏睡，要过很久才会甦醒，然后又要睡午觉，而且睡得很早。城市在昏睡，街上行人很少，这夏日星期天的早晨啊……她用浴巾裹住了他。

“我给您做包子了。”

“做包子了？”

“因为您最爱吃。”

“当然爱吃，可是……妈妈没跟你说吗？作为惩罚的一部分，不许给我做任何好吃的东西。”

她耸耸肩膀，开始给他揩干身子。

“得了吧，您想吃。可别告我的状啊，堂·阿尔瓦利多。”

他笑了。薇奥丽塔轻轻地替他揩干身子，她的脸紧贴着他的后脑勺，他背对着她，生怕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可怕的错觉……要是万一……先别忙，别忙，也可能我弄错了，薇奥丽塔会生气的。我等等看有什么信号没有。最好还是看着玻璃上嗡嗡飞着的苍蝇。让她来做一切吧，让她用毛茸茸的浴巾揩他的背，还有脖颈，对他说，举起胳膊，于是，她便从背后用毛巾揩着腋窝，开始触到他的胸膛。这样，她的乳房

就紧贴在他的后背上，两只乳房，就是两大团温乎乎的肉体在他的脊背上颤动。她的手裹在毛巾里，揩着他的背。厚厚的毛巾有点潮，但是她灵活的手在毛巾里向下移，移到腹部，慢慢地靠近，靠近，他还是没有转过身来，虽然这双手在挤压着，他的胆怯已经消失了……她擦干它，揩着它，热气吹着他的耳朵，满怀深情气喘吁吁地对他说，妈妈什么好吃的都没给他留下，这真叫她心疼。于是她决定两个人在一块好好玩一玩，因为这个星期天只有他独自留在城里。今天，星期天，这么热的天气，就他们两个孤零零地在这儿。她今天过二十二岁生日，她想和他一道庆祝一下，因为他孤单单的，她也孤单单的。

因此就烤了包子，来庆祝。

当薇奥丽塔的手终于摸到他的下身时，他转过身来，而她早已闭上眼睛拥抱着他了。她早就在抱着他了。他投身到这吸引着他的肉体中，这肉体抚摩着他的全身，就象浴缸里的水的手指和肉体在抚摩着他一样，然而更妙的是这肉体抚摩着他的每一个部位，抚摩着他的全身。这个肉体从被他扒掉的罩衣和夏日轻薄的衣裙中裸露出来。这个星期天薇奥丽塔身上的馨香，宛如烤面团的气味一样，全部溢了出来，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星期天都来得强烈。她紧贴着他的身子，对他说，可怜的人儿，小可怜儿！他们不给您好吃的东西，小可怜儿，他们惩罚您，不许您到乡下去。小可怜儿，您和我一样。今天是我的生日，远离家乡，在这个地方，没人知道，没人关心，全都躲得远远的。所以我想抚摩您，您别害怕，我也愿意让您抚摩。这个家空荡荡的，门都用钥匙锁上

了，只有咱们俩孤单单的，互相拥抱，离一切都远远的，离你家在乡下的庄园远远的，也离我那乡下的老家远远的，离我那总是生气的父亲远远的，也离你那正在乡下葡萄架下缝纫、不用别人告诉却无所不知的母亲远远的。

"别，别用手……"

"那怎么办？"

"你呀你……"

我，你身中的这个人就是我。整个儿的我。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并不太早的时候，在这漫长的上午，因为它可以延续到全天和整个晚上……

每星期五下午阿尔瓦罗在家门口向父亲告别。他踮起脚吻吻父亲堂·阿尔瓦罗的面颊，对他说他太想到乡下去了，求他带自己去，求他转告母亲，说他保证在那里同样学习，那里有桃子、葡萄，表兄弟们也在那里，还能骑马、散步、游泳……爸爸，带我去吧。不，儿子，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惩罚就是惩罚，纪律就是纪律。阿尔瓦罗从来不知道眼睛会流那么多泪水——连父亲看到他的眼泪，声音也颤抖了。他脸上流着眼泪……是的，爸爸，我向您保证，要好好利用这个周末，认真学习，我向您保证，等您星期一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几何全搞懂了。是的，我知道这都是为我好……然而，乡下毕竟是乡下，夏天就要到乡下去过，而不能在这个好象要被太阳晒化了的城里过。等阿尔瓦罗[1]亲了儿子的面

[1] 这里是老阿尔瓦罗。在西方，长子常与父同名。

颊以后，在几步以外等候着的薇奥丽塔把她刚用小笤帚掸过的帽子递给他。

“星期一见，薇奥丽塔。”

“星期一见，先生。”

“替我照看好少爷。”

“是的，先生。”

“叫他别走神儿。”

“不会的，先生。请问候艾伦娜夫人，先生……”

“对了，爸爸，向妈妈问好……”

“星期一见，阿尔瓦罗。”

他关好车门，走了。薇奥丽塔用钥匙锁好门，又从里面将门闩上，便转身面对着正等着她的阿尔瓦罗，他俩相视而笑，在堂·阿尔瓦罗的身影刚刚从门厅里消失的门厅里就拥抱起来了。这天晚上，他出钱，薇奥丽塔出力，两人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他父亲的离开，然后，两人钻到阿尔瓦罗卧室的床上一起睡了一夜。

有时候薇奥丽塔请他去看一场电影。他们不到市中心的电影院去，因为在那些地方会有某个留在城里的亲戚认出他们来。于是，就到郊区哪个电影院，那里正放映两三部总是断片的电影。他们买最便宜的票，座位紧挨着穹窿形屋顶，常常用阶梯形的木板当座位，他们依偎着坐在一起，总是手拉着手，笑着，评论着一切。他们挤在人群中，坐在电影院黑暗的穹窿下。他们穿过在温暖的夜幕下空无一人的大街回家，边走边评论着演员。由于薇奥丽塔有收藏衣服柜子的钥匙，星期五，她就打开衣柜，星期六和星期日，阿尔瓦罗便

衣冠楚楚了。星期日下午薇奥丽塔洗干净穿过的衬衫，把衣服仔细地收拾好，使夫人回城时，什么也发现不了。她熨衣服的时候，阿尔瓦罗就坐在放脏衣服的筐上吃苹果。薇奥丽塔教他跳福克斯舞、探戈舞和西米舞①。再晚些，到了晚上，在饭厅里，她把晚餐端给他，他便坐在父亲坐的首席上。当她在厨房里洗盘子，自己吃饭的时候，他就先去睡觉。她去得晚一点，先站一会儿，看着他躺在阴影里，然后脱掉衣服，钻进被单，贴着他的身子，拥抱他，用芬芳而结实的肉体包围着他。她笑，他也笑。然后点灯。他对她说，我饿了；她就到厨房去找些为他买的好吃的东西，一些桃子，或一块蛋糕，他吃着，又抽烟。她光着身子服侍他，然后又躺在床上，开着灯。阿尔瓦罗观察薇奥丽塔的裸体，问这问那，怎么回事，为什么，她则玩弄着他的“宝贝”。然后，由于很热，就去浴缸洗澡或淋浴，他们玩暹罗双胎②游戏，潜水艇，或是小狗崽儿，把洗澡间弄得遍地是水。然后互相揩干身子，擦干洗澡间，重新又躺下，搂在一起睡觉。城市越来越安静，由于是夏天，显得空荡荡的，天气很热。入睡以前阿尔瓦罗听到街上迟归人的脚步声，也许他正在吸晚上的最后一支烟吧。那人的额头可能在微微冒汗，外衣搭在肩膀上。

当父亲查看他的功课时，简直气坏了。不管阿尔瓦罗怎样用功，脑袋瓜里却什么都没有。薇奥丽塔从来不对他说：快

---

① 此三种舞均为流行的交谊舞。

② 即黏在一起的双胞胎。

念书吧，马上就要考试了，考不好的话要留级。不，相反，却对他说：堂·阿尔瓦利多，你听我说，咱们上剧院吧，正在上演露贝·维莱斯的剧呢。撇开那些在您脑袋里乱蹦的数目字吧。我跟您说，总会考好的，我向您保证，不用着急。她目光炯炯，光彩照人，笑眯眯的，阿尔瓦罗就对她说，行，好吧，已经弄完了，咱们走吧。可是如果我考不好，就怪你，就到妈妈那儿去告你的状。

“全都告诉吗？”

“对，全都告诉。”

“连我昨天晚上试穿了艾伦娜夫人的舞裙也告诉吗？”

“也告诉。”

“别的事儿呢？”

“都告诉。”

两人全笑了起来。

当然会笑。因为当母亲回来的时候，看到阿尔瓦罗长高了，人也胖了，粉刺也少了，考试也考好了，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母亲，弟弟，还有其他女仆都从乡下回来了。对全家人来说，夏天已经过去了，又开始上课了。三月的那个上午，他们一回来就把全家弄乱了，到处都是箱子、用苏格兰方巾扎起来的包袱、装满水果的篮子、装着一瓶瓶果酱的木箱；鼻子晒破了皮、刘海儿晒褪了色、手变粗了，这一切都标志着这个时期结束了。入夏以来，阿尔瓦罗变化很大，他已经能独立了，用不着对他讲该学习了——他已经懂得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那样做。

然而，三月的那个上午并没有中断他与薇奥丽塔的关

系。阿尔瓦罗夜里要走出自己的房间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和弟弟罗伯特住在同一间卧室，弟弟可能会不理解哥哥为什么要出去。可是，他在学校里有朋友，还有和他一起上夜大学的朋友。他参加了自由党青年组织，这个组织也是在夜里开会，这样，他回家就很晚，因此，当他估计着全家都已经入睡了的时候，便不进自己的房间，而是踮着脚尖走进薇奥丽塔的卧室。他们一起呆上好一会儿，然而，这远远比不上那个夏天，家里只有他俩的时候。

有时候阿尔瓦罗去参加舞会，他不象朋友们那样一直到天亮时才离开。他要早出来两个钟头，好钻到薇奥丽塔的房间里去，和她呆在一起，直到天亮。他把燕尾服甩到椅子上，亲昵完毕就和薇奥丽塔聊天，把舞会的情景讲给她听——什么爱丽丝不愿和他跳舞啦，什么他喜欢伊内蕾呀，什么他认识了一个叫莫妮卡的，一个叫阿莱杭德丽娜的呀。那都是些奇妙的人物，又娇又弱，连碰都不能碰，因为她们是小姐，和她们只能规规矩矩地结婚。她们穿着丝绸和绢纱连衣裙，就象蝴蝶似的，娇弱极了。所以跳舞的时候真不敢使劲地搂着，生怕她们碎了。她们不象你，你多结实，我可以这么使劲地搂着你。你也不那么神圣，因为你是个女仆，不象她们那样，对我有所期望。我现在在法律系里念一年级，以后上二年级、三年级。大学里的女同学也不行，她们长得丑，故作风雅，有时还挺脏，要不然就野心太大，或者肆无忌惮，同样叫我担心。有时候我和同班同学逛妓院，我只喝点饮料，跳跳舞，仅此而已……我害怕。你不叫我害怕，你干净。薇奥丽塔笑着，拥抱他，因为他已经是自己的男人

了。他上了法律系四年级，有了硕士学位，她都知道，因为好多晚上，他们相爱完毕就聊天，她知道阿尔瓦罗的父母多次对他说有那么多漂亮的名门闺秀，叫他考虑和哪位姑娘结婚。他陪她们上电影院，到乡下去玩，参加晚会，哪儿都去，如果觉得姑娘可能接受，就在黑暗中吻吻她，可是顶多把手放到她胸口，装作摸摸她的心似的。他的心在燃烧，那贱物在颤动，他想入非非。那时，夜深了，一心渴望着自己郑重其事地吻过的爱丽丝或是波拉，他溜进薇奥丽塔的房间。她总是欢迎他，他们在床上打滚。他力图把这炽热的、浑圆的、充满欲望的肉体与波拉的胳膊、爱丽丝长长的脖子和小小的脑袋、索菲娅稚嫩的、刚刚显形的乳房等形象揉在一起。你是索菲娅，是的，你是索菲娅，是的，你是索菲娅，明天你将是爱丽丝，后天你又是波拉。我在你浑圆炽热的身上占据了所有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姑娘。阿尔瓦罗是个理想的求婚者，他母亲这样说，薇奥丽塔也这样对他说：堂·阿尔瓦利多，考虑你的婚事吧，岁数不小了。如今他在堂·阿尔瓦罗的事务所工作，已经有些钱了。堂·阿尔瓦利多，您得谈恋爱了，怎么可以……

“那你怎么办呢？”

“我怎么啦？”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唉，堂·阿尔瓦利多，看在上帝份上……”

他望着她。

“你在哭吗？”

他坐起来问，是为他哭吗？是我使你伤心吗？要是因为

我，那我就走，再也不碰你了。他开了灯，看看这张他都能刻出来的脸。她的眼睛红红的，真恶心。他又关了灯，但仍然坐在床上。

“不是，不是……”

“什么不是？”

薇奥丽塔不回答。他躺下来。她紧贴着他赤裸的身子，把脸埋在他的肩头。

“不过……”

这时候，他猛然摇晃着她，坐了起来。是那件事吗？在他和薇奥丽塔相爱的六年间，从来都不愿意考虑那件事。那就是——孩子，他和女仆的孩子。一定是这样，这种事太多了。他有个舅舅就是这样，那可怜的人最后进了寺院，以了残生。他完完全全成了个酒鬼，因为不得不跟那婆娘结婚。他在大学里的一个朋友也有此事：女人怀孕了，怎么办呢！这呆女人，都好几个月了才对我说，我上哪儿弄钱，我的上帝！他东奔西跑，打听到一个暗中干那种事的产婆的地址。但愿是个好产婆，因为他不愿让那个婆娘死掉，可是得便宜才行，因为他没有钱，朋友们给他凑了钱，请产婆是很贵的。不行。阿尔瓦罗冒汗了。然而，不是，傻瓜，别害怕。薇奥丽塔觉得他直挺挺地躺在身边，十分恐惧，就把他拉过来，抚摩着他，对他说用不着害怕，她很小心，在吃一些草药，用一些偏方，那是她在乡下的一个姨妈给她的。她说自己才不那么傻呢，才不会毫无戒备地让他来呢。当然，也有一次例外。但她不允许那种事发生，他看到一个巫婆在给她烧一种汤药，可是，总而言之，解决了。还不满一个月呢，

就解决了。她才不犯傻呢。

"不犯什么傻呢？"

"唉呀，堂·阿尔瓦利多……"

"我说，怎么回事呀？"

他生气了，开始穿衣服。

"可是您没见我谈恋爱了吗？"

她拉他的胳膊，叫他再和自己一道躺下，把什么事情全告诉他。她有一个未婚夫。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在南方，她的家住在那一带。他比自己小三岁，差不多和堂·阿尔瓦利多一样大。只有在放假的一个月期间可以看见他。可是那傻瓜总是没有钱结婚。他的收成不好，或者要卖掉一对牛和别的东西。于是就等着，等着他时来运转，等到他站稳了脚跟，然后就如同上帝安排的那样结婚。薇奥丽塔爱他，和他在一起时她就发抖。他碰碰我，我就打哆嗦。

"他常常碰你吗？"

他想和我睡觉，您看，可是我才不犯傻呢，我不愿意。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他，可是我忍着，计算着日子，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一直等到他站稳脚跟，我们才能结婚。她不肯委身于他，她不愿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她要是把身子许给马丁，那小伙子就不会好好爱她了。所以她宁愿克制欲念等着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他……那年夏天，我一个人在这城里，躺在床上就时时刻刻想念着他，都要发疯了，直到我遇到了您，堂·阿尔瓦利多。当您摸着我，和我什么都干的时候，我在想着他，您就是他，就是马丁。因此，当我回乡下的时候，就能克制自己，装得象圣女一样

了，他就相信我，给我写信，等着，要和我结婚，不然他就不愿意和我结婚了。

阿尔瓦罗松了一口气。他想说，除了这火热的接触、除了嗅着那股芬芳和互相抚摩之外，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别的关系。这样好极了，因为两个人如此暧昧，互不妨碍——他们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立起了一根柱石，这样，他自己就得到了解脱。她利用他，他也利用她，两个人对这一点都清楚——那个夏天如果他们两人互不相逢，各自都会受不了的。两个人都不伤害别人。薇奥丽塔知道，堂·阿尔瓦利多一辈子都不会爱上她的，因为他总是在爱着和他一块散步的女孩子。她也不会爱他，不会象爱马丁那样爱他。她想回到村里，和那个小伙子结婚，在那里安家，她要象母亲、姨妈们那样，象祖母、曾祖母那样成为村妇……一个胖乎乎、爱吵架、没有牙齿的村妇。她将在水渠边洗衣服，洗得腰都直不起来，拖儿带女，和醉醺醺的丈夫吵嘴，为家里从来没有足够的钱而痛苦。这就是她的理想，她的规范，她所尊重和渴望的东西，这就是她的命运。她就是为此而诞生的，这就是她在人世间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她不会产生任何疑问，因为这正是她应该占据的位置。

阿尔瓦罗有点吃惊，在同意她的这番表白之前有点愕然，但是后来，他把薇奥丽塔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因为他和她的作为大同小异。他去参加晚会，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擦皮鞋，挑一件由薇奥丽塔熨好的衬衫。世上任何人也不如她会熨白衬衫，熨得平整柔软，味道特别好闻。他和波拉或维吉妮娅去玩，去吃饭，参加晚会，看电影，听歌剧，看话

到，去办公室或去他的事务所，或去学生会，要不然就是别人给他打电话，是爱丽丝、索菲娅，或是赛茜拉，薇奥丽塔替他接电话。是的，波拉小姐，他在学习，他吩咐我说，只有您打来电话才能惊动他。当然可以，小姐，请您稍候，他这就来。到了下午，当他和波拉乘小汽车出门的时候，他吻着波拉，觉得自己那燃烧的心简直变成了熊熊的火。他爱波拉，因为她漂亮、优雅，讲着她的语言，那是她们那种人的语言。波拉有自己的价值，是她们那种人的价值。所以，想将她占为己有的欲念折磨着阿尔瓦罗。波拉是处女，是有教养的姑娘，他们两家是世交，要是他们结婚的话，什么变化都不会发生，一切将一如既往。阿尔瓦罗爱她是由于以上种种理由，这些理由并不重要，倒是有点含糊，有点可笑。他从来不把这些理由告诉任何人，只有在与波拉散步之后，当他钻进薇奥丽塔的房间和她厮混时，才把这些讲给她听，并管她叫波拉，我的美人儿，波拉，拥抱我吧，我爱你，拥抱我吧——于是，薇奥丽塔丰腴的肉体变成了他痛苦地渴望着的波拉的冰肌玉骨，变成了她隐约可见的乳峰，然而他只能抚摩和享受薇奥丽塔硕大的乳房。这时薇奥丽塔就对他说，是的，是的，我是波拉，是你的波拉，我的孩子。波拉身姿苗条婀娜，走起路来优雅地扭着臀部，而她的臀部微微耸着，有点象怀孕的样子。但是，她瘦极了。夜里，家里安静了，街上也安静了，这时候，他终于在薇奥丽塔那永恒的令人欣喜的臀部上找到了一切。她就是一切，既是波拉，又是洛拉，既是爱丽丝，又是他的表姐妹……是所有的女孩子。

她也是切芭。

对阿尔瓦罗来说，当他认识切芭的时候，简直连太阳都停止了运转。他觉得自己所渴望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这个姑娘身上是不可能的。当乐队演奏《可怜的蝴蝶》的时候，舞伴们摆动着双腿，从一处跳到另一处，跳着步态舞，而她呢，切芭在中央，穿着红衣裙，满头乌发，就象带着黑色橡胶头盔似的。一大群小伙子邀请她和自己跳下一个舞。他们中间有运动员，有百万富翁，有的家世显赫，有的是工程师，有的则以活泼开朗闻名，个个令人生畏，人人都比他强。没有请人给他介绍，他便早早离开了舞会。

“舞会对我有什么用呢……”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想，和那些人相比，我还有什么竞争力……”

“可是你也不同寻常呀。”

“可不是吧。你嘲笑人。”

她拥抱着他，用双腿夹住他，抚摩他，使他重新振作，忘掉舞会，忘掉胆怯。阿尔瓦罗接受她的抚爱，并把抚爱奉还给她。

“你，你……你个儿真大……你……”

然后，他继续和她谈起切芭。他并不爱切芭。但他可以爱她，他要爱她。他具有爱她的一切条件。在下一次舞会上，他从那些围着她、求她跳舞的可畏的人们中间走了出来——他，瘦小枯干、面容清癯、举止稳重、谨慎小心，请求她和自己跳第十一支舞曲。

"为什么是第十一支呢？"

"因为……"

"不，这支就跳……"

当他们开始在大厅里旋转起来的时候，她告诉他说，佩德罗·萨利那斯已经要求和她跳这支舞曲了，可是佩德罗笑起来特别响，两只手象搬运工的一样。她选择了阿尔瓦罗·毕维斯来代替他。于是他就敢于请她和自己跳更多的舞了，跳了很多次。在所有的舞会上都邀请她，邀请这最美的姑娘和他跳舞。她那长得非常得体的五官略显坚毅，还有那深红的嘴唇的线条，真是无以伦比。她是最美丽、最富有的姑娘，从各种意义上说，她都是最完美的。晚上，在薇奥丽塔的房间里，他对薇奥丽塔说：

"我要和她结婚。"

他并不爱她，但是他将要爱她。对这一点，他非常肯定，因为她具有一切条件，使自己爱上她，她代表自己心目中最美好的、最崇高的事物。还差一年他就可以当律师了。他正在父亲那有名的公证处工作。明天他要和她一起坐小汽车去逛公园。他甚至还没有抚摩过她。抚摩她会是什么滋味呢，他答应把《马丽亚奈拉》①借给她，她则把《羊毛连衣裙》②借给他。其实两人对小说都不感兴趣，但是总得以什么理由开个头吧。在晚会上，他们越来越经常地呆在一起，

---

① 《马丽亚奈拉》是西班牙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的一部小说。

② 《羊毛连衣裙》是法国作家亨利·波尔多(1870——1963)的一部小说。

跳一支狐步舞曲，然后坐下来聊天。小伙子们已经不怎么围上来求她跳舞了，因为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侣。他把这些都讲给薇奥丽塔听。

“你结婚吧……”

“是吗？”

“你别犯傻了……”

“这有点儿……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结婚吧……”

阿尔瓦罗拥抱着薇奥丽塔，把身子埋在她那难以形容的、洁净的、令人欢愉的肉体中，力图在她那里找到切芭苗条而清新的身躯。两个月后，他结婚了。

阿尔瓦罗站在依兰一依兰树下，手里拿着盛着包子的篮子，通过阳台望着二层楼。然而他必须稍微退后一点，朝左边挪一挪，才能看见那间顶楼里的情景。

五个外孙跟在切芭身后，走到大门洞开的阳台前，切芭领着这群人挥舞着一只想象中的香炉，身后是三个外孙子，手举着一只摆满花朵的枕头，哭哭啼啼地唱着一支曲子，女孩子们跟在后面哼哼唧唧。不难看出，这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是一支传统的送葬的行列。他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支五彩缤纷的送葬队伍停在什么地方。这几个人悲怆万分，庄严肃穆，动作缓慢。他们披着一幅幅权当无袖长袍的天鹅绒和帷帘，拿树棍当作枪戟，拿羽毛当作头套，用枝条编成花冠，用硬纸板做成马刀。阿尔瓦罗从下面看到了孙子们的小脚丫和条纹睡衣。

“切芭……”

他的喊声并没阻止住送葬队伍的前进。

他们拥在阳台上。切芭真发疯了，上帝啊，正下着雨呐，孩子们会着凉的。他们念着祷词，好象是在恍惚状态中唱着，连眼睛都没睁开似的。男孩子们哭喊着，小姑娘们揪着自己的头发，叶子花从切芭满头灰发的脑袋上掉下来，从玛格达莱娜的发辫上掉下来，从玛尔塔的腰肢上掉下来，纷纷落在地上。他们把“棺材”抬过阳台栏杆，就要把“棺材”下到地里了。阿尔瓦罗躲到一棵桂树后面，似乎桂树也成了这臆想中的古风的组成部分。阿尔瓦罗躲了起来，因为他想看这场面，但又不愿别人看见他。他们已经把“棺材”放下来了，阿尔瓦罗把手放到胸前，他觉得心跳并未过速，只是感到了衬衫下面那颗圆形的斑痕。不，不要把他埋了，求求你们。他可能还活着，听说，要过很久，肌体才彻底死去，他会复活的。然而他们已经把“棺材”从空中扔下来了。再哭、再喊、再流眼泪和唱歌都无济于事了。阿尔瓦罗终于把手从眼睛上拿开。街角有辆汽车在拐弯，车轮在潮湿的路面上打滑。现在阳台上一个人都没有了。他走到灌木丛前。当然，那只不过是个枕头，对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清楚。枕头从树丛底下滚到草地上，弄得很脏。

“切芭……”

现在她听见了他的声音。孩子们跑到阳台来看他。阿尔瓦罗捡起枕头，拍了拍。

“看你们把它弄成什么样子了……”

“是个旧枕头……”

“可是，说不定谁能用呢。切芭，看上帝份上，你在干些什么啊！你不知道从街上走过的人会看到你这副疯样子吗？把花儿从头上摘下来！说实话，象你这么大年纪的女人……叫人来把这枕头收拾收拾，看，成了一团泥。”

“你把一切都弄糟了。”

“弄糟什么了？”

“玛丽约拉·尤加伏尔特的葬礼。”

“她是个什么蠢婆娘？”

“这葬礼是……这没什么要紧的。你要干什么？快点，瞧我都要冻僵了，我想关上阳台的门。”

“你下来。”

“我这就下来，你把包子拿来了吗？”

“当然啰，这还用问？……”

“那你叫我干什么？”

“我有话要跟你说。”

“怎么啦？”

切芭已经进了卧室去更衣。二十年前，当她把床搬出去的时候，她解释说，自己需要一点自由，但是她从来不把两间卧室中的门关上。有时候，当两人都已躺下时，他要看上几页书，才能入睡。她躺在自己卧室床上和他说着话，他只好听着，然后便很难入睡了。切芭穿衣服的时候不知道害羞，比如说，她现在就正是这样，系腹带的时候把门关上又费她什么劲儿呢！

阿尔瓦罗等了一会儿才朝前迈步，他在自己的卧室里观察着她那由于蜂窝炎而严重变形的臀部。他只得等一下。吊

带、紧身胸衣、穿长袜，难道她不觉得这有点放肆吗！她终于穿上了短裤。

“听我说，切芭……”

“什么事？”

可是，如果那东西并非不治之症呢？……他清了清嗓子。

“阿尔瓦罗，你咳嗽了？”

“没有，你不是问我薇奥丽塔怎么样吗？”

“是呀。”

“她很好，看来福斯特和米莱莉娅总算要到薇奥丽塔家里去住了。我很高兴，我告诉你。因为那可怜的女人很孤单。当然，他们免不了吵架……我还看到了大名鼎鼎的玛鲁哈·杰奎琳。”

“上帝啊，你快说说……”

为了把袜子系在吊带上，她撩起了裙子，于是就在阿尔瓦罗脸部的高度上，她的一部分肉体裸露出来，离他非常近。只要弯弯腰他就可以在袜口和短裤间的这块苍老的肉上咬一口。然而他不想这样做。当切芭知道了他与玛蒂尔德·格林内的暧昧关系以后，他们之间的和解从来都不是真的。他们再也没有争吵过。那一回吵得太过火了，太厉害了，就好象知道这一辈子他们再也不会吵了，要充分利用那唯一的吵架机会似的。在那次争吵中，他把什么都对她讲了：“我从来就不爱你，从来没有爱过，就连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爱过。”她把床搬到另一间卧室去了。最好还是跟小女儿们说，你打呼噜太厉害，这一点也不假。不，我并非想离婚，

阿尔瓦罗，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不是的。虽然嘉尔曼·门德斯从前是你的情妇，还有碧恰也是，但是我并不恨你。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不用心慌，我当然不恨你，你别出洋相了，你现在就象凯·弗朗西斯的电影里的角色似的。老实说，这一套不时兴了。我们分开睡就完了。那间卧室是个很漂亮的房间，小是小点儿，可有一扇小窗户，开向花园的灌木丛。过了一个星期，他们言归于好，只是不睡在一起了。阿尔瓦罗清清楚楚地知道切芭最终会接受他的亲近，尽管她并不喜欢肉体上的亲近。不过，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宽容就意味着对他的好感并没有结束。阿尔瓦罗总也下不了决心到妻子的房间里去，就这样过了好多年，情况依然如故。只是那一个晚上，当得知变得又丑又老的玛蒂尔德在纽约的一家小旅店里莫名其妙地自杀时，他起身向切芭那里走去。当他穿过地毯，朝她的卧室走时，只听她说：

"是阿尔瓦罗吗？"

切芭总是未卜先知。他便屏住呼吸，退回自己的床上，脱下便鞋，睡了。第二天他们见面时，切芭面带往常的微笑。一直到如今，她都没再让他碰过。

"切芭，你听我说。"

"什么事？"

"我忘了告诉你……"

她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

"什么？"

他现在就和她说吧。现在他从镜子里看到她的脸。他要和她讲讲那圆形斑痕，那是癌，告诉她说，他要死了。对，

现在就说……然而他并没有对她说．在说完了开头的"你看"以后，接着说道：

"……今天早晨我看见了玛雅。"

阿尔瓦罗听到"喀啦"一声，小梳子落在梳妆台的玻璃板上。

切芭从梳妆台前站起来，挨着阿尔瓦罗坐在床边。他怎么样，瘦了吗，他说什么了，没给我留下什么口信吗？切芭把手放在阿尔瓦罗摆在他俩之间的床单上的手中。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花园的翠绿凝聚在这双眼睛里。

"他在哪儿？"

"他走了。"

"上哪儿去了？"

"我哪里知道！"

她站了起来。

"你和他说什么了？"

他没有回答 。

"你说什么了？"

如果现在和她说他那圆形肿块，她还是会继续盘问那大名鼎鼎的玛雅吗？告诉她……不，在没有确切把握之前，在女婿确诊之前，不能告诉她。那时候，毫无疑问，他就可以用这小小的咖啡色圆形肿块去击败玛雅了。

"你说，你都讲了些什么……"

"你瞧，切芭，你的这些小花样该玩够了吧。这件事就算完了，我都烦了。我对这个什么玛雅说，你再也不愿意理他了，因为你已经恼火了。"

"你撒谎！"

"要是他还围着这幢房子转，给你打电话或是干别的什么事，那好吧，我就去叫警察，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那儿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

"这些你都对他说了吗？"

"说了。"

在开口之前切芭沉默了一分钟：

"玛雅有危险。"

阿尔瓦罗站了起来。

"我也有危险。"

她抬起头来望着阿尔瓦罗。从她眼中看到的嘲讽神情使他重新坐了下去。当切芭笑起来的时候，那嘲讽的表情没有了。

"你笑什么？"

"笑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笑我呢？"

"笑你也有危险。"

她笑出了眼泪，用手帕擦干泪水，当手帕从脸上移开时，她的脸都变形了，这使阿尔瓦罗吃了一惊。

"他会非常失望的，这可怜的人。"

当然，很失望。玛雅总是失望，一蹶不振。因此，切芭才对他这样感兴趣。正因为我不会失望，不会潦倒，她才瞧不起我。正因为我平生对这条躺着的，奶头胀得发热的母狗既不请求宽恕，也不请求帮助，她才瞧不上我。他看到她从衣柜里取出一条貂皮围巾绕在脖子上。阿尔瓦罗知道，也许

能真正使她高兴的办法就是在新婚之夜表明自己阳萎，好让她来安慰自己，帮助自己，教会自己。她大概还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几乎阳萎。我崇敬这个女人，因为她很美，也很高雅，穿着镶有浅黄色花边的华丽的睡袍的身躯，体态匀称，符合审美的各项规范。我对一切完美的追求就在这里，就在我身边，在我的怀里，渴望着委身于我……他一面抚摩着她，一面欣赏她。在这美妙、但缺乏生气的佳人面前，他感到害怕……几乎要对她说，对不起，我不行，我怕糟蹋了这样完美的丽人。如今他知道，如果那样，她肯定会轻轻地抚摩他，原谅他，使他重获信心的。这样就能永远把他拴住了。然而，她没有把他拴住。他必须做点什么，随便逃到什么地方去，永远地逃走，带着他的阳萎和恐惧藏到地下，逃到一个地方，那里任何人对他都没有要求，逃到谁也找不着他的地方——那就是薇奥丽塔的房间。在那里，他所熟悉的、用不着尊重的肉体在等待着他。那肉体专供他享乐，只为一时的享乐而与他结合。他关上灯，闭上眼睛，切芭就在他身边呼吸，但好象不存在似的，在淡黄色的睡衣下面，切芭好象不存在似的。她不是那躯体的主人，他炽热的手掌想翻动那躯体，想从中获得另一个躯体，另一个肌肉丰满、笑容可掬、心甘情愿的躯体——薇奥丽塔。在臂膀中颤动着、期待着他的不是切芭而是薇奥丽塔。他抚摩着薇奥丽塔的腋窝，对，对，这是薇奥丽塔的腋窝，完整的薇奥丽塔，我的情妇薇奥丽塔。薇奥丽塔，你这样，摸摸我这儿，再摸摸这儿，我的天使。于是闭上眼睛……好了，行了，我可以了，他很有信心地在切芭不谙此道的肉体上和薇奥丽塔相爱着。

"切芭，我再也受不了啦。"

"你受不了什么？"

"就是你和玛雅的事。"

"你别管我的事。"

"可是，切芭……"

"你听着，阿尔瓦罗，我有权用我的时间干我真正愿意干的事情。"

"可是和这个下流胚玛雅……"

她在戴手套，没有回答。

"可我怎么办呢，切芭？"

"你怎么啦？"

"我……"

"让我过去，我要出门。"

"我觉得……"

"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对这不感兴趣。"

他责备她说：

"当然啰，你从来都不感兴趣，因为你生性冷酷。"

切芭站住了，她回过头来。

"你对我什么都了解？"

阿尔瓦罗突然感到恐惧：是的，他不了解。从来都不了解。然而当她朝自己迈了一步，站在凌乱的床边注视着他，眼中映着花园中翠绿的光辉时，他就象莽林中的一头猛兽，不由朝后退了一步，跌坐在床上。

"你爱上了这个玛雅。"

切芭十分镇静地照着衣柜上的圆形镜子。她推了一下，

把门关好。她微笑着，同时抚摩着颈上围着的貂皮。突然，她的笑容变成了戏谑。

“是啊，为什么不爱呢？”

“切芭，看上帝份上……你真叫人恶心。”

“这是你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相信你的话而已。你跟我说什么我‘爱上了’玛雅，我真不知道你想说些什么蠢话。可你要知道，什么也吓不倒我。不管你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都绝对吓不倒我。什么都可能是真的。那个傻女人芳妮也说我爱上了玛雅，她是和我开玩笑，而你说的则不同。不管是谁，不管是你，是女儿们，也不管是我的父母，还是我的孙子们，从来都没有人象玛雅这样让我操心过。”

“堕落的女人……我要死了……”

“你别惹我发笑了，你会先给所有的人送葬的，你象珍爱首饰似地钟爱你自己。”

“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恋着一个下流胚……”

“你让我过去。”

他跟在她后面。

“切芭，我要死了。”

“你叫我走！”

“我给你看。”

“什么？”

“我乳头上的圆斑。”

“你天生就有的。”

“它长大了。”

“我不信。”

切芭正在打开汽车库。

“切芭，你到哪儿去呀？”

“去找玛雅。”

“我不许你去，我告诉你，我病了。”

“你还不明白，你讲了那些话以后，玛雅会绝望的，他可能做出某种可怕的蠢事来，你不觉得吗？”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那么你有什么感觉也与我不相干。老实说，阿尔瓦罗，哪怕这个星期天你就要死，我也得去找玛雅。”

“你到哪儿去找呀？”

“不知道，可现在我知道他还活着……”

“切芭，看上帝份上，你为什么要去？”

她关上汽车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正当的游戏

我们为什么把在外公家的日子叫作“星期天”呢？星期天短暂，正规，要求我们乖乖的，头发梳得光光溜溜的，手洗得干干净净的。爸爸和妈妈十一点左右来。他们坐在摇椅上，要是有太阳，就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母亲修着指甲，梅姬姨妈念报，卢乔姨父在草坪上教爸爸抽球。我们必须遵守在家或会客的规矩。午饭后，要在桌旁呆上很长时间，有时相当晚了，我们才回家。

星期六则大不一样，因为它完全属于我们。父亲、母亲、卢乔姨父和梅姬姨妈把我们送到绿色的大木门前，就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小木偶”的接见仪式过后，就没人管我们了。在外婆家里，我们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晚饭以后，我们三个表兄弟就到那间有阳台的房间里去睡觉。外公、外婆和仆人们渐渐熄灭灯光，草地和灌木丛变得一片漆黑。这时表妹们便穿着睡衣爬到楼上来和我们玩。我敢肯定外婆知道我们这种违禁的拜访。但是她从来一声不吭，以免败了我们私下玩耍的兴头。她是很理解这种乐趣的。她喜欢父亲母亲称之为“怪玩艺儿”的游戏。为了保护这类游戏，她不叫别人送给我们带游戏规则的玩艺儿，比如乒乓球、弹子游戏、赛马、多米诺骨牌之类的东西。

“我不愿意让这些游戏损害孩子们的想象力，我愿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可以得到乐趣的地方，他们是有足够的智慧来发明自己的游戏的。”

没有客人时，外公坐在餐桌正面，母亲、梅姬姨妈坐在外婆旁边，桌子的另一侧是父亲和卢乔姨父，他们在谈论政治，而女人的这一侧就讨论着更直接与我们相关的事情。

“妈妈的臆想总是给孩子们的游戏添麻烦，她就喜欢生活复杂，使别人的生活也复杂起来。”

“当然啦，妈妈，您有时间，又有一大幢房子。可是您想想，我们住在公寓里，只有一个女佣人，要是由着孩子们的性子玩些稀奇古怪的游戏，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那么家就该变成地狱了。敢情您没有什么事可做。”

并非如此。为了解决那个村里的穷人的问题，外婆有好

多事情要做。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牙都掉光了的女人来按门铃，她怀抱着一对哭哭唧唧的双胞胎，说要找外婆。我们知道整整一星期，她都开着小汽车跑来跑去，为穷人办事。但是，不管有多少事情要操心，她总能找出些东西来，以便在圣诞节或是在我们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们。那都是些不同一般的东西。有一年，她跑遍全城，找到了一家作坊，专门制作了一些玻璃球，球里面镶着我的名字。在我们全家，甚至在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宝贝。她送给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每人一件缀满宝石的连衣裙，那是她自己小时候跳舞穿的。我永远忘不了她在那年圣诞节送给我们大家的礼物：一把巨大的钥匙，巴罗克式的钥匙柄很沉。铁的钥匙杆满是锈斑，那是城堡的钥匙，开启宝库用的，是那种开启寺院、城池和弹药库的钥匙。她告诉我们说，在这幢房子里有一把锁，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她让我们去找。我们找了好几个星期天，根本没有找到。后来，我们在地窖里找到了一个壁橱门，门打开的时候，吱吱扭扭地直响。外婆大概连这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一大堆破旧的东西跌落在我们脚下，这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这样玩起来就更带劲儿，而不会使我们扫兴。

安东妮娅端来了饭后甜点心。

“只有妈妈才想得出送这种礼物。”

“她尽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

“弄得孩子们在学校里不用心读书，那些有用的东西，比如数学，一考试就得坏分数。”

饭后吃甜点时，卢乔姨父中断了他的政治演说，作为结

束语，他对梅姬姨妈说：

“你这不是反对你妈妈吗？”

“你不知道，卢乔，现在她什么都给孩子们，真叫我生气。你别以为原来她对我们也这样。她大大地变了。那时候人家常邀她散步或者出去，她就把我们交给女佣人。”

一阵沉默。外公说他要到自己书房里去，因为是听歌剧的时候了。等他一走，她们两人又开始攻击了。

“不，她最霸道了。你还记得萝西达·拉腊吗……？”

外婆伤心地站了起来。父亲和姨父要到花园去吸他们的雪茄烟。可我们却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听着，一面玩着桌布上的面包屑。

“我不记得了……”

“唉，梅姬！……那天我回到家里，碰见萝西达·拉腊正在我的洗澡间里洗澡呢，用的那块艾伦娜·鲁宾斯泰因牌肥皂还是我过生日时你送给我的……”

梅姬姨妈笑了。

“我和妈妈大吵一通。她对我说，不要那样。萝西达和丈夫吵架了，因为他每星期六领了工资以后，就把钱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妈妈劝她重新把丈夫夺回来。一天，她劝腻了，看见萝西达还是无动于衷，干脆把她带到家里来，让她在我的澡盆里用我的肥皂洗澡，并给她染了头发，还送给她一件连衣裙，我觉得好象是你的。把她打扮好以后，就叫她到那位勾引男人的娘儿们家门口去等自己的丈夫，然后把他直接领回家，并按妈妈亲自教给她的方法为丈夫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再睡午觉。”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听到午觉这个词儿，我们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用胳膊肘儿相互撞撞。我们跑出来，聚到那间有阳台的房子里。我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多大，反正我知道，当时我们还很小。我们对萝西达的印象是：她象个爱发牢骚的老太婆，跑到外婆这儿来哭穷。她和丈夫一起睡午觉，这可真笑死人啦。因为一般地说，睡午觉是很奇怪的事情，是大人们玩的一种说不清的玩艺儿。是他们称为“重要”的事情的一种，是我们办不了的事情。一天下午，我急切地想让他们早点带我们到外婆家去，就登上一把椅子和一只箱子，想从洗澡间的天窗里看看爸爸和妈妈的午觉睡得怎么样了。一开头吓了一大跳，以为他们犯了什么病，在半明半暗的卧室里，他们盖着床单，半裸着的身子扭成一团。后来，我觉得爸爸在欺负妈妈，也许要杀死她。我想喊，但是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们不过是在闹着玩，他们正亲亲热热地说着话。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吃惊地下来了。不过，这是另外一种吃惊。

那个星期六，一到外婆家，我就和表兄弟聚在阳台上，并把这些都讲给他们听了。他们觉得这毫无意思。

“我爸和我妈也干这种事。”

“那么以前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你原来还不懂事。”

“现在你懂事了。”

玛格达莱娜和阿尔贝托也想一块儿干干那种事儿，可是没干成，因为他们笑得要死。他们烦了，就再也不想干了。再有，路易斯他们学校里的一个同学告诉他说，如果他们那样

做是为了生孩子的话，兄妹之间会生怪胎的，就象是癞蛤蟆和猫杂交一样；要不然，生出来的孩子脑袋大得出奇，或者是白痴、丑八怪。表兄妹之间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我也不能干那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大人们睡午觉时假装是很重要的事，那是为了哄我们，叫我们听话，好好念书。有时候路易斯和我表妹故意在梅姬姨妈正要睡午觉的时候找她要东西，姨妈就很生气。显然，她和卢乔姨父正要关在卧室里做某种“重要”的事情。

外婆却不同。她总腾得出工夫来照料我们。她从不睡午觉。一想到她和小木偶干那种事，我们就感到恐惧。至少星期六和星期日她完全属于我们，随我们哪一个叫她，或提出什么要求。虽然她和一群女人坐在钢琴房里，却总是等到我们不再叫她才去陪她们。她回到那些女人中间：有四只磷锌熨斗是给嘉尔曼·罗哈斯的，我能以半价从工厂里替你买来；一公斤红毛线是给阿芒达的，叫她织点什么毛活儿卖，看这样是不是能补贴家用；这儿有一张名片，看蓓妮茜娅能不能把女儿送进那所教会学校，那里的修女在我母亲去世时，照料过她老人家。那个女孩子一点儿也不笨，应该帮助她。当那些女人从家门口出来，碰见我们当中的某一个时，看到我们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她们都很高兴。

“玛格达莱娜真漂亮，愿上帝保佑你，也保佑切芭夫人。还有小玛尔塔，胖乎乎的，真白，和秀兰·邓波儿①一模一样。你有个好外婆，孩子，愿上帝保佑她。待她百年之后，

①秀兰·邓波儿，美国女电影明星，

我们为她祈祷，她的灵魂一定会显圣的。”

有时候，某个冬天的星期日，当我们回家时，天都黑了。我坐在后排车座上，竭力想听懂坐在前排的爸爸和妈妈的谈话。在河边的栅栏旁，在好象纷乱的头发一样的柳条下，可以看见一座小小神龛，就象一座教堂，在那小小的铁皮屋顶下燃着两支蜡烛。这里就有一位圣灵。妈妈对我解释道，有一些人，他们不象我似的明年就要上学了，他们愚昧无知，以为人如果由于车祸，或是遭到杀害而突然死去，来不及为自己的罪行忏悔，那么他的灵魂就在附近游荡。如果有人在此为死者点上蜡烛，死者就会在上帝面前为他说好话。

“什么叫说好话，上帝是什么？”

爸爸做了个手势，叫我别吭声。他和卢乔姨父都是科学家，相当现代派，不管外婆闹得多凶，也不许给我们行洗礼。他们不许对我们宣传宗教和教我们祈祷。然而外婆可不顾这些禁忌，她为表兄妹和我秘密地行洗礼，给我们讲精灵、圣徒和幽灵的故事。在学校里我们是不上宗教课的，这是爸爸妈妈的安排。因此我们得天独厚地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方面享受着外婆为我们行过洗礼的了不起的秘密，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据说是罪过的轻松气氛，因为只有我们几个不去上宗教课。在学校里我们洋洋自得地宣称，外婆将成为显现的圣灵。不知道从哪方面说起，我们觉得与别人相比，她更有可能、更适合于在一次车祸、或是在凶杀中、或是以别的光彩的方式死去，而不应象我们所知道的老祖母们死去的那样：死在床上，脸色煞白，精力衰竭。当然，我们在开

玩笑时才说她要死了，因为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永远不会死的。

冬天的星期六，我们插上门，要在顶楼里呆上很长时间。我们听着雨点象敲小鼓似地打着锌皮屋顶，枇杷树叶抖个不停，合欢树已经变成灰蒙蒙的了。它们小巧精致的树叶都不脱落。那块巨大的布鲁塞尔地毯已经褪成了饼干的颜色，那是另一幢房子的纪念品。在很久以前，那幢房子要比外婆的这幢宽敞得多，地毯铺在地上，上面有大大的圆圈，还有复杂的葫芦花样。我们就坐在那里，紧挨着阳台，在衣柜的后边，床的中间，坐在用破旧的大部头书本筑成的工事上。我们经常玩一种叫做“理想化”的游戏。我对玛格达莱娜说：

“你是理想的。”

她问：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中国的女王。”

我们关上所有的电灯。只留下小圆桌上的一盏油灯。我们围坐在石蜡油灯旁，油灯的光芒照着我们的面孔，并把一圈光晕投在屋顶上。在顶楼上，在我们制造的半明半暗、温暖的、有点臭味的角落里，任何变化都是可能的。于是玛格达莱娜便趴在木箱和抽屉上找衣服、描眉画眼、披挂上各种装饰品，打扮成中国女王。然而我们还不满意。路易斯说：

“你是理想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又高又瘦弱。”

玛格达莱娜很矮，但是按照路易斯的要求，她要继续当中国女王，还要象个又高又瘦弱的女人那样走路。我们挑她的毛病。要是什么时候她不象中国女王了，或是不高、不瘦弱了，不符合那些“理想化”人的条件了，她就得受罚。具体到玛格达莱娜，这种体罚就是到工具房去，让花匠塞昆多摸摸她的大腿，然后再把经过讲给我们听。

在这样的游戏中出现了马丽约拉·龙加伏尔特。我们让玛尔塔“理想化”，那时她大概还不满九岁。按照我们的要求，她要装得轻佻，优雅、钟情，谁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尽管她胖乎乎的，然而她凭着“演员”的机敏和想象力，却总能使我们非常满意。瞧她那举手投足的架势！那倚在门框上弱不禁风的样子，那躺在软垫上抽烟时陶醉的表情，她是怎样地闻着那想象中的香炉的芬芳啊！她用几块布料、几条流苏、从安乐椅上揪下来的花边儿和从鸡毛掸子上拔下来的鸡毛把自己打扮得既雍容华贵又富有异国情调。我们把灯火弄小一点。在炉火熄灭后，我们依然穿着大衣、裹着围巾、套着毛袜、披着坐垫和毛毯，继续欣赏玛尔塔的表演。她站在地毯上收拾着桌上的灯盏，用粉红色的纸把灯罩住。她戴着披巾、项链，跳舞、恋爱、旅行。她是我们在《时髦》杂志的连环画中看到的躺在地中海走廊的花草中的神奇女郎。她说的是法语，虽然她根本不会。她爱上了一个影子，便追随它到非洲去猎虎，到巴黎去跳舞，她在快艇的船舷上，在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向她祝贺，所有的大画家都为她作画，她非常高傲，讲究得不得了。

“你是理想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叫……”

玛尔塔吞吞吐吐。她在楼上房间自己臆想的气氛中飘荡。她在寻找一种身份、一个姓名、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能调动她的想象力，并把它围住、分隔和保留下来。玛尔塔的眉毛一扬，伸了一下戴满镯子的手臂：

“约兰达……马丽娅；马丽娅·约兰达，玛丽一约拉，玛丽约拉。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

然后她耸起一只肩膀，将下巴支在这个肩膀上，眯缝着眼睛，举起一只胳膊在房间里走着，嘴里发出一种目空一切的声音：

“维克斯，维克斯……维克斯……”

我们从这个立即就被接受了的音节里听到了什么呢？它似乎象征着什么，象征着舒适、自信、美丽、傲慢。从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的口中发出，那真是妙不可言。它说明了一切，代表了一切，尽管我们也不清楚它究竟说明什么，表示什么。

从那一天起，玛丽约拉便和我们一起过着一种非常复杂、又非常实在的生活。我们不再玩那种“理想化”的游戏了，因为那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方式，而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全力以赴，开始创造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的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玛丽约拉非常“维克斯”，维克斯人美貌出众，天赋超群，他们富有、勇敢，别人只能爱慕他们，沐浴着他们的光辉。每逢星期六，阿尔贝托、路易斯、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和我，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沐浴着这

种光辉。我们不断地补充着细节，使这个人物更富有生气。玛尔塔不是玛丽约拉。谁都不是玛丽约拉。她只存在于我们的谈话之中，尽管我们从杂志上剪下她下令建造的维京①海盗船，并让它们在那褪了色的地毯上错综复杂的大圆圈中航行。玛丽约拉的精灵存在于我们的言论中，存在于我们的交谈之中。我们为她建造了洁白的宫殿，让她到那里去治愈肺部的疾患。我们仔细地描绘她的项链，她的飞机。在地毯上的最大的圆圈里，我们用《两个世界杂志》的大厚本子为她修建了一座粉红色的城堡，那就是她的国度的地理位置。她既是天文学家，又是海底女渔人。在带领我们看完《特拉维亚塔》②和表现主义的女舞蹈家以后，她又带领我们去看豪斯芭蕾舞，然后就得了肺病。她与塞昆多和小木偶有说不完的轶事，因为她也下凡到人间。但她的世界是维克斯的世界，这是美好的世界，是高人雅士的世界。不久，外婆和女仆们，我想，连塞昆多也在内，都用开了"维克斯"这个词儿，它已经进入我们家庭的词汇表。

那天下午，在依兰一依兰树下，安东妮娅对我说：

"穿着新的高尔夫球裤，你真'维克斯'。"

外婆说：

"你们别在上面闹出声音来，等着瞧吧，有一位非常'维克斯'的太太要来喝茶。"

此后，围绕着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和她的"维克斯"世

---

① 维京：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一民族。

② 《特拉维亚塔》，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10）的三幕歌剧。

界，又出现了别的世界和别的人物。比方说，那些“奎可人”，他们在地毯上的位置正对着玛丽约拉的领地。那些人丑陋、猥琐、两腿又粗又短，总是怒气冲冲，横行霸道，令人难以容忍。奎可人可能，并且往往是邪恶的阴谋家。我们在地毯正中巨大的圆圈上举行着维克斯人和奎可人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奎可人表现得十分怯弱，然而却非常残忍和虚伪。奎可女人都是上等奶妈，男人都是高级厨师。玛丽约拉在奎可人中为自己的宫殿挑选厨师。这样，当维克斯人和奎可人打仗时，就给她带来了无止无休的间谍、投毒、叛变以及英勇、忠诚等问题。

后来的游戏是专门学我们的父亲那样的“男子汉”，那是些一本正经的人，有的说话声音很大。他们无所不知，吸着雪茄烟，相互拍着肩膀说：

“喂，看见你真高兴。夫人怎么样？好吗？那么，我很高兴。喂，替我问候她。你瞧，打算和你作笔生意，我想对你是有利的，不过，咳，咱们干吗站在这街角上呢，到那间酒吧去喝上一杯吧。”

对我们这样的孩子们来说，这些男子汉总是与自己的父亲非常相象。一般说来，他们都进过学院，认识大官，认识政府部长，与饭店的招待很熟，只用他们的名字称呼他们。玛丽约拉的官员们总是这样的男子汉。

后来，在地毯上不同的圆圈里我们建立起其他国度。“塞拉芬人”有金黄的头发，粉红色的皮肤。他们在课堂上出类拔萃，不用别人提示，他们就什么全知道。然而他们很傻，缺乏想象力，没有胆略，就象是用橡胶和羽毛做的。至

于呼噜国人是怎么样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总之，那些城镇在变迁，一些人夷平另一些人的城镇，他们相互攻占，相互残杀，只有维克斯人以及他们的女王玛丽约拉是万世永存的。一天，我们说玛丽约拉也得死去，以便将她奉为圣灵。

有个人不知道外婆不喜欢人家给我们送玩具，就送给我们一件新鲜玩艺儿。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家里找不到那玩具了。外婆说她把那当作礼物送给她常去监狱里探望的一个人了。她说这个人马上就要出狱了，要是不给他带点好玩儿的东西，他会发疯。再说，她也不喜欢我们玩那一类玩艺儿。我们可生气啦，因为我们早想好了要把这叫做“垄断”的天真的游戏介绍给我们的那些角色，介绍给维克斯人、男子汉和奎可人，要让玛丽约拉和她的情人以及仆人们都玩玩这个游戏。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化妆用的高筒礼帽和缠头巾，我不知是怎样作的，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作。妈妈和梅姬姨妈对外婆的举动特别生气。她们反复地说，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了。她们小的时候，外婆对她们从来没有那样好过。外婆总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来打扮她们，她们连选一条线的权利都没有。尽管她本人从来不想望弥撒和领圣体，却总是强迫她们去。

“可是在马丽亚节的时候，我不是和你们以及女仆们一起去了吗？”

“对，当然了，因为您喜欢看那些宗教游行，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您最喜欢那些简直象巫术一样的东西。”

外婆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啊，不讲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信仰呢？”

外婆哑然，然后脸一红，恼羞成怒了。

“你以为上帝是白痴吗？你以为上帝愿意我将他带到教堂去听牧师们的蠢话，去浪费时间而不去教那些女人们给自己的孩子们除虱子吗？是的，梅姬，帮他们除虱子。你这个左派分子，应该用你那‘维克斯’的手去教会他们用极少的钱搞饭吃，教她们织毛衣，缝衣服，以此来帮衬她们的丈夫……”

“那么您又帮我爸爸什么了？”

我们坐在桌子的一头，出神地听着她们对外婆的指责，利用她们激烈争论的时机，听妈妈和梅姬姨妈与外婆吵嘴时说出来的许多事情。外婆站了起来，指着鼻子说：

“你们懂什么！”

“他都没法和您一道儿出门散步，因为您总是穿得那么不象样子。”

“这件连衣裙怎么啦？”

“我敢打赌是萝西达·腊拉做的。”

“是的，看你们是怎样对待我的吧。我要到芳妮那儿去告诉她，你们是怎样对待我的……”

我们从饭桌边站起来，得意洋洋地爬上了顶楼。我们先是受了委屈。我们现在很高兴，却不吭声，因为妈妈和梅姬姨妈就象有时候惩罚我们那样惩罚了外婆。我们用来化妆的东西落在地毯上。墙上挂着一幅复制的图画，画着一群小伙子和姑娘们，黄昏时在一棵小松树的树荫下围着一具尸体哭泣，尸体上复盖着白丝绦和花朵。我们想，如果在金色的黄

昏中，面对着一个真正悲壮的场面，要是能够哭泣，能够这样跪着，揪着头发，扔着花朵，焚着香烛，那该多好啊。但如果我们不去发明，去造成这样一种场面，那是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第二部

有一天一大早，芳妮·罗德里格斯就给切芭打来了电话，说有人告诉她，感化院里的犯人们制的皮货好极了，与市中心的商店里卖的皮带、凉鞋、皮包、钱包的款式一模一样，可那里的商店却以五倍的价格出售那些商品。由于圣诞节快到了，她们都要给许多人送礼物，就决定去看看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给所有的人都买好东西，而用不着事到临头再发疯似地到处乱跑。芳妮已经把一切都探听清楚了：星期三下午两点到五点可以接待顾客，典狱长叫什么巴尔多罗梅·帕艾斯，他是堂·阿莱杭德罗·罗萨斯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时的书记官。

"你一点儿也不记得他了吗，切芭？"

"不记得了……"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需要什么，或者他们不让我们进去，就可以说出你父亲的名字，那就成了。"

她们没遇到什么麻烦就进了感化院。但是才进去五分钟就发现什么也不会买到。她们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院子灰蒙蒙的，被光秃秃的围墙和一溜荫凉圈着。靠墙的长凳上，前来探监的人把一包包水果和熟猪肉递给囚犯，但囚犯们很快就用报纸把包起的食物扔在一边，他们更迫切需要的是和监狱外边的人谈一谈。有些犯人拿着一摞皮包或是一串皮带到

人群中兜售。芳妮和切芭看看货色，并不满意。真遗憾，款式倒是和最好的商店里卖的一个样儿，但是接头有毛病，衬里太次，针脚不整齐。更糟糕的是，有人心血来潮，在款式最古朴雅致的皮货上缀上了生皮制的花朵。

“你们为什么要加上那么多的装饰呢！芳妮，你看，要是没有花，这样的皮包我会买上三个，它的接头缝得多好呀。可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喜欢。”

她们走开了，去看其他犯人的活计。在她们就要走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犯人，看来他的皮腰带缝制得很精致，他的皮包古朴、典雅。

“这个样儿的还行……”

“当然啰，挺漂亮……”

“小姐，您要哪一个？”

“这一个，对吗，切芭？”

“我更喜欢那一个。”

“这样的我只剩一个了，小姐。”

“我把这个要下了。”

“那我呢？”

“你不是更喜欢另外那些吗？”

“是呀，可是咱俩最好买一样的，免得回头觉得自己选的那些怪里怪气……”

“人家还会以为我们去了拍卖行呢……”

她们躲在荫凉下，那个拿着皮包和腰带的犯人站在太阳地里，皱着眉头看她们。切芭和芳妮在商量着要买多少皮包：梅姬一个、碧娜一个、蓓尔达·莱贝一个，她是阿尔瓦

罗的终身女秘书。这可怜的女人很让人讨厌，要是我送一个这样的皮包给她，她得乐死。再送一个给……总而言之，要四个吧，不，要五个，储备一个。芳妮呢，一个给维多丽娅，一个给我妹妹玛努艾拉，她有点生我的气。两个吧，不，再多买一个预备着……

"这种样子的要八个。"

"我只有这一个了……"

"瞧，这多遗憾。"

"咱们走吧。"

芳妮伸了个懒腰，一面望着院子，想找一找哪个犯人还没有把他的货拿给她们看过。这个拿着漂亮皮包的犯人察觉到了。

"我可以再作嘛。"

"什么时候可以作好？"

"您什么时候要？"

切芭想了一下。

"下星期三。"

"不行，小姐，我来不及……"

"那怎么办呢，咱们走吧，切芭，你瞧，什么也没买到，天气这么热……喂，再见。"

还没等犯人反应过来，她们就已经转身了。切芭觉得那个拿着漂亮皮包的犯人是在对她，而不是对着芳妮说：

"好吧，星期三。这是为了能够再次见到你们……"

芳妮笑了。

"真会献媚！"

“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这样下星期三我们再来时好找您。”

“我叫玛雅，愿为您效劳。”

“我叫约塞芬娜·罗萨斯·德·毕维斯①。”

“我叫芳妮·罗德里格斯·德……”

玛雅把切芭的名字记在小黑本子上，一面记，一面低声念着每个音节。他向两位夫人道别，然后朝院中走去。他停下来和一位伙伴比较着货物。再往里走，在喷泉前弯下腰去饮水。另一名囚犯走到他身后，一面笑，一面把他的头朝喷出的水流里按。玛雅象弹簧似地挺起身来，脸都变了形，用挽着的皮包抽打和他开玩笑的人。切芭把手捂在脖子上，但是，开玩笑的人躲开了。玛雅在两名看守中间追逐着他。

“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年轻，瞧他多会献殷勤，又多会和那个人闹着玩啊！”

“什么闹着玩，他是个粗人。芳妮，你没瞧见吗，要是那个人不弯下腰来，就会叫他狠揍一下！”

芳妮和切芭每天上午都要在电话里聊上好一会儿。可是，就在下星期三吃午饭时，芳妮给切芭打来电话，说维多丽娅带着她一个生病的孩子突然从乡下回来，想领孩子去找大夫。你看，可怜的维多丽娅多着急啊，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感化院了。这样吧，请你给我把皮包带来，然后咱们俩再算账。当切芭来到感化院门口问起玛雅时，人家说他生病了。

---

① 此为切芭的全名，包括她的名字、父姓和夫姓。

“他在哪儿呢？”

“在诊所里。”

“我可以去看他吗？”

“您是他家里的人吗？”

那位看守居然连如此明显的差别都看不出来，切芭不禁暗自发笑。她回答道：是的，我是玛雅家里的人。我真应该象他的亲戚似地给他带点水果来。可是玛雅的脸长得什么样子，我还能认出他来吗，会不会在病房门口、在病人中间犹豫不决、认不出他来。她已经不记得玛雅的面孔了。她在一张张发黄的病床中走过，一张张没有刮过的脸，一个个衣衫破烂的人，他们正在递着痰盂，或是抖着病床上的点心渣子。一张张脸在望着她，切芭一面走一面嘟哝着：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玛雅不笑，可是他嘴上面有点什么。她正在寻找这长在嘴上的东西。她记得有点什么东西，又不记得是什么。象这个人这样地微笑，也不是……幸好芳妮没有来，这人太爱叽叽喳喳了。她会被这股消毒剂味道、旧衣服和白花鳞叶茄①的臭味给薰死。就是这个人，他就是玛雅，脸上有一颗痣。

“玛雅！”

他正躺在床上，盖着粗布被单，两手交叉地放在脑后，眼睛盯着明朗的天空。他和一般人一样有规律地眨着眼睛，只是速度慢一些。他的五官均匀地分布在平静的面庞上。只是上唇边那颗长着毛的黑痣显得突出。切芭坐在床脚边，但

① 灌木，开白色美丽的大花，医学上用作利尿剂。

是玛雅不认识她了。她叫着他的名字，然而并没有打乱他呼吸和眨眼的节奏。切芭对男护士做了个手势叫他过来。

“他怎么啦？”

“有时候他就这样……”

“好象傻了似的……”

“情况很严重，夫人。他躺在这里，望着天花板，什么东西也不吃，象个哑巴。要象喂娃娃那样给他吃东西，他倒是不反抗。

他什么也不说，既不知道要吃的，也不主动说他要撒尿。对不起，夫人，我说了这个词儿……他什么也不干，只是盯着天花板，这样来打发日子。大夫说虽然这不是病，可是要象伺候病人那样伺候他。”

“他在这里有多久了？”

“六天。”

“不，我是说在监狱里多久了。”

“小玛雅？哦，我可说不上来，得有十年了吧，比我还来得早呢。”

玛雅不过三十岁，这就是说，他从二十岁起就被关起来了。这可怜鬼究竟干了些什么，玛雅寒酸的床上那股气味，她在那村子里每天都能闻到。那些穷人每天都聚在冰冷的屋子里，风吹雨打都去不了那股臭味。孩子们赤着脚踩在夯实的硬土上，拖着鼻涕，虽然给他们洗了又洗，还是臭烘烘的……玛雅啊，上星期还那么棒，差点儿用皮包把人揍死。现在躺在这里，象个木偶。然而这一动不动，只不过是那天的强悍的反面，虽然是它的反面，可仍然是同一个人。这是

怎么回事呢？这是为什么？她是位夫人，对于她那村子里的穷人，只要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就行了，叫他们别冻着，别饿着就行了。这类事情我都能解决。我知道女儿、女婿，他们都在议论我，说我是个傻瓜，不理解他们，干的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可我该怎么办呢？对于贫困、污秽，我能对付。这些是我力所能及的，因为我是个可怜的无知的女人。我的教师只教会我读书、写字、算账。钢琴课上我从来都只能弹车尔尼①作的最简单的曲子。法文我全忘了。可是，我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全给予他们。我告诉他们不要住在肮脏的地方，我用报纸给他们裱糊屋子，因为要是我不干的话，他们就不干，冬天的冷风会给他们染上肺炎。对，我懂得怎样帮助他们，让我帮助他们吧，不是靠施舍，而是教他们爱清洁，爱惜别人付给他们的工钱，教他们怎样不生病，有时还要安慰他们。可是这个玛雅，我怎样才能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怎样才能使他重新获得生命呢？从他那悲怆的脸上已经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他呆若木鸡，既不恳求，也不说话。为什么在他身上勇猛强悍与呆若木鸡竟混同在一起呢？这说明有一大堆可怕的矛盾，迫使我不得不去探索。是恐惧吧，不，并不是恐惧。玛雅也是个穷人，只要他贫穷，就有一扇为我敞开着的大门。我想摸摸他。

她请男护士打来一点温水，并拿来一条毛巾，好给玛雅洗洗脸，他的脸很脏。当她打湿那双眼睛的时候，发现玛雅

① 车尔尼(1791—1857)、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贝多芬的入室弟子，李斯特的教师。作品千余种，以练习曲著名。

自卫地闭上了眼睛。这是个好兆头。然后，她走开了，因为在玛雅的沉默中严密地包藏着某种她不了解的“自我”。

下个星期芳妮还是不能陪她去感化院。可是切芭去了。她看到玛雅打扮得整整齐齐，头发刚刚剃过，齐耳的头发间露出白白的头皮。他很丑，这个小可怜儿真丑呢。细溜溜的中国人似的眼睛，嘴唇上还有颗痣。可是他很高，高得不成比例。走起路来有那么点帅劲儿，两条胳膊有点长。他们在水池边、树荫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

“您上次是怎么回事，玛雅？”

“是‘黑手’，夫人……”

“什么？”

“就是有时候我犯的这种病。”

“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夫人，是‘黑手’……”

他不愿意再谈这件事。切芭发现玛雅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来陪过他。请原谅我没能完成答应您的那八个皮包，只作好了四个，能不能劳您驾下星期三再来一次，我保证把另外四个作好，以后我就再也不麻烦您了。”

“看上帝的份上，玛雅，这不是麻烦。”

玛雅没在听她讲话，他的目光注视着一个表情傲慢、目光凶狠的高个子，这个人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就从旁边走了过去。玛雅急切地用目光追随着他，想向他问候。

“这个人是谁？”

“阿埃多。”

“他挺讨厌！”

“这是因为他自以为是……”

“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因为他是由于激情而犯罪的。”

“激情？”

“对，激情。就是那些由于吃醋、爱情或类似的原因而被关在这里的。在感化院里都这么认为：他们享有一切特权，因为据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罪犯……”

“您呢，玛雅？”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切芭，看自己的回答会不会使她眨巴眼睛。

“是杀人罪，夫人。”

“情杀？”

“不，就是杀人。”

一时间她希望玛雅对自己讲、他是情杀。这样的话，她就再也不管他了，拿上皮包一走了之。然而，如果玛雅犯的是其他罪行，是出于贫困、饥饿、无知而杀人，那玛雅就是她要管的人中间的一个了。她一生中的每星期三都要来看他。她生怕自己期望中突然冒出来的这一连串事物会失去。她可以告诉玛雅什么叫情欲，说这情欲是多么不堪一击，人们没有它也照样生活。一个人不用杀人，可以创造一些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情欲，而且同样会感到幸福。她真想把这些全告诉玛雅，使他不要以为自己比不上阿埃多。

切芭想把这一切全告诉他，但她并没有说出来，因为玛雅正在把她想知道的事情讲给她听：他是由于贫困、无知而杀了人。她好象并没有去询问，可实际上在问着，促使他讲

出来。不行，我真不该这样，我该走了。我要打扮打扮，好陪着阿尔瓦罗出席今天下午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的鸡尾酒会，要不然他会生我的气。可是，她在倾听，在询问，那小伙子就在她的面前。他那双手可真小，但又是一双可怕的手，有着一个个小小的关节，动作准确、细致，他一一回答着她的问题。切芭用不着再提什么问题，因为就象从坡上滚下来似的，玛雅情不自禁地把他所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事情和盘托出。他讲了时间和地点。那北方灰色的原野，就象这灰蒙蒙的院子一样，一直伸延到天边。一个被太阳炙烤着的村子座落在原野上，与世隔绝。只有村内房屋的大门里才有一丁点儿荫凉。一只猛禽落在铁丝网上等候着。孩子们光着脚板，饥饿的苍蝇吞食着他们嘴边的食物残渣。男孩子和女孩子玩着石头块儿、空陶罐、破瓶子。常常实在没有什么可玩的了，就玩泥巴。他犯罪的时候十八岁。村子里最富的是个中国人，他是杂货铺的老板。玛雅和他的同伙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策划如何谋杀这个老板。在荒漠里要想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赶在开往海边的那趟公共汽车出发之前将他杀死，并在罪行未被发现之前就爬上汽车。一天晚上，他们闯进了小铺，用一个装满石头的口袋向老板的头部砸去。他们乘上汽车来到托科比利亚，而且有时间给自己买了西服、衬衫和领带。付完钱以后，剩下的钱不多了，正好痛痛快快地玩一通。在托科比利亚的一家娱乐场他们被捕了，当时他们正在喝朱缨花鸡汤呐。他被判处徒刑二十年零一天。另一位年纪小一点，就被送进了教养所。据说，由于首都气候潮湿，头一年他就患肺炎死去了。玛雅是凶杀案的主谋，又是

教唆犯，因此，才被判了这么长时间的徒刑。他已经服刑九年四个月二十一天十五小时三十三分钟。他看了看表：那是一块厚实沉重的表，标记出时、日、月、年以及阴历，……是块很贵重的表，非常贵重，但是，对于囚犯来说，这计时的小小物件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

“可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是啊。”

“上星期三我来看过您，您知道吗？”

“不知道。”

该讲的话玛雅都讲出来了。他好象已经精疲力竭，好象心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压着他了，似乎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切芭站了起来。

“那么，下星期三再见。”

玛雅也站了起来。他阴沉、孤独，院内强烈的阳光在他眼睛里毫无反映。

“您看，夫人，下星期三您最好别来，我想过了。我有很多活儿要干，来不及把皮包全弄完。”

切芭没有坚持，最好趁自己还能离开的时候赶紧离开，否则，她会永远呆在那儿的。她很快地道别了。一回到家里，就推说头疼得厉害，让阿尔瓦罗一个人前往哥斯达黎加大使馆。我去与不去，对他来说都一样。我觉得他和大使夫人关系暧昧，要不然就是和领事夫人，而不是大使夫人，总而言之，我对这不感兴趣。

她穿上一件长袍，似乎头真疼了。她打开面向花园的窗

户，窗下的绣球花枝条与室外的暮色溶成一片。她开始整理自己的抽屉，钉一颗钮扣，缝衬裙上破了的花边，把手套配成对，挑出逐渐积存在衣柜和衣箱里的纸张，把要用的东西和该扔进垃圾堆的东西区分开来。她觉得这样做就显得轻松些。过了一会儿，安东妮娅把一杯可可和一个奶油面包送到床边。她早早地就入睡了。

下星期三，就在她好不容易把玛雅忘了的时候，有人给她打电话：是一名看守受玛雅之托打来的电话。玛雅请求她去看看他，说皮包全作好了。本来约好与梅姬到一家工厂为梅姬的新居去买窗帘布。她不顾女儿的反对取消了这个计划，还是到感化院去了。

"我以为您不会来了呢……"

"为什么？"

"我以为您生我的气了。"

她没有回答。

"您没生气，是吗？"

"没有……"

"请收下这件送给您的礼物吧。"

他将一条皮带递给切芭。真令人吃惊，皮带上竟用生皮缝着切芭夫人的名字。她笑了，向玛雅道了谢，她这一笑才使玛雅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在树荫下的一张长凳上，他们坐下来。玛雅突然盯着她。他们本来是要聊天的，可是他却不说话了。他就要向她提出什么要求了，她已经有所察觉。我不愿意，我可不希望他要求我什么，我什么也不想给予他。

最好是把皮包钱付清，然后就走，没去陪梅姬，我真觉得太不应该了。也许她还没出门，只要打个电话，还可以找到她。她与玛雅道别。出门的时候她问看守，什么地方有电话。看守告诉她，在楼道最里边，有一间办公室，那里有张桌子，有个女秘书坐在那里，那里就有电话，门上写着：典狱长巴尔多洛梅·帕艾斯。芳妮说过，他是个好人。切芭没有对女秘书说，她要用用电话，而是请求她去通报一下堂·巴尔多洛梅。

"您是……"

"约塞芬娜·罗萨斯·德·毕维斯，是堂·阿莱杭德罗·罗萨斯的女儿。他认识我父亲。"

女秘书请她进去。在房间里边，一张硕大的桌子后面有一张肥胖的、汗涔涔的脸，两腮下垂，耷拉到不太洁净的脖子上，黑色的、神经质的胡须与鼻孔中伸出来的黑毛连成一片。此人的皮肤里面似乎长满了毛，就好象猴子的皮肤翻了个儿似的。他站起来说道："……见到堂·阿莱杭德罗的女公子，不胜荣幸之至。令尊是个伟人，这样的伟人如今不可多得……敝人怎能不记得呢？……贵府在梅塞del丝大街，是的。有时令尊需要夜里工作，敝人就把卷宗送去，令尊就请敝人抽一支雪茄……令尊是个伟人。堂·阿尔瓦罗，当然也认识。怎么不认识呢，这位先生原先是法学院教授，人所共知，当然认识。您请坐，请快坐下，对您来说，敝人永远不忙，倒真是荣幸之至……敝人能为您干点什么？"

她问起玛雅。

"那真是个宝贝，那个小玛雅是个真正的宝贝，对这名

犯人的反映最好。在行为和劳动方面堪称表率。”

帕艾斯即兴发表了一通关于社会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象玛雅这样的无辜受害者的议论。一个好人落到这种地步都应归咎于贫困和无知，使这个堪称楷模的人物竟身陷囹圄，而那些真正堕落的人却逍遥法外。切芭必须强制自己别笑出声来，因为这位帕艾斯与她的想法一样，只不过经他一说，就全变了，就显得荒谬了……据芳妮说，这个人曾经留学美国，所以理当说出些更复杂、更聪明的话来。

“可是这个玛雅怎么样？”

“他不单自己是个优秀工人，而且还带徒弟，传手艺。他用不着养家，也没有朋友，除买衣服外，他别无花销。他爱打扮，当玛露茜达·布埃拉斯提着她那箱子出卖各种商品时，他就买衣服。他有一笔钱，的确，他还真有不少钱呢。我要有他存款的一半就好了，他可以开一家工厂，可以发财……”

那天晚上，切芭几乎没吃晚饭，就在自己房间里关起门来给芳妮打电话，听到说起皮带的事，芳妮笑得要命。

“切芭，那么，事情再明显不过了，玛雅爱上了你，是的，真的。你别哄我了。下次你再去的时候，我要和你一起去，好给你试探试探。你到了这个年纪，可不能抱怨自己命运不济了。告诉你吧，我觉得玛雅挺帅的。对，对，我去。我不能让你干傻事……”

“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再去了。我已经把所有的皮包都取来了。跟你说，你要瞧仔细了，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

“你想去想得要命吧！”

“别说傻话了，芳妮。”

“我陪你去。”

“告诉你，我不去。”

“好了，行了。可我还需要几根皮带送人呢，我可不敢一个人去。”

“别瞎说了，芳妮，昨天你还对我说：感谢上帝，今年的礼物都买全了。”

见到她们的时候，玛雅并不吃惊。她们又向他买了些货物。三个人坐在树荫下，切芭把典狱长讲的关于他的那些话告诉了玛雅，并向他祝贺，还谈到了那笔钱……

“你可没把这一部分讲给我听，切芭……”

“我忘了。”

一向很平静和沉默的玛雅忽然变得话多了。他说话的时候，打着手势，舞着眉毛，喘着粗气，擦着额头上的汗水，把手绢探到脖子里。那时，他慌里慌张，很不自在，眼睛盯着地面和过往的人。他向她俩恳求，然后又单独恳求切芭，看能不能帮他出狱。他到首都来已经九年了，但是对首都还一无所知，连首都的公园都没去过——因为他在北方的家乡连树木都没有。听说，首都有灯火辉煌的商店，很晚的时候还有人在街上逛。都九年啦，他犯罪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监狱里的小牧师教会了他读书、写字、算账。当然，他的确有一小笔钱……是的，是的，是有人关心此事。玛露茜达·布埃拉斯——就是那个来卖衣服的女

人，她的确去找过一位律师。但是，要有关系，要有熟人，正如俗话所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切芭夫人，您是认识一些人的，您可别说您不认识。您肯定认识的。我肯定您认识，这我知道。您的丈夫是个律师，是位教授，人家都告诉我了。我自己也在搞调查。一切费用都由我来付，用我在这里干了九年活儿的工钱来付。我把钱都交给您，您怎么支配都可以，只要把我放出去就行。只要能出狱，哪怕手里没有一文钱，从最底层重新开始干活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有手……我的手很小，但什么都能干。玛露茜达·布埃拉斯什么都不是，她和我一样是个穷人，谁都不会理她。谁知道现在我的案子由什么地方发落呢！我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这件案子永远也不会有进展。两年了，不，不止两年了，谁知道卡在哪里了。根据我从前的表现，要给我减刑是很容易的。我表现得很好，就是为了这个。

在汽车上她对芳妮说，不，我不愿意再承担一份责任了。我那村里的人搞得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了。阿尔瓦罗脾气古怪，女儿们全站在阿尔瓦罗一边，对我所做的一切都进行指责。

“你可以想想，要是我管这件事，他们会怎么说呢？”

“你干什么要理他们呢？”

“我从来就不是阿尔瓦罗的好妻子，更不是女儿们的好妈妈，对这一点我感到内疚。你知道，我从来都不关心他们……不，你别以为我是个魔鬼。再说，他们已经不需要我了……”

“可是，你从来都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你。”

“咱们在公园里再兜一圈儿吧，芳妮，我现在还不想回家呐。咱们聊一会儿，心里才舒服一点儿。”

“……当然，作为阿莱杭德罗的女儿，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是呀，法庭的大门是为我敞开着的，所有的人都认识阿尔瓦罗。你清楚，当了多年的教授是什么情况……再说也认识部长们。可是，不，我不能这样做。我老了，现在我终究觉得很累了，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再说，我对这个玛雅一无所知。有些事我觉得不对头，还有，那颗痣，这个责任太大了。芳妮，你为什么愿意让我管玛雅这件事情呢？”

“可是，看上帝份上，我可什么都没说呀。喂，是你在说呀。你别把车开这么快，非撞死我不可。这显然是个疯狂的举动……”

“什么举动？”

“就是关于玛雅的这件事情。”

“怎么是个疯狂的举动呢？”

“你会陷入困境的。”

“我一辈子尽陷入困境……”

她把芳妮送回家。书房里电灯还亮着，阿尔瓦罗的侧影照在透明的窗纱上，他正在自己和自己下象棋。如果她也学会了下象棋能陪陪他该有多好啊！如果她不那么仇恨音乐该多好啊！如果在女儿们开始独立的时候，她还能以微妙的方式继续爱她们，那该多好啊！如果……这么多的如果！玛雅说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讲究方式呢？他说话时带着鼻音，象位祭司一样……是哪位小牧师教他发音的呢？当他以平铺

直叙的方式谈事情的时候，他的嘴唇不怎么动……只有当他微笑的时候，那颗痣才跳动着，露出大而结实的牙齿。当然，他是北方汉子，那里是钙质土，有那么多的矿场……玛雅的微笑简直迷人。

那天晚上，切芭在灯下给萝西达·拉腊的女儿画一张地图。这是课堂上要求做的，可是，这个女孩子和她妈妈一样笨，画不了。最好她来替女孩子画，以免她再为女儿的坏分数操心，可怜的萝西达·拉腊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还有，"母亲之家"的账目。阿尔瓦罗在隔壁房间里早熄了灯。当听到他打呼噜的时候，切芭也熄了灯。可是，入睡之前她已作出决定，第二天问问丈夫，看能不能为一个判处二十年零一天徒刑的囚犯减刑。

为了给玛雅减刑，切芭把这一年时间全用在跑法庭上了。她跑到地下室里去翻阅落满尘土的卷宗，她去排队等候与法官、部长们会见。她必须对女秘书们和颜悦色，以便得到签字、盖章、报告、文件，以便使案子有所进展，直至送到司法部长的桌前，得到决定性的签字，而不至于被混杂到下发的许多公文中去。幸好法律界是阿尔瓦罗的世界，尽管有时候求他给自己写一张推荐信或是打个电话时，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但是阿尔瓦罗很自负，很愿意显示自己的本领。似乎所有的人都是他在法学院的同窗，否则就是他的弟子。当然，在这个城市里要攀上个熟人是极容易的，虽然城市扩大了，已经不象我父辈时那样大家彼此相识。只要有耐心，事情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你为什么又叫我给司法部长打电话呢？”

“为玛雅的事情。”

“他还没有出来吗？快一年了，你一直在过问这件事情呢……”

切芭将她正在织补的一件礼服放在裙裾上，这是上星期天她的一个外孙撕破的。

“你知道，这些事情办起来是很慢的。有时候，我要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走廊里等上三四个小时，结果窗口里的女秘书却对我说，不对，不是这儿，我只好又到另一条大街上的另一个地方，在另外的上班时间与另一位先生见面。当我总算找到应该签字的先生时，结果他认识你，欠着你的情，或者是类似的事情吧，他对我说，下次就不必去排队了，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我早就叫你找个律师。”

“你也知道律师是怎么回事。难道能让他把钱都花在这上面，而以后没有钱开皮包工厂吗？我在那村子里有那么多事情要干，可还得象傻瓜似的在冷冰冰的楼道里等一下午，那时候我真生气。可是我尽碰上些什么人呢……那个科长八成是共产党，看着他那么固执，那么讨厌，真是气死人。你看，就是他把玛雅的案子扣压了一个月，一直等到我找着上头什么人，叫上司好好克了他一顿，他才不再惹麻烦……”

“那你为什么还叫我打电话呢？”

“堂·佩德罗·贝尼特斯答应五点钟左右给我打电话，现在都六点半了，根本没来电话。要是你不给他打个电话，

明天我还要到门厅去等。玛雅都快疯了。”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上星期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你记得吧，你知道，为了改革的事情，部长们有多忙！那是些重大改革……”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星期玛雅是靠服镇静剂度日的。他正等着部长的签字，这是关键的一步。我该怎么办呢？”

“我看需要镇静剂的是你。”

“你真讨厌。”

阿尔瓦罗合上膝盖上面那本他原来打算念的书，将一个手指夹在正念着的书页中间。

“这件事情你已经插手了。”

“行了。”

切芭扎了一下手指头。他们坐在书房里，窗户向花园敞开着，花园反映在书柜的玻璃上。室外天色开始暗下来。

“切芭……”

“什么？”

他坐在灰色小沙发椅的另一端。他打开身旁桌上的电灯，灯光照着翻开的书页，把阴影投射到他的脸上，只有一束光芒勾勒出他的侧影。高高的鼻梁，长长的鼻翼，线条非常清晰。年轻的时候我总愿意看他的侧影。和阿尔瓦罗结婚吧，别傻了，他挺帅，和阿尔瓦罗·毕维斯结婚吧。她的女朋友、父母都反复地对她这样说。只要一看到这个侧影，她就总把他想成这个样子。是的，不错，毫无疑问，她感受到的是爱情。她那些几乎同时结婚的女友们正在幸福地谈论着爱

情，为一些远不如侧影重要的事情心醉神迷。切芭咳嗽一声，阿尔瓦罗回过头来望望她。

“你着凉了？”

“没有。”

然而，这样正面望着，她就不能爱他了。他那俊秀的面庞变得小器了：窄窄的脸，两只眼睛过于集中，象老鼠一样。是什么让她瞎了眼睛，直到结婚以后才从正面注视阿尔瓦罗呢？在足有一个月的时间里，她都只能那样望着他。

“切芭……”

“什么……？”

“你真有把握吗？”

“什么事，阿尔瓦罗？”

“玛雅的事。”

“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在感化院里，数他的评语最好。不然，为什么典狱长亲自给他开了张特别证明信呢？……”

阿尔瓦罗重新打开书本，侧影又使他显得年轻。任何东西，比如一份案卷，一封推荐信，一份报告书或一份批准书，只有盖了公章，才能使他信服，什么签字呀、有资格的人的特许呀，盖了章的证件呀，印花呀，证明人等等……所以他情愿结婚，倒不是为了生儿育女，正如他所说的，而是因为这样就由一张证书把他们正式结合在一起了。在切芭织补最后几针时，她突然感到一阵心慌。她觉得脸上发烧。她闭上了眼睛，是的，等玛雅出来以后，会有某种东西将她包围起来，会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将玛雅和她包围起来，甚至

包括阿尔瓦罗，会将那契约毁掉，并且从而使阿尔瓦罗陷入窘境。她咬了咬嘴唇——我多么蠢呀，真蠢，不！不！一片枯叶落在窗台上，春天是很少有落叶的。安东妮娅正在窗外浇着草坪。阿尔瓦罗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块索然无味的饼干。水柱喷洒在绣球花丛上……这似有似无的微风，它想激起某种于我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不，我的上帝，我一定要照应玛雅，一定要把他解救出来，使他向前奋进，这就是一切。仅此而已。我的上帝啊，行了！她气呼呼地咬断了正在织补的线头。阿尔瓦罗在眨巴着眼睛，并没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我的动作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干扰了他的阅读，他找不着念到哪一行了，现在又找着了。看他眉间那道皱纹，我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很生气，想叫我到别的地方去织补。他翻了一页书。是他翻的还是风吹的？是风。他正在打瞌睡呢。

她曾向玛雅发誓，今天就要将那东西给他，他正等待着。既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办？为什么那么残酷呢？叫醒阿尔瓦罗吧，只要咳嗽一声并稍等一会儿，让他以为人家没有发现他睡着了。然而重新对他说：给佩德罗·贝尼德斯打个电话吧，这又费你什么事呢！自从每星期二从两点到五点我去看他，自从我给他带去这一消息以来，他抱有多大希望啊！你要是知道这些就好了。……不行了，玛雅，我在这个法官身上所作的努力毫无结果。于是他把头向后一仰，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两只孩子般的小手便握成拳头。是的，玛雅的案子已经到了另一个部门，还差三个，顶

多四个月。在该部门要停留两个月，以便办理必要的法律手续。因此，这段时间要有耐心，要保持镇静。在这期间里，玛雅常微笑着，吃着葡萄，把一些事情讲给她听，不，在那一年中每当星期三去探视的时候，他都把各种各样的事情讲给她听：讲他的房间、工厂、徒弟、朋友和仇人，讲好心的看守和男护士们，讲堂·巴尔多罗梅·帕艾斯的诡计和坏看守们。等到出狱以后……等到出狱以后……还要等多久呀，切芭夫人，不要等太久呀！您催催他们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要死啦！她听着他的叙述，眼看着他渐渐憔悴，事情越是快要有结果了，他就越是急不可耐。结果正在来临，已经伸手可及了。只差两个月，一月个，两个星期，一个星期，几天，两天，一天了。明天就要签字了。玛雅，部长答应了我这件事。当然，我要向你担保。玛雅，亏你想得出来，我怎么会叫你白等呢！当然可以，他立即给部长打了电话……几个月以来，每逢星期三便去探视，在监狱的院子里她和门口的看守成了好朋友，她促成一所修女办的学校接受了看守的一个女孩。一个星期三接着一个星期三，……您和别人一样，无所事事，就拿一个人开心，好象他是个木偶似的。可是将来，等我出狱以后，保险连您家里的厨房都不让我进去。是这样的，这我知道，您不用跟我说不会的，这我知道。后来他哭了。这个星期三他不在院子里，由于“黑手”病的缘故，他在诊所里。在探视的三个小时中，她一直在仔细地琢磨着这张脸。他满脸失望，眼睛盯着天花板，面部表情肃穆，很有规律地眨着眼睛，太规律了。他不懂得这“黑手”是怎么回事，他害怕再次发作，也不懂得

为什么会生这种病。下一个星期三他很高兴，很满意，因为要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就全办好了，大幕就可以落下了，她必须经过楼梯来到大厅，那里坐满表情绝望、蓬头垢面的人，那里有一股恶臭和烧猪肉的气味。她来到大厅深处，坐在玛雅的床前，心中的悲伤已经消散，玛雅已经不认得她了。他躺在床上，被单疙里疙瘩的，他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眼睛盯着天花板。下一个星期三，他生气了。我不是件玩具。您别再来看我了。请您把案子交给一个律师吧，我不想见您了。她便睡不着觉了。她不理会他，仍然办着各种手续，然而她睡不着觉了。可是玛雅呢？一天晚上，他求一个跟他不错的看守给她打电话，请求得到她的原谅。原谅和帮助别人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他们坐在水池边的树荫下，他询问着。商店是怎样的？他想知道，希望切芭向自己讲述一切事情，希望她多讲一些，好满足自己的渴望。他想象着那些灯光，那闪闪发光的玻璃橱窗、镶着镜子和水晶玻璃的金光灿灿的家具，还有服装、鞋子、钟表、冰箱——他想象着，随时可以打开橱门，取出冰水，我一辈子还没有喝过冰水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台冰箱，现在他已经不是穷鬼了，他的钱包鼓鼓的，以可买自己愿意买的东西。还有种着树木的大街。玛雅见过的树木不多，托科比利亚的风很大，那里为数不多的树木都很矮小。他不知道这南方的树木是怎样的。枝叶连成一片，笼罩着牢房，树影下小汽车和货车川流不息。就说这货车吧，怎么这样大啊！您在笑话我吧。有时候和他说话，就象和瞎子说话一样。每当玛雅充满渴望地问她“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的时候,她都感到一种充满柔情的快慰,好象玛雅是她的幼子似的,而她呢,似乎是把自己充满乳汁的乳房让他吮吸。他吮吸着,因为他的饥渴无穷无尽。他吮着、吮着,就好象吮着他的那位母亲,她把年幼的儿子托给一位邻居,请她代为照料几天,因为自己要到另一个村子办理与她同居的矿工某种手续。那时候,她登上了公共汽车,孩子赤着脚,在村边玩着石头子,望着被沙漠的尘埃裹着的公共汽车开走了。她再也没有回来。那真是一次奇怪而又可怕的经历。玛雅站在院中,顶着炎夏的毒日头,他捏着一块干土。玛雅对她说,每当她离开这个院子,就象上次母亲从一片尘埃中离他而去一样,他生怕切芭忘掉自己,再也不回来了……

她真是个傻女人。当然啰,一直等她到了外面,坐到汽车里,才让眼泪流下来。我连一个字也不会对讨厌的芳妮提起,芳妮光会嘲笑她的。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就在大街上,天很早已经黑了,她便有这样的感觉:玛雅和我说这些,是因为他还呆在监狱里。但是,一旦他出狱以后,我在他的生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以后会怎么样呢?会象女儿们一样抛弃我吗?会象阿尔瓦罗那样从来就没有……我真不愿意他出狱。但愿他永远留在这个院子里,在这肮脏的围墙里的树荫下,坐在水池旁那条凳子上,望着我穿过灰蒙蒙的院子离去,感受着只有我才能使他平静下来的悬念,我将在一生中的每个星期三去看他。玛雅生气了。他吃着葡萄,一颗葡萄籽粘在他嘴唇上。切芭伸手想替他掸掉。那不是籽儿,是一颗痣。玛雅笑起来,眼睛里充满光辉。后来,他们

沉默了，直到玛雅开始把手指关节撅得啪啪作响。她恳求玛雅别这样撅，因为这样使她神经紧张。他回答说，自己比她还要紧张，吃镇静剂都不顶用。这是昨天的事。

“玛雅……”

他攥紧拳头。

“明天，我保证明天准行。”

然而堂·佩德罗·贝尼特斯并没有打来电话。她从小沙发椅上站起来，隔着窗户对安东妮娅说，别忘了浇浇那一大架葡萄，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当她重新坐下来的时候，阿尔瓦罗已经醒来了。她把礼服叠好放在沙发上，放在他俩中间的空当儿，阿尔瓦罗又念起书来。

“看得出织补的痕迹吗？”

“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你没有仔细看。”

他猛地合上书本。

“切芭，你为什么不让我安安静静地看书呢，要末你上别的地方去，家里大得很嘛……”

她正要回答他，把一切全都对他说，她不知道要对他讲什么，但是她要一下子全发泄出来，要讲上几个钟头。她准备把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的狂怒，以沉默为掩护的狂怒全表现出来。他合上书，将书放在膝头，他等待着，等待着这一切……然而，电话铃响了。切芭跑进房间去回电话，是堂·佩德罗·贝尼特斯，一切就绪。我的上帝，一切就绪。三个月内玛雅便自由了，自由了，已经签字了。是的，谢谢，堂·

佩德罗，谢谢。不，堂·佩德罗，您不用派一个仆人到感化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他，我把他带到帕艾斯那里去。

"为什么要找这个麻烦呢，切比塔①？"

"我答应过这件事。"

她披上那条貂皮围脖，因为天气有点冷。她嫌换衣服麻烦，况且，又没有时间。她想打开写字台的抽屉，但是抽屉锁着。

"阿尔瓦罗……"

她聆听了一会儿，又叫：

"阿尔瓦罗……"

她去拉抽屉，只拉开一条小缝。

"你为什么不给我开开呢？"

"我没有听见你叫我。"

"不是听不见，而是不愿听。"

"你知道，由于心里不痛快，我耳朵越来越聋了。都这时候了，你打扮得这么整齐到哪里去呀？"

"我心里明白上哪儿。"

阿尔瓦罗的脸上露出一丝可怕的假笑。只有他那发出光泽的假牙显得坚毅。

"去幽会吗？"

切芭气呼呼地推开门。

"你不会想别的事，真下流！你算不得男子汉，不过是个下流的家伙。有一次，你还对我说，要是阳萎了就去自

---

① 切比塔是切芭的爱称。

杀。可是你用不着自杀了，因为你已渐渐没有要求了……”

他们各在门的一边用力推搡着门。

“切芭，看你有多狂，我可要吃醋了！”

阿尔瓦罗推着门，把门关上，用钥匙锁起来。切芭留下来听了一会儿。

“让我安安静静地念一会儿书吧。”

帕艾斯让切芭独自呆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当然可以，夫人，为了您，我可以打破所有的规定。我叫人把玛雅找来就行了。”一只灯泡孤零零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皮革包面的家具已经破旧，日历上画的是裸体女人。一朵昨天开的玫瑰插在花瓶里。毫无疑问，这是女秘书送的礼物。听玛雅说，女秘书爱上了巴尔多洛梅·帕艾斯，这是连石头都清楚的一件事。几台“下木”牌打字机死气沉沉，个头挺大。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全都毫无意义地摆在那里。她必须自我解脱，只有这样才能不渴望听到玛雅的脚步声。谁知道要等多久他才来呢，自我解脱，就象对阿尔瓦罗说话的时候那样。这是在她婚后一个月的时候学会的。那时候她才发现，阿尔瓦罗把自己搂在怀里发泄性爱时，拥抱的好象并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随便什么人似的。她觉得对于阿尔瓦罗来说，只有触摸着她时，她才存在，甚至即使触摸着她时，也没有什么改变，她并不存在，她只好自我解脱。当她的女儿们——原来是多么漂亮的小姑娘啊——开始长大的时候，她们的脸开始变窄，两只眼睛开始靠拢。她们谈起她一窍不通的音乐，又把她一窍不通的音乐教给外孙们，她怕自己总是一窍

不适……那时，她就要完全靠自我解脱，永远靠自我解脱了。现在，只要她乐意，她对阿尔瓦罗是半理不理，有时候，便完全不理。对玛雅呢？哦，他来了，她听见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她很快活，心花怒放，等待着要把一切告诉他。

玛雅气呼呼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她很熟悉那窄窄的额头。他没有朝前走。

“您怎么啦，玛雅？”

他没有回答。

“我给您带来了……”

他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

“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

“什么时候？”

“您答应过，今天下午一知道部长签了字，就给我打电话的……”

“可是玛雅，看上帝的份上，我也是刚知道的，也只有三刻钟吧。”

他笑了。

“您以为我会相信您的话吗？”

“可是，您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您以为到目前为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

玛雅的嘴角翘了起来。

“我怎么知道呢！就象那些小姐们下午玩的那些玩艺儿似的，玩牌噢……”

切芭把命令书放在沙发上，并且解下貂皮围脖。怎么才

能使他信服呢，他已经是个自由人了，怎么才能使他打消疑虑正视这一现实呢，疑神疑鬼使他继续遭受着最大恐惧的煎熬。玛雅渐渐靠近沙发，他已经挨得很近了。她仰望着他，玛雅头上直溜溜的黑头发顶着屋顶上油漆剥落的干燥木板。他的双手那么小，象是一双孩子的手似的。那双手与自己的脸处在同一个高度，她只要稍稍转过脸来，就可以把脸贴在这双曾经杀过人的手上了，不过，这双手是会抚摩她的。

"我等您打电话来着。"

"唉，玛雅，您别犯傻了……"

"当然啰，这对您来说有什么要紧呢？"

他在反驳，他在反驳。那张阴沉的脸庞离天花板很近，可神情越来越冷漠，如果不在这一分钟之内把它抓住，它就要消失了。她了解他。玛雅就要转过身去，就要走了。他眼看就要猛地一下把门关上。

"玛雅！"

玛雅正瞪着墙壁。那时就好象萝西达·拉腊不肯洗澡时那样，她气愤地说出了这句使自己痛苦的话：

"玛雅，你自由了……"

玛雅凝神俯视着她。此时此刻他才从天花板上倾倒下来，把脸埋在她膝下。在这位啜泣着、想拥抱她的汉子面前，她感到很不自在。芳妮会嘲笑她的，天晓得她会说些什么呢！可是，没关系，因为玛雅自由了，他正在哭泣，谁也没有给过他我所给予他的东西。他好象又获得了新生，他感到了这一点，我情不自禁地抚摩着他。是的，那长着黑发的头颅和脖颈，她觉得那双小手的粗糙、温暖的皮肤特别坚

硬、结实，它们正在裙裾上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好吧，好吧，管它什么芳妮不芳妮呢，什么也不管，她抚摩着这个正在自己的裙子上哭泣着的汉子的头颅。

由于为玛雅的出狱而奔忙，切芭无法关心薇奥丽塔极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她一向生活简朴，除了参加圣·丽塔·德·卡西亚和圣母庞倍的祈祷式，以及偶尔到离家两街区远的圆形影剧院看看海蒂·拉玛尔的新片之外，她没有别的爱好，然而，钱还总是不够花。艾伦娜老夫人给她留下了一些股票，这笔资本每年可以得到些利息。但是从去年起，这些股票猛然贬值。股息继续下跌，越来越不值钱，当薇奥丽塔去取下半年的利息时，心中绝望，甚至都想卖掉房子了，或者豁出这把年纪，去当佣人，乃至去干更糟糕的事情。一个星期天，当她把家制包子放到篮子里的时候，她十分勉强地对阿尔瓦罗说起她的钱不多了。阿尔瓦罗在膝盖上折起报纸，等着薇奥丽塔收拾完毕并用大马士革餐巾把将要带走的包子盖好。

“喂，你别担心，等着瞧吧，等到议员选举完毕，你那卡彭那拉公司的股票还会升值……”

“听说左派会胜利，堂·阿尔瓦罗。要是他们胜了，卡彭那拉公司就完了，那我……得了，我还得再去帮工，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谁告诉你左派要胜利？”

“是福斯特说的……”

“薇奥丽塔，福斯特懂什么……”

“可这也是真的呀。”

“还得五个月才选举呐。”

“后天我得去取钱。”

阿尔瓦罗站起来。

“能给你多少钱？”

“唉……几个小钱儿呗。”

“我跟你说了，不用担心。你血压高，再这样的话，说不定哪天你会晕倒的。再说，你能花多少钱呢？”

阿尔瓦罗朝门口走去，薇奥丽塔拎着篮子跟在他后边。虽然收入少了，又要帮衬米莱莉娅，但过着这种日子也花费不了她的全部收入。她老了，就象所有的老太太一样，总是把东西收在小包包里藏起来，上面落下一层层灰尘。几年以前，他从薇奥丽塔的桌子上拿起一张纸头，那是她在储蓄所里的记账单，她有不少赚头呐。也许，她把钱藏在袜子或是褥子里了吧。

“你不是攒了一些钱吗？”

“可是，堂·阿尔瓦罗，那些钱在米莱莉娅结婚的时候都花了，现在我连五比索都没有了。”

打开门之前，阿尔瓦罗背对着隔扇的玻璃，玻璃上画着苍鹭和乳白色的睡莲，隔扇外面就是大街。她老了。可怜的薇奥丽塔不中用了。星期天的包子与他毫不相干，因为他已经有好多年不尝它了。

“你为什么不找切芭谈谈呢？”

“为什么？”

“她肯定能找出个解决的办法。”

"她不是正忙着帮那个犯人出狱吗？"

门口的过道很窄。薇奥丽塔很胖，几乎蹭着他，由于她一早晨总在尝包子，一呼气就有股洋葱味儿。

"别说傻话了，薇奥丽塔，别装腔作势了，去找切芭吧。那天我还听她说要给玛雅找个地方住呢。现在米莱莉娅走了，这房子够宽敞的。我跟你说，我可不愿意你这么孤零零地住在这里。再说，你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你自己也说这太腻味了。你光想着吃，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总有一天你得胀死的……等我们赶来时，你都成死尸了。"

第二天一大早，薇奥丽塔来到她主人家的餐厅，等着切芭夫人起床。

"你来了，这可真是个奇迹。"

"可不是吗，好久没来了。"

"有多久了？"

"我想大概至少有四、五年了吧，切芭夫人。原来餐厅不是这么布置的。我想，这东西叫塑胶吧，瞧它有多棒呀，听说，一把刚烧开的小壶放在上面也烫不坏。"

切芭把另一把靠背椅拉到桌边。薇奥丽塔正在喝着一杯热茶。几天以来她脑子里一直在考虑着，一个月以后玛雅就要从感化院里出来了，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举目无亲……倒是认识几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朋友，可是他说不愿意与他们有任何瓜葛。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重新做人，与不了解他过去的人在一起，以便人家不把他看成犯人。切芭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玛雅孤身只影，到一幢破房子里租两间屋子，

冷冰冰的，无亲无故，自然而然就会被过去在监狱里的朋友们吸引过去。然而，如果住在一幢令人愉快的房子里，有人照料他，象爱护孩子那样爱护他，玛雅便可以得救了。她想把玛雅带到家里来照料，可是不行，生活早已固定化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薇奥丽塔就坐在她面前，吹着淌到小碟子里的茶。还有谁比她更合适呢，她能照料玛雅，把应有的家庭温暖带给他。薇奥丽塔是堂·阿尔瓦罗的人，就象玛雅是她的人一样。在准备玛雅出狱的过程中，她精力充沛。大家都说：喂，你年轻了十岁，瞧你脸色多好呀！目光炯炯有神……她看到正在啜茶的薇奥丽塔，突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感到了对阿尔瓦罗的亲近。

两个女人没费多少口舌，便在如何解决玛雅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薇奥丽塔的困难等方面达成了协议。薇奥丽塔将把院子最里边的两个房间租给玛雅，让他那里安装制皮包车间的机器，还得租下前面的两个房间，也就是临街的两间，好叫经过多年磨难的玛雅住得舒服一点。薇奥丽塔要给他做饭、熨衣服。薇奥丽塔对此兴高采烈，不住地微笑。她想知道有关玛雅的一切。他有多高，挺丑吗？真可惜……但是他很和善，他的牙齿，当然是北方型的，北方人就是这种样子。

到了星期三，当她把这些都讲给玛雅听时，玛雅并不认为这是个什么好主意。他已经给玛露茜达·布埃拉斯写信了，叫她替自己在她家附近找一间房子。玛露茜达可是个好女人。切芭在监狱的院子里见过她。她穿着一件带一条橙色条纹的绿毛线衣，使胸部轮廓显得很突出。她还有一头天然

卷发，切芭还以为，这种发式已经不复存在了呢。

她坚持己见：不行，不行，玛雅，你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布埃拉斯夫妇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与感化院里的犯人，以及从那里出去的人都有联系。你要是和布埃拉斯一家住在一起，要重蹈覆辙的。一天下午，切芭去看过玛露茜达住的地方。两层楼，乳黄色的油漆已经剥落，窗户上镶着粗石雕成的古怪面形。木雕的门，玻璃隔扇画着图画，走廊和过道是用破木板搭的，象个老鼠洞一样。门关着，光线从后部射进来：一股煤炉、熨斗、油炸大蒜、还有脏衣服的味道，大喊大叫的收音机、邻居之间的争吵、嫉妒、小小的报复……

"不行，不行，切芭夫人，如果跟这里一样，我不干。"

她沿着一架破烂不堪、但是有雕花扶手的楼梯上了二层楼。在一间房子的门口，一只小鸟在笼子里跳着。她觉得撒落在脚下的草籽在噼啪作响。走廊的玻璃窗脏乎乎的。可以听到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嘈杂声，因为房子位于城市中心，挤在幢幢公寓大楼中间，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拆迁的。门上，在玻璃和窗帘之间写着已经褪色的"为您效劳"的字样……

"不行，玛雅，不行……"

"比这里还糟糕……"

而玛露茜达的房间呢？……这么说吧，简直象个猪圈，玛雅，象个猪圈。一张桌子上面罩着一块钩针钩的桌布，上面放着一根莴笋，还有赛马的彩票。这她认识，因为阿尔瓦罗从前玩过赛马。玛露茜达的丈夫和衣躺着，脖子后面系着一块围巾。怎么会有赛马彩票呢？

"是打赌用的，他把玛露茜达赚来的钱全都输进去了。"

"上帝啊，您愿意和这种人一起生活吗？"

"可是我再也不认识别人了。"

"玛雅，您别这么说。"

那些人会象打贼似地揍可怜的玛雅，他们会依赖他制作精美皮包挣的钱过活。不，他不要贫困。他想要一所理想的房子，就象切芭夫人的那样。玛雅让步了，可以和薇奥丽塔住在一起。以后，等他挣的钱多了，再找更好些的房子。他对自己生产皮包的前景满怀信心。切芭要亲自去和工业贷款银行的经理谈谈，为玛雅争取一笔款子，使他能买一台贵重的缝纫机。

"当然可以，切芭夫人，我向您祝贺。但愿我妻子也象您这样做点慈善事业，而不是整天和她姐姐萝莎搅合在一起，毫无必要在普罗维丹西亚开一家甜食店。这个人挺有意思。好吧，我这就签字。那天我在董事会上讲了你们的情况，只要有您为那个小伙子撑腰，大家都同意……不，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您在这儿签个字就行了……等他出狱后，请把他领来，让他亲自领钱……"

她把这件事讲给玛雅听，玛雅听说自己将要见工业贷款银行经理，显得比平时更加紧张。怎么去见他呢，我没有受过教育，我不会打交道。

"好吧，玛雅，那您就甭去见卡夫列尔吧，这没有关系，您签个字就行了。是的，是的，这件事您可得干，我陪您去。但是，您听我说，有了您的皮包工厂，您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未来。有了这笔贷款，您就会有很好的设备，……

您会青云直上，大展鸿图。所以，您得习惯于和有教养的人打交道。不，卡夫列尔原来也很穷，我记得他和您一样，也是个北方小村里的人，但是由于他辛勤劳动，按部就班，您瞧，他达到了多高的地位！这样做是很值得的。当然，您要是在一生中只想和布埃拉斯夫妇那样的人打交道的话……”

“不。我想见见这位先生。他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

她为他做了一番描述：当她说到室内的豪华陈设时，玛雅的眼睛闪闪发光，他总想知道得更多一些。那里有皮制的家具，厚厚的地毯从一堵墙的脚下一直铺到另一堵墙的跟前。还有一幅被称为抽象派的绘画，对于这类绘画她不太懂，但是她知道它很贵重；打开柜门，嵌在墙里的是个酒柜，里面放着酒瓶、酒杯。还有一个小小的冰箱。她好象在给他讲神话似的。突然，他呆若木鸡。

“您怎么啦？”

“啊，我忘了。”

“忘什么啦？”

“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没有衣裳，不能去见他。”

房子，衣服，这就是玛雅操心的两件事情。比如，她的貂皮，他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当她从脖子上解下貂皮，把它放在院子里的凳子上时，玛雅想用手去摸它。很贵吧，要多少钱？当切芭告诉他，当她年轻时，那是很好的东西，可现在已经过时了的时候，他简直难以相信。您再给我

讲讲别的事情吧，讲讲别的办公室吧。如果一个孩子问她这么多问题，她就会抓住他吻吻，她真想那样做。可有时候，他又把她弄得精疲力竭。他把一切都搞错了。怎么教给他呢，这好比和聋子说长道短，向瞎子描绘颜色，与天外来客交谈一样。她觉得格格不入，很不舒服。玛雅好比一根小树杈，然而却是从在地下伸延的、比它本身大上五十倍、一百倍的错节盘根上长出来的。有时候，她清醒过来，不假思索，不用分析，便能感觉到这些树根在黑暗中滋生、发展，对此她难以捉摸。那么，怎样理解它呢？最好是别为这些事情操心。这可怜的人到底缺什么，他所缺的是对某个人的信任，就如同当她去向芳妮解释事情时，她根本不能理解一样。她正是要使他产生信任。

她对玛雅说，用不着为他的衣服耽心。两个月后，等他出狱的那天，首先是满足他的梦想——乘着小汽车在市中心兜上几圈，然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带他到一家相当不错的犹太人办的服装厂去，那里的衣服经久耐穿，做工精细，物美价廉。他们以优惠的价格向她出售，因为每当为她那村里的人买衣服的时候，她都在那里采购。

“堂·阿尔瓦罗也在那里买他的衣服吗？”

切芭笑了，阿尔瓦罗穿成衣，真笑死人！他这一辈子就靠衣服撑架子呢。他要求衣服完美无瑕。只有薇奥丽塔才会给他的衬衫缝扣子，或按照他喜欢的那样，精巧地绣上他名字开头的字母。他那十来件衣服，要以不厌其烦的耐心挂得好好的。他白生生的腿瘦骨嶙峋，没长什么毛，当他只穿着短裤和衬衫站在衣橱前面时，那副样子是非常滑稽可笑的。

他全神贯注，千方百计地使刚取出来的裤子上的裤线与衬衫协调一致。这些裤线熨得象刀裁的一样直，这简直达到了怪癖的地步。为了保持裤线，他用两根大头针，别在膝头部位。切芭对玛雅解释说，她丈夫的衣服是到一个叫博蒂的威尼斯人那里去定做的。对她丈夫来说，衣服就等于他的半条生命。

“那人叫博蒂？”

“路易奇·博蒂。”

“他的时装店在哪里？”

切芭把他的地址告诉玛雅，玛雅将地址重复了一遍。

“我也想到那里去定做衣服。”

她没有回答。她忽然对玛雅感到失望。怎么才能叫他明白呢，总而言之……她舒了一口气，生活会教训他的，但愿别过分严厉地教训他吧！

“您怎么不回答呢？”

“唉，玛雅……”

“您不好意思把我介绍给博蒂，是吗？”

“您别说傻话，玛雅，这种事情不会使我害羞，别的事情倒可能，而这种事情不会。是这么回事……”

她想使玛雅明白，但无济于事。他偏要那样做。是的，要和堂·阿尔瓦罗一样，在同一家时装店里做衣服，不管花多少钱都行。他为什么没有权利随心所欲呢！他付得起钱，他被关押了那么多年，从今以后，他要快活快活。好吧，我去告诉博蒂，说您要去他的店里。就在您出去的当天去吗？

“您去对他说，我是从感化院里出去的？”

“您愿意我告诉他吗？”

他想了一下。

“不。”

“好吧。”

“您告诉他说，我是您家里的朋友，刚从北方来，所以穿的衣服不大好……”

“随您的便吧。”

玛雅从感化院出来前的十五天里，切芭连一分钟也没休息过。她叫人把薇奥丽塔家前半部的两间屋子贴上糊墙纸；从旧货店里买了些又便宜又好的家具作为送给玛雅的礼物……等他的生意兴隆以后，他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再去买些家具；她买了毛巾、肥皂；她监督着修好厕所的水箱；地板打上了蜡……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可以使玛雅重获新生，象个人一样地生活了。她的热情也感染了薇奥丽塔，她头裹纱巾，爬上椅子去擦玛雅卧室的玻璃窗。切芭还看到她对着几只猫在扮鬼脸，从大街上射进房屋里的阳光照耀着那几只正在蹦蹦跳跳的小猫。切芭对于她情绪的变化就象对一件熟视无睹的家具一样了解，而眼前的情景却不禁使她的心为之一颤。这个在我身边却占据着中心位置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我丈夫的一生中，只要他们俩在一起，就都和颜悦色，这里的奥秘究竟何在？这个女人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呢？薇奥丽塔不再做鬼脸了，她继续擦着玻璃。不。薇奥丽塔永远不过是反映在镜子里面的镜子而已，因为，无论如何，薇奥丽塔是无足轻重的。

早晨九点半整，她把自己的大众牌汽车停在感化院大门前。她舒舒服服地坐在车座上望着大门。对这个情景她已经想过多次了：玛雅提着箱子走出来，头上抹着凡士林，明亮的眼睛四处张望，寻找着她，希望她的汽车把自己带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去。面对如此广阔的世界他会眼花缭乱，好象刚刚出生的人一样。

他出生在美好的一天。特别是那座公园，刚才为了快点到达，她从那里穿过：那里有崭新的花衬衫和花裙子、炒花生的炊烟，湖畔树丛中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她首先要把他带到公园，去看那些他难以置信的树木。盲人要见天日了。她要让他睁开眼睛。然后，下午去逛市中心。汽车和电车的喧闹，来往如梭、争先恐后的行人。穿着裁剪得体的西服的巨商富贾来去匆匆。小商贩则聊天、抽烟、散步，他们留着神秘的黑胡子，穿着怪里怪气的西装，倚着咖啡馆门外的墙站着。还有那座小山。切芭向他讲过那么多次，以至早已背得烂熟。然而，今天这一切都要结束了。树木已经不再在她的话语中生长。今天，她已经不再是所有风景和整个城市的象征了，她不过是城市中的另一个人而已，不过是风景中的另一个斑点而已。

她数着圣拉撒路教堂的钟声：十下。玛雅要迟到了。没关系。实际耽搁的时间总是要比预计的多……然后去公园、市中心、小山，到她家去吃午饭。然后把他安顿到薇奥丽塔的家里。下午再去市中心，去看明晃晃的玻璃橱窗，买他想买的东西。这个玛雅可真疯狂。他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她看得出来。他会买些并不需要的破东西。她一定要和他在

一起，以便阻止他。她要替他管钱。她会不让他在市中心买东西，要把他带到厂里去买，因为在那里买任何东西都是半价。她下了汽车，走了进去。科尔特斯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

“您瞧，他走了。”

“可是他叫我九点半准时到这儿来，说他到时候会准备好的……”

“是呀，可是他早走了。”

“啊，上帝！这个玛雅，他可真是的！现在他上哪儿去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玛露茜达，她八点钟就到这儿来找他，把他带走了。”

“可是玛露茜达是怎么知道的呢？”

“那大概是玛雅告诉她的吧。”

“可是他们最后几次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在场，最后一次大概是两个月以前了吧。他们没有说起要见面的事……”

“哦，那么他们大概通信了吧，玛雅给玛露茜达写过不少信……”

这是她没有料到的。通过书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科尔特斯彬彬有礼地笑了笑。也许他太客气了吧。

“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话吗？”

“当然有，夫人，他留下了口信。他说，劳驾，如果她来的话，请您告诉她，说我晚上会到一个叫什么薇奥丽塔的人那里去的。我想就是您在那儿找到房子的那位太太吧……”

切芭结结巴巴地道别。为了掩饰烧得通红的脸色，她低着头走了。科尔特斯已经感觉到她受到了屈辱。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上汽车的时候说上一句："该死的下流胚，忘恩负义的家伙！"忘掉他算了。然而问题并非如此。在她那个村子里，如果有人这样对待她，她就这样说说，然后伤口很快便会愈合的。可现在呢，她好象头晕目眩，好象是一阵抽搐，使她无法加快车速。她茫然不知所措。到哪里去呢？她希望理智能越过痛苦，指引她自动地干点什么。不，不去公园，也不上街，因为今天上午，没有玛雅。到玛露茜达那里？也不行。这就等于说："他是我的，把他给我吧！"这确实是她想说的话，她想将他从那女人手里永远地夺回来，并且把那些信烧掉。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是位夫人：这位头发灰白、身穿驼毛外衣的夫人正驾驶着她那蓝色大众牌汽车穿过公园。她正在窥探着湖边新绿的柳荫映照着的双双情侣。会是玛雅和玛露茜达吧。如果她撩开柳丝看到他们在湖边草坪上拥抱在一起，敞着衬衫，衣裙凌乱，正看着小船划过；或是看到他们在那间她熟悉的房间的臭哄哄的床上，要么是在一家旅馆的随便哪一间黑乎乎的房间里时，他们都会理直气壮地对她说："滚你的吧，臭狗屎老妖婆，别在这儿饶舌了。"她该回家了，不能这样在街上转悠。要去看看给阿尔瓦罗开的药膏，村子里的账目，芳妮的电话，安东妮娅的牙疼，孩子们要到家里来了，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她不愿意看见他们，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孩子，而不是我的，除了玛雅之外，别人都不是我的。他本来不能出狱，是我把他解救出来的，他连树都没见过，他总是问我，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就告诉他，我是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皮肤、他的梦想、他的回忆和他的憧憬……我就是这一切。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在监狱里了，除了自己的眼睛之外，他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眼睛了。或许他从来就没有需要过。他需要玛露茜达的信，和她那紧巴巴的裙子，那间我所熟悉的，或者是另一个房间的床上。玛雅原来放在院子里的木凳上的痉挛的手变得松驰和柔软，今天，就软绵绵的，放在玛露茜达的安静的手中。可是，不行。你不能这样。我不是出于性爱的嫉妒。上帝作证，结婚才一个月，阿尔瓦罗就使我失去了这种兴趣。以后，只不过是闭上眼睛，心里想着……想着上帝，希望他快点完事，好叫我安静。她嫉妒别的事情。和他一起，就在今天，别无他求。让他那双小巧而粗糙的手，在她的手里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她要照料他。不，也不是这回事，而是她要监护他。那个人就是玛雅，他正在草坪中间和玛露茜达拥抱……您瞧，玛雅，我从你们身边走过，但是并不打搅你们。我在这街角等着你们，等你们亲昵完了，再让这刚刚温热的朝阳的光芒把你们抚摸够了，我再招呼你们：孩子们，上车吧，我带你们去散步，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到小山上的餐厅里去吃午饭。玛雅，然而那个人不是玛雅，也不是玛露茜达。玛雅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他知道，他跑得越远我就越失望。

可是如果他，比如说，去把箱子放到薇奥丽塔那里去了呢？

然而，在薇奥丽塔的家里也没有找到他。连个影子都没有。已经晚了，十二点半了，薇奥丽塔端来了午饭。切芭躺

在她亲自为玛雅铺好的床上睡午觉。她很晚才睡醒，那时，天都快黑了。薇奥丽塔将一块披巾盖在了她的腿上。

“你真该早点把我叫醒，薇奥丽塔。我睡了多久？快五个钟头了，上帝啊！昨天晚上尽惦着玛雅的事情，就睡不着了，大概连一会儿都没有睡着……”

“夫人，这个人怎么敢对您这样无理呢？”

在临街的大门口，当她们正在告别的时候，玛雅笑咪咪地来了，梳洗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深蓝色西服，皮鞋的颜色过于浅淡。他站在门口笑着，切芭从来没有见他笑得这么开心，柔软的下唇装饰着意味深长的圆痣，容光焕发，好象从他的脸上掸去了一层褐色的尘埃。

“可以进来吗？”

“请进，请进，上帝啊！我还以为您陷到地底下去了呢。我们整整等了您一下午。”

玛雅把箱子放在地上。他没有问候薇奥丽塔，因为切芭忘了给他们介绍。

“您没有生我的气吧？”

“别傻了，玛雅！”

“您原谅我吗？”

切芭正忍住眼泪，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示意：是的，原谅，一千次都原谅，您要多少原谅都行。因为原谅就意味着又能给予一切了。她握住玛雅的手，把他的两只手握在自己滚热的手中。不但我的手滚烫，连我的脸、我的全身都在燃烧，血液在血管里欢唱。他把我的两只手捧到嘴边亲吻着。他闭上了眼睛。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在他的眼

皮后面发生着什么。

“行了，玛雅，别傻了，您这是怎么了？我跟您说，我不喜欢您这样，用不着这样。”

“我刚才和玛露茜达在一起了。”

“是的，我知道。”

“九年了，没有碰过女人。只是谈论女人，想呀，想呀……还不止九年哪，因为在进感化院以前我就从来没有找过……那时候我很小。请原谅……”

他仍然不睁眼睛，也不松手。这是您自己的事，玛雅，用不着我原谅您什么，但是，找一个女人吧，结婚吧，别傻了，玛雅，安排一下您的生活吧，不要在刚出狱的第一天，就和有夫之妇厮混。然而她没有作声，什么也没有说。以后再说吧。今天不是规劝他的时候。

直至这时，她才把玛雅介绍给薇奥丽塔。玛雅洗澡的时候，两个女人在家里张罗着，想叫玛雅过得舒舒服服。

玛雅获得自由以后的最初几天，切芭一直和他在一起，帮他安顿。对切芭买的家具，他很不以为然，她只好陪他到另一家价格昂贵的家具店去，在那里买了有着闪光的、苹果绿的丝麻混纺座垫的椅子和海普勒怀特式餐具玻璃橱，还有酒杯、盘盏，用来装备两个房间。玛雅赊购了一台电视机、一台冰箱，还买了衣物、帷帘、制皮货的机器以及原料。他找了三个帮工。切芭领着他到处跑。对街上的新奇事物玛雅还不太习惯。但是在汽车的玻璃罩下，和切芭在一起，他便感到平安无事。

切芭喜欢陪伴他，特别是陪他去挑选原料。当他抚摸着皮革、观察着料子的质地，以便比较和选择，当他把皮革弄得啪啪作响，看是否结实，当他把皮料拿到鼻子下面闻的时候，他那双灵巧的小手就象小鸟的爪子一样，真使她惊叹不已。他动作熟练，注重实惠。切芭观察着他，听他讲话，对于玛雅准确无误的学识她赞不绝口。这才是个男子汉呢！阿尔瓦罗对自己的职业从来不感兴趣。他总是毫无生气地从事自己的职业，直至尽早地退休。女儿们毕竟是女儿们，她们不过是些女人而已，可怜的姑娘们不过是美人而已，就是结了婚，也只会陪自己的丈夫去电影院，或者，比如说，有时去参加选举，才稍微振作一些。似乎政治是一种全国水平的调料似的。阿尔瓦罗缺少她从玛雅身上看到的那种热情。玛雅热爱自己的职业，愿意做自己在行的事情。切芭看着玛雅在院落深处安置一整套缝纫机，以便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当然，当然啰，玛雅，您完全对，缝纫机挨着窗户那边更好，而不要象我所说的那样，您有百分之百的道理。

切芭总是在晚上将近八点时才与玛雅告别，回到家中。阿尔瓦罗有时问起她在哪里过了一整天，有时根本不问，总而言之，她不过象往常一样回答他，因为看来阿尔瓦罗好象早已忘记了玛雅的存在：我到修脚师那里去了，有那么多事情，把孩子们的制服送到梅姬那里……反正，他继续读报纸，家里是可怕地空旷，好象每一点声音，都扩大了几倍似的。床上的褥单似乎也和她的身体格格不入，一等到隔壁房间的阿尔瓦罗开始象一台疲劳的机器一样打着呼噜时，她又想起了玛雅。他是个好皮匠，从他的手里能生产足以引起她

惊叹的皮制品。

可是到了晚上，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因为一到晚上他就出门，很少在薇奥丽塔家里吃晚饭，尽管他每月付的房租里包括了晚上的饭钱。每天工作完毕，玛雅就洗澡、梳头、洒香水，穿上一件极考究的新衬衫，他到底从市中心的一家售价昂贵的商店里买来了衬衫，因为要让博蒂做衣服，他已经等不及了。打扮好了，他就出门。有一次芳妮看见他和两个男人走进市中心的一家餐厅，米莱莉娅对她母亲说，看见过他一个人在街上闲逛，站在玻璃柜台前买香烟，叫人给他擦皮鞋。有一次，在一家电影院里，切芭自己也看见了他，就在她和阿尔瓦罗的前面六排，玛露茜达和她丈夫与他在一起。玛雅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所以，他请布埃拉斯一家去看电影是很正常的，在大街上散步也是很正常的，和朋友们出入餐厅同样是很自然的。有时候他对薇奥丽塔说，他要很晚才回来。薇奥丽塔睡觉很轻，眼睁睁地等着他。

“是玛雅吗？”

“是的，薇奥丽塔太太。”

“劳驾把走廊的灯关上吧。”

“好的……”

“谢谢您，玛雅……”

“晚安，薇奥丽塔太太。”

“晚安。”

可是有时候他不出门。活儿干得太多，他累了。洗完澡以后，他就穿着睡袍和便鞋，坐在电视机前。在这种情况

下，他就请薇奥丽塔到他的房间来坐，调出她爱看的节目，然后，在吃晚饭之前，玛雅给她一些钱，叫她到店铺里去买点好吃的东西，顺便给他捎回两瓶酒，要最好的，最贵的。薇奥丽塔兴高采烈地侍候他，用整整一下午时间给他熨衬衫。这是她的看家本领，据阿尔瓦罗·毕维斯说，这是无以伦比的。

"但是，他出门的次数更多，夫人。"

"他没跟你说去什么地方吗？"

"什么也没说。"

"你打听打听，可是，别叫他知道了。"

"照我看，准是找哪个女人去了。"

"是呀，这也很自然。"

"他被关了那么长时间，怪可怜儿的。您瞧他给我讲的监狱里的那些事情吧，那么恶心，夫人，上帝呀，把那些人孤零零地关在那里。可是，我说，当然啰，有什么法子呢！……"

"是呀，他也曾经对我讲过。"

"您到他车间去看看他吗？"

"不啦，我不想打扰他。"

薇奥丽塔撩起走廊玻璃窗的帷帘。

"您看他在怎样干活啊，夫人。"

切芭贴近玻璃，撩起另一块帷帘，她看见玛雅正在院落深处指点手下的某个工人，或正俯身在自己的缝纫机上。

每逢星期天，玛雅都到毕维斯家里去送那一篮子薇奥丽

塔包子。女佣人们挺高兴地在客厅里接待他，她们说，这是因为玛雅挺和气，而且，夫人已经把他的悲惨经历讲给她们听了。出狱四个月以来，玛雅的生意好极了，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主顾。切芭对芳妮说：

“你看，玛西雅商店卖的玛雅的货色，好象进口货似的……你看那价钱多吓人……”

“我才不信你的话呐。”

“那你去问问好了。”

芳妮去过了玛西雅商店，回来说，有个钱包与玛雅在切芭生日时送给她的那个一模一样，他们把它当作法国货卖。她真想对那些剥削者说，她要比他们还清楚是谁制造的这些宝贝，并非在法国，而是就在这里，在圣·伊格纳修大街……

玛雅按时还清了债务和贷款。工业银行的卡夫列尔的女秘书对玛雅赞不绝口。玛雅自己也说，还债以后，他还赚了不少钱。薇奥丽塔把什么都告诉了切芭：

“昨天晚上我还问他拿这么多钱怎么办啊……您瞧。”

“哦，是吗？”

“是呀。”

“他说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说。”

“唉，薇奥丽塔……”

“是呀，他没回答。他对我说，等一等吧，等着瞧吧，用不了几个月，就会看到他开着汽车，应有尽有了……”

“这个玛雅真会夸张。”

"会那样吗，嗯？您怎么不问问他呢？"

"我不敢问。"

再说，只要她看到玛雅坐在缝纫机旁，目光炯炯，一面干活，一面低声哼着歌子，就感到满意了。直到一个星期天早晨，玛雅没有拎着那篮包子到毕维斯家去。由于老规矩被破坏了，全家人都灰心丧气地等待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妈妈就爱和不知根底的人瞎搀和……"

"这还不算最糟的呢。最糟的是妈妈控制着可怜的玛雅。就象从前她监视我们一样地监视着他。薇奥丽塔是她的密探。"

"我最烦薇奥丽塔啦。"

阿尔瓦罗赶紧从餐桌旁站起来，尽量不听、也不加入即将开始的极不愉快的争论。同时切芭也站起来了，她要到薇奥丽塔家里去问问是怎么回事。然而外孙们却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还有人要夺走他们的外婆。他们看着外婆把汽车开来，就纷纷爬上车前的保险杠，叫外婆把他们从汽车库带到大门口，他们给外婆打开大门。

薇奥丽塔什么也不知道。那天上午，玛雅和每星期天一样，拎着包子出了门，还对她说，要很晚才回来，说他要去剧院，因为那个星期他的活儿很多，他有点太紧张了。薇奥丽塔还以为他会象往常一样邀请她，并象以往他们在圆形影剧院看完电影，再逛上一圈，然后把他喝剩的葡萄酒从冰箱里取出来、喝干。但是，这次玛雅没有邀请她就走了。

在薇奥丽塔的家里切芭足足等了他一下午。天气转冷，

她蜷缩在一把扶手椅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她醒来时，看到落日的余辉即将从玻璃窗上消失，只留下傍晚的一点湿乎乎的踪影。她突然感到害怕，便闭上了眼睛：傍晚是多么漫长而空虚啊……一切都那么漫长。对于如何避免这一点，她是无能为力的。她稍稍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免得这样无所事事地拖延时间，她只要玛雅，可是今天玛雅不在。薇奥丽塔还在织袜子。傍晚变成了黑夜，该回家了。可是她不想回家，因为玛雅是要回到这里的，也许他需要自己，想见到自己，而自己也需要等他回来。她昏昏然，心不在焉地数着教堂的钟响了八下。突然间，玛雅站在了她的面前。

“上帝哟！玛雅，我还以为您出了什么事儿呢……”

玛雅没有问候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熄了灯。他总算回来了，但是切芭只见他嘴唇发紧，两手紧贴着身体两侧，好象就要遭到“黑手”的袭击似的。切芭轻轻地敲着他房间的窗扉。玛雅不回答。

“玛雅……”

“干什么？”

从他的声音里听得出，他在生气。

“您怎么啦？”

“您为什么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呢？”

这简直是在骂人，太胆大妄为了。切芭将一只手放在门环边，觉得该做出选择了：要么真让他安静下来，从今以后对玛雅的事就撒手不管；要么留下来，对付妖魔鬼怪。然而她为什么要走呢，难道是怕阿尔瓦罗骂她披头散发地到处乱跑吗，她就象听诊那样，把耳朵贴在门玻璃上，但是什么也

没听见。

"您怎么啦，玛雅？"

门开了，玛雅就站在门槛里，离她非常近，几乎碰得着，正在望着她。

"您把我当做您的佣人吗？您以为我一辈子都得到您家去和您的女佣人一块儿吃饭吗？您以为您帮我出狱了，就成了我的主人？您以为我不知道您在走廊里监视我吗？您想拿我怎么办吧，夫人，怎么办吧？您为什么不把事情挑明，也好让我安静下来呢？"

"不，您弄错了，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您弄错了……我想对您这样说，但是，即使这么说也等于承认了我不想听明白您话中的含义。"

"我可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夫人。"

她想对他说，不，她并不想规定他成为一种什么样子的人，只是希望他幸福，只是希望他允许自己帮助他摆脱贫困，摆脱绝望，使他最终能走上光明之路，这就是她为他的生活所安排的前景。

"不，玛雅，我没有……"

"我并不象您所想的那样。您让我安静一点吧……您最好走开，我也要到某个地方去了……"

"上哪儿去呢……上帝呀！"

"我也不知道，到一个能躲开您的地方。"

他俩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的床沿上。这个正在糟蹋自己的人和所有的穷人一样，和萝西达·拉腊、阿尔芒蒂娜一样……似乎他们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努力都将无济于事，因为

黑暗终将以各种方式压倒他们。他们只好束手待毙，让虱子、蟑螂和疾病将自己吞噬。这个人就是正被某种东西吞噬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必须搞清楚，我必须制止它。我要将他治愈，就象我叫阿尔芒蒂娜洗澡那样，就象我一次又一次地为萝西达·拉腊的孩子们喷杀虫剂那样。然而，我有一点恨他，恨所有这些人，并想丢下他们以及他们的污垢和厄运算了，因为在这场较量中一开头我就输了。是的，我恨玛雅，真恨不得撇下他一走了事。从监狱里把他弄出来就是个错误。玛雅的手就挨着她的手，她刚一动弹，那罪恶的手指就触到、认出并抓住了她的手指。玛雅说话了：

"……我不过是个罪犯而已，切芭夫人。您为什么要把我从感化院里放出来呢？这是为了什么？我会使您名誉扫地的，您瞧着吧。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么多好东西，然而我不能……可是您呢？总是在餐厅、而不是在客厅接待我，您从来不把我介绍给堂·阿尔瓦罗。您为什么从来不把我介绍给堂·阿尔瓦罗呢？嗯？为什么？"

"他这个人脾气太坏了。"

"我的脾气同样也坏。"

"您干什么去了，玛雅？看上帝的份上。"

"我输光了所有的东西。明天别人就要来拿东西了，要拿走家具、机器，以及所有的东西。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在输。明天，工人们一来，我就得对他们说，你们上别的地方干活儿去吧，因为你们已经不能在这里工作了。我自己也得另找工作……"

"这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达尼……”

“达尼？他不是个角斗士吗……”

“不，是我的马……”

“我不明白。”

“您什么也不明白，因为我什么都没告诉您。您不知道……我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这匹达尼，我给每一位神灵都奉上了一支蜡烛，这事儿都有好几个月了。我不能，当时我不能告诉您。我知道您肯定会生气的。我知道，无论是我的钱还是借别人的钱，花在这大名鼎鼎的达尼身上都是乱来，我对待这匹马就象对待王子一样，因为玩赛马的人都说，有了它我就能变成百万富翁……慢慢地我就欠了债。都怪布埃拉斯，是他叫我玩起这匹马的。他说别人半送半卖地把这匹马给了他，而实际价值应该是十倍以上。他叫我分期付款……我就上当了。这是一匹劣马。唉，夫人，您不叫我和布埃拉斯两口子搀和是有道理的……”

“在感化院里碰到玛露茜达的时候，我就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他们两口子真是不知羞耻的一对儿，夫人，他们是强盗。您以为玛露茜达到监狱里去是为了卖衣服吗？当然啰……她假装向我们卖衣服，我们把下的赌注写在纸片上夹在钱里交给她……她就是干这个的，不是什么小贩。当然，在感化院的时候，我的运气不坏，我很走运，总是赢钱。可是，我出来以后就不行了。现在我还欠着布埃拉斯卖给我这匹马的钱……”

“没有比赛马更糟糕的了……”

“那您怎么跟我说堂·阿尔瓦罗喜欢赛马呢？”

“那是从前的事，是我不叫他赌赛马的。”

接着，他告诉切芭，自己是多么爱那匹马。今天早晨，他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是去看看那匹马，而没有到她家去送包子，他去看看那马跑得怎么样。他把能借来的钱全押在它身上了。他输了，输得精光。布埃拉斯气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得去找工作，因为这个星期，他们会拿走这里所有的东西……”

“不，玛雅，我可以替您说说，我可以帮助您……”

玛雅抓住她的手，几乎捏碎了她的手指头。她只好求他放开。

“不，不，我不愿意。我希望您让我自己来。您瞧，用我的机器、原料和家具就可以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虽然我一分钱也没有了，但倒也落得个干净。我去当个工人，去当一个谁都可以叫骂和指责的可怜虫……现在，我再也不能坐到您的餐桌旁了，切芭夫人，再也不能了，以前倒可以去。以前倒行……有一阵子，我以为靠着我的工厂是可以的。后来，有了这匹达尼，就不行了。当工人吧，当个可怜虫……现在我得离开这里了。我不愿意您继续监督我了。”

“但是，我不是监督您呀，您可别跟我这么说。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撒谎，您是在向我撒谎！看看您是怎么向我撒谎的吧！瞧您是怎样骗我的吧。您每星期来好几次，来看薇奥丽塔太太，来看我是不是坐在板凳上干活儿，看我是不是在履行合同，是不是干够了钟点。您怕我不能尽职。您不用说不

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全知道……”

“不，玛雅，不是这样，不是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告诉您，我已经输光了一切，免得您再来搀和、来生我的气。为了不叫您生气，我只好隐瞒这些事情，这真叫人恼火，真恼火。我喜欢惹您生气，好看一看您是不是真心爱我，是不是能够原谅我。”

玛雅突然拉开了电灯。电灯一亮，好象灯泡都要炸了似的。他注视着切芭的面庞，切芭猛地闭上了眼睛，泪水浸湿了她的睫毛。他对她嚷道：

“是什么鬼东西叫您非原谅我不可呢？”

然而她并没有睁开眼睛，他们俩沉默了。后来，她感到玛雅的手在抚摩着她的面颊。

“别哭了，夫人。”

“我没有哭。”

“您是在为我哭呐。”

玛雅的声调变了。现在，声调已经不再是尖刻的了，他好象在反复思考着什么问题。

“我不能留在这儿了，不能，我得走了。对，对，我得从这儿走，我必须从薇奥丽塔太太家里搬走。”

“您到哪里去呢？”

“我不知道。”

“是到玛露茜达那里去吗？”

“您没看到不行吗，她已经结婚，这您知道。布埃拉斯生我的气了，您没看到为了达尼的款子，他要来找我……”

“您对他说过可以付清一切吗？”

“夫人，您别管，请您不要管了……我会有办法的。请您相信我吧。没有您，我也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请您相信我，我不是孩子……我不是罪犯……”

“您不是的，当然不是。”

“那不就得了！”

“您到哪儿去呢？”

玛雅站了起来。

“这和您有什么相干？您为什么不让我安静呢？我要到我真正想去的地方去住。您不会知道的，我不想告诉您。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您再也不会知道了。我想告诉您的就是这些。只有在我想见您的时候，您才能见到我，懂吗？懂了吗？”

玛雅开始低声啜泣，切芭感到心脏在胸口里变得冰凉。她不能让他死去。她必须使他再次接受自己的帮助。对了，那么明天她就到银行去找卡夫列尔。要是他还缺钱，她可以借给他，免得他变成一个穷鬼。是的，是的，她可以做到这一点，她还存了一些钱。对，这样就行了……对，对，只要他把车间再装备起来就行了，因为，说实话，他是一个很出色的皮匠。

“玛雅，很少有人象您这样能干，我向您发誓，这是真的，我还没见过比您更好的皮匠呢。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您别再玩赛马了。对，这件事情您可得答应我。”玛雅答应了。但是，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就按您说的办吧，切芭夫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答应，我再也不能住在这里了。不能住在这里了，因为我憋

得慌。今天我就想走，要不然，明天就走。我再也不想回来了。我不愿意让您知道我上哪儿去住。我再也不想到您家里去了，直到我能和堂·阿尔瓦罗坐在一起吃饭时为止……”

阿尔瓦罗从来不和任何人坐在一起吃饭，他总是一个人坐着，如果玛雅知道这一点的话，他的愿望就永远实现不了啦。但是，这没有关系，也许可以做别的事情吧。我接受您的条件，玛雅，您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吧，只要不再入狱就行，只要您肯接受我的帮助就行。

就按照说好的那样，切芭一个星期都没有到薇奥丽塔家里去。他们说好了，要等到玛雅把他的东西搬光了，离开那儿以后她才能去。薇奥丽塔终于通知她说，事情全都办完了。她们走进那些空屋子，在门后和防尘罩下边堆着一些剪下来的皮条、皮块。玛雅不愿意说出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只留下一句话，说他会打电话来的。于是，切芭回到家里，因为除了等待，她什么也不能干。她重新当起外婆来了：那帮孩子们围在她的床边，虽然他们已经不小了。她不去那村子了。女人们跑来告诉她缺这少那的，但是她不管了。为什么要管呢？这些事情已经不能使她满足啦。到了下午，她有时开着汽车到市中心去逛逛。

终于有一天，玛雅给她打来了电话。他们约好，在一个街角会面，切芭开车去接他。他说直到自己感到站稳了脚跟，可以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才肯给她打电话。他带来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把钱还给她。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这只是他还的第一笔款子，以后还会有的。切芭把他带到一个街

角，他们在那儿告别。在马达的响声中，她强捺下自己想问一问他的急切念头：还有什么，玛雅？您怎么样了，玛雅？您不想和我说些什么，或是向我要求什么吗？您一点儿也不需要我了吗？您就这样撇下我不管，直到再次打来电话，直至再次来求我什么事情吗？玛雅在市中心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消失了。

玛雅不时地打来电话，亲自把款子交给她，带她到阿斯托利亚去喝点冷饮，或者喝一杯咖啡，并且聊上一会儿。他过得很好，人胖了，留起了一撮小胡子，盖住了那颗痣。他成了许许多多小商人或小业主中的一名，这些人每到下午就聚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看着过往的姑娘们，或者帮哪家商店关门。

过了一段时间，玛雅不再给她打电话了。

糟糕的是他拖延了两三个月不还债，非但不还她的债，也不还银行的欠款。阿尔瓦罗接到电话，要他为所签的字负责，这时候他非常恼火。切芭低下了头，切芭常常到薇奥丽塔家里去打听，问她是不是偶尔得到了玛雅的消息。可是薇奥丽塔的回答始终如一：

“我怎么知道这不要脸的东西的事情呢？”

一天，米莱莉娅给切芭打电话，请求她去看看自己的母亲，说她病得很厉害，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切芭看到薇奥丽塔躺到床上，被打得鼻青脸肿。切芭把米莱莉娅打发走了：“去吧，去买酒精、食品和一包绷带，好好照顾你妈妈吧。去吧，忘恩负义的小懒虫，去吧！告诉你，你要跟薇奥

丽塔谈一谈。”

米莱莉娅刚一离开屋子，薇奥丽塔就用被单捂住脸，低声哭了起来。是的，是的，她是个下贱的女人，从来就很下贱。现在人都老了，我的上帝，我以为不会再有这事儿了，以为她会安静了，直到这个玛雅来到她家……我的上帝哟，太可怕了，多么吓人的几个月哟。

“你有多大岁数了，薇奥丽塔？”

“五十八岁了。”

而我呢，五十四岁。

“还有什么？”

薇奥丽塔一边哭，一边接着讲。不，这不是爱情。他们只是朋友，特别是一开始，他们只是朋友。当他留在家里的时候，就邀请她到自己房间里去看电视，他们便喝上几瓶——喝了不少瓶呢，因为这个玛雅是个酒鬼。“是的，切芭夫人，这些事情您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求我别告诉您。不管您是不是笑话我，总之，一天夜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上床去了。”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真不害羞！可是怎么办呢？她向来如此。当马林[①]不肯跟她结婚而是和另一个有地产、有牛群的姑娘成亲时，她就这样了。第一个男人是肉店的老板，那时候她到那家店里给艾伦娜夫人家里买肉。米莱莉娅就是这样生出来的。但是切芭并不听她说这些事情。玛雅和这个比她还大四岁的女人发生性爱。

“行了，这回呢？”

---

① 马林为薇奥丽塔原来的未婚夫马丁的爱称。

头天晚上玛雅来的时候，她已经躺下了。他来的时候，气色不好，非常不好，醉醺醺的。他又输掉了一切，如同往常一样，又是因为赛马，还有女人，象玛露茜达·布埃拉斯那样的女人，也许还有别的女人，谁知道呢！他喜欢邀请朋友们大吃大喝……把钱花在这些蠢事上面。不管薇奥丽塔有没有钱，他总向她要钱。

"从前你给过他钱吗？"

"给过，夫人。"

"什么时候？"

"就这几个月。"

"就是当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的时候吗？"

"是的。"

"那么你却一直见得到他。"

"他有时候来，但是他叫我发誓，叫我什么也别对您讲。"

"那时候我还以为你真的没有钱呢。"

"他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全拿走了。昨天，他醉醺醺地来了，还想跟我要钱，我对他说没有了。他知道我把钱藏在褥子里，就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可是他喝醉了，什么也没有取出来，就和我上了床。上帝啊，夫人，别说了吧。"

"接着说。"

"我叫他留下来，夫人，这时候他就真的生气了。他说大家都跟您一样，都跟那个切芭一样，他还说您该死，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您总是饶恕他，可是您每饶恕他一次，他就想干更多、更多的坏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和您

是一路货。”

一路货？但是你却令人嫉妒。薇奥丽塔，你还不懂，你还不知道。你不让他拖你、拽你，而我呢，在他旁边却什么也不能说出来，可是我羡慕你的这些紫瘢青块。玛雅晚上来看你，与此同时，我却在电话机旁边等得心焦。

“……他说我跟您一样，说我们俩想把他吃了，想把他吞了，想控制他，想撕碎他。但是他不会任人摆布，于是，他就开始揍我。切芭夫人，您看这不要脸的东西把我揍成什么样子了……”

第二天，切芭去给玛雅交活儿的所有商店留下口信，说自己正在找他。但是店里的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他没有履行最后几份合同。她到了玛露茜达那里，但是那女人很久以前就搬了家。一位女邻居告诉切芭说，玛露茜达和丈夫分手了，现在和另一个男人一块儿过，他们在垃圾场旁边的那个村子里设了一个打靶的摊子，那村子就在铁路和通向码头的那条河之间。切芭等了一会儿，但玛雅没有露面。

每个月她都要到商店去打听，看他们是否知道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但是，杳无音讯：他已在漫漫瀚海中沉没了，在茫茫尘雾中消失了。现在，好象这一切都在虚无缥渺中逝去了。芳妮几乎不给她打电话了，她不难想象，芳妮会说她切芭·罗萨斯变得那么古怪。她的外孙们绕在她的膝前：哪噹叮噜叮噜噹，那孩子把蛋蛋吃了个光，是的，孩子们，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对这类花样已经玩腻了。玛雅到哪里去了呢？可怜的人儿。她只有到日常琐事中寻求解脱，什么土豆的价格啦，安东妮娅围裙的料子啦：这是女人们的天地。

为这个天地祝福吧！

直到差不多一年后的一天，玛雅又出现在她家门口。她让他进来。他刮了胡子，脸上的痣显得更大了，好象一只蟑螂爬在唇边。他比任何时候都消瘦、都显得更加神经质。他穿着布满灰尘的破鞋，还有一件蓝色的上衣，那是他从感化院出来以后买的第一件衣服，已经褪了色，显得破旧不堪。他们刚把琴房的门关上，玛雅就默默地跪在地上了，但是他的呼气中带有一股酒味。她抚摩着他的脖颈。很久以来她就想抚摩他了。她打算相信他，打算满足他的要求，无论他要什么都行。她请他忘掉一切。一切都无关紧要。她将帮助他重新开始，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忘记债务，忘记银行欠款，忘记一切、一切。但是她没有对他说自己想求他一件事情，因为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她能永远抚摸这受到屈辱的后脑勺吗？也许她将舍弃一切和他出走？然而她没有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最迫切的是带他去找医生，把他从烂醉中抢救过来。但是，不行，这也不行，这根本无济于事。毛病出在别的地方。玛雅一句话也不说，他的耳朵冰凉，衬衫的衣领开线了。您想要什么都行，玛雅，要什么都行……

"不，夫人，我什么也不要了，已经没有用了……"

"可是为什么，玛雅？为什么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呢？"

"因为，我不知道，夫人……"

切芭感到恐惧。但是，怕什么呢，我想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到过什么地方，我能为您做点什么，玛雅？看上帝的

份上！请您让我再帮助您一次吧。您没见我也要死了吗？让我帮助您吧，玛雅，就让我这样做吧。

“不，已经没有用了……”

他说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连朋友也失去了。他一喝酒就发脾气，“黑手”就突然又来袭击他。您记得那“黑手”吧，切芭夫人，有时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它将我抓住，将我打倒。于是，就有人收留我，有时是医院，有时是收容所，有时是些修女……或者随便什么人，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也不清楚自己都认识了哪些人，一下子全忘了。我瞪着天花板，一连好多天，有时整整一星期，您知道这种病。玛雅，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记得吗，上次在医院里，您都认不出我了。我去过北方，我真想去呀。不，原来是并不想去的，可是，汽车把我带去了。有时候别人请我喝上一盅，有时候甚至还让我睡在汽车上……就这样，到了托科比利亚，我的家乡就在那里。我想回家乡，就打听那村子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怎样才能到那里去呢？然而，切芭夫人，他们对我说，那个村子已经不存在了。请您注意，已经不存在了，一片尘埃。是的，不过，我有多么倔强，您是知道的。我等呀，等呀，直到来了一辆开往那个方向的汽车。村子只剩下一堆瓦砾了，干巴巴的，象北方所有的地方一样，干得几乎发白，什么也认不出来，连一只盘旋的猛禽的影子也没有。一切全完了。完全是由于贫困。矿场在另一边，就连那个被我杀死的中国人的商店以及我原来的住址也认不出来了。于是我就走了。后来，我到过别的地方，似乎我头脑的一部分也已经完蛋，就象这

个村子一样，我以前在那里懂得的东西，现在连一点儿也找不到了……您怎么还想叫我重新开始呢？我不能，因为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不，切茜夫人，您是个好人，这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我生来命该如此。当您在餐厅里接待我，叫我和女佣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生气，但是，就连这一点我都不配……

“您别这么说……”

玛雅笑了，他抚摸着沙发扶手。

“是天鹅绒的吧？”

“是的。”

“这是什么颜色？”

“鼹鼠灰色。”

“很漂亮。”

“您需要什么就说吧，玛雅。”

然而他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如能给他几个比索，再给他一点吃的，他就走了。这一次他要去南方，要穿过大山脉。就这样吧，他成了自由人，这使他很快活。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玛雅，您一定要回来，等您有什么事的时候，就通知我，我会等待着……您先别忙，玛雅，等一等，我陪您出门，

“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玛雅。”

在那棵金合欢旁边，在那开着白花的花坛上，他站住了，同时吹过一阵轻轻的迷人的春风。

“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切芭夫人？"

"您不要干任何……违法的事……"

玛雅的脸色阴沉下来。

"您瞧，夫人！"

"怎么啦？"

"您总是原谅我，帮助我，但是并不信任我……正因为这样，我才干出坏事来……因为您不信任我。"

"我？……"

"您害怕，您从来也没忘记我是犯人。您要是这么不放心，为什么把我从感化院里救出来呢？"

"您怎么能把事情说成这样呢？"

"您不信任我。"

"我信任。"

"您不信任。"

"玛雅……"

"您不信任。"

"是因为这样我才叫您答应我吗？"

"您想再一次捆住我的手脚。"

"什么？"

"就是用您的帮助，这您知道。"

玛雅摇着头。

"不，夫人，不行……"

"但是，请您答应我……"

"我什么也不答应您。"

"您不要走。"

但是他已经渐渐走远了，再远一点，便消失了。

她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把车开往那些熟悉的街巷，它们变得越来越窄。在电灯线的上面是教堂的钟楼。傍晚走向几乎是空空如也的教堂，会使人感到镇静。她独自坐在后排的长凳上，香烟缭绕，金制圣器闪闪发光，信徒们在忏悔室里排列成行。一个人在咳嗽，一个人在穿衣裳，教堂中部有一些信女用参差不齐的鼻音在祈祷。这几天中，她要象从前那样，抽空进一次教堂。不过现在不行，她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吧。谁知道什么时候呢，因为要是现在为了随便一点什么事情耽搁下来，她将永远失去某种东西。那时，在冬天的下午，她将再也得不到寒冷的教堂的安慰，而且也得不到其他任何事物的安慰了。那些灰色的房屋陈旧不堪。一扇窗户，一扇门，又一扇窗户，窗里有个女人正对着一只火炉吹风。整个这一带都是艾伦娜夫人和她兄弟们的房产，据说是供出租的一些小房子。街上的路面已经破损。正在马路上踢球的孩子们给她让开路。有一个孩子朝她挥挥手。他是谁呀？孩子们又聚在一起了，继续玩那永恒的游戏。薇奥丽塔的家，爱情，爱情。

她怒气冲冲地煞住了车。这个字眼到了阿尔瓦罗的嘴里就变成了骂人的话。他还在生着一肚子气呢。是的，她是用这个字眼来说她和玛雅的，他是气呼呼地说出来的，是的，气呼呼的，这将是谁也无法从她那儿夺走的东西。她好象一下子砍断了羁绊，冲了出来。她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象往常一样，当她寻找，遇到并再

次挽救了他以后，就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爱情，爱情，阿尔瓦罗是这么说的。但是当她敲着薇奥丽塔的玻璃门时，她偷偷笑了，因为她不知道该拿那个怪诞的字眼怎么办才好，正如当蒂塔和埃斯特维斯姐妹议论她的貂皮围脖时她不知所措一样。

“您来啦，切芭夫人，看您高兴的……”

“多冷啊，上帝……”

“请进吧。”

薇奥丽塔关上门，她们站在过道里。只见玻璃上的苍鹭，好象浮在云雾中。

切芭拦住薇奥丽塔，十分神秘地对她说：

“今天早晨他找过我。”

“上帝啊，夫人……”

“他没有到这儿来过吗？”

薇奥丽塔双手合拢。

“谢天谢地，根本没有来过，夫人，看上帝份上……”

“但是他没有被抓起来。”

“今天早晨堂·阿尔瓦罗对我说过。”

“他会到哪儿去呢？”

“夫人，您找他做什么？”

“你知道阿尔瓦罗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吗？”

“我知道，他对我说了。玛雅大概气坏了吧。”

“他会干出什么蠢事来的。”

“他可别上我这儿来呀，我的上帝。”

“所以我就来了。”

“玛露茜达大概会知道……”

“是呀，所以我这就去找她，已经晚了。”

有个娃娃在屋子里边哭喊。切芭听了觉得难受，便顺着走廊朝里走。

“是玛鲁哈·杰奎琳吗？”

薇奥丽塔微笑了。

“是呀，您看看去吧。”

“米莱莉娅和福斯特在家吧？”

“在家。是我没让他们走，因为我害怕要是玛雅来，这儿只剩下我一个人。您知道他一生起气来是什么样子。”

“小娃娃怎么样？”

薇奥丽塔的脸上重又绽开了笑容。

“您来呀……”

薇奥丽塔的卧室里有一股炭火的味道，还有娃娃拉的尿和牛奶的气味，火盆旁边的椅子背上晾着尿布。福斯特斜倚在床上念报纸。在他脚底下，米莱莉娅背对着他，正抱着玛鲁哈·杰奎琳，她晃动着奶瓶，试了试，把奶嘴塞进女儿的口里。在一盏四根枝杈的台灯上，只有一只好的电灯在亮着。

“你瞧，玛鲁哈·杰奎琳，谁看你来了？”

福斯特和米莱莉娅抬起头来，他们站了起来。切芭来到床边，解开貂皮围脖，走到玛鲁哈·杰奎琳跟前，亲了亲孩子的脸蛋，孩子笑了。她长了一颗牙，和米莱莉娅长得一模一样。

“你好吗，我的乖孩子……”

“您好，切芭夫人。福斯特，快来问好呀，你这傻瓜真

不懂事……”

“您好，夫人。”

“怎么样，米莱莉娅，还好吗，福斯特？最近怎么样？多舒服呀，这里面多暖和呀。瞧瞧，让我抱抱孩子。”

三个女人围着那躺在绸缎垫褥上的小布包儿团团转，福斯特高兴地看着。

“米莱莉娅，你别把孩子捆得太紧了。我告诉你吧，现在人们差不多都不捆小娃娃了。你看，她脸色通红，这是因为你捆得太紧了，再加上这儿有点烟。来，让我瞧瞧，应该这样。我觉得孩子挺象薇奥丽塔。当然，我还不认识福斯特的母亲，没法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儿，可是孩子象薇奥丽塔。你别倔了，米莱莉娅，我跟你说别捆那么紧……来，要是这些尿布干了你就递给我。”包好以后，米莱莉娅便抱着女儿。福斯特没有出声，他要抱孩子。这时候玛鲁哈·杰奎琳发出一声尖叫，薇奥丽塔说：

“多大的嗓门儿呀，卖报倒合适……”

福斯特笑了，他摇着孩子，直到她不叫唤了。薇奥丽塔把一块炭火移到火盆边，烤着一张玉米饼。她把一杯浓浓的茶递给切芭，切芭就坐在晾着尿布的那把椅子上。怎样才能避免孩子一个劲儿地吐奶呢？玛鲁哈·杰奎琳一点儿也不漂亮……福斯特又半躺在床上了，一条胳膊支撑着身子，他要打开手中的报纸，但是并没有把它打开，因为他正在听着三个女人谈话：尿布啦，听人说奶瓶不应该这么热呀。

我告诉你，生我大女儿的时候……她夜里睡得可好呐，福斯特夜里从不用起来，她从来不哭，您不信吗？唯一不好

的就是我妈妈睡觉太轻了。可是我跟你说过了，我可以睡在后边的房间里，米莱莉娅，这样就根本听不见孩子叫唤了，这里有的是地方，咱们尽量安排得舒服一点，你瞧着吧……

"你看怎么样，福斯特？"

"很好，切芭夫人……"

在她来之前，他们就商量好了，当天晚上就留在薇奥丽塔的家里过夜，他们就要把东西搬来了，这是因为，由于玛雅这件麻烦事，薇奥丽塔已经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了……

"你真傻，薇奥丽塔，他能拿你怎么样？"

"唉，夫人……"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要记住，归根结蒂，他找玛露茜达·布埃拉斯比找我们的次数多得多。要说他要找麻烦的话，那就是找她的麻烦。"

"您是这么认为的吗？"

"你们去把东西取来吧，好在这儿过夜，我先留在这儿陪薇奥丽塔。不过你们得快点。"

米莱莉娅和福斯特走后，她们关好了百叶窗，开始谈起许多轻松愉快的事情。她们谈起艾伦娜老夫人，谈起老夫人的兄弟们，还有他们的儿孙。我们几乎不见面了。一个人要是有了孙子就什么工夫都没有了。你知道梅姬和碧娜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外孙子们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弄不清他们的事情了，我的上帝，可是我知道他们是五个……现在要买点上好的茶叶真不容易，还有象从前那样的桦皮油①，还记得吧，

---

① 桦树皮中提炼的焦油，医学上用来涂抹皮肤。

也不容易买。当薇奥丽塔到院子里去取木炭的时候，我又开始担心了，不是为薇奥丽塔担心，而是为玛雅。我在这儿为杰奎琳·玛鲁哈，或是玛鲁哈·杰奎琳操什么心呢，为桦皮油操什么心呢？玛雅，我在这儿陪薇奥丽塔，等着您，都等了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都三个钟头了，可是您还不来。您在玛露茜达那儿，或者她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在那我所不曾体验过的生活的迷宫里，正在嘲笑那些我所不了解的事情、在仇恨、嫉妒或爱抚我所不了解的人。玛露茜达就是通向您的大门。可是，我不能扔下薇奥丽塔一个人，她正躺在玛鲁哈·杰奎琳身边。切芭把貂皮围在脖子上。她攥紧了拳头，薇奥丽塔弯下腰去拨灰堆里的炭火，把它们散开。不，不，我不应该紧张。不过，我并不紧张。我只想离开这里去寻找他。薇奥丽塔的腿还是挺丰满的。她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使一些模糊的事情变得清晰了：

"薇奥丽塔……"

"夫人。"

"告诉我一件事。"

薇奥丽塔走到床前。

"什么事，切芭夫人？"

"我刚才突然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你不用害怕。"

她是有点怕。

"不怕。"

最好是直截了当地问她。

“你和阿尔瓦罗发生过关系吗？”

薇奥丽塔的脸变得非常难看。她用双手捂住脸，双肘支在铜床沿上。哭吧，哭吧，突然间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外人了，而且我对此并无兴趣。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呀，是的，发生过。可是人就是这样，我说就象中了邪似的，怎么办呢，可怜的堂·阿尔瓦利多一个人留在阿古丝蒂娜斯大街上的那幢房子里。是的，堂·阿尔瓦利多……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切芭夫人，您可别以为在他和您结婚以后还有这事，不，不，这可没有，您可别以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无耻的女人。我欠艾伦娜老夫人和你们这么多的情，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好了，唉呀，好了，你别激动了，你会噎死的，这不值得，因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薇奥丽塔可能曾和她竞争过，当然，不该和一个女仆争风吃醋，这很不体面，不过，倒也使她摆脱了许多事情……她抚摩着薇奥丽塔的手。

“我走了。”

“您生气了。”

你不该察觉出来。

“唉，你这婆娘，看上帝份上，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您让我一个人留下，可是他会来的。”

“不，他不会来的。”

“不会来吗？”

我不敢肯定。我是在撒谎，是为了使薇奥丽塔不挽留我，因为我想去找他……现在我是多么轻松自由啊。八方来风吹拂着我，这风与那有婴儿气息和炭火温暖的小屋截然不

同。我与薇奥丽塔一样。我可以去找他，不是去挽救他，仅仅是去寻找他而已。撒谎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

"他不会来的。米莱莉娅就要回来了。"

"您到哪儿去找他呢？"

"我不知道。先到玛露茜达那儿，然后就不知道了。"

"您不会出什么事吧？"

"唉，薇奥丽塔，看你变得多么胆小……"

"大概是老了吧……"

她朝卧室门口走去。

"您不和玛鲁哈·杰奎琳告别了吗？"

切芭假装没听见，走了。

一盏灯……两盏……三盏……四盏……

不，三盏。最后一点亮光不是灯，而是她的车灯照到一个扔在通向港口的铁轨上的罐头盒的反光。但是还得往前走：四盏，五盏。人们说火车常在这里出事。不，没这回事。另一边有一个村庄在伸展。村庄象一张大网，收罗了那些象垃圾一样被城市倾吐出来的人们。那座迷宫由土坯、石块、瓦砾、铁皮、木板和炉甘石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地盖成。人们搞来树枝、砖头，和上点泥，搭砌在一起，再用石头和铁钉将它们固定起来，于是又有一个细胞补充到这个不断增长着的恶性肿瘤上面。再往前是垃圾堆。过了垃圾堆就是那条河。更远的地方是发射台和信号台，还有瓦斯罐和五颜六色的灯光，它们有时转动，有时静止，正在指示着什么。

切芭只在白天认识这个村子，而且仅仅是外边的那一部

分。即通向大街的那一部分。村子里衣衫褴褛的人群就从这条大街上涌出来，走向城里，散向各处，去寻找工作、去偷窃、或是寻欢作乐。他们是萤火虫。是他们，而不是火车，造成了那些萤火虫。每逢阴暗的傍晚，快要下雨的时候，每当人们看到这些萤火虫的时候，蜡烛的火苗就忽隐忽现，别有一番情趣。她停住汽车，走下一个小小的斜坡。

她知道，在这类村子里，打靶的摊子总是设在村边。但是这个村子没边没沿，一下坡便摊开了乱糟糟的一片房舍，迷宫从那里就已经开始了。我不该来，我想回去了，这里太黑了，我不知道从哪儿走。我忘了关上汽车门，并且忘了落下挡风玻璃上的雨刷，肯定会有人偷我的东西的。但是不能回去，穿着高跟鞋上这个坡可真讨厌。

她看到在几扇黑洞洞的门窗里闪着微弱的灯光，但是只要稍稍一动，其他的东西，如瓦砾堆或砌了一半的墙，就会把它们的阴影投射过来，光线的布局就会发生变化。房屋是随心所欲地建起来的，根本不考虑什么街道的前景，所以，那里有的只是一些临时搭起来的墙壁和出口，切芭就在其间前进——倒退，或者兜圈子，她也说不清，因为在黑暗中所有的墙全都一样。到处都有泥巴粘住她的皮鞋。在阴暗的屋子里有人在窥测着她。才进来三分钟，她就找不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她看到在一家门口，有一个小女孩，她正在吮着手指头。

“喂，打靶的摊子在什么地方？”

“您想玩打靶吗？”

“不是……我不会。它在哪儿呀？”

“您肯出钱让我玩一回吗？”

“你还太小了。”

“那我不带您去。”

“放肆。”

“您后脑勺上的小狗儿是什么东西？”

“是貂皮……我跟你说，带我去。”

“我带您去，可是您得给我一只这样的小狗。”

“不，还是我出钱让你打一回靶好啦。”

小女孩连蹦带跳地跑开了。为了跟上她，切芭也只得在那些错综复杂、鳞次栉比的茅屋之间跑起来。她们穿过豁口和窄道，突然穿过一间既没有地板又没有屋顶的房间，里面有两个男人坐在盛糖的木箱上赌牌，然后又拐弯抹角，从一个窟窿里钻了出来：一座舞台。一串松松垮垮、花里胡哨的彩色灯泡环绕着眼前的舞台，那边，千百只眼睛在黑暗中望着她。在爬满了苍蝇、褪了颜色的风筝纸的三角旗下，玛露茜达双肘撑在木栏杆的扶手上，两眼注视着黑暗，身边摆着三支步枪。切芭只看得见她那天生的卷发，滚圆的臀部和冻得发紫的双腿。但是，这就是她。她缩着双肩，两只胳膊在胸前交叉着，以抵御寒冷。那个女孩子是那么幼小，所以，稍一弯腰便从栏杆底下钻了过去。她走到玛露茜达跟前，端起一支枪。玛露茜达想把枪夺过来。切芭在靶台中等着。小女孩对玛露茜达说了些什么，她就让女孩子拿枪了，她转过身来，那张厚颜无耻的脸冻得发紫，那双眼睛更没法瞧了，下嘴唇在发抖。夫人，他找您去了，您怎么没见到他呢？那他

就会到薇奥丽塔那里去的，早晨走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是的，是的，他是住在这儿，和我一起住在那边的一间小茅屋里……他想去找您，希望您帮助他，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俩，他要听您的吩咐。

“那么，他还记着我？”

玛露茜达对他很照顾。几年来玛雅都找不到工作，他失踪了好几个月，我们就靠这个打靶摊过日子，您看到了，生意少得可怜。那次喝醉了以后他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出来后又回到她那里。在玛雅欺骗了她丈夫的时候，她离开了丈夫，跟了他。当那一次玛雅又从北方回来时，她又离开了第二个丈夫。她的第二个丈夫不喜欢玛雅成天在他家转来转去，甚至一连几个月象一条狗似地睡在地板上，就睡在我们俩睡觉的床边。有一阵子，我们让他守这个靶摊，可是他尽喝酒，把枪偷去当了。您瞧，现在我们只剩下这三支枪了。我当小贩时攒了点钱，用它买了十支好步枪。当然，夏天的时候，还有星期天，情况稍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靠三支步枪挣不了多少钱。行了，小丫头，把枪放下吧，走吧，要不然我就给你一巴掌。玛雅到我家的时候很干瘪，很瘦，您瞧，他那一双贪婪的眼睛，这您是知道的。当他这样视而不见的时候，就是那“黑手”要袭击这可怜的人儿了，他就要躺倒了，眼睛瞪着天花板，谁也不知道要躺多久……好了，跟您说这些干什么呢？您全知道。他说“黑手”就要抓住他了，说他好不了啦。我觉得就是眼下，因为眼下他很糟，我跟您说……

“……他说都怪您。”

"怪我？"

"是的，怪您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他说，在狱里多好啊。这是真的。后来，他总爱摆出一副阔佬的样子，就在那时候他骗了布埃拉斯。他玩上了赛马，就向布埃拉斯借钱，直到他再也拿不出东西的时候，他就有了酒瘾。他说他喜欢醒酒医院，因为那里象感化院。"

"在什么地方？"

"那医院吗？"

"不，玛雅在哪儿？"

"他找您去了。"

"对，对，可是后来呢？"

玛露茜达挺直腰身，垂下双臂。

"您瞧，夫人，这件事您管得够多的了。您的好心我们领教够了。您去找他吧。他哪儿都可能去，甚至就在这个村子里的什么地方。这个村子大得很，我都认不全。这件事情已经够叫我头疼的了。玛雅总说，您要是愿意享受的话，那么，就得付给他钱。"

"享受什么？"

"……他说您恋着他。"

"他这么说吗？"

"他找您就是为了这件事，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玛露茜达盯着她。

"您知道，他怕您。有时候，他躺在床上就说起您来，说您对他怎么好……说连他妈妈对他都没有这么好，说谁也比不上您，他是这么说的。有时候，他又以为您会来找他，

他就躲起来，跑掉，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使您找不着他。他说您会来找他，叫他再去干活，说您会监督他。有时候，特别是他病好了的时候，又说您对他只是安着这门心思，那就是您恋着他，没有别的原因。他哭，说他很想您。夫人，当初您为什么把他放出来？您不会拿别的事情来开心吗？从前，当他在感化院的时候，他和我通信，我们相爱。可是后来呢，现在我们倒是住在一起了，可我们总不能相安无事地独自在一起，因为他总是在惦记着您。他喝醉了的时候，在床上一边吻着我，一边闭着眼睛念叨着您的名字，好象我就是您一样。”

“他不念叨任何其他人的名字吗？”

“谁的名字？”

切芭语塞，但她还是说了：

“薇奥丽塔。”

“今天，早晨的时候，他提到了薇奥丽塔，但他是去找您。当他那样望着的时候，用不着说，我就知道他在想您。虽然他说您的坏话，他还是爱着您。有时候他骂您是婊子……您也知道男人们是怎么回事，他们总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婊子。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爱薇奥丽塔，她说她自私、小气。他说他还以为……可是，有的晚上，特别是他和我亲昵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在想您……”

“那时候他就叫切芭？”

“不，他叫切芭夫人。”

“啊……他是找我去了吗？”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和我在一块儿呆腻了，他说您不

会叫他饿死的。可是您又说没有见着他。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出村……”

这是很可能的。这个女人会阻止她去寻找玛雅，因为她不喜欢我，因为她在吃醋。最好是咬紧牙关，抵挡住寒冷和诱惑，从她身边逃走吧，对她所乞求的施舍要断然拒绝。她说要断炊了，我只有当掉这一串彩色灯泡了，有许多只灯泡已经烧坏了，要不就得把步枪典当了，可以后怎么办呢。她紧闭着嘴巴，哪怕那女人饿死也不施舍给她任何东西。我宁可弯下腰来，从栏杆底下钻过去，钻到黑暗中去，也不想再听她唠叨了，因为我再也不想惹麻烦了。总是挽救他、原谅他，对此我已经厌倦了。这不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那总在袭击玛雅的“黑手”同样也把我击倒，那时候就……

她正穿过那位于奇形怪状、四处伸延的村落中央的足球场，那村子象一座布满洞穴的迷宫，在苍穹下呈现出它那粗犷的轮廓：她只有穿过这座迷宫才能出去。她不知道怎样走，也不知朝哪里走。球场的另一边就是那挂着一串彩色电灯泡的靶摊，玛露茜达会告诉她该怎么走的。然而她会把自己指引得离玛雅远远的，她绝不会告诉自己如何找到他：玛露茜达双肘支在木栏杆上，看着她消失在黑暗中。

她必须侧着身子才能从两堵几乎挨着的墙中间穿过。她沿狭窄的过道走着。突然，在一间没有点灯的窗后有一个汉子正在盯着她，离她只有几公分：连那带有烟草味的大黄牙的气息她都闻到了，她得赶快逃跑。不规则的蜂窝般的茅舍继续伸展，用碎砖烂瓦、洋铁皮、木板和土坯垒成的墙壁越

来越多。有的只有门槛而没有门，后面干脆什么也没有了；有的窗户很小，没安玻璃，一盏几乎没什么亮光的灯泡周围有六张脸，他们在吃饭。一股烧杂碎的糊味儿。一台收音机神神叨叨地嘟哝着，一家杂货店在卖马铃薯和去年的风筝及可口可乐。她穿着高跟鞋，几乎寸步难行。

那个小姑娘在她对面望着她。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您管得着吗？"

"我可以从哪儿出去？"

"要是您给我一条小狗儿，我就告诉您。"

小姑娘根本不知道。只想要她的东西。她把脖子上的貂皮围得更紧了。去问一个大人吧……可是这里的墙没有门儿，就是有门儿，里边也没有人。在一家人的门口，两个小孩在抽烟。

"喂，孩子们……"

他们跑来了，但是还保持着一段距离。

"你们认识一个叫玛雅的人吗？"

"一个叫玛雅的？"

"喂，她想打听一个叫玛雅的……"

"谁知道呢，夫人……"

"什么谁知道？"

"哪个玛雅？"

"什么马雅驴雅的……"

他们在嘲笑，不是由于这句俏皮话，而是在嘲笑我。最好还是往前走吧，虽然我已经很累了。这双高跟鞋……幸亏

我披着貂皮来了，要不然非冻僵了不可。我已经跑不动了。我还不如薇奥丽塔，她整天在家里坐着，躺着，吃着，趿拉着那双开了绽的便鞋……她用不着象我这样东寻西找，操心费力，而她比我只大四岁。这里的人都应该认识玛雅，随便问问谁都可以……

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切茜在巨石一样不规则的房屋中间盲目地跑着，空间狭小，她刚能勉强通过。她不能害怕，也不该害怕。你不要想薇奥丽塔正在被炭火烤得暖烘烘的屋子里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里的喜剧。只有那些孩子们，正跟着她，有一个小女孩和她们会合了，三个人跟着她，还抽着烟，干脆等等他们。

他们站在她对面，在一个水坑旁。他们好象没有看见那水坑似的。

"你们把我带到玛雅那里去吧。"

小女孩对她的小伙伴们说：

"你们看见她的那些小狗儿了吗？"

"小狗儿，小狗儿……"

小女孩笑了。

"是死的。"

"你怎么知道？"

"她亲自把它们杀死的，她坏，她把它们围在后脑勺当围脖……你们看她……"

切茜围紧了貂皮。

"我没跟你们说吗？我要知道玛雅在什么地方。"

"哪个玛雅？"

"我想大概是玛依达吧……"

"怎么会是玛依达呢？是另一个人吧。"

"玛依达在哪儿，我们可以告诉您，可是您得给我们一条小狗儿，不，两条，最好三条，我们每人一条。啊，这儿有四条小狗儿，您还能留下另外一条……我们这是人人平等，对吧，夫人？"

他们为什么不把她想知道的事情告诉她呢？他们为什么要取笑她呢?她经常去看望的那个村子里的孩子们就不一样，哪怕最穷、最小的孩子都不这样。他们只问问是不是小狗儿，只要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就满意了。可这些孩子们就不这样。他们明明知道不是小狗儿，可还是继续叫小狗儿、小狗儿的。她把貂皮紧紧地围在脖子上，因为她怕貂皮跑到周围孩子们的手里。一个孩子是独眼，很瘦，正在打着哆嗦。另一个孩子长着一双蓝色或黄色的眼睛，象她的貂皮围脖上的玻璃眼珠那样，在闪闪发光。她也在发抖。小姑娘的眼睛被帽子盖得几乎看不见。三个孩子都赤着脚。她好象闻到了他们身上脏衣服、石蜡和乱成一团的酸溜溜的头发的气味。切芭儿乎听不见自己再一次问他们的声音：

"你们认识……"

他们好象是聋子，是哑巴。她从站在对面的三个孩子中间穿过，他们分开来，为她让路，转过身来，看着她走远。她穿过一个街角，消失在另一条胡同里。到哪里去呢？她要喊玛雅……玛雅……要告诉他自己正在这座迷宫里，希望这一次是他来解救自己。孩子们还在跟着她。可是后来，他们不

再跟她了，她拐过一个街角，如果这拥挤不堪并一幢紧挨着一幢，在其间留有一个空场的房屋的不规则排列也可以叫街角的话。人们在房子里面吃饭、做饭、打哈欠、抽烟。到下一个门口，她就去问一问。可是，等她终于下定决心到那里问一问的时候，已经无人可问了，因为只剩下断壁颓垣、树枝房顶，上面压着些石头，以免被风刮去。当她低着头从另一端钻了出来时，孩子们正在那儿等着她。现在他们是五个人了，还有一条狗。那个小姑娘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她可能不是一个小姑娘，而是一个老太太，或者是一个侏儒。他们想要点什么，想抢她的东西。有时，她对于自己那个村子里的人也有同感：他们很贪婪，想吞掉她，想剜下她身上的肉吃掉。有时，在梦中，她觉得自己有上千只奶头，她那村子里的成千个男人、女人、孩子、老人，都趴在自己的奶头上吮吸着。突然，他们不吮奶头了，而是在咬她。一开头，好象闹着玩儿似的，觉得挺高兴，她要他们轻轻地咬，但是可以继续下去。可是后来他们来劲儿了，咬得更厉害，更狠了，把她咬出血来，她哭了。他们咬下一块块肉，贪婪地吞着。她哭得更厉害了，因为她忍不住疼痛，就叫唤起来了。不过，这好极了，因为他们在吃她的肉，靠吃她的肉长大、长肥、长壮。她愿意把肉给他们吃，哪怕自己疼死，只要别把她咬死，她所乞求的只不过是给她留下一点微弱的生命之火，使她能察觉自己正在喂养他们……这些孩子正在望着我，他们在嘲笑我，因为他们想抢我的貂皮。他们已经准备好用引来的饿狗袭击我。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来吓唬吓唬他们。他们到底是些孩子。

"肮脏的孩子们，回家去吧，都这么晚了，还乱闹什么？"

那个小姑娘粗声粗气地哈哈大笑，象个老太婆一样。陋巷深处有一个男人在家门口抽着烟。这个男人大概知道。怎么才能走到他跟前呢？她走不到，因为孩子们和狗已经把她逼到了墙根儿。一个男孩子在问那个小姑娘，或者那个婆娘，或者那个侏儒：

"你喜欢吗？"

"真好看，不大点儿。"

"眼睛亮晶晶的。"

"好象黄钻石似的。"

所有的孩子都在谈论着貂皮，已经把她逼到了墙根儿，虽然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个男人在门口抽着烟……她早就见到过这个男人了，是在村子的其它地方见到的。她见过好几次。她刚才好象不是沿直线跑的，而是转圈子似的，总是经过同一些地方，总是经过同一些门口，这个男人总是在同一个门口抽着烟。他会知道的，我得对他喊：

"您看见玛雅了吗？"

男人从门口消失了。一个孩子从那儿跑出来，好象是要把回答给她送来似的，但是他混到那群孩子们中间去了，那么多张脸，那么多双眼睛在黑暗中望着她，切芭已经认不出谁是谁了。是哪个孩子告诉我说，玛雅正在薇奥丽塔那里呢？对，他是在那儿。他先去看我，然后就去找别人。切芭从两幢房子中间的夹缝中溜走，因为这是没有被孩子们堵死的唯一通道，孩子们跟着她，一直走到一片比较宽阔的地

方。有个人为了看着她过去，掀起了门里的薄布帘子，并让她跌倒，可能是刚才那个男人吧？现在不用问玛雅在哪里，而是要问可以从哪里出去，好到薇奥丽塔那里去，去和她分享应当分享的东西，就象至今为止我们分享了这一切一样。对付这一大群孩子和狗，从他们中间穿过去，把他们甩在后头，往前走！但是也许并没有前进，因为腿直打弯儿，累得头晕眼花。十个、十五个孩子在跟着我，在笑我，他们笑我要到薇奥丽塔那儿去。但是，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我的貂皮，因此他们才跟着我，他们才把其他孩子从别的门里、从瓦砾堆里叫出来。那个小女孩一个劲儿地抽烟，嗓门儿象男人的一样，她想抢我的貂皮。因为她以为这是个好玩艺儿。不，她并不以为这是玩艺儿。所有这些围着我的人都知道这不是玩艺儿。他们在嘀嘀咕咕。他们生气了。

“你们为什么老跟着我，上帝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向你们发誓，要是有的话我就给你们了。你们要再缠着我，我就去叫警察了。”

“小狗儿呢，小狗儿呢……”

有一个人回答：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呀。”

另一个人说：

“她还以为我们跟着她是因为喜欢她呢。”

小姑娘说：

“叫我摸摸小狗儿吧，求求您。”

奶芭盾退了一步，小姑娘紧紧地跟着她。

“瞧哇，阔太太就这样，生怕人家把她弄脏了……”

“不是的，不过……”

“那就让我摸摸吧。”

切芭已经无法阻止小姑娘走到跟前来摸她的貂皮了。她摸着摸着，竟然开始扯起一根尾巴，好象要把它拽走似的，一面还观察着切芭的反应。她用力挣扎着，她的貂皮被拽了下来。小姑娘对自己的伙伴们喊着：

“来摸摸吧，暖和着呐。”

还没容切芭向后退，小姑娘就低声说道：

“玛雅怎么就没有把您弄脏呢？”

小姑娘在那一大群孩子中间消失了，孩子们一齐上来摸那貂皮。她防范着那些一言不发、不要脸的孩子们，他们也想摸摸那些小“动物”。有些孩子拖着鼻涕，有的孩子后脑勺又尖又瘦，他们开始推她，摸她，臭哄哄的，手上粘着黑污泥。切芭摇摇晃晃，她两眼发花，什么也看不见了。现在，我的脚踩在泥潭里了，到那边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他们的手在摸我，在摸貂皮，有一双眼睛是黄色的。我感觉到了那些小小的身体的硬度，他们为了摸到貂皮而搏斗，他们在抓搔着，是抓我，还是抓貂皮？他们在踩我，推我，我几乎动弹不得，只觉得天旋地转。上帝啊，我该怎样呼唤，才能从这些撕裂和吞食我的孩子们中间解脱出来呢？她解下了貂皮，并把它向空中抛去，向孩子们中间抛去。他们吼叫着，去抓那貂皮，然后又呼喊着扑倒在地，他们跳跃着，互相撕扯着，这群凶猛的孩子早把她忘在一边了。

她扶着墙站了起来，脱掉鞋子，因为一只鞋跟已经断了。她继续走着，几乎喘不上气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她朝着房屋的尽头走去，夜幕已经拉开，与低沉的紫色的天空溶成一片。孩子们在跟踪她。她的脚受伤了，他们很快就追上了她。他们把她围住了，但并不凶暴，也没有向她发起进攻。从那边可以出去，那边已经没有房屋了。只要她能……只要她能离开这里，跟她要什么都行，她要离开这座黑色的迷宫，这里尽是盯着她的眼睛。她跌倒了，一个孩子扶她站了起来。

“可是，你们要干什么？先生，看上帝的份上！”她喊道。

有一个人笑了。

“告诉我，从哪儿走？”

有人学她的样子：

“……从哪儿走？”

其他人都笑了，切芭简直再也受不了啦。她只剩下一丝丝力气了，只有一点点愤怒了。她用皮包左右开弓地乱打起来，她是那样地莫名其妙，那样地粗暴，那样地令人生畏，以至于孩子们让出了一个圆圈，她向空中挥舞着，直到她跌在地上，坐在那里哭了起来。

“可是，帮帮忙吧，肮脏的孩子们，罪犯，下流胚，罪犯……”

这时候，那个小姑娘脖子上围着快要碎了的一只貂皮，又出现在人群的前头。

“您瞧！”

“什么？”

“还是玛雅说得对……”

切芭站了起来，用皮包的一面打那个小姑娘。

“你懂什么，魔鬼！……”

她不顾疲劳，跌跌撞撞，靠着一个孩子的帮助又站了起来。切芭继续追那个小姑娘，她早已不见了。魔鬼，魔鬼！你们明明知道玛雅现在正干什么事，可就是不说出来，也不告诉我从哪里可以出去，可以到薇奥丽塔那里去。房屋已经望不见了，地面很软，忽明忽暗的灯影遥遥在望：红色的、黄色的，低平的天空宛如一条云毯一样。她的双脚陷在柔软恶臭的烂泥里，在这样的山坡上根本没法走路。月亮一会儿从云端露出脸来，一会儿又被云彩遮住。孩子们找到一双鞋子就试着穿一穿。另一个孩子找到了一只痰盂，就在伙伴们的嗤笑声中对准它撒尿，他们吆喝着狗群。她还是想爬上去或是爬下来，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她的脚陷在腐臭的垃圾堆里，拔不出来，而且越陷越深，直到她精疲力尽，倒了下来。她想看看一架飞得很低的飞机上的红色灯光，可是连抬头的气力都没有了，孩子们正忙着自己的玩耍。切芭倒在这柔软而恶臭的“床”上，喘息着。她的手抓住一些滑溜溜的东西，那些东西被手一捏就碎了。她喘不过气来。眼前一片黑暗。只觉得有个孩子带着他的狗从她身上跳过去，好象她只是另一堆垃圾。喘息……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星期天之夜

楼上的房间里有一个衣柜，在衣柜的上方，在由于挂过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图画而褪了颜色的毛地黄纸上，有一颗钉得很低而且还偏离中心的钉子，钉子上挂着一幅画，是画在地中海麻布上的古典葬礼。这是普维斯·德·夏瓦纳①原作的复制品。由于人们认为这幅画非常丑陋，以至被抛到顶楼而无人问津，谁也不去矫正钉子的位置，以使它和衣柜保持适当的距离。

我们却很喜欢这幅画。整个儿都喜欢：金色的天空和头戴鲜花的人，这肯定是发生在维克斯神奇的国土和时代的事情。当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被一个卑鄙的奎可国的间谍杀死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给她举行一次这样的葬礼。我们筹划了好几天。头天晚上有前奏：国事访问、营火、建立纪念碑、停战、国祭。甚至连外婆都头带鲜花和我们一道参加了哀悼。

不过，我们的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有权有势。她的情人们是科学家，她的父亲是个颇有影响的天庭里的神王，与天使们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玛丽约拉的逝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过分的悲哀，而只是暂时的痛苦，因为，凭着非凡的智慧和力量，她会轻而易举地在我们面前复苏的。我们相

---

① 普维斯·德·夏瓦纳（1824——1898）法国画家。

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决定叫她复活，因为我们觉得把她变成神还没有把她当成人有意思呐。

由于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她复活，就商定让她在葬礼的下一个星期天转世。然而，下一个星期天竟没有了，在外婆家的星期天没有了。玛丽约拉和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一样，与世长辞了。

那个星期天晚上，路易斯、阿尔贝托、玛尔塔、玛格达莱娜和我都留在外婆家过夜，这就是我们在顶楼上过的最后一夜。然而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爸爸、妈妈、梅姬姨妈和卢乔姨父那天晚上也留下来睡觉，他们睡在楼下平时表姐妹们睡的两个房间里。

外婆总也不回来，总也不回来，天都很晚了，爸爸和卢乔姨父一再推迟把家里人接走的时间，等候着外婆，可她就是不回来，于是就把我们打发到顶楼上去了。但是我们没有把门关上，因而，从楼梯上听到了许多事情。人声骚动，电话铃响，直到深夜，我们才从顶楼上看到急救站的汽车开来，那盏红灯象眼睛一样眨着，两个穿白衣服的男人用担架把外婆抬回来了。我们觉察到这回可真是非同小可了，因为大人的声音是那么低，以至于我们听不清他们的谈话。有人出去又回来，并带来了一名医生，或一个急救箱，用雨伞挡着密匝匝、黑糊糊的水滴。我们一声不吭，感到很不安。大人叫我们把通往顶楼的门关上，于是我们就坐在门后边、最底下的几级台阶上，以便听清楚里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几乎什么也听不见，所以表兄弟们叫我去问问出了什么事情。

“这些孩子怎么不睡觉呢？”

“妈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

“怎么没什么？”

“你外婆晕过去了。”

“在哪儿晕过去的？”

“在大街上。”

“就这事吗？”

“我跟你说了，就这些。行了，睡觉去吧，别再来捣乱了，我们有好些事情要做呢……”

“不是说……”

妈妈的声音并不严厉。她没有象平常那样，和梅姬姨妈坐在一个角落里织毛活儿，而是和爸爸紧挨着，坐在带黄条纹的沙发上，脑袋枕着爸爸的肩膀。梅姬姨妈在对面的安乐椅上吸着烟。卢乔姨父在里面，在卧室里，领着一群医生。他们出来了，和全家人聚在书房里，只有我孤零零地呆在大厅中。

下一个星期天没有了。

星期一，在学校里，我和费尔南多交上了朋友，我的生活改变了。他邀请我到他家的乡村别墅去度过那个周末。别墅靠近一条河，有小船、狗群、闪闪发光的柠檬树、钓鱼竿和画片盒，这都是费尔南多父亲在世的时候置办的，现在由我们享用了。他母亲还年轻，而且非常漂亮。我一见面就爱上了她，或者爱跟她闹着玩儿，我不清楚，因为在当时，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确切界线是很难划分的。总而言之，我已经

读过巴黛尔[1]的《蜂鸟妈妈》了，在顶楼里度过的星期天中。我曾经发现过一部精装的《戏剧图册》，就是在那部书中，我贪婪地看完许多已经过时的戏剧，比如，这部《蜂鸟妈妈》，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费尔南多的母亲就是我的蜂鸟妈妈。费尔南多去睡觉以后，她坐在壁炉前静静地听我说话。有时她和我一道爬上山岗。有时她头戴一顶宽边草帽，在乳香黄莲木中间兜圈子，帽沿下那双蓝色的眼睛时而在嘲笑我，时而又在嘲笑别的事。蜂鸟妈妈，我这样叫她。她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告诉她，给她起这个雅号的原因。多情善感，荒唐可笑，在当时，倒也新奇。我的其他部位活跃起来了。必须牺牲别的事物，以便给我生活中的蜂鸟妈妈、山岗、森林和那条小河留出地盘。可是，如今费尔南多和蜂鸟妈妈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他东西取代了我当时以为是永恒的东西。尔后，又是另外一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一个被深深埋葬的世界，正如那位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的世界一样。

从费尔南多那里度完周末回来后，我给表兄妹们打电话，把我所看到的和经历的美好事物讲给他们听，他们竟嘲笑我会对那些东西发生兴趣。我则嘲笑他们居然对那些事情都不感兴趣。情况已经不同往常了。在他们与我中间，究竟是谁陷在顶楼内粗饼干色地毯上那神奇的圆圈里而与世隔绝了呢？

父母见到我有了新的朋友、新的爱好，高兴极了。我过

① 巴黛尔（1872——1922）法国作家及戏剧家。

生日那天，就赠给我一支猎枪，这样，当我和费尔南多，有时还有蜂鸟妈妈，一清早划着船到离他家只有几公尺的那条垂柳披拂的小河上打野鸭子时，就不用借猎枪了。我父亲很满意，他说，因为与表兄弟们一起玩的那些游戏相比，这些消遣更有益于健康。每次只要一请求他，他便允许我到费尔南多那里去，而费尔南多又几乎每逢周末都邀请我去。所以，等到我再次回到外婆家时，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了。

此外，再去那里也不太合适了。可怜的小木偶病情严重。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安东妮娅告诉我说，小木偶哭呀、哭呀，喊着说他不愿意死去，求别人帮助他，因为他害怕。别人打算瞒着他，可他总也不信，一直到了晚期还是那样，他的病已经扩散到全身了。他一直很清楚，死神在向他步步紧逼。他一向胆小，他数着死神前进的步伐，一面数，一面害怕地呻吟着。直到有一天，就是在那个星期天之后又过了五个月，外公死了。在他的葬礼上，一切全都又黑又亮，我们帮忙抬着的棺材又黑又亮，给我们买的皮鞋也又黑又亮。有几位和小木偶一模一样而且也是涂脂抹粉的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到墓地。埋葬完遗体，我们散开了，这些先生两个两个地往回走，说话的声音很低，好象在密谋策划着什么似的。

当我再次看到外婆时，几乎认不出她了，她成了一个连话都不大说的老太婆了。有时候，大人带我们去看她，有时候大人叫我们自己去看她。我默默地走进她的房间。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她的眼睛眨得太有规律了，太机械了。不管我怎么叫她，把许多事情讲给她听，她都一语不发。后来，她微微一笑，但只是那么淡淡地一笑，好象再也

没有气力和心思动一动她的嘴唇了。然后，别人把她扶起来，扶她坐到房间里的一把椅子上，这个房间在外公死以前，曾是她的卧室。外婆腿上盖着毯子，面对着窗口，窗外是花园里的绣球花坛。她这样默不作声地微笑着，极度悲伤地度过许多时光。十年当中,她越来越悲伤,越来越衰弱。我只是偶尔地去看看她，呆上十分钟，顶多十五分钟，尽管母亲总是恳求我不要这样对待外婆，叫我想一想外婆是怎样对待我和表兄弟们的。当我去的时候，就握一下她的手，把我的什么成绩告诉她，使她能笑一笑，每当这时，她就摸着我的头，好象我还是个孩子似的。有一次，她甚至还说了点什么并问起了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我真不忍心对她说我们再也没有能使她复活。

据说，那个星期天，她被人们用担架抬来的时候晕过去了，是由于神经性休克，由于极度虚弱，但是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直到当天晚上更晚一些的时候病情才加重了，那是因为米莱莉娅打来了电话，说玛雅手脚并用，将薇奥丽塔打昏，然后用一根绳子勒住，用枕头把她憋死了。她说玛雅没有逃走，在等候着她，让她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并让她去叫来警察，再次把他送进监狱。

薇奥丽塔死了，包子再也没有了，星期天的午餐也没有了。现在，外公外婆都去世了。父母亲也快成老年人了。而我的表兄妹们呢……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事情呢？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想，玛尔塔很久以前就结婚了吧？她的孩子都该有我们在那个星期天晚上的年龄了吧？她会不会告诉孩子们维克斯和奎可这些词儿是什么

意思呢？她会不会把玛丽约拉·龙加伏尔特的秘密讲给他们听呢？突然间，我发现自己连玛尔塔是否有孩子都不知道，即便她有孩子，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以及星期天会不会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家去吃午饭。

外婆的房子依然存在。

当她最终去世、家庭开始解体时，谁都不肯要这幢房子。这不仅因为家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资金，而且还因为这幢房子并不舒适，它丑陋、陈旧，用料很不讲究，说实话，它从来就算不上一幢好房子。它的价值在于它的位置，它位于一个将来会很有前途的路口。房子立即被卖掉了，那笔钱一分为二，交完税以后所剩无几。还完债以后，梅姬姨妈一家用一份钱在一座温泉疗养胜地度过了一次长假，另一份儿我妈妈用来更换我们那套公寓的帷帘和地毯。妈妈和梅姬姨妈逢人便说：那幢房子象盐遇到水似地化为乌有了。

为了修建新的公寓，这条街上有好几幢房子都被拆除了。新楼里住着我的一个朋友，他常常邀请我去吃饭，而这必须从外婆家门前经过。我觉得它竟然这么小，这简直不可思议。诺曼底式壁板和一层的窗花玻璃使这幢房子显得那么可笑。房子四周的花园夹在两条街道中间，显得那么狭窄——可那时候我们觉得这花园是多么深邃、茂密啊。有一段时期，那里办了个学校，它有个英文名字，但是时间很短。后来房子被一卖再卖。无论哪个买主也没能等到地皮涨价。现在房子属于谁，我已经不知道了。有时候我将汽车稍稍减速，但却从来没有刹住汽车，更没走下车来。那里一直无人居住。花园里长满了荆棘，墙壁已经褪色，贪婪的叶子花丛

压垮了我们那间顶楼的木头阳台。

一根链条封闭着绿色栅栏门，却总也不能把门关严。在我记事之前，门锁就坏了，人们就在那锁的两头套上了那根关门的链条。门下面的插销也一向不好用，合页也松开了。使得门总是松松垮垮的。只要从底下一掰，门就裂开了，不过，在那根链条处还是合着的。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把门掰开一道裂缝，让一个小孩儿爬出来，带着他的表兄弟们，去看看人行道上写在一块瓷砖上的建筑师罗伯特·玛塔。然后，等孩子们进去后，再从底下将门推上，不让任何人发现孩子们上过街。大家都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有吉卜赛人拐卖小孩。

我住在邻街的一位朋友说，人们传说这幢房子不是空的。当冬天的夜晚下大雨时，或者从明净、寒冷、布满星星的天空中降下冰霜时，一些流浪儿就跳过栅栏，破门窗而入，到外婆的房子里去睡觉。要是天气很冷，他们就整星期地不出来。据说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到来，他们衣衫褴褛，带着满身跳蚤的狗。

如果外婆的房子里有孩子们的话，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跳过栅栏的，因为栅栏太高了。我们原先也想跳过，但从未办到，不管表兄弟们怎样搭人梯，或者靠塞昆多帮忙，都未能如愿。玛格达莱娜有办法叫塞昆多俯首帖耳，她说否则就把他对自己干的那些勾当揭发出来。我知道如果那些流浪儿进去了，一定是从链条底下将两扇门掰开一个孩子或一条狗可以钻过的裂缝，从中爬进去，但大人是根本进不去的。

有人抗议，至少人们是这样对我讲的。他们怕房子里窝

藏坏人。万一出了事呢！他们说，你外婆与那村子里的孩子们的瓜葛，你是知道的。你应该感到害怕呀。但是，我和那幢房子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不关我什么事。我每次去看我那位朋友，他都要提及这件事情。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他们强调说，既然没人知道房主是谁，当局就该过问此事。

火灾？为什么会发生火灾？

他们对我说，从窗户的裂缝或是从门的脏玻璃上有时可以看到有亮光在舞动，那是屋子里面点的火映出的光芒，那是真正的火，而不是什么鬼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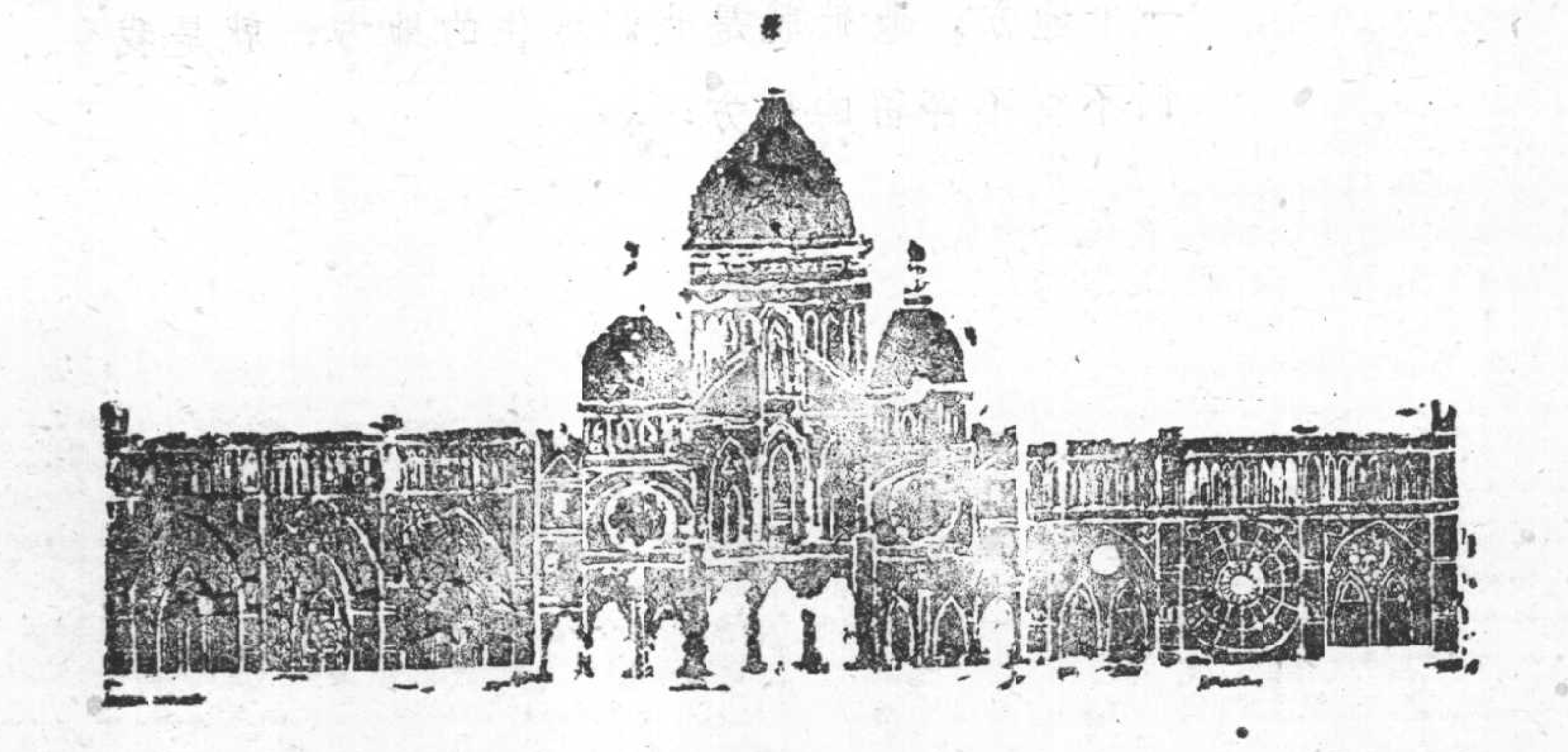
我一点也不相信，因为我觉得这太神了。

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便爬起来，开着汽车去看了。我并没有停车，而是把车一次又一次慢慢地从那幢房子前面开过去。透过脏糊糊的玻璃，我确实看到有什么东西在飘动，象是反射在玻璃上的火光。当然，是孩子们，他们僵卧在那里，那儿已不再是什么餐厅、卧室、寝室、顶楼、钢琴室和书房了，不过是充满气体的抽象的空间而已。他们生起火是为了烤烤手、热一热吃的东西，或者煮点茶喝，或者干脆就是喜欢在外面有霜冻的时候挤在火堆旁。他们衣衫褴褛的身体与长满癞疮的狗在地板上滚在一起，组成一个怪物，正象我们当年在想象中所杜撰的那样：三头六臂，五光十色。我毫不怀疑他们将墙脚板、防尘罩、便门的门扇和木栅栏拆下来烧火了。因此，邻居们害怕引起火灾。孩子们也同样动用了人行道上所剩无几的歪歪扭扭的金合欢树。人们多次谈到应该要求当局过问此事，但是谁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来阻止这幢房子最终变成流浪儿的避难所。

当然，我不想吭声。我愿意那些孩子在那里栖身，就好象外婆依然在世时，这幢房子就是她的身体的延续似的，“丰收羊角”还在往外倒着东西。当这幢房子交给将它拆毁的人时，门窗就会打开，太阳就会一如往常地照进屋子。人们将看到门窗已经荡然无存，墙脚板、防尘罩和镶木地板也不翼而飞了。只要用木桩撞它几下，这个空壳就会倾倒在荆棘丛生的花园里，变成一堆瓦砾。

然而我更愿这幢房子被那些孩子们烧掉，让它变成他们记忆中燃烧着的巨大的萤火虫。

没有界限的地狱



浮士德：首先我要问你有关地狱的事。告诉我，人们称作地狱的地方在哪里？

魔　鬼：在天空下。

浮士德：是的，可在什么地方呢？

魔　鬼：在这些愚昧人的心里。在我们受尽折磨和永远居住的地方。地狱没有界限，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方，地狱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得不停留的地方……

第一章

曼努埃拉吃力地睁开布满眼屎的眼睛，伸了伸懒腰，翻过身子去，那面正睡着小日本女人。他伸手去拿手表，还差五分十点，十一点钟要做弥撒。他把手表放回床头柜，黏糊糊的眼屎又封住他的眼皮。到女儿小日本女人要吃早饭时，至少他还能睡上半个小时。他用舌头舔了舔秃光光的牙床：有股热锯末和臭鸡蛋味，这是由于多喝了些酸葡萄酒，好赶走那些男人，力争早点关门。他一惊——对了！——他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班乔·维加可能还在村子里吧。他扯过女儿脚底下一条粉红色披巾，裹住了肩膀。是的，昨天夜里他们来告诉过他，要他加点小心，因为班乔·维加的卡车可能要从这儿过。他那辆没鼻子卡车是红颜色的，后面是双轮的。最初曼努埃拉一点儿也不信，因为他知道多谢了上帝，班乔·维加现在有了另一个相好的。在去佩拉尔科的路上，他正在那边做一笔运葡萄渣的好买卖。可是不大一会儿，在他都快忘了人家对他说起那辆卡车事的时候，却听见邮局对面那条街上有汽车喇叭声，响了足有五分钟，沙哑而又固执，好象要使人发疯似的。每次喝醉了，班乔·维加都爱这样按喇叭，这个傻瓜以为这很好玩。于是曼努埃拉去告诉女儿最好早点关门，干么要担风险呢！他担心会象上次那样再出事。小日本女人提醒那些姑娘们快点待好客人，或者早把客

人打发走，叫她们记住去年的教训。去年那次，葡萄收获时，班乔·维加带着一伙身强力壮满身酒气的狐朋狗友来到她们家，差点发生了流血事件。多亏了堂·阿莱桑德罗·克鲁斯这时赶到了，迫使他们放规矩点儿，最后他们感到没趣才走了。可是听说后来班乔·维加在那儿发狠说：

“我要好好骑骑小日本女人和她那个爸爸……”

曼努埃拉起了床，开始穿裤子。班乔可能还在村里……他的手硬梆梆，沉甸甸，象石头一样，象块铁似的。是的，曼努埃拉还记得那双手。去年那次那畜牲硬要自己给他跳西班牙舞。因为他听说在晚会上，当人们喝足了酸葡萄酒，而顾客又都是熟人时，曼努埃拉就会穿上一件带白点的漂亮的连衣裙，跳西班牙舞。

“当然是这样了，你们这些蠢家伙！别人也会给他跳舞的，他去看好了！我跳舞是为老爷和朋友们，不是为你们这些光着脚的下流胚，也不是为你们这些口袋里装着一个星期的工钱就以为了不起的短工……你们可怜巴巴的老婆为了不叫孩子们饿死，正腰酸背疼地在茅屋里洗衣服呢，而你们却在这里摆阔气，要葡萄酒、甜酒和烈酒……不行。”由于曼努埃拉喝多了，就实实在在地对他们这样说。于是班乔和他的朋友们恼火了。他们就开始砸店，砸碎了一大批瓶子和盘子，面包、肉和酒撒了一地。后来，一个人扭着曼努埃拉的胳臂，其他人扒下他的衣服，硬往他身上穿那件西班牙女人连衣裙，把裙子都撕破了。他们已经开始纠缠小日本女人了。正在这时堂·阿莱霍①奇迹般地出现了，仿佛他们祈求过他似

①堂·阿莱霍：堂·阿莱桑德罗·克鲁斯的简称。

的。他可真是个好人。甚至有一副慈父上帝般的面孔，一双眼睛象蓝瓷一样，胡须和眉毛是银白色的。

曼努埃拉跪下身子去拿床底下的鞋子，然后，坐在床边上穿鞋子。他睡得不好，不仅仅是由于喝多了酸葡萄酒，使他肚子胀得厉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堂·阿莱霍那些狗在葡萄园里嗥叫了一夜……这一整天他都得不断地打呵欠，腰酸腿疼的，干什么都没劲儿。他慢腾腾地系上鞋带，系成玫瑰花瓣型……他又蹲下身子，床底下，是他的手提箱，那是用硬纸壳做的，油漆已经脱落，边角发白，用一根细绳捆着。箱子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有他的连衣裙，也就是那些野蛮家伙硬往他身上穿的那件漂亮服装。今天，他刚一睁开眼，不，还是在昨天夜里，当人家告诉他班乔·维加要来村里时，他就特别想把那件连衣裙再拿出来，大约有一年来没动它了。什么失眠症呀，什么酸葡萄酒呀，狗呀，还有肋骨痛呀，都不是原因。为了不使女儿生气，他不声不响，又弯下身子，取出手提箱，打开它。原来是一堆破烂，最好先别动它，可他动了。他举起那副乳罩……不，看上去那件连衣裙还不太破，领口，腋部……缝缝它。今天，星期日的整个下午他都在锅灶旁补衣服，以便暖暖身子，连摆弄一下这些裙子什么的。他要试一试，让姑娘们指点一下什么地方该收进去一点。去年一年他瘦了三公斤，因他没有钱。他扯下裙裾上的一小根线头，将它塞进口袋里。在给女儿端完早饭后，他马上就跑到卢多维尼娅那里，看能不能在她的破烂堆里找到一根相同或近似颜色的线。在一个象“橄榄树”火

车站这样的小村镇里，不能太苛求了。他把手提箱又放回床底。对了，到卢多①那儿，不过出门前应当先搞清楚，如果昨天夜里班乔真来过的话，是不是已经走了。因为也可能只是象一年来他在梦中常常听到那喇叭声，听到他那粗嗓门，感到他那双不老实的手一样，也许昨天夜里的喇叭声仅仅是由于他记起去年的事而想象出来的，谁知道呢！他哆哆嗦嗦地穿上衬衣。裹上粉红色的披巾，放好假牙，然后胳膊上挎着那件连衣裙走到院子里。他仰着那皱得象葡萄干似的小脸，一闻到这清晨飘荡在空气中的葡萄芳香，他那老母马似的黑鼻孔就扩张开了。

露西半裸着身体，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象个夜游症患者似地从她房间走出来。

"露西！"

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她把自己关进跨在院内水沟上的厕所里，厕所旁是鸡笼。他想还是算了吧，别支使露西了，对，就让克劳蒂去吧。

"喂，克劳蒂②！"

……克劳蒂探出头来，一脸呆气，干瘦的双臂上沾满了香皂沫，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喂！克劳蒂……"

"早上好！"

"内丽上哪儿去了？"

---

①卢多为卢多维尼娅的简称。

②克劳蒂为克劳蒂尔德的简称。

“在街上，跟旁边那家的孩子们玩呢。夫人对内丽可好啦，她懂得一个人的心……”

可怜的妓女，她是个不祥之物，一个多月前，小日本女人收留克劳蒂时，他就说过，克劳蒂都那么老了，谁还愿意进里面找她呢。然而在夜里，那些酗酒的汉子，浑身躁热，饥渴难忍，不管是什么女人，只要是活的，可以啃咬、拥抱和亲吻就行。他们并不在乎跟谁睡在一起，哪怕是一条狗，一个老太婆，或是随便什么别的东西。克劳蒂尔德干起活来象一头骡子似的，即使让她搬运可口可乐的箱子，她也从不抱怨。昨天夜里她可不舒服了，那个胖家伙来劲了。小日本女人说要关门时，他却没有跟克劳蒂进房间，说是他要到门外去呕吐，而没再回来，好在他已经付过钱了。

“我找她有事。你没看见要是班乔在这儿，我就不能去做弥撒吗。快去告诉内丽，叫她到各条街上转转，如果看见那辆卡车，就回来告诉我。她认识那辆红颜色的车。我怎么能不做弥撒呢！”

克劳蒂尔德用围裙擦干双手。

“我这就去找。”

“厨房里的火你生着了吗？”

“还没有。”

“那么，给我一些红炭火，我好给女儿做早饭。”

曼努埃拉用一个扁罐头盒弯腰去克劳蒂的火盆取炭火时，脊梁骨嘎吱嘎吱响。要下雨了。他觉得已经干不了多少事了，现在连早晨的冷空气都怕，特别是早晨，有那么多东

西使他害怕：怕咳嗽、怕胃酸、怕牙痉挛。早晨，一切都不同于夜里，夜里有许多东西温暖着他，有电石灯，酒和睁得大大的眼睛，桌旁有朋友和陌生人的谈话，有一个个掉进女儿口袋里的比索，那口袋可能已经很满了。他打开厅堂的门，把火炭放在火盆里的灰上，上面坐一把茶壶。他把面包从中间切开，抹上黄油，一边用小勺和杯子准备早餐，一边低声唱着：

"……你让她沿着

热带的小路远去……

你要让她回到

我……身边……"

他可能老了吧，可他要唱着歌、头戴着羽毛去死。在他床底下的手提箱里，除了他的西班牙舞服装外，还有一些被虫蛀得很厉害的长羽毛。这些羽毛是几年前卢多为了安慰他而送的，因为有个男人不理睬他……是哪个男人来着，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年轻时那么多使他受罪的男人中的一个）。如果再开晚会，再稍微求求他，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穿戴上这些羽毛，哪怕他象个稻草人，并且与他那西班牙舞毫不相干。只不过是让人们笑笑而已。笑声把他围住了，抚摸着他，还有掌声，喝彩和灯光。小妞妞跟我们喝几盅吧，随便喝点什么，随你的便，喝完了好再给我们跳一个。干吗那么怕那个班乔·维加呀！这些浓眉毛粗嗓子的汉子全都一个样：不等天黑他们就开始乱摸，弄得到处都是机油味，酒窖味，廉价的烟草味和汗味……还有早晨七张桌子上杯底剩酒发出的酸味。瘸腿的、布满沟痕的桌子上，每天早晨全都一目了然。

克劳蒂的那个胖男人坐过的那把椅子旁边放着一个水罐，因为那个汉子整夜不断地吐痰他说他牙疼，大概是虫牙吧。

壶里的水开了。今天要跟女儿小日本女人说说，工作一整夜后，清早不能再给她做饭了，还要对付从没关紧的烟道灌进厅堂里的大风，由于地震烟道上的瓦都错位了。克劳蒂呆在厅堂里非常难受，人家还以为她是女仆呐。内丽可以传个口信什么的，得等她长大以后……对，让克劳蒂把早饭给她们端到床上。她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干什么别的活儿呢。再说，她也不象别的妓女那么懒。露西回到她的房间，象一条母狗似的，脚上全是泥巴就往床上躺，一下午都钻在被窝里，吃面包、睡大觉、长肥膘。当然，正因为这样她的生意才那么好,就是有那一身肥肉。有时还会有个把非常尊贵的老爷专程从杜亚奥来同她过夜。他说他喜欢听露西那双雪白柔软的大腿在跳舞时发出的沙沙声。他就是冲这个来的。象小日本女人就不行，尽管她也想当妓女，可太瘦了，结果当不成。可是做老板娘，却是再合适不过了。她干事很有条理，又很注意节俭。每个星期一上午她都坐火车去塔尔卡把挣来的钱存在银行里。谁知道她存了多少钱，她从来不告诉他，尽管这钱如同她小日本女人一样，也是属于他的。谁知道将来用这笔钱去干什么。说到要享受吧，也不是，因为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她从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连衣裙。别说是买连衣裙，连多买一张床，好分开睡，她都不愿意。比如昨天夜里吧，她一点也没睡，也许是由于堂·阿莱霍的狗在葡萄园里叫，也许是在做梦，也许那喇叭声不停。不管怎么说，到了他这把年纪，还跟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睡在同一张床上，

总是不大舒服。

他把面包盘放在热气腾腾的茶杯上，走了出来。克劳蒂在洗呀涮呀，对他喊着说内丽已经去看了。曼努埃拉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说句感谢话，而是看了看她是不是也在洗其她妓女的衣服。他竖起那线儿似的细眉毛，故作多情地看着她，哼着：

“热带的小……路……。”

第二章

房子在下陷。一天，他们发现便道的路面和厅堂的地面已经不在同一高度了，路面高出地面一些。他们就垫上一块用两个楔子支撑着的木板，可是并不管用。一年一年过去了，谁知道这怎么回事，不知不觉，便道的路面继续在升高。与此同时，厅堂的地面继续下陷，也许是由于跳舞，水洒得太多，地面夯得太实。他们安放的那块木板从来没方方正正过。进进出出的乡下人都在上面磕鞋跟的泥，那块逐渐磨损的木板旁留下一个垃圾坑，坑里堆满火柴杆、空薄荷盒、碎纸片、碎屑、线头、扣子等。那两根楔子周围有时还长出青草。

曼努埃拉蹲在门口摘豆角，他并不着急，离做弥撒还差半个小时。安安静静的半小时，不必为内丽带来的消息而紧张，因为整个村子里没有一辆卡车，连一辆汽车也没有。显然那是梦，是谁来给他讲的这件事他都想不起来。还有那些狗，都这时候了，为什么还要把狗放在葡萄园里！好啦，用五分钟走到卢多家，用一刻钟找线，五分钟用来随便干点什么，喝上一小杯马黛茶，或者停在街口随便跟谁闲扯一会儿，然后，去做弥撒。

为了安全起见，他顺街往上朝林荫道望望，那面是村口，距离三个街区，没有人，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当然不会

有人，因为是星期天。那些孩子在街上玩球时总是吵死人。这会儿大概也都等在教堂门口，如果有富人的汽车开来，他们就伸手乞讨。杨树摇动起来，如果风刮大了，整个村子至少有一星期将被黄叶复盖。女人们将整天到处去清扫落叶。在路上，在过道，在门口，甚至床底下，扫落叶，堆起来，烧掉……空地的坑里冒着燃起的蓝烟，好象一只沿着土坯墙爬行的猫，在杂草丛生的颓垣下翻滚，吞噬着黑莓丛，吞噬着空荡荡的屋宇和小道。蓝烟给街上带来最后的热量，呛得人们直流泪。在外衣口袋里，曼努埃拉的手紧握着那根从连衣裙上扯下的线头，仿佛是捏着一个护身符，促使他身上产生了魔力。

距火车站只有一个街区远，那儿是村镇的尽头，拐过街角就是卢多的家。她家里早早便生起一个火盆，总是很暖和的。他走得很急，把这条路上的破烂房屋甩在身后。没有几幢房子里有人住，很久以前卖桶商就都把他们的店铺迁到塔尔卡去了。现在，路好，一眨眼工夫就可以从庄园到那里去。村镇另一头，那里有教堂和邮局，那里的房子并不是最好的，住人也不是最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中心。当然繁荣时期的镇中心是这个火车站。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牧场，铁路打那儿穿过，那里只有一盏失灵的交通信号灯，一个满是裂纹的钢筋混凝土月台，还有一台老掉牙的脱粒机卧在两棵勾勾巴巴的桉树下面的野茴香丛中。在那堆被锈斑染成橙黄色的废铁上玩耍的孩子们就把它当作是一只玩熟了的蜥蜴。再往远去，有一幢棚屋，棚屋的木板发霉了。屋后，丛生的黑莓和一条水渠把村镇与堂·阿莱桑德罗的葡萄园

分开。曼努埃拉在街角上停下来，望了望那些葡萄园。葡萄园连着葡萄园，一眼望不到边，一直伸延到山脚下。也许不全都是堂·阿莱桑德罗的，即使不是他的，也是他亲属、兄弟和姻亲、表兄弟的，所有这些都是克鲁斯家族的。呈辐射状的葡萄园中，橄榄树庄园的那些房屋就是集中点，四周是一个花园，虽不很大，但终归是个花园。外面周围一圈是堂·阿莱霍的铁箍作坊，奶制品车间，制桶作坊，棚屋和酒窖。曼努埃拉叹了口气，真是有钱有势啊！半个多世纪前继承遗产时，堂·阿莱霍叫人建了这个"橄榄树"火车站，以便火车能在这里停车，把他的产品运走。堂·阿莱霍真好，要是没有他，这站上的人会什么样呢？这儿的人都在说这位老爷当真要争取给村里安电灯了。他总是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因为他是议员哪。他可不象其他人，以为只要有一副粗嗓门和胸前长了毛就有权利骂人。谁能象堂·阿莱霍那样象个真正的大丈夫！那年夏天里，当他和布朗卡夫人到村里来做弥撒时，自己与他们在街上偶然相遇，这位老爷就被他迷住了，尽管有时候只是当布朗卡夫人不注意时，才朝自己挤眉弄眼。

卢多给他端来马黛茶和蜜炸果。曼努埃拉坐在紧靠火盆的一把椅子上，在那些装满碎布、针头线脑和钮扣的盒子里翻弄开来。卢多维尼娅已经看不清里面装的东西了，她眼睛近视，快要瞎了。曼努埃拉劝告她多少次了，要她别犯傻了，得赶快再买一副眼镜，可她从不愿意听。阿塞维多去世时，在临盖棺材盖那一刻，卢多几乎要疯了，只想扔进点自己的东西去陪伴着长眠的丈夫。她觉得扔进她的眼镜是最好

的了。当然啰，小莫尼卡得伤寒死去时，她是布朗卡夫人的女仆。夫人绝望了，剪下一直垂到臀部下的金发辫，扔进棺材里。布朗卡夫人的头发又全都长出来了。由于模仿她，傻卢多却有些看不见东西了。她常说这是为了阿塞维多，因为他太爱吃醋。为了再也不看别的男人，他活着时，不让她交男朋友，也不许交女朋友。只有曼努埃拉例外，当他们开玩笑时，她提醒他说，不管怎么说，小日本女人可是曼努埃拉的女儿，这个木桶匠总是笑着不相信。可是当小日本女人长大时，没有谁怀疑了，她瘦瘦的，黑黝黝，牙齿很大，头发直溜溜的，和曼努埃拉一模一样。

随着岁月的流逝，卢多变得非常健忘和罗哩罗唆。昨天她对曼努埃拉说，布朗卡夫人来看她时给她带了堂·阿莱霍的一个口信，告诉她说堂·阿莱霍要买她的房子。这并不奇怪，上次堂·阿莱霍就说对这座房子感兴趣，可我不懂这是为什么，而且我不愿意走，我愿意死在这里。啊，不行，好象要把我憋闷死了。和她瞎扯已经没有意思了。她连自己藏在大箱子、铁床下、角落里的盒子、包裹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全不记得了。它们在梳妆台后面，衣柜和墙壁之间，上面落满了灰尘。怪不得人们都说，她什么都忘了，只有堂·阿莱霍家的事没忘，连他重孙子们的名字她都知道。现在她却想不起来谁是班乔。

“你怎么会想不起来，我跟你谈过他多少次了。”

“你对我谈过好多男人。”

“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留着大胡子，去年开着那辆红色卡车常到村里来。我对你说过的，他原来是橄榄树庄园的，

可后来走了，结婚了，后来又来了。这个人眉毛黑黑的，后脑勺象牛一样。我觉得他小时候还很可爱，直到那次，他带着一些喝醉酒的朋友来，变得那么讨厌。他撕破了我的西班牙连衣裙。”

没有用，对卢多来说，班乔·维加并不存在。曼努埃拉真想一气之下，站起身，把马黛茶和针线盒往地上一扔，回家算了。老蠢婆！脑袋里除一团烂泥啥也没有。既然卢多连谁是班乔·维加都想不起来，干吗还要跟她聊天呢！他在盒子里翻找那线，他要走了。曼努埃拉翻弄的时候，卢多一声不吭。后来她说了句：

“他欠堂·阿莱霍的钱。”

曼努埃拉看了她一眼。

“谁？”

“你说的那个人。”

“班乔·维加？”

“对，就是他。”

曼努埃拉把红线卷在小手指上。

“你怎么知道？”

“你找到了吗？别都拿走。”

“好的，你怎么知道？”

“布朗卡夫人那天来看我时对我说的。他是那个已经死了的维加的儿子，我住在他们那儿时，他老子是堂·阿莱霍的木桶作坊的工头。我记不得那孩子了。布朗卡夫人谈到这个人，他叫什么来着，想从克鲁斯家独立出来。堂·阿莱霍知道他在背地里买了一辆卡车。这小伙子好长时间不在庄

园了，老维加死了，贝尔塔也死了，老爷便叫人找来那小伙子，借给他钱，就这样，没有什么字据，是为了他付清卡车的本金……”

“那么，他是用堂·阿莱霍的钱买的卡车？”

“他没有还钱。”

“一点也没还？”

“我不知道。”

“一年前就失踪了。”

“就是为这件事。”

“不要脸的东西！”

不要脸的家伙，不要脸的家伙，如果他再来占便宜，就可以对他说：不要脸的家伙，你骗了待你象父亲似的堂·阿莱霍。那时候，你就这么跟他说，不会害怕了。或者至少不那么害怕了。似乎这句话对他有点用，可以撕破班乔那张厚厚的面皮，谁让他总是那么厚颜无耻，咄咄逼人。遗憾的是那喇叭声全都是梦想……那他又何必去缝补那件红连衣裙呢！他又解开手指上绕着的线。今天整整一下午没有什么可干的，要下雨了，他的骨头知道得清清楚楚。如果再对她说起班乔·维加，她肯定会回答说：

“还想男人和出去玩乐吗，你已经老了，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吧，保护好你的腿脚。你看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死神来把自己领走。”

但是死神就象他和卢多一样是个女人，女人和女人总好商量。至少跟某些女人好商量，比如象卢多，她就总是这样对待自己，毫不遮掩，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小日本女人就不

这样，她总是遮遮掩掩。有时候她突然说起喜欢结婚了，特别在冬天，从葡萄摘下到剪枝季节，当她感到非常冷，冻得直哆嗦时，就想要生儿育女了。还生儿育女呢！她都整整十八岁了，可月经都还没来，真是一件怪事。可后来她又说不想结婚了，她不愿意让人家支使她，说她既然已经是妓院的老板娘，就也当个妓女好了。可是一个男人刚一碰她，她就跑了出来。很显然，凭她那副长象就干不好这种事。多少次了，求她耐着点性子。卢多说她最好是结婚。因为小日本女人可是一个能干的姑娘。她该跟一个非常有男子气，能激起她情欲并且爱她的男子汉结婚。可是班乔太粗野，又那么酗酒，他谁也不会爱的。要不然就跟堂·阿莱霍的孙子结婚。夏天，有时他在庄园住宅里百无聊赖，心里发烦，就来这儿喝上几杯。这人满脸粉刺，戴着眼镜，沉默不语，可很年轻，正为考试担忧，他喝得不多，也不同别人交往。如果小日本女人能和他们当中一个怀上孕……不，当然不是结婚的，但终归有了孩子……为什么不行呢，这也是命运的安排。

可别抓住自己呀，曼努埃拉边朝教堂走边想，那根红线又绕在小手指上。这件连衣裙要往里紧一紧，在腰身处，还有臀部。要是住在一个大城市就好了，听说那里有狂欢节，人人都穿着华丽的服装疯狂地跑到街上，谁也不说什么，他可以穿着马德里姑娘的连衣裙出去了。可是这里的男人，象班乔和他的朋友们，全都是傻瓜，愚昧而又无知，有人对他说班乔出门还带刀子，这倒不是真的。去年班乔想打他那次，他竟大着胆子把这粗汉的全身摸了个遍，他什么也没带。傻瓜，他对我们这里的可怜疯女人说了那么多坏话，可

我们却没拿他怎么样……当他跟其他男人揪住我，拉扯我时，他故意使劲捏我，好象并不觉得我又老又丑。由于我那么疯狂，他竟非常恼火，谁知道他要拿我怎么样呢。等着瞧吧，不要脸的家伙、骗子。我真想在他面前穿上这件连衣裙，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比如现在他就在这镇上，我就要穿上这件连衣裙上街，耳后插上几朵鲜花，把脸抹得象个美人儿似的，好让人们在街上对我说：再见，曼努埃拉；看上帝份上，"姑娘"，您可真漂亮！您愿意让我陪着您吗……我就获得了成功。这时，班乔，气急败坏地在一个街角找到我，对我说：你叫我恶心，快脱下这些东西，你给村子丢脸。恰好就在他要用那双大手打我的时候，我昏过去了……堂·阿莱霍正从那儿经过，就把我抱住。堂·阿莱霍让他放开我，不要纠缠我，说我比他有教养。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一个佃户的儿子，而我是了不起的曼努埃拉，全省闻名。于是把班乔永远赶出这个村子。然后堂·阿莱霍把我扶上汽车，带回庄园，让我躺在布朗卡夫人的床上。听卢多说，那床上铺的全是粉红色的缎子，精美极了。他们去请塔尔卡最好的医生，与此同时布朗卡夫人给我敷上药布，让我闻各种香精，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你看，曼努埃拉，我希望咱们成为朋友，你就留在我家里，直到你恢复健康。你不要担心，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你会看到，阿莱霍要把所有的坏人都赶出这个村镇。

"曼努埃拉。"有人喊他。

到了街口，只见有个人两只脚踩在路上一个水洼的烂泥里，一缕白胡须，一件小驼毛斗篷，帽沿下一双蓝眼睛，身

后，那四条黑狗排成一行。曼努埃拉后退了几步。

“上帝呀，堂·阿莱霍，您怎么带这些畜牲上街，快拉住狗，我走，我走，快拉住狗。”

“如果我不下令，它们不会伤害你的。老实点儿，摩尔……”

“您带狗上街，会抓您的。”

曼努埃拉慢慢朝另一条小路退去。

“你去哪儿？你脚都踩到水里了。”

“我肯定会感冒的，我要去做弥撒，去履行戒律。我可不不象您堂·阿莱霍那样是个异教徒。看看您那张死人脸，我敢打赌，您去胡闹了，您这年纪，我也不说了……”

“你是去请求宽恕你的罪过，混蛋……”

“罪过！但愿如此，我倒想有点罪过呢，可您看我多瘦。圣母玛丽亚和耶稣……”

“难道人们没在说你迷住了班乔·维加吗？”

“谁说的？”

“是他本人说的，你要小心点。”

狗在堂·阿莱霍身后骚动着。

“奥代洛，摩尔，下去……”

水浸湿了他的袜子，冰凉的湿裤脚紧贴在脚脖子上。他有好几年没感到自己这么倒霉了。为了爬上另一条路的高坡，他对一头猪踢了一脚，想让它走开，可是滑倒时，他又不得不蹬住猪背。他从这另一条路上问堂·阿莱霍：

“小心谁？”

“小心班乔，听说他除了你不谈别的。”

“可是他已经不到橄榄树庄园这边来了。他们说他欠您的钱，是吗？”

堂·阿莱霍笑了。

“你什么都知道，爱管闲事的‘老婆子’。我昨天去找塔尔卡的医生你也知道吗？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

“堂·阿莱霍去看医生，可您不是好好的吗……”

“你刚才还说我脸色不好。等班乔追上你时，你的脸色也好不了。”

“可他不在这儿。”

“在，他在。”

那么，那喇叭声，昨天夜里……不，他不能去做弥撒了。在街上挨顿揍可受不了。天太冷了，愿上帝饶过他这一回吧，他会感冒的。他这把年纪，最好是躺在家里，是的，躺在家里，忘记这条西班牙连衣裙。如果小日本女人不支使他干点什么就躺着。谁知道会叫他干啥呢，她常喊叫着让他去做件什么活儿。去年班乔·维加扭了她胳臂，差点骨折，现在还痛。她跟班乔没有任何关系，毫不相干。

“你别走，‘老太婆’……”

“当然啰。他要打的敌情不是您。”

“你等等。”

“行了，堂·阿莱霍，随您怎么说。您没看见我现在有事吗！我脚都湿了。我要是死了您可得给我口棺材钱，因为是您的过错。要头等的，啊……”

堂·阿莱霍顺着另一条人行道，一边走一边跟曼努埃拉说话，后面跟着他的狗。十一点钟弥撒的最后一遍钟响了。

为了让曼努埃拉听见，他必须喊着说，因为盖雷罗家族那辆四轮马车驶过来了，里面坐满了孩子，唱着歌：

下雨啰，

下雨啰。

老太太在山洞里，

小鸟在唱歌……

“行了，堂·阿莱霍。您想干什么？”

“啊，对了，去告诉小日本女人，说我有急事要跟她谈。我今天下午去，我也想跟你谈谈。”

在拐过街口之前曼努埃拉站住了。

“您开车来吗？”

“不知道。怎么？”

“好把汽车停在门前，这样，班乔看见您跟我们在一起，就不敢进来了。”

“如果我不开车来，我就把狗撒在外面，班乔怕狗。”

“当然，他是一个胆小鬼。”

第　三　章

利拉小姐从小窗口看了一眼班乔·维加，可是由于他正在跟她说那些事，她也没有低下头来，因为她从好久以前就认识他了，对他已经不感到大惊小怪了。再说，我喜欢又一次见到这个多嘴而又快活的人。

“你可是陆地上的海员了，班乔，现在你有了卡车和货物了，在每个港口你都找了个女人。小埃玛连你的影子也见不到，小可怜儿的，跟你结婚可真受罪。”

“她没抱怨过。”

这时利拉小姐的脸就红了。

“那你呢？利拉。”

他从小窗口外面去拉她的手。

“你别这样，傻瓜……”

利拉小姐指着奥克塔维奥做了一个手势，他正在门口望着街上吸烟。班乔回过头去寻找是谁使利拉害怕，看见只有他的大舅子时，他耸了耸肩膀。大棚屋里面一端是邮局，现在空着，只有堂·塞斯佩德斯坐在一捆三叶草上。那一捆捆三叶草在房屋一端堆成梯形。老人从草捆上下来，走到奥克塔维奥身边，倚着门槛往街上望。对面，一些人围着另一间棚屋，那间棚屋里星期天当作教堂，平时是开党务会议的地方，比邮局这个棚屋要小得多，也是堂·阿莱霍的房产，可从来

没改变过它们的用场。对这些教民来说目前这小教堂的地方已经够用了，特别是采摘葡萄季节过后，不论是外地人还是庄园主家的人都不再待在此地了。班乔转过身来，点燃一支烟。

“圣·阿尔丰索牧师已经来了吗？”

堂·塞斯佩德斯摇了摇头，表示还没到。

“他可能是个慢性子。”

奥克塔维奥拍了拍老人的后背说：

“你都这么老了，还什么都不懂。堂·塞斯佩德斯，看上帝份上，今天上午牧师大概睡觉去了，粘在被单上了。听说他在塔尔卡，在佩乔·德·帕珞妓院跳舞跳了个通宵……”

利拉小姐探出头来说：

“异教徒！你们要被惩罚的。”

班乔笑了，堂·塞斯佩德斯把手从斗篷下掏出来划了个十字。奥克塔维奥走过去坐在草捆上。堂·塞斯佩德斯望着天空。

“要下雨了。”

他跟在奥克塔维奥后面，登在比他还高一级的草捆上，然后又把他那双皱巴巴、布满伤痕、黑糊糊已经变形的脚耷拉下来，塞进那双沾满污泥的土制凉鞋里。

小窗口的对话还在继续。

“昨天夜里你没有躺在小日本女人的床上吗？”

“我？没有。我好长时间没去了。人家没给我送请帖。”

“你也够捣乱的了……”

“倒霉的是我在恋爱。”

利拉小姐说当然啰，小日本女人可是个好姑娘，就是长得丑点，衣着也不入时，围裙底下穿条拖到脚踝的灯笼裤，就象从孤儿院里出来的似的。当然，她干这桩生意也真怪，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好姑娘。是的，没错，是从她妈妈那儿继承来的，不过她可以把妓院卖了。她小时候，大日本女人送她去上学。那时橄榄树庄园有学校，就设在这个棚屋，当时堂·阿莱霍还没有把它买去。我妹妹告诉我，所有的女孩子都跟她好，女老师也对她好，尽管这样，小日本女人还是跑出来，藏在车站那儿，一直等到下课，大日本女人也没发现她没去上学。她从来不上街玩，从来不问候别人……现在，所有的正派人都替小日本女人感到惋惜，这可怜的姑娘太怪了。每次在街上相遇，利拉小姐都迎着她的目光，尽可能亲切地问候她。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可我不爱她……”

利拉小姐不解的望着他。

“那么爱谁？”

“爱曼努埃拉，可是……”

全都笑了，连她也笑了。

“肮脏的男人，真堕落。也不知道害臊……不要脸这词应该加在你们身上。”

“曼努埃拉实在是太富有风情了……”

这两个人又开始隔着青铜条窗棂低语起来。堂·塞斯佩德斯从草捆搭成的台阶上下来，来到门口，向天空张望。

“我的妈呀！雨来了……”

等在这小教堂附近的人都躲进屋檐下，紧贴着墙壁，手

插在裤袋里，站在从瓦房顶上落下的雨帘后面。一会儿的工夫，盖雷罗家那辆马车的马就被浇得精湿，刚刚来到的瓦伦苏埃拉一家便躲在那辆福特车里。人们在等着做弥撒。堂·阿莱霍跑进邮局，后面跟着他那四条黑狗。他抖掉斗篷和帽子上的雨水，那些狗也抖了抖身子。奥克塔维奥为了避免被浇湿又登上草垛。棚屋里又喧闹起来，好象这棚屋都变小了似的。

"早上好，堂·塞斯佩德斯……"

"早上好，老板。"

他又看了看奥克塔维奥，可没有向他问候。他看见班乔的背影，他在小窗口旁，停止了交谈，可没有转过身子。

"有幸见到你真高兴……"堂·阿莱霍对班乔说。

由于班乔一动没动，堂·阿莱霍轰起他的狗，它们从地上站了起来。

"奥代洛，苏丹……"

班乔转过身子。他抬起双手，好象等着挨一枪子似的。堂·阿莱霍不等狗咬人就喝住了它们。

"摩尔，到这儿来……"

"您可真会开玩笑，堂·阿莱霍……"

"人家问候你，你起码应该回答一下呀。"

"这种玩笑开不得！"

奥克塔维奥从草垛上看见他们，那儿离支撑着屋顶的大梁很近了。堂·阿莱霍穿过库房走近班乔，前后围着那四条欢蹦乱跳的狗。在这个棚屋里到处都是棕褐色的，连墙上的石灰都是土色，唯一鲜亮点的颜色就是堂·阿莱霍眼睛的

蓝色和那些狗淌着口水的红舌头。

“可是你开的那些玩笑呢！忘恩负义的下流胚，你以为这是小事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吗？我给你拉到运葡萄渣的生意，可是几天前我自己又让阿乌古斯托去告诉那个人别把这笔生意给你。”

“我们到旁边去说吧，最好……”

“为什么？你不愿意让人们都知道你不要脸，你忘恩负义吗？外面还在下雨，我不想再淋湿了，医生让我要多加小心。您，堂·塞斯佩德斯，请帮我去肉店跑一趟，就在这旁边，去对梅尔乔尔说给我弄些上好的瘦肉来，好让这群狗安静点。这个人是谁？”

奥克塔维奥两步跳下草垛。一边抖他那件深色西服，一边整整那条系在衬衣开敞的领口上的领带，说话前先清清嗓子。可是班乔先发话了。

“奥克塔维奥，我的大舅哥。”

“是在服务站的那个吗？”

“是的，老爷，愿为您效劳。我跟班乔是姻亲，所以在我面前您有话尽管说……”

四条长着毛茸茸尾巴、犬齿锋利的黑狗的吠叫声震动着棚屋。堂·阿莱霍的蓝眼睛紧盯着班乔的黑色眸子，迫使它们在浓浓的睫毛下停住不动。他在这双眼睛里看得清清楚楚，班乔不愿意让奥克塔维奥知道那笔债务。风掀动着贴在墙上的废信纸条。

“你以为只要是私下骂你不要脸和忘恩负义就不要紧了，对吗？那么说，除此之外，你还是一个卑鄙的胆小鬼。”

“您别说了，堂·阿莱霍。”

“你父亲，愿上帝在天堂保佑他，使我不得不这样说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只是想到你父亲我才借钱给你。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送你坐牢，听清楚了吗？”

“我没签过任何借据。”

堂·阿莱霍气坏了，连狗都感觉到了，站起来露着尖牙齿朝班乔咬叫着。

“你怎么敢？”

“我这里给您带来五笔晚交的欠款。”

“你以为用这点钱就能让我满意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吗？你看，透过你这张黑得象柏油似的脸，我看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象你是我生的似的。当然，他们切断了你的货源，因此你才夹着尾巴来还我钱，好叫我让他们再把那些货交给你运。把那笔钱还给我，忘恩负义的下流胚！我跟你说了，快还给我钱……”

“我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那你是什么？小偷？”

“好了，堂·阿莱霍，你就断我的货源吧，这不就得了！……”

“把钱还给我。”

班乔交给他那捆钞票，热乎乎的，因他用手在裤兜里捏了好一会了。堂·阿莱霍慢慢地点着票子，然后掖进斗篷里。那条叫内古斯的狗舔着他的鞋尖。

“好吧，你还差我六笔欠款，都要按时交来，明白吗？

你瞧，你得明白，任何一个没你傻的人都明白。我手里攥着许多证据，你要小心点，别以为我没叫你签字，就会让你对我搞这种名堂。我给你自由是为了看看你怎么行动，尽管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早清楚这一切，但还要看看你是怎么瞎折腾的。这下你可知道了吧，下次你要再跟我说你一时还不清，容你再缓一缓，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是由于我没有时间……”

“撒谎！”

“是由于我一直没到这一带来过，堂·阿莱霍。”

“又在说谎。你什么时候能去掉这坏毛病。人家告诉我，在公路干线上你大舅子的加油站上见过你好几次。多跑两公里到这儿或到庄园会费你什么事！难道你不认识到你出生地的路了吗？畜牲！”

不，他不想为这些事和这个该死的村镇再有什么联系，把钱交给堂·阿莱霍，他心疼，那等于是承认这种联系，再次把自己束缚起来。他好不容易才忘掉了一点儿，他这样做就好象人们为了在黑暗中忘掉恐怖而打口哨一样。五个月来他鼓起勇气不交给他钱，抗拒着，把这笔钱保存起来，梦想将钱用在别的事上，好象他有权力这样做似的。他想用那笔钱给埃玛在塔尔卡新居民区买所房子。那儿所有的房子都一样，但是粉刷着不同的颜色，这样看上去就不一样了。而这时埃玛又出了点谁都忍受不了的事。碰巧现在又是运货旺季，班乔很少在家，有时他索兴把卡车停在路上过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埃玛常说：我几乎看不见你，谁知道你在外面都干些什么，因此我和女儿得有所补偿……我有溃疡病，

一躺在床上，这儿火烧火燎的，就象有一头野兽在拱我、啃咬我、舔我，这儿，就在这里面，使我睡不着觉，说不了话，动不了，不能喝也不能吃，几乎喘不上气来。有时这儿全都硬了，抽着筋，真怕那“野兽”咬我一口，使我裂开。那时候她照顾我，我望着她，因为如果没有她我可能会死去的，她知道这一点，因此她象照料一个孩子似的照顾我，我就象个悔过的孩子似地哼哼唧唧，可是她知道我会依然如故。因此班乔需要这所房子，有时他开着卡车在那个居民区绕上一圈，那些写着“出售”的广告渐渐少了，粉红色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蓝色的和黄色的，可埃玛喜欢一座粉红色的。对堂·阿莱霍来说，几千比索算不了什么。

“您为什么不叫堂·奥古斯托再发给我几批好货呢？”

“如果是那么好的货，你向我履行什么义务呢？”

班乔没有回答，雨水渐渐注入路上的水洼里，已经走不过去了。牧师来了，人们走进小教堂。班乔没有回答，因为他不愿意回答。他不必讲给谁听，更不必讲给这位老爷听。他别以为自己出生在他庄园，就非得听他的不可……人家都说他是堂·阿莱霍的儿子，可是对别人也都是这样说，说利拉小姐和小日本女人也都是他的孩子，谁知道还有谁。这周围有那么多的蓝眼睛雇工，可我不是蓝眼睛。为了我的老娘我什么都敢干，我的眼睛和眉毛是黑色的，有时人家都以为我是土耳其人。我不欠他什么。从小就当拖拉机手干活，后来学会了开车，偷着学的，跟堂·阿莱霍那些和自己一样年纪的孩子们一起偷他的车学的……只此而已。唯一欠他的就是他学会了开车，再给他几笔欠款就还清了。在此之前他还

得沉默不语。让埃玛等着吧，也许还可以到别的居民区里买房，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自在，不和任何人结账……我将永远离开这个该死的村镇。可是这个老东西却当着奥克塔维奥的面说我迟交那几笔欠款。以使今后人们不再理他，失去埃玛的兄弟们对他的信任。其他人会那样，但奥克塔维奥不会的，因为他是我的老伙计，别的人会到处去宣扬这些事情。

“怎么不说话啦，为什么？”

堂·塞斯佩德斯拿着瘦肉回来了。那些狗欢跳着，哼叫着，舔着堂·阿莱霍的脚、手，往他身上直跳，差点把他扑倒。

“扔给它们一块瘦肉，堂·塞斯佩德斯……”

那块血淋淋的瘦肉飞了出去，狗追了过去，然后四条狗扑在地上滚成一团，争着那块还温乎乎的鲜肉。它们撕开鲜肉，在地上边吃，边哼叫着，淌着口水的狗嘴通红。狭窄的狗脸上黄色的眼珠在闪动。男人们都靠在墙上。四条狗吞完那块瘦肉以后，又围着堂·阿莱霍欢跳起来，而不是围着喂它们的堂·塞斯佩德斯，仿佛它们知道这位穿斗篷的老爷才是它们看守的葡萄园的真正主人。他抚摸着那几条狗，他这四条狗象狼的黑影，露着血淋淋的牙齿，尖利的脚爪沉甸甸的，真是纯种的好狗。

“不，直到你交出欠我的全部款项才算完。我现在一点也不相信你。我老了，快要死了，不愿意在这儿留下零零碎碎的事情……”

“可是堂·阿莱霍，您想怎么办呢……”

地面变成一片血乎乎的。那几条狗嗅着地面，气哼哼地寻找着某些可舔的残肉渣。班乔·维加咬紧牙关，他看见奥克塔维奥朝他挤了一下眼，意思是说：伙计，你别动，等一等，我们共同去解决这件事。这只老公鸡可是有办法的，他们听见了教堂的钟声。

"班乔，你不去做弥撒吗？"

他没有回答。

"你小的时候，还常在传教时帮忙哪。可怜的布朗卡夫人，她是那么喜欢见到你，你过去是那么和气，那么漂亮。那些忏悔太长了，我们笑得要死……您呢？堂·塞斯佩德斯？"

"当然了，老板……"

"你看，堂·塞斯佩德斯是怎样做弥撒的。"

班乔看了一眼奥克塔维奥，奥克塔维奥摇摇头表示他没见过。

"堂·塞斯佩德斯是您的佃户。"

他咽了下口水又补充说：

"我可不是。"

"可是你欠我钱，而他不欠。"

真的，现在最好别提它，最好别争吵，而是去做弥撒。又费我什么事呢！星期天我在家时，埃玛给小诺尔玛穿上镶白皮的天蓝色大衣，让我和她们一起去做十一点半的弥撒，说这是最好的弥撒。我去，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喜欢问候居民区的人。有时我喜欢去，甚至高兴去，但有时就不想去，可我总是去，因为我们穿得漂漂亮亮的。我跟着在门

口仰望着我的堂·阿莱霍。可是班乔仍是不住地对自己说：

"不，我不去。"

奥克塔维奥终于满意地笑了。四条狗出去了。但是临出去前，堂·阿莱霍回过头来说：

"啊，我忘了告诉你。人家告诉我说，你到处在讲曼努埃拉，说你跟他不共戴天，等等。要是叫我知道你到小日本女人那儿去找他们的麻烦，我可饶不了你，他们是好人。这你是知道的。"

他出去了，后面跟着他的狗，穿过街道，溅着泥水，在屋檐下，雨帘后等着。堂·塞斯德佩斯，手里拿着帽子，站在教堂的门口，那几条狗随着钟声走进教堂，后面是堂·阿莱霍。

第 四 章

小日本女人没有马上猜出堂·阿莱霍为什么那么急于跟她谈谈。一开始，曼努埃拉把话传给她时，她吃了一惊，因为这位议员总是不先打个招呼就来拜访她，就象到他自己家一样。尽管如此，她很快就明白那么讲究礼节只不过意味着一件事：说来说去还是要告诉她，有关这个村镇通电事的最后结果。很长时间以来，他坚持办理这件事。可是对这一请求的答复却一年一年拖下来，谁知道已经有多少年了，总说需要等一等，找个合适的机会去接近省政府首脑。省长大人总是出访，或者说我们暂时在另一地区进行巨额投资，或者省政府秘书长是反对党的，只好等一等。

可是上个星期一，小日本女人在穿越塔尔卡中心广场朝银行走去时，碰见正往省政府走的堂·阿莱霍，他们在街角上停下来。堂·阿莱霍买了一小口袋热炒的花生送给她，可是在他们谈话时，几乎都让他自己吃了，他一边说，一边捏碎花生皮，花生皮落在他那驼毛斗篷上，微微隆起的肚子把斗篷胀起一点儿。他说现在行了，一切就绪，再过半小时省长接见他，他要当面谴责省长为什么丢下"橄榄树"火车站不管。小日本女人在广场上游逛，等待着堂·阿莱霍带着这次伟大接见的结果出来。后来，由于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办，上火车的时间也到了，就没见到他。一个星期里她都在打听这位老爷是

不是回到了庄园，可是那个星期连顺便去看看的机会也没遇上。她只好待在家里想着这件事，急切地期待着。

可就在今天，总算行了，午饭后，妓女们各自都躲进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了，小日本女人待在厨房里，曼努埃拉陪着露西进了她房间。小日本女人不是再加块劈柴使灶膛里的炭火更旺，而只是更靠近已经发灰的残火，用一条披巾紧紧裹起身子，因她骨头都冻麻了。天渐渐黑了，雨还不见小，院子里的水一点一点地漫过克劳蒂为了穿越而摆放的一溜砖头。另一边，正对着厨房门，露西的房门敞开着，只见她点上一支蜡烛。小日本女人不时地抬起头看一眼，看看她跟曼努埃拉干什么笑得那么厉害。最后的一阵笑声，是整个下午最刺耳的笑声，这是因为曼努埃拉嘴里叼满了发卡在给露西做时髦的发型，她憋不住笑，发卡全吐了出来。露西和曼努埃拉，两个人跪在地上花了好大工夫去寻找发卡。

外面仍有一点余光，但是小日本女人受不了厨房中的黑暗，感到无精打采。她伸手去摸摸炉灶，还有点热乎气。要是有了电，这一切就要变了。这倒霉的天气，雨水越过门口的土坎灌进厨房，弄得到处是湿乎乎的泥巴。也许这时候，随着初起的晚风，浸透她全身，使她缩紧身子的寒冷并没有那么可怕。也许这天气不会越来越潮的，从五月到六月，再从六月到七月，直到八月，不会象以往那样，只觉得全身长满绿毛，遮住了她的脸，她的衣服，她的食品和她的一切。只要有了电，全村就会复苏，恢复她母亲年轻时的样子。上星期一，她等堂·阿莱霍的时候，走进一家卖电器的商店。多少次了，她站在那玻璃橱窗外，看着橱窗里失去颜色又听不到

音响的电器。她从没有进去过，这次进去了。一位有着浅色睫毛、耳朵薄得透亮的男店员接待了她，给她展示商品，送给她说明书，向她提供很长的保修期。小日本女人发现那店员做这一切并不以为她有能力购买一件华丽的电器，可她是有能力的。等村里有了电她就去买一台"乌尔利特塞尔"牌收录机，立刻去买，不，提前去买。只要堂·阿莱霍今天下午给她带来可以安装电器或签定了某个协议或文件的消息，她明天就去买"乌尔利特塞尔"牌收录机。明天是星期一，她要买那台颜色最鲜艳，带一幅土尔其海和棕榈树的风景画，所有的收录机中最大的一台。明天星期一，她要跟那个浅色睫毛的小伙子说说，请他给送一台来。这样，村镇里有电的第一天，她家里就能用上那台"乌尔利特塞尔"牌收录机了。

最好她对曼努埃拉什么也不说，把这个计划先透露给他，他就会乐疯的。否则他会和自己说这说那，提出什么要求呀，叫自己不得安宁，最后闹得只好打定主意，什么也不买。他正在对面房间里脱衣服，想在烛光下试他那件红色连衣裙。到了他那个年纪还不怕冷，和我母亲一样，愿她在天国里安息。她人高体胖，肥大的乳房象装满葡萄的口袋，即便是在天气最坏的日子里，比如象今天这样，她也敞开领口。在领口下方，乳房隆起处，总掖着一块小手帕，每当谈话时或喝她那大瓶葡萄酒时，或是在制作世界上最香甜的蜜炸果时，就不时地抽出她那块小手帕，擦去总是从前额，从鼻子，特别是从前胸，难以察觉地流出的汗水。据说大日本女人由于酒喝得太多了，死于某种肝病。可是这不是真的。她

喝得并不多。我母亲是难过死的。她为“橄榄树”火车站的每况愈下而难过。她跟堂·阿莱霍谈过多少次安电灯的事，可毫无结果。后来又说铺沥青的公路干线要从橄榄树村这儿过，这样这儿就会变成一个重要的村镇了。有了这个希望时，妈妈又心花怒放了。可后来人家把实话告诉了她，我想是堂·阿莱霍告诉她的吧，按设计那条公路从离村子两公里的地方通过，于是她又绝望了。那条笔直的公路干线闪着银光，就象一把刀，一下就砍断了座落在旧公路拐弯处那秀丽的“橄榄树”火车站。货物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用火车运了，而是用卡车从公路上运。火车只是每周开来两次了，剩下的居民没有多少了。弥留之际，大日本女人回想起从前，还是夏天十二点做弥撒时，运来当地最好的唱片和留声机。附近庄园里漂亮的年轻人骑着骏马，傍晚时聚集在邮局门前，来取火车带来的邮件。那些小伙子，白天尽心尽意地陪伴着他们的姐妹、表妹或未婚妻，夜里他们来到从不关门的日本女人的妓院里寻欢作乐。后来，只有修那条公路干线的工人，他们走上两公里来到她这妓院了；再后来连他们也不来了，只有当地的老主顾，工人，佃农，短工和来采摘葡萄的外地人来。这是些另一阶层的人，再往后连这些人也不来了。现在去塔尔卡的路程那么近，星期天又是最闲暇的日子——一眨眼的工夫就到那里了，再别想跟象佩乔·德·巴珞那样的妓院竞争。客人常说，连电都没有，连这个都没有太差劲了。我总是听见她抱怨许多事，抱怨胃里有一团火，她孤零零地抱怨着，低声地抱怨着，最后，躺在床上，肿胀着，眼圈发黑。后来不行了，身边什么也没有。尽管堂·阿莱霍叫她等

着，可是那一天她再也等不了啦，便慢慢死去了。我们把她埋在圣·阿尔丰索村的墓地里，在橄榄树村连墓地也没有。橄榄树村只不过是被葡萄园围绕、而且看来马上要被葡萄园吞噬的一簇杂乱无章的破旧房屋。

他怎么笑得那么厉害？他有什么权力不来感受这正浸到我骨头里的寒冷？

“爸爸！”

她从厨房门口喊他。曼努埃拉从露西那透出亮光的门框里站起来，显得又瘦又小，站在门里，臀部不住地扭动着，脸被黑暗遮住，看上去象一个孩子。她熟悉这个身躯。没有热量，也暖不了被窝，不象她母亲的身体，那真是热的化身。她钻进母亲怀抱象钻进一口热锅里似的，用母亲的身体包围着自己，烘干自己发湿的衣裳，温暖着自己的骨头和一切……

“干什么？”曼努埃拉问道。

“来！”

“你叫我干什么？”

“你就来吧。”

“我正在帮露西忙着呢。”

“我没跟你说叫你来吗？”

曼努埃拉用那件西班牙连衣裙裹着身子，想法穿过象个湖泊似的院子，两脚踩在漂浮着葡萄落叶的水中，溅起水花。小日本女人又坐到快熄灭的火旁。

“孩子，这么黑，象是在守灵。”

小日本女人没有回答。

“我给火再加块劈柴。”

他并不指望它再升起火苗了。

“我点支蜡吗？”

用得着吗，她可以象现在这样整个下午，一整天待在黑暗里，她倒不渴望光明，只需要一点热量就行了。

“好吧。”

曼努埃拉点上蜡烛，把它放在土豆堆旁边的桌上后，便戴上眼镜，坐在烛光下缝补。露西已经吹灭了蜡烛，她要一直睡到吃饭的时候，这样容易消磨时间。现在是五点钟，还差三个小时才到吃饭时间。还有三个小时，可天已经黑了，要过三个小时才到晚上，才能开始接客。

“我保险今天夜里不会有谁来了。”

曼努埃拉站起来，把那件连衣裙贴在身上，用下巴夹着领口，用手按着腰部。

“我穿着合适吗？”

“挺好。”

雨停了，只听见鸡笼里露西那只火鸡在鼓起羽毛，那是一个求爱者付给她的报酬，因为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给她。

“我保险今天夜里谁也不会来了。”

这次是曼努埃拉说的。小日本女人抬起头，好象被弹簧弹起来似的。

“你知道班乔·维加要来。”

曼努埃拉被针扎了一下，便嘬了嘬手指头。

“你知道吗？班乔·维加要来吗？”

"当然知道，要不你为什么在缝补你这件连衣裙？"

"可他并不在村上。"

"你对我说昨天夜里你听见那喇叭声……"

"是的，可我不……"

"你知道他要来。"

不承认也没用，女儿说得对，哪怕下雨打雷，班乔今天夜里也会来的。他拿起那件连衣裙，那件被火烤热的细棉布，整整一天他都在一针针地补着，为自己准备着那件连衣裙。我们看看他是不是象他说的那么具有男子气，他要受到惩罚的。如果今天夜里出什么事，那么全村就会没人不知道，人们就爱说这些疯娘们儿的闲话，会闹得满城风雨的。曼努埃拉放下那件连衣裙，把蜡烛放在洗漱桌上那块镜子下面，开始梳头了，他头发真少，现在头上只有四绺头发，不能做任何发型，那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喂……"

小日本女人抬起头。

"干什么？"

"你过来。"

她坐到镜子前一把香蒲草编的椅子上。曼努埃拉抓起她垂直的头发，眯起眼睛看着她说，你该尽量打扮得漂亮点儿，一面开始替她梳理头发。做为一个女人要是不风流一点儿，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要讨男人们喜欢，傻丫头，他们就是为这而来的，是为了忘记那些跟他们结婚的丑八怪，头发要这样梳。你看，这才象样，这样才好看，前额上要盖上一绺头发，其他头发要高高梳上去，象人家说的象一个蜂窝。曼努

埃拉给她梳上头发，这儿要系一条丝带，你没有一条漂亮的丝带，我想我箱子里有一条，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借给你，我给你系在这儿。夏天里我看见过堂·阿莱霍的一个孙女就是这样系的。你看这丝带你系正好，你别犯傻，得会享乐……你看，就这样……

小日本女人顺从地任其摆布。是的，他肯定会来，对此她象曼努埃拉一样清楚。去年那次，当他想对自己胡闹时，她都感受到他脸上和鼻子上那股浓重的带酸味儿的呼气了。父亲的手有时摩挲着她的脸，小日本女人就想起那件事。他用象砖头一样粗糙的手抓住她，短粗的大拇指，指甲被咬过，油乎乎的手，又宽又扁，掐住她的胳臂，弄得她生疼，掐出一块紫瘢一个多月都没下去……

“爸爸……”

曼努埃拉没有回答。

“要是他来了我们怎么办？”

曼努埃拉放下压发梳。镜子前面小日本女人的头发梳的象布雷曼人那样。

“如果班乔来了，你可得保护我。”

曼努埃拉把发卡扔到地上，已经梳好了。为什么还装傻呢！难道想让他，曼努埃拉去对付一个象班乔·维加那样的男子汉吗？得让她一下全弄明白，别再骗她了……你非常清楚我是不中用的“疯婆子”，谁也没想瞒着你。你求我保护你，可是只要班乔一来我就象一只母鸡似地跑开，藏起来。不能因为做了你的爸爸你就怪我。我没有参加那次重要的打赌，也不想和那件事有什么联系。拿我有什么办法呢！大

日本女人死后我请求你多少次了，把我那份家产交给我让我走。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总会有某家妓院可以工作的……可是你总不愿意，我也不愿意，都怪大日本女人，是她说服了我。她说有了这房子就会富起来，说有个小姑娘有什么关系呢，大日本女人活着的时候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曼努埃拉喜欢跟小姑娘在一起……可四年前她进了圣·阿尔丰索村的坟墓，这个破村子连自己的墓地也没有，自己也将被埋在那里。而此时此刻，曼努埃拉却还留在这儿。连这厨房里的地面都是烂泥。那么为什么还要找小日本女人的麻烦呢！如果她希望有人保护她，那就结婚吧，或者找一个男人。他自己快完了，已经动弹不了几年啦。去年那次，出了班乔的那事以后，女儿哭喊着对他说：做象他这样娘们儿气的男人的女儿真叫她丢人。因此他当然愿意到另一个地方去谋生，再去开一家妓院。可是他没有走，因为这"橄榄树"火车站很小，大家都很熟悉，人们都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连孩子们都不问他们在干什么，似乎他们一生下来就都知道，什么也不需要解释。小日本女人说，这个村子这些天早晚要完蛋，剩下爷俩留在这对什么都不稀奇的该死的村子里有什么意思。在塔尔卡开个店吧，不行，不能开饭店，不能开香烟店，不能开洗衣店，也不能开食品店，什么也开不成。我们就藏身在橄榄树村这儿……好吧，好吧，死丫头，那你可别管我叫爸爸。因为小日本女人一管他叫爸爸，放在洗衣盆上的西班牙连衣裙就显得更加荒唐了。细棉布磨损了，红颜色褪了，缝补的地方也看得出来了，真可怕，已经不顶用了，寒冷而漫长的黑夜在葡萄园里降临了，吞没了在这荒凉地区可能燃起

的火星。混蛋女儿，你别叫我爸爸，象所有的人一样，管我叫曼努埃拉。让我保护你，真想得出来，谁又来保护我呢？不行，早晚有一天，我拿上我的破烂东西，远走高飞，到一个象塔尔卡那样的大地方。我敢肯定佩乔·德·帕珞妓院会给我工作的。可这种话他本人说的次数也太多了，他已年过花甲了。此刻他继续给女儿梳头：

“为什么要我保护你，你就跟他睡呗，别那么傻，他长得挺精神，是这一带最有气魄的男子汉，他有卡车，什么都有，可以带我们去兜风。早晚有一天你也只好当妓女，因此……”

……让他强奸她。就在今天夜里，尽管她要流点血。班乔·维加或其他随便哪一个，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今天有班乔在，一年来自己常梦见他。梦见他使自己很痛苦，打他，欺侮他，可是在这逼迫中，他们可能得到了借以战胜冬天寒冷的东西。曼努埃拉的手指弹着她的头，抚摩着她耳根下的脸蛋。她的发型显得更俏丽了，还不那么冷嘛……她象是个男孩子。曼努埃拉也是个男人，不，是一只鸟，是什么都行，就是不该当男人。他自己常说他有“女人”气。可这不是真的他常想如果他要做妓女，最好头一个就跟班乔睡觉。

曼努埃拉给小日本女人梳了一个蜂窝式的发型。女人，她是个女人，她将跟班乔睡在一起。自己则是个男人，老了，一个贫穷而苍老的带“女人”气的男人。一个爱热闹，爱喝酒，爱衣服，爱男人的疯子。忘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在这个村子里他受到保护——是的，她说得对，我们最好还是留下。可是突然间又想起小日本女人又常对他说那句话，他自己

的形象就消失了，他好象是从天上掉下的一滴水。他看不见自己到底是男是女了，似乎连曼努埃拉也不存在了，一切都消失了。他四顾茫茫，一筹莫展，只觉得自己在波涛中沉浮，挣扎……

他把那发型最后收拾几下，透过头发曼努埃拉感到女儿渐渐变暖了，好象确实想把头交给他来打扮似的。他也愿意给她帮这个忙。小日本女人在微笑。

"再点根蜡烛好更清楚地看看我……"

他点上蜡烛，把它放在镜子的另一端。小日本女人，用她自己的手指，轻轻碰了碰玻璃镜中自己的形象。她转过身说，

"我好看吗？"

是的，如果班乔·维加那次不那么粗鲁，她可能会爱上他的，会在一段时期内做他的情妇，直到把她抛弃，再去跟另一个女人胡混。男人大都这么粗野，曼努埃拉想，她把我的钱把得紧紧的，归根到底，这钱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赚来的。也许我再不会觉得这么冷了。班乔那畜牲要是走了，也许她会痛苦，可是只要她，还有自己心里都很明白的话，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是碰到这样的天气，一到晚上，本来曼努埃拉宁可去睡觉的，放好那件连衣裙，吃了药，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今天他不想见什么人了，因为自己的全部热量似乎都传给了小日本女人，一点儿也没剩。外面，天空开始变得晴朗，朵朵彩云相互追逐着。院子里，木槽、鸡笼、厕所，所有的一切，直到最不起眼的东西，都变大了，将清晰的影子投入金

黄色的晴空下逐渐减少的水面上。也许，归根结底，斑乔不会来……也许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堂·阿莱霍的一个玩笑，他是多么爱开玩笑啊！这么冷的天，也许最后连堂·阿莱霍也不会来——他自己说过他有病，医生给他做检查，让他禁食和规定起居制度。他摸了摸放在肮脏的甘薯堆上那件没有生气的连衣裙，寂静中他听见院子另一侧响起露西的鼾声。在镜中他看见自己的脸，在他女儿脸的上方，女儿正在欣喜地观赏着自己。蜡烛一边一支，象是守灵的蜡烛。他自己的灵堂将来可能也是在这样的烛光下，设在这间厅室里。在这里每当节日的热烈气氛使僵硬的东西熔化时，他便要跳舞。他要终生留在这"橄榄树"火车站。他要死在这里，要早早地死在女儿前边。他这女儿不会跳舞，可是年轻，是个女人。从这块破镜子中，女儿望着自己，他对女儿抱有希望并非荒唐、可笑。

"我真的好看吗？"

"对于原来并不漂亮的你来说……现在这样还算过得去……"

第五章

给堂·阿莱霍端上一坛酒，最好的，放在他面前，可他没有尝。一边说着话，小日本女人取下一根固定发型的发卡，用它来搔头。那四条狗留在人行道的烂泥里，时而在门口哼叫几声，或抓几下门，几乎把门扑倒。

"内古斯，安静点……摩尔……"

曼努埃拉也在桌旁坐下来，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这酒是他女儿收藏的专门为重要应酬准备的，却从未请他喝过。克劳蒂、露西，埃尔维拉和另外一位妓女在一个角落里喝马黛茶。那从门缝和屋顶上钻进来的风吹不着她们。给我再来一杯茶。今天夜里谁也不会来了。她们一个个打着呵欠。肯定，等这位绅士一走，就会关门，我们就可以去睡觉了。埃尔维拉，换个唱片，给我放《快多吻我吧》，唉，不对，要来点更好的，欢快一点的。埃尔维拉给柜台上的留声机上了发条，可是在放上另一张唱片前，她开始用一块抹布擦唱机，整理着她身边的那堆唱片。

堂·阿莱霍带来的是坏消息：他们不准备使这个村镇有电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也许永远也不会送电了。省长说他没有时间来管这无足轻重的一点小事，说"橄榄树"火车站的命运是灭亡。堂·阿莱霍再加上整个克鲁斯家族的全部影响都说服不了省长大人。也许两年后吧，可是没准儿。那

时再去跟他谈谈这件事，看看这些事是否会有解决的可能。堂·阿莱霍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地对小日本女人说的。他力求合乎逻辑地说服她，是省长这样讲的，尽管小日本女人连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是的，姑娘还太小。剩下的木桶匠太少了，我看只有两个了，都已经老了。其他的人，你看人不多了，又那么穷，连火车都不在这儿停了，只是在星期一停一停，好让你在上午乘车到塔尔卡去，下午再回来。车站的仓库都倒塌了，好长时间从来不用了，连点酒味儿都没有了。

"今天上午我去跟卢多要点彩线时，她都对我说，想去塔尔卡了，我在路上遇见了您。当然，她的阿塞维多埋葬在那儿的墓地里，那里每天可以做弥撒，她在那儿还有一个妹妹……"曼努埃拉对堂·阿莱霍说。

"是卢多吗？我早先不知道呢。真怪，布兰卡什么都没跟我说，前几天她还看见过她呢。卢多好吗？她那房子是她的吗……？"

"当然，是阿塞维多为自己买下的，那时候……"

于是曼努埃拉又想起卢多跟他说过堂·阿莱霍想买她的房子，因此他很清楚那财产是属于谁的。他看着他，但是当他的目光遇到这位议员的目光时，又收回了自己的目光，看着那些妓女，向她们做手势，让她们把火盆拿过来。露西把火盆放在小日本女人和堂·阿莱霍中间，又给他倒酒。

"别瞧不起我，堂·阿莱霍。这是您喜欢的那种酒。连您恐怕都没有这种酒了……"

"不，谢谢，亲爱的。我要走了。天已经晚了。"

他拿起帽子，可在站起来前他又停了一下，用他的大手握住小日本女人的手，她手里的发卡掉在桌上一个小酒盅上。

"你也走吧，你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堂·阿莱霍对小日本女人说。

曼努埃拉也起劲了，他马上插话说：

"我也这么说，堂·阿莱霍。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

角落里的妓女们停止了窃窃私语，看着小日本女人，好象在等待着判决。她裹紧粉红色披肩，摇了一下头，虽然很慢，但很坚决，曼努埃拉了解她。

"你别发傻了，去塔尔卡跟曼努埃拉开一个买卖。你在银行里有钱。我知道，因为有一天我向那个经理打听过你在银行的账目状况，他是我的表弟，……这是他对我说的。我有许多财产，但也有许多债务，可是你小日本女人的收入可不少。比如：你买一个饭店，如果你需要，我在银行里可以为你申请一笔贷款，我可以为你担保。只要几天他们就会给你钱，这都靠朋友们安排。鼓起点勇气，姑娘，你看，这哪是人过的日子。你说对不对，曼努埃拉？"

"当然对了，堂·阿莱霍，您帮我劝劝她。"

为什么要问他呢？他只想到那儿去胡闹。

"据我理解，钱是两个人的，一人一半。大日本女人这样交待的，对不对？"

"是的，咱们还得卖了这房子……"

堂·阿莱霍几乎连一会儿都等不得了。

"你这房子我买了……"

他低垂着眼睛，观察着那根在酒盅上的发卡。在他那只握着小日本女人手的手背上闪耀着金色的汗毛。可他曼努埃拉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别想骗他。他从很早以前就知道他在暗中捣鬼的事。过去总是在他那些政界朋友们指责他的那些不明不白的交易中捞取好处。当然，二十年前选他作众议员时，他把从车站这儿往上方向的许多土地贱卖给那些投他的票的人，说这车站非常有前途，在这儿，在那儿，人们便开始粉刷和修缮了房子。很显然，这儿所有东西的价格都要上涨……当然这儿连下水道都没有，共有两条街，还都是夯实的土路。现在他又想要我们干什么呢？他已经干的那些还不够吗？现在他脑袋里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要买村里为数不多的不属于他的房子干什么？和他曼努埃拉别来这一套。今天下午堂·阿莱霍不是来报告不给他们送电的坏消息，而是打算买房子来的。年复一年，他算把这老家伙看透了。他那双蓝眼睛早就盯上了卢多的房子。现在又盯上了这所房子……想从他们手里夺去这所房子。这房子是小日本女人和他的。当然，只要能让大家搬到塔尔卡去，管他堂·阿莱霍在耍什么花招呢，哪怕是钱财上受损失也没关系。

“你不喜欢开这家妓院，你从来就不喜欢这家妓院，象你妈妈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我就给你钱。如果你决定了，我们可以到公证处去办卖房契约。劝劝她吧，曼努埃拉，我可以帮你在塔尔卡找个合适的地方，那儿很好，非常好。明天你还坐火车去吗？”

“是的。我得去存钱。”

“那么……”

她没有回答。

"我十二点左右到银行那儿去一下……"

这次堂·阿莱霍站了起来；电石灯的火苗随着斗篷的抖动忽闪了一下。外面那四条狗开始骚动起来，从门缝嗅着大厅里的空气，似乎想舔舔似的。曼努埃拉和小日本女人把他送到门口。他一手抓往门环，另一只手戴上帽子，板起了面孔。他这样待了好大一会，反复对他们说，叫他们想想他那个主意。如果他们愿意，改日还可以继续商量这笔交易，他等他们的信儿，说他们知道他一生对他们的情意，他们要是想为这所房子估价，他认识一位很认真的行家，他准备根据估价付钱……

最后，门打开了，吹进一阵凉风，透进几点星光，又关上了。小日本女人皱起眉头，买一台"乌尔利特塞尔"牌收录机的计划破灭了。她和这整个村子都在一片黑暗中。只要她不需要搬家，也不需要移动地方，一切全都一样，管它什么完蛋不完蛋呢。她将留在这黑暗所包围的地方，除非在永远围绕着自己的东西中不知不觉地死去，否则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不，电和"乌尔利特塞尔"牌收录机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幻景，曾使她相信有可能过另一种生活，好在很短。现在完了，连可以使她感到痛苦，又害怕它失去的一线希望也没有了。一切都将象现在这样，象从前那样，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她回到桌旁，坐在那把被堂·阿莱霍的斗篷温热了的椅子上，俯身在火盆上。

"闩上门，克劳蒂……"

曼努埃拉正朝唱机走去，站住，猛地侧转过身子。

"要关门？"

"是的，不会有人来了。"

"可是已经不下雨了。"

"路可能都成烂泥道了。"

"可是……"

"……要下霜了。"

曼努埃拉去坐到火盆的另一边，朝火盆俯下身子。克劳蒂在把一张《黑色花》放在唱机上，唱片开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其她妓女都不见了。

"我们为什么不听堂·阿莱霍的呢？"

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突然看出，堂·阿莱霍，如同他创造了这个村子一样，现在有了其它打算。为了实现这些打算，他需要除去这个"橄榄树"火车站。他可能要夷平所有的房子，铲掉粗糙的、满是牛粪的土街，让这些破土坯墙回它们的老家去，要耕翻这些土地，一切都是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计谋。他看出来了，清清楚楚，要是有了电就有救了。可现在……

"我们走吧，孩子。"

小日本女人开始自言自语，也不看着曼努埃拉正拨弄着已经发白的火炭。一开始她好象只是在低哼着歌或在祷告，可后来曼努埃拉发现她是在跟他说话。

"克劳蒂，把唱片取下来，我都听不见讲话了。"

"你要我过来吗？"

"不。"

"那么，晚安。"

“晚安，回头我去关门。”

大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坐在火盆边。

“……让一切都照旧吧。咱们两个人去一个大城镇做什么呢，好让人家笑话吗……那儿谁都不认识我们，要住在另一所房子里。这儿总有庄稼汉想找女人或想喝个大醉。我们不会饿死，也不会丢尽面子。我每星期一去塔尔卡时，早早就回到车站等火车，为的是不叫人看见我，有时我要等上一两个小时，车站上几乎就我一个人……”

小日本女人这样一说，曼努埃拉直想尖声喊叫，因为好象是他女儿在用平滑的声音，平淡的语调，慢慢地围攻他，使他闷死。可恶的村子！可恶的死丫头！当初他以为大日本女人使他成为这幢房子的主人和合股人，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在那次引人注目的打赌中，多亏了他，大日本女人才赢了堂·阿莱霍。当然后来情况是好转了。电石灯也更亮些了。不象现在，开始下起雨来，唉，我的心肝儿，一连四个月了，我本来可以成为“女王”的。现在，觉得自己又丑又老。现在堂·阿莱霍愿意提供帮助，使他们俩到塔尔卡去过平安愉快的日子，去开一家买卖，开她喜欢的某种商店。她懂得布料，可是不行，女儿开始说话了，她一说起话来就不停嘴，就这样，慢慢地说着，在曼努埃拉周围筑起一道围墙。小日本女人拧了一下灯钮，好拧小电石灯的火苗。

“放下，别动它。”

她停了一小会儿，可过后她又拧起灯钮来。

“别动它，我对你说了，该死的……”

听曼努埃拉这么一喊，小日本女人吓了一跳，可她还是继续拧小灯光，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哪怕我在喊，也好象我并不存在似的。我本来可以成为从查科到贡斯蒂杜西翁，从阿莱格雷镇到圣·克莱门特所有妓院的“女王”，成为全省妓院的“女王”。总有那么一天，我会伸腿完蛋，永远消失。那时候，不管要什么花招，不管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休想叫他这老东西给她多留下一点东西。为什么你不愿意留下呢，曼努埃拉，看上帝份上，我们上那儿去吧，那儿做买卖比别地方强得多，但愿把他埋葬在圣·阿尔丰索墓地的一个坟墓里，墓上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曼努埃尔·贡萨莱斯·阿斯迪卡”。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小日本女人和这家妓院的这些姑娘们将给他送去鲜花，可然后我敢肯定小日本女人会到别的地方去。当然，卢多也会死的，就不再会有鲜花了，这个地区不会有谁去了，除去有几个咳着痰的老人会记得伟大的曼努埃拉长眠在那里。

她走到唱机前放上另一张唱片。

黑色的花朵
这命运的花
在我的孤独中
你的心灵将对我说
我爱着你呀……

曼努埃拉按住唱片，他把手放在黑色的唱片上。小日本女人也站了起来。在这茫茫黑夜中，远处，在那条从公路干线通往村子的路上，犹如迸发了一颗火星，响起了一阵热切

的喇叭声，固执而又真切，越来越近了。响了一次，又响了一次。这个家伙要做出风趣的样子，都这会儿了，还要把大家全都吵醒。他正在进村，是那辆后面有双轮的卡车。一直按着喇叭，现在来到小教堂前了，是的，是的，他在按着喇叭，因为我可以肯定这个汉子准是喝醉了。曼努埃拉那皱皱巴巴象葡萄干似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快把灯吹灭，傻瓜。”

灭灯以前，曼努埃拉竟看到他女儿的脸上有一丝笑容——傻瓜，她不怕班乔，我敢肯定她愿意他来，她在等着他，这个傻瓜她有意了，而我也在等。老不害臊的……最要紧的是叫班乔知道这儿没有人，希望他别进来，得叫他以为屋子里的人全都睡着了，让他以为没有人在等他，让他想进来也进不来。

“他来了。”

“咱们怎么办？”

“你别动。”

喇叭声透过夜空越来越近了，听得清清楚楚，仿佛种满葡萄的整个田野都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拦它。在黑暗中曼努埃拉走近大门，取下门闩。都这时候了，不要脸的家伙，把全村人都吵醒了。他立在门边。喇叭还在鸣叫着，几乎叫醒了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使它们全都紧张起来，竖了起来，准备被打——这喇叭声还是响个不停。现在他来了，对，来到这房子对面了……耳朵都吵疼了，小日本女人闭上眼睛，捂上耳朵。可是她和曼努埃拉一样都笑了。

“班乔……”

“咱们怎么办呢？”

第 六 章

村上的妇女都为这天夜里能留在家里而心花怒放，她们完全知道所有的男人都将去日本女人那儿。站长的妻子，警察小队长的妻子，教师的妻子，邮局局长的妻子，全都知道她们的男人要去庆贺堂·阿莱霍·克鲁斯的胜利，知道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庆贺。这是专为这位老爷而举办的晚餐，任何与这位老爷有关的事都是好事，这样一来她们都不说什么。

这天上午她们看见从来自塔尔卡的火车上下来法利亚斯三姊妹，胖得象个木桶，矮墩墩的，穿着花花绿绿的丝绸连衣裙，紧箍在身上。她们全拿着吉它和竖琴，都很难受地流着汗。还有两个更年轻的女人和一个男人，如果他也算是男人的话。这个村上的妇女们，从远处望着，议论着他可能是什么人。他瘦得象把扫帚，长长的头发；眼睛和法利亚斯姊妹的眼睛一样，描了眼圈。她们站在站台旁，织着毛活，身边围着许多小孩，对这些小孩要不时地喊叫几声，要他们别向那些外地人乞讨，一时间她们有了话题：

“他可能是弹钢琴的同性恋者。”

“可日本女人没有钢琴。”

“真的。”

“听说她要买。”

“是艺术家，你看他带的那手提箱。”

“不管怎么说，他是同性恋者，这没错儿……”

小孩子们在布满尘土的路上跟着他们，一直跟到日本女人家。

那些女人回到各自家中去吃午饭，叫她们的丈夫一定要记住这天夜里在日本女人家发生的一切细节，如果可能，要是有什么新鲜好吃的东西，趁没人看见时为她拿点回来，总而言之她们要单独留在家里，无聊而又乏味，与此同时，谁知道他们在晚会上会干些什么事呢。当然今天喝醉酒也没关系，这次理由正当。要紧的是他们在堂·阿莱霍身旁，使他能在他的晚会上看到他们，使他不得不想起那一小块土地的事；还有他曾许诺把那批葡萄酒打折扣卖给他们的事。是的，但愿他们一起唱啊、跳啊，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今天干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他们跟堂·阿莱霍老爷在一起就行。

几个月来，村里贴满了堂·阿莱霍照片的招贴画，有些是绿的，有一些是深棕色的，另一些是蓝色的。光脚的孩子们到处跑着散发传单，或者毫无必要地一再塞给过往的行人，也有些孩子，对他们搞政治宣传还信不过，就拣来传单叠小船，或烧了它们，或坐在街角上数着看谁的多。秘书处设在邮局的棚屋里，每天晚上那儿聚集着“橄榄树”火车站的公民们。他们对堂·阿莱霍的信仰在增强，并商定去附近的乡村和城镇宣传这一信仰。但是这场竞选活动的真正中心还是日本女人妓院，那儿聚集着头头们，从那儿发出指令、计划、口号。现在进她妓院的人没有谁不是堂·阿莱霍的追随者，还有这些女人，昏睡在这些角落里无所事事，听着人们坐在大厅桌子上酒瓶周围和日本女人旁边大呼大叫，还有那

无休无止的密谋声。特别是最近这个月，胜利时刻的临近使这位老板娘更加能言善辩了，使她除了政治热情之外，其他一切都忘记了，她慷慨地向每一个政治态度尚不坚决或含糊的来客斟酒，只需几个小时他们的立场就会象一棵梨树那么坚定，或象一把刀似的决断。

选举是十天前的事，可堂·阿莱霍现在才回到镇上。日本女人妓院的大厅和院子里贴满了这位新议员的画像。请帖引来了本地区最显贵的人物，从橄榄树村最出众的居民，到附近庄园的庄园主、总管，以及葡萄种植技术员。日本女人委托她在塔尔卡的朋友佩乔·德·帕珞给她派两名妓女来支援。为了不缺少音乐，还派来法利亚斯姊妹，还有曼努埃拉，他是一位很有趣的男扮女装的人，由他来跳舞。

“我得花钱，但是我高兴。一切都是为了橄榄树村的未来，这是在座的新议员，本地的骄傲，堂·阿莱桑德罗·克鲁斯向我们许下的诺言……”

日本女人当然非常高兴。不错，她已经不太年轻了，最近几年来她胖了很多，面颊上脂肪的堆积把她的嘴绷得紧紧的，使她保持一种永久性的表情——好象总是在微笑。她那双近视眼——她的绰号由此而来——只不过是向上描画得高高的眉毛下面的两道斜槽。她年轻时期曾跟堂·阿莱霍有过暧昧关系。都传说是他把她带到这家妓院的，原来老板娘是另一个女人，她好多年前死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已是过去的事了，据说，现在是一种作为合谋者的友谊把他们联在一起。堂·阿莱霍常常工作很长时间，或是待在庄园不进城，直到收完葡萄以后，或者到剪枝季节和消毒的时候才进城。

他经常不带他的妻子和孩子，因为那使他厌烦。夜里吃完饭后，他就来到车站喝几杯，跟大日本女人调笑一会儿。在这种季节里她就为堂·阿莱霍专门准备一名妓女，这女人除了他以外谁都不许碰。他很慷慨，日本女人占用的这所房子是他们克鲁斯家族一份很老的产业，以一点微不足道的年息租给她。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每天夜里，周围庄园里的人，那些经营者，葡萄园看守人和司机，有时甚至连那些不太傲慢的店老板和老板的儿子——只是当他们的父亲出现时就得赶他们跑——常去“橄榄树”火车站日本女人妓院。并不都是为了去跟女人睡觉，尽管那儿总是有年轻而又美貌的女人，而是为了去跟日本女人聊聊天，或喝杯酒，或玩一手牌。那里有一种欢乐却又安全的气氛。日本女人的大门不是向任何人都开放的，总是为温文尔雅的人开放，总是为腰包里装满钱的人开放。因此她才属于堂·阿莱霍的政党，这政党历史悠久，有传统、有秩序。这个党的人很正派，欠债就还，从不卷入纠纷。去她妓院娱乐逍遣的这些人，全都象总日本女人一样，坚信堂·阿莱霍会为本地区做出重大贡献。

“我有权做自己高兴的事情。”

她一生中最高兴的就是这天夜里的晚会。曼努埃拉刚一到，她就控制住他。她以为人家曾跟她提到过的这位舞蹈家应更年轻一些。他快四十岁了，象她一样，这样更好，因为要是些年轻小伙子，当顾客喝醉时，就要抢她那些妓女的生意了，会惹很多麻烦。曼努埃拉上午到得很早，要一直等到夜里很晚才有事干，一开始他东瞅瞅，西看看，直到后来日本女人向他做个手势，他才过来。

“帮我把这些树枝安放到这木架上。”

曼努埃拉把那件装饰品拿在手里说，用不着这么多树枝，法利亚斯姊妹太胖，又带着竖琴和吉它，再加上这些树枝，会什么都看不见的。上面只要装饰一点树枝就行了，用彩色纸带缠着的柳树枝，象落下一阵绿色的小雨，在木台下沿也要挂上鲜嫩的垂柳枝，把能找得到的堂·阿莱霍最大的画像挂上，也要镶上一圈柳枝。日本女人对他的安排很满意。曼努埃拉，帮我挂上这些纸花环；曼努埃拉，烤奶猪的架子放在什么地方合适；曼努埃拉，你帮我看看拌凉菜的调料；曼努埃拉，你干这个吧；曼努埃拉，你干那个吧；曼努埃拉，还有那边那个。整个下午，对日本女人的每个命令或要求，曼努埃拉都要提出点建议，使得事情办得更圆满，或者使烤肉的调料更可口。已经很晚了，日本女人一屁股坐在院子中间的一把椅子上，她喝得相当多，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她眯缝着眼睛，大声叫着发号施令，但是她很放心，曼努埃拉把所有的事都干得那么好。

“曼努埃拉，喝法国布尔戈尼红葡萄酒时专用的智利草莓送来了吗？”

“曼努埃拉，我们在这件摆设上再多放几朵花儿。”

曼努埃拉东跑西颠，听从吩咐，修饰、整理，提出建议。

“我把它弄得漂漂亮亮。”

佩乔·德·帕珞虽然对他说过日本女人是好人，但没有把她说得这么好。她很朴实，她还是妓院老板娘呢。日本女人进她房间去换衣服时，曼努埃拉陪着她进去帮忙。过了一

会，她光艳照人地出来了，穿着她那件前面尖领口的黑丝绸襦，松松地挽了个发髻，很是妩媚动人。第一批客人刚一到就开始上酒了，同时，开始烤成金黄色的奶猪和牛至叶的香味，浇汁的热蒜头，还有洋葱和凉拌菜汁中的黄瓜香味，在院子和厅堂里飘散开来。

八点钟，堂·阿莱霍来了，已经喝醉了。在掌声中他拥抱亲吻了日本女人，由于出汗或激动的泪水，她的睫膏都流淌了。这时法利亚斯姊妹登上木台，音乐和舞蹈开始了。许多男人脱掉外套，只剩下背带裤子。女人们出了汗的腋窝使连衣裙上的印花都发暗了。法利亚斯姊妹好象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唱一首歌都好象重新的上了弦，不知道热也不知道累。

“再上一坛酒……”

日本女人和堂·阿莱霍不等喝完第一坛酒，就拿来第二坛。但开这第二坛之前，议员邀请妓院女主人跳舞，其他人围着他们。然后他们坐下来。日本女人把小玫瑰叫来，她是专为堂·阿莱霍从塔尔卡请来的。

“看见了吗，堂·阿莱霍，您看看这屁股，您摸摸，摸摸，象您喜欢的那样，软乎乎的，真是件宝贝儿。这是我特意为您请来的，我知道您就喜欢她这样的，我还能不知道您的胃口！……好了，您放开我，您看我干这些事已经老了。是的，您看，小玫瑰也不那么年轻了，因为我知道那些太小的姑娘看见您就躲闪……”

议员拍了拍那撅过来的屁股，然后拉她坐在自己旁边，把手从裙子底下伸进去。站长想跟日本女人跳舞，可她说不

行，说她今天夜里要专门侍候她这位贵客。她亲自挑选奶猪烤得最焦黄的肉，围着堂·阿莱霍转，让他吃好，直到他跟小玫瑰去跳舞，他的胡子上满是汤汁和半至叶，下巴和手指上沾满了油迹。曼努埃拉走近日本女人。

"怎么样？"

"你坐下。"

"那么堂·阿莱霍呢？"

"你要是乖乖儿，他不会说什么。"

"好吧。"

"你把那些好吃的都尝遍了吗？"

"好吃极了。只需要喝一小杯酒了。"

"你喝这种吧。"

"什么时候该我跳舞？"

"等晚会气氛再热烈一些。"

"是的，那样好一些。有一次我在贡斯第杜西翁跳过，我跳得好极了。我去海边上过的周末。你从来没去过贡斯第杜西翁吗？那条河，还有那儿的一切都那么美，那里的海味真好。我在的那家女主人认识你。她叫奥尔加，她说她有一半美国血统。毫不奇怪，因为她雀斑太多，连胳臂上都是。我不是这儿的人，我出生在马乌莱附近的一个庄园里，是的，就是那儿，啊，那么说你也到过那一带。噢……我们还是同乡呢。不，我去了那个村镇，后来我跟一个姑娘一起工作，我们跑遍了南方的每个村镇。是的，她的生意好，不过你别以为我的生意就那么坏，不过我不说就是了。我那时还年轻，现在已经不年轻了。谁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甚至

有一次我们还在一个马戏团工作过。可那儿一点儿也不好。我更喜欢这个工作。当然，我得走那么多路，也走累了，所有的村镇都一样。不，佩乔·德·帕珞变得越来越古怪了。六十多了，还要大些，将近七十了。你没看到她腿上静脉曲张多厉害呢！从前她那双腿真漂亮。在手提箱里我带来了那件舞裙，对，就是最漂亮的那件，红色的，是一位在马戏团里工作的姑娘卖给我的。她没穿过几次，可由于她急需钱，所以就卖给我了。我象对待'圣骨'一样爱护它，因为它太精致了。我太黑了，这红颜色穿在我身上太华贵了。喂……该上场了吗？"

"等一等。"

"再等多长时间？"

"大约一个小时吧。"

"我换衣服吗？"

"不，最好是出其不意地露面。"

"好吧。"

"瞧你多性急呀。"

"当然。我就喜欢当晚会的'女王'。"

听见这段对话的两个男人开始笑曼努埃拉，企图摸摸他，看他有没有乳房。好"姑娘"……这是什么，让我摸摸你。滚一边去，醉醺醺的下流胚，你也配摸我？于是他们都说带来象这样女人气的男人太过分了，太恶心了，也太不象话了，说要他去见警察小队长。警察小队长正在跟一个妓女坐在另一个角落里，说要他把曼努埃拉按道德败坏罪关进监狱，说这太堕落了。于是曼努埃拉就打了他，说他的事不用

别人管，又说可以到喝得半醉的警察小队长面前告发他，可他曼努埃拉在塔尔卡是很有名气的，跟警察常有交往。他是专业艺术家，他们花钱雇他来演出的……

日本女人去找堂·阿莱霍，急忙带他来管管这事。

“曼努埃拉，他们怎么了？”

“这个人在找我的麻烦。”

“他怎么难为你了？”

“他说我……”

“说什么？”

“说我是堕落分子……说我女人气……”

大家都笑了。

“你不是吗？”

“我有女人气，可能是真的，但我不是堕落分子。我是职业艺术家，谁也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让这个蠢货来跟我捣乱？他算老几，敢来对我说三道四，啊？你们把我叫来是想看我表演的……如果你们不想看表演，那么好吧，付我这一夜的钱，我马上走，在这个尽是饿鬼的破村子里跳舞，我毫无兴趣……”

“行了，曼努埃拉，行了……喝吧……”

日本女人让他又喝下一杯葡萄酒。

堂·阿莱霍让那伙人散开了。他在桌旁坐下，叫来日本女人，有一个人想坐在他们旁边，他把这人赶走了，他又让小玫瑰坐在他身边，让曼努埃拉坐在另一边，又拿出布尔戈尼红葡萄酒说：

“为了你的成功，曼努埃拉……”

"同样，为了您的胜利，堂·阿莱霍。"

当堂·阿莱霍和小玫瑰去跳舞时，日本女人把她的椅子挪到曼努埃拉的椅子旁边。

"你给他印象不错，好'姑娘'，这从老远就看到了。没有哪个人比得上堂·阿莱霍，他是独一无二的男子汉。在这个村子里他就象上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都怕他。你没看见一眼望不到边的葡萄园都是他的吗。他是那么好，有人触犯他时，就象刚才找你麻烦的这个人似的，过后他就忘了，原谅了他们。他太好了，或者他没有时间关心象我们这样的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操心。现在他正在把车站这儿的土地出售给我们，但是我了解他，我还没有摸准呢，一切都看涨。到来年他还要拿出他庄园里的一块土地，再建一个村子，他要出售些好地，他说，在付款方面可以提供方便，等他卖掉这些土地后，他就去争取给这个村子送电。那时候我们这里就会繁荣起来。那时候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到我这儿来，我这儿你知道，是有招牌的，叫杜阿奥·依·德·佩拉尔科……我会很高兴，我这儿将比佩乔·德·帕珞的妓院更有名气。唉，曼努埃拉，多了不起的男人，我曾是多么爱他，但是弄不到手。当然他有夫人，一位非常漂亮的金发女人。我告诉你吧，她是位出色的夫人。他还有另一个老婆在塔尔卡，谁知道在首府还有多少。这些女人在竞选中全都象苦力似地为他操劳。你要是见到布朗卡夫人和他在塔尔卡的那个老婆就知道了，她们都一样，为了他能当选，都在日夜奔忙。当然，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选举那天他亲自开来一辆卡车，把所有不愿意去投票的人都强行赶上车。我们走吧，亲

爱的，到圣·阿尔丰索去投我的票吧！他给他们不少钱，他们都很高兴，以至后来还到这儿打听什么时候还有选举。当然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会投他的票。因为他是他们唯一认识的候选人。其他候选人只不过是在招贴画上见过，而对堂·阿莱霍可是早有所知。谁没见过他骑着白花马从这几条路上经过，去赶星期一圣·阿尔丰索的集市？除了给钱，他还给那些投他的票的人酒喝，杀了一头小牛，大家都说，一整天都有烤肉吃。他用卡车又把人从圣·阿尔丰索拉到这里，大家说了又说，老爷可是好人呀，可后来他不见了，因为他必须去首府看看那里的事情怎么样了……你看站长跟那个金发女人是怎样跳舞的哟！

日本女人眯起眼睛想看清楚院子的那一头，当她什么也看不见时，就让曼努埃拉悄悄告诉她，那个金发女人是不是还在和同一个人跳舞；警察小队长布恩迪亚现在在跟谁跳；看厨娘们是否还在往火上放奶猪。看起来他们现在不会饿的，可再过一会他们就又想吃了。

堂·阿莱霍走近桌旁，用他那双洋娃娃似的球型蓝眼睛，看了看曼努埃拉，看得曼努埃拉直哆嗦，好象他的魂都被这盯住他的目光摄走了似的。他低下眼睛。

“怎么了，亲爱的‘姑娘’？”

曼努埃拉又抬起头看着他笑了。

“曼努埃拉，我们跳舞吧？”

他说的声音很低。

“堂·阿莱霍，只要您愿意……”

那双眼睛还在盯着他的眼睛，他哆嗦得更厉害了，连腿

都哆嗦了，……直到他发出一阵大笑。堂·阿莱霍在他背上友好地拍一拍，曼努埃拉才不再哆嗦了。

“不，‘姑娘’。这不过是开玩笑。我不喜欢……”

曼努埃拉和堂·阿莱霍一起笑着喝酒。疑虑未消的曼努埃拉小口地喝着酒，这一阵子过去了，他才轻轻地笑了笑。他回想起来，从来没象那会儿爱这位议员堂·阿莱桑德罗那样爱过另一个男人。他是那么豪爽，只要他乐意，又可以变得那么温和。就连别人用骂人的脏话开的玩笑到他嘴里都变成了另一种方式，是一种不使人难堪的随和的口气，是一种跟其他男人的狂笑毫不相同的微笑。于是，曼努埃拉笑了，喝着杯子里剩下的葡萄酒，象是为了用那绿色厚玻璃杯来掩盖已升到他那稀疏的眉毛上的一股红晕。他一边举起酒杯，一边迫使自己承认不管这亲热是怎么回事，跟堂·阿莱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不想找死就必须打断这种感情。他不想死。等他再次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时，他已不爱他了。

堂·阿莱霍在亲吻着小玫瑰，手伸在她裙子底下。一伙男人把他们的座位挪到他桌旁，他抽出手来弄平头发。当然，他答应过，只要他们选他，他就扩大车站旁的棚屋区。自然啰，只要有可能就要记起安电的事，并且增加驻守警察的数字．特别是在采摘葡萄季节，以防备那些外地人。他们从一座葡萄园到另一座葡萄园，寻找工作，有时还偷窃。是的，要提醒这种事，您不要只为胜利而骄傲，不要忘了我们，堂·阿莱霍，在需要我们时，我们曾经帮助过您。因为不管怎么说您是这个村子的灵魂、顶梁柱。没有您，这个村就会垮台。是的，老爷，再斟上点酒，堂·阿莱霍，您别瞧不起

我，再给您那姑娘斟上点，您看她渴了，您要是不照顾她点，她该跟别人去了，正象您所说的。那些棚屋全都漏雨，又太小了。我们刚帮了您的忙，您现在别对我们说不行。他梳梳小胡子不时地回答着人们的要求。曼努埃拉对他挤了一下眼，因为他看见他直打呵欠。只有自己注意到他厌烦了，哼唱着法利亚斯姊妹唱的歌。这不是晚会上该谈的话题，这些带着交易来的人真讨厌。曼努埃拉用目光注视着他，直到堂·阿莱霍无法抑制地打了一个大呵欠为止。这呵欠使他的小舌和整个粉红色的腭部直到喉管都露出来，在堂·阿莱霍当着他们的面打呵欠时，他们全都住口了。等他再闭上嘴时，就用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寻找曼努埃拉的面庞。

“喂，曼努埃拉……”

“干什么，堂·阿莱霍？”

“你怎么不跳舞？快闷死人了。”

第七章

曼努埃拉在场地中间旋转，用他那红裙子扬起一阵尘土。在音乐停止的那一刻，他摘下戴在耳后的花朵，朝堂·阿莱霍投去。堂·阿莱霍站起身，伸手在空中抓住那朵花，观众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曼努埃拉气喘吁吁地坐到堂·阿莱霍身旁。

“我们来跳舞吧，好‘姑娘’……”

法利亚斯姊妹尖声细气的嗓音又占据了整个院子。曼努埃拉，头向后仰着，弯着腰，紧贴着堂·阿莱霍，他们一起在欢乐的气氛中跳了几步。邮局代理人走过去，从堂·阿莱霍手里夺走曼努埃拉。在站长去抢走他之前，他们总算围着场子转了一圈。然后是其他人紧紧围在曼努埃拉周围，有人在跳舞时还摸摸他，另一个人绊了他一下。一个邻近庄园的葡萄园看守长还撩起他穿的裙子。他这样一胡闹，聚在周围想夺走曼努埃拉的人索兴帮他把曼努埃拉的裙子撩到头上，把他的胳臂束缚起来，象穿了件疯人约束衣似的。然后摸他毛茸茸的瘦腿和干瘪的臀部，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热乎着呢。”

“他快要冒烟了。”

“咱们把他扔进水渠里去。”

堂·阿莱霍站了起来。

“走哇！”

“得让他冷却一下。”

几个人抬起了放赖的曼努埃拉。他的光胳臂在空中乱舞，一边让他们抬着走，嘴里一边喊叫着。月光下他们上了街，朝火车站的蓝桉树林走去。堂·阿莱霍下令砍断铁丝网，反正都是他的，在黑莓丛中打开一个缺口，来到将他的葡萄园和车站分开的那条水渠前。

“一……二……三……”

他们把曼努埃拉扔进水里。这些站在黑桑树和水渠之间的男人从上面看着他，笑得喘不过气来，指着装模作样和跳舞的曼努埃拉。他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裙子漂浮在身子周围，他嘴里唱着《圣物盒》。他向人们挑战，问他们敢不敢象他那样，他叫喊着脱掉那条裙子，把它扔到岸上。其中一个男人企图往曼努埃拉身上撒尿，曼努埃拉躲开了那条尿的弧线。堂·阿莱霍推了一下那个男人，他便叫骂着掉进水里，一时间在水里他跟曼努埃拉跳在一起了。等最后岸上的人把手伸给他们，把两个人拉上岸来时，人们在曼努埃拉的裸体面前全都愣住了。

“好个叫驴……！”

“看他那家伙多壮实……”

“乖乖，这哪象女人气的男人。”

“你可别让女人们看见你，她们会爱上你的。”

曼努埃拉哆嗦着，用一阵大笑来回敬人们：

“我这玩艺儿没用，只能用来撒尿。”

堂·阿莱霍一伙人又回到日本女人妓院。有些人趁其他

人不注意都各自溜回家了。另一些人醉了，身体沉甸甸的，就倒头躺在马路和车站边的杂草丛中睡着了。可堂·阿莱霍余兴还很浓。他吩咐法里亚斯姊妹再次登台唱歌。他跟一些朋友坐在一张桌旁，桌子上只剩下一盘凉骨头，一层油脂使刀片失去光泽。日本女人凑到他们跟前，想听听曼努埃拉落水的细节。

“他说他那玩艺儿除了撒尿没别的用处。”

日本女人抬起疲乏的头看看他们说：

“这是他自己说的，可我就不相信。”

“为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不……”

他们争论了一会儿。

日本女人浑身发热了。她那松软的胸脯随着不期而至的激情上下起伏着。是的，曼努埃拉能行，在床上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使他不害怕，就好象有人对他说：“好的，小心点，轻点，就行。”大日本女人一口咬定说曼努埃拉能行。这些男人们感到从她那身体里发出了一阵热浪，因为她对自己的想法很自信，她觉得自己的魅力也许有点过时，但正因为这样就更加冲动了……能行，能行……我知道……于是所有站在她一边的男人也都说行。说尽管曼努埃拉多少有些女人气，但日本女人也能刺激起他的情欲。日本女人擦干前额，伸出粉红色的舌尖舔了一下嘴唇，一时间嘴唇闪闪发光。堂·阿莱霍嘲笑她说：

“你已经老了，不行了……”

“呸！姜还是老的辣……”

"可这是曼努埃拉！不行，不行，我敢打赌你不行。"

"好吧。我敢和你打赌。"

堂·阿莱霍不笑了：

"说定了，既然你自以为本事很大，我跟你打赌。条件是你得把这个女人气的男人的情欲激起来。如果你能把他的情欲激起来，和你上床，那么，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你必须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看见那个场面。"

大家全都静下来等着日本女人回答，日本女人给法利亚斯姊妹打了个手势，让她们接着唱，又要了一坛酒。

"好吧！可是你给我什么？"

"我对你说了，送你喜欢的东西。"

"要是我求你把橄榄树庄园送给我呢？"

"你不会向我要这个的。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给你这个。向我要点我可能给你的东西吧。"

"那么您愿意给我什么就给什么吧。"

"不，要我能给你的东西吧……"

"好吧，那么……"

"什么？"

"这所房子。"

最初谈到赌注时，她只想到要几桶酒，要好酒，因为她知道堂·阿莱霍无需她请求就会送给她的。可后来她火了，就提出要这房子。好长时间以来，她就想要这房子。她想当个有产业的人。我要是当了它的主人，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从小就进了这所房子工作。我从未梦想过当有产业的人。只

有现在，由于堂·阿莱霍滥用她的好客，还说她"聪明"，这可惹恼了她。他想取笑曼努埃拉，取笑大家，也取笑她。好吧，那就让他付出代价吧，他不以为自已很讲道理吗，那么就让他付出代价吧。既然他是那么有权有势，可以这样摆布他们，那么就让他把这所房子送给她吧。

"可这房子并不值钱呀，亲爱的。"

"您不是说火车站这儿的什么东西都看涨吗？"

"是呀，可这……"

"我喜欢这房子。别跟我兜圈子了，堂·阿莱霍。您看，这儿有我的证人，要不然，他们会到处去说您说话不算数的。说您开始给人很大希望，可事后，什么都没有……"

"那么，就说定了。"

在人们的掌声中，堂·阿莱霍和日本女人碰了个满杯，然后一口干了。堂·阿莱霍起身跟小玫瑰跳舞。然后一起进屋去待一会儿。这时日本女人用手背擦了擦嘴，闭上眼睛喊：

"曼努埃拉……"

不多的几对舞伴停了下来。

"曼努埃拉在哪儿？"

大部分女人已经找到与自己成双成对的人欢度余夜良宵去了。日本女人穿过葡萄架下，葡萄架上的叶子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她走进厨房，厨房里黑洞洞的。但是她知道他在那黑乎乎但还温热的锅灶旁。

"曼努埃拉……曼努埃拉！"

她感觉到他哆嗦着，在烤火。可怜的人儿全身都湿透

了，被那场胡闹弄得疲惫不堪。日本女人走到曼努埃拉所在的那个角落，摸到了他。他什么也没说。日本女人用身子紧贴在曼努埃拉身上。她点亮了一根蜡烛。瘦瘦的、湿透的、萎缩的身体，显示出他小身架的真相，他骨瘦如柴，就象一只拔掉羽毛准备下锅的小鸟。他哆里哆嗦地靠在锅灶旁，身上裹着不知谁借给他的披巾。

“你冷吗？”

“他们太讨厌了……”

“都是畜牲！”

“我没关系，我习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跳舞他们总是这样对待我，或对我干些类似的事情，好象是害怕我。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本来知道我有点疯病。还好，这次他们只是把我扔在水里，还有几次比这次要糟得多。你看……”

他笑了笑又说：

“你别担心。这已经包括在演出费用里了。”

日本女人不停地摸着他，好象在寻找伤口，以便用手去捂上似的。她的酒劲早过了，他也一样。日本女人在地面上坐下来，给他讲打赌的事。

“上帝啊，你头发昏啦！你没看见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疯子吗！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想出这样恶心的事来！”

但是日本女人继续跟他说着，她不慌不忙地去拉他的手。他挣脱了，可在说话时她又拉住他的手，他不再挣脱了。不，如果他还是不愿意，那就什么也不用干，她并不强迫他，没关系，只是做戏的问题。反正没有谁在旁边监视

他们，而只是在窗外看，很容易骗过他们。问题就是要脱光了衣服和她一起上床，她会告诉他装出什么表情等等，反正在烛光下看不太清楚。不行，不行，什么都不干也不行，他不喜欢女人的身体。这松软的乳房，那么多赘肉，什么东西陷进去，便永远消失了。这胯部，这大腿，就象中间合在一起的两块大面团，不行。行的，曼努埃拉，你住嘴，我付给你钱，你别说不行，值得干，你要我给你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现在我知道我需要有这所房子，我需要这房子，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需要。这个村子要兴旺了，而我和这个妓院要跟这个村子一样繁荣。我可以做到，使这所原来属于克鲁斯家的房子变成我的。我要好好收拾这房子。堂·阿莱霍不喜欢我跟他要这所房子，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听说公路干线要从这里经过，就从这所房子门前。是的，因为他知道这房子会很值钱，不愿意失掉它，可他又怕这场赌注的见证人说他胆小了，或说话不算数……于是他才答应房子可以归我。我要把艺术家叫来，比如说你曼努埃拉，我要叫你永远留在这儿。当然，我付你钱，只是脱光衣服跟我在床上躺一会。一小会，一刻钟，好吧，十分钟，不，五分钟……我们要笑，曼努埃拉。我已经烦透了这些臭男人了，从前我年轻时他们喜欢我，他们抢走我的钱，只要再碰到另一个女人就把我甩在一边，我烦透了。只要这所房子成我的，是我的家，咱们两个还可以成为朋友，否则，我要永远这样依靠堂·阿莱霍，由他摆布，因为这房子是他的，这你知道。但是这件事使我害怕。我也害怕呢，日本女人，要是光做戏倒没关系。你想喝一杯马黛茶吗，你在发抖，我陪你一起喝一杯。不，我不喜欢

马黛茶，现在只是为了陪陪你。日本女人，妖婆，你在讨好我，围着我转来转去。你看我给你烧的马黛茶多好，你别害怕，你别怕我，你可以怕别的女人，可别怕我。这马黛茶很好，你看，你不冷了吧。可曼努埃拉仍然说不行，不行，不行……

日本女人把茶壶又放到火上。

"要是你作为合股人留下呢？"

曼努埃拉没有回答。

"作为我的合股人怎样？"

日本女人见曼努埃拉在考虑。

"我们全都对半分。我立下字据给你一半，只要堂·阿来霍在公证人面前把这房子交给我，你也成为这房子的主人了。你我都是房产主。全都对半分，房子，家具，买卖，以及今后所有收入……"

……这样，成了房产主，谁也不能赶走他了，因为这房子将是他的了。他可以发号施令了。人家曾经把他从那么多家妓院里赶走，因为每当晚会开始，一喝酒他就来劲了，再加上音乐等等，他就变得疯狂了。有时由于他的缘故，男人们开始打架，从一家妓院打到另一家妓院。从他记事开始就这样。呆上一个月，六个月，顶多一年……他总是整理行装去另奔他方。老板娘生气了说是都怪曼努埃拉太爱闹事才引起争吵……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永远是自己的，墙上贴上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美人照片。可不行，还是要从一家到另一家，都是这样。自从那次他正跟另一个小男孩一起胡闹时被人抓住后就把他赶出学校，他就不敢回家了，他爸爸总随身带着一根大鞭子，用它抽马时都能抽出血来。他来到了一位

夫人家里，夫人教会他跳西班牙舞，后来又赶走了他，他又到别人家。总是挨家被赶走，身上没有一个铜板，牙床痛疼时没有藏身的地方去休息。打记事起就这样，我向谁诉说呢。现在我才四十岁，牙齿就开始脱落，我真怕一打喷嚏就把牙喷出去。总而言之，这只是一会儿的事嘛。我不爱吃鹰嘴豆，可是没有别的可吃的时候也就……总而言之我是个房产主了。谁也不能再赶走我，如果这个村子真的兴旺起来，那么，当然啰，生活就不那么糟糕了，象我这样一个丑疯子也还有希望，那不幸就不成为不幸了，而可变成一个奇迹了。这全靠了堂·阿莱霍，是他许诺我说事情会变得非常美妙，每天夜里可以在灯光下唱歌、欢笑、跳舞，永远是这样。

"好吧。"

"说定了？"

"可你别对我做什么，因为我会喊叫的。"

"说定了，曼努埃拉？"

"说定了。"

"我们可要让堂·阿莱霍受些损失了。"

"然后我们到哪个公证所注册？"

"到塔尔卡的公证所去。"

现在他已经不哆嗦了。心脏剧烈地跳着。

"我们什么时候作这场戏？"

日本女人到门口看了看。

"堂·阿莱霍还没有从那个房间里出来，再等一等……"

他们默默地靠在锅灶旁。曼努埃拉从日本女人手中抽出他的手，日本女人放开了他，因为现在已经没关系了，这个

人已全是她的了，曼努埃拉要永远留在她家里，跟她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行呢！他很能干，这看得出来。他欢乐，又会做那么多的事，收拾屋子，缝衣服，做饭。是的，不坏，跟曼努埃拉结合比跟其他使她痛苦的男人结合好多了。曼努埃拉永远也不会使她痛苦，当个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当个女朋友而已。爱上他很容易，也许倒会为他而痛苦呢。可话又说回来，现在不会有被一个男人抛弃时的痛苦了，不会有那些焦虑的夜晚——男人跟了另一个女人，或者欺骗她，或者拿她的钱，或者利用她；而她呢，为了使他别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连夜里挨着那男人的身体喘气时都不敢大喘。因为他不久就会对她说不干啦，再也不干了，到此为止……她可以撩拨他，她有把握，几乎不需要努力，因为这可怜的家伙已不知不觉地在回报她的亲热。如果不是这样，她绝不会这么注意他。

撩拨他很容易，甚至可以爱上他，但是不行，这会毁掉一切，这不合算。最好是让曼努埃拉永远别忘了他在她家的地位，他是妓院里的女性男人，是她的合股人。但是，即便不这样对待他，对她来说也容易爱上他，就象此时此刻这样那么容易地爱上他。

“喂，曼努埃拉，你可别爱上我呀……”

第八章

"老伙计，别犯傻了，管用的还是这东西——钱。谁要是有了钱，就和他一样了，你信不信？你以为堂·阿莱霍就与众不同吗？不，毫无疑问，你怕这老家伙只不过是因为你欠他的钱。不，我不会去跟任何人说。你以为我会愿意别人知道他是怎样对待我妹夫的吗？我给你的那只小信封里装的是你应还他的钱……别，你什么时候还得起再还我吧，不用着急，咱们是一家人。我可不是那种袖手旁观的老爷，我不会象他那样对待你。看上帝份上，和我说说那些事吧！告诉你，不用担心，我有多余的钱。这些老爷真叫我生气……你怎么就听他的，不到小日本女人那里去。你既然想去，又花得起钱。难道小日本女人是他的。当然啰，这些老爷以为什么都是他们的。对不起，老爷，他不能对你发号施令，对我也不能。咱们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对不对？你给她钱就完事了……得了，班乔，打起精神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奥克塔维奥对班乔唠叨着。

卡车从小日本女人家门前驶过，他们慢慢拐进街口，然后掉过头，又回到这个街区，又从小日本女人家门前经过，这一次没有按喇叭。奥克塔维奥围着那街区兜圈子，一面说服他。

"可是那运货的问题，我怎么解决？"

“不用担心，你没看见吗，这一带所有的汽车都去我的加油站，我知道这个地区哪里有合适的运货生意。我告诉你，你不是那个老家伙的奴隶……行了，这件事把我也弄烦了。现在我们就把钱还给他。对，就是现在……”

“天已经晚了吧……”

奥克塔维奥想了想说道：

“太不了是他们在吃饭吧，这又关我什么事，咱们进去就是了。”

在狭窄的街上班乔把卡车掉过头，驶向另一端，朝“橄榄树”火车站那头的那座庄园开去。他很熟悉自己的卡车，越过环绕着火车站的黑莓丛和小河沟，一路上躲开那些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他驾轻就熟地开着这部庞大的卡车，现在朝阿莱霍家开去的这卡车，有一部分还暂时属于这位老爷，他这就去还那一部分钱。

“咱们会陷进泥巴里的……”

奥克塔维奥打开车窗，扔掉烟头。

“不会的……”

班乔不说话了，因为他们正穿过一条生满黑莓丛的窄道。他必须缓缓前进。他皱着眉头，侧身朝挡风玻璃那边望，以便看清石头和坑洼。他很熟悉这条道路，这边，黑莓丛后是分成两叉的罗斯·帕洛斯水渠，流向罗斯·拉各斯小牧场的那一叉有一段从木制水槽中流过，在那里便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现在已经听不见了，可是，如果在从前，象他小时候那样在路上走着，正是从这里，刚过了歪脖子柳树，就可以听到木制水槽里的噗噜声。那时候，这里还有一所学

校，每天他都光着脚顺着这条路走到"橄榄树"火车站那边的学校里去上学。光阴飞逝，布朗卡夫人教他和小莫尼卡一起学会了读书写字、加减乘除，他学得很快，在任何方面都超过了那位小姑娘。连阿莱霍都说，班乔应该去上学，然后再上大学学点什么。当然，我是全班学生中最笨的一个，从来都没升过级，这是因为我不愿意学。阿莱霍可一点儿也不傻，他明白了，就说，好吧，干吗还找这孩子的麻烦呢！如果孩子不是学语文的材料，那就让他学数目字吧，只要他认得字，不混同于一头牲口就行了，让他到地里帮着干农活吧，看他能干点什么。要是他的脑袋瓜不灵，干吗让他在学校里浪费时间呢。有一块石头！那边是那块从来都是折断的钢筋混凝土界碑。谁知道是怎么折断的呢。要折断一块钢筋混凝土的界碑可不容易啊，可它就是折断了。那一个个坑洼，那一块块石头，堂·阿莱霍叫他每天从庄园到学校，从学校到庄园，他便将这条路完全记在脑中了，就这样，直到那一天人们对他说，行了，上学有什么用呢！但是埃玛希望诺尔米塔①上教会学校，不愿意小姑娘象自己一样，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为了不穿上道袍当修女，只好嫁给第一个看上自己的男人。你看，一个女人要是念点书，会是个什么结果。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呢？你已经知道我对你一见钟情，你也丢下了肉铺少老板，因为你爱上了我。妈妈，什么叫念书？什么是小修女？我愿意小姑娘学一种职业，比如产科。妈妈，什么叫产科？他不喜欢孩子提问题。她还那么

①诺尔米塔为诺尔玛的昵称。

小，叫他怎么对她解释呢，最好等她长大。如果我想的话，如果我愿意的话，就可以叫我女儿上学。堂·阿莱霍不能说什么，他和我毫不相干，我就是我，是我自己的。当然，还有家。比如说奥克塔维奥，他是我的好伙伴，所以，欠他的钱不要紧，如果我晚些还他钱，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我要给埃玛买一所房子，他会很高兴的。现在我去向那老家伙还钱，然后就走我的路。

卡车从两片香蕉林中穿过，进入一条由棕榈树组成的林荫路，路两旁是酒窖，在闭塞阴暗的棚屋外有一堆堆腐臭的酒渣。再往前就是花园。巨大的圣栎树下挂着吊床，摆着五彩缤纷的帆布躺椅。有人躺在那上面，他从一旁望着他们。但是，小时候他可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和小莫尼卡在硕大的绣球花丛间玩耍，只有他们两人玩。大人们笑着问他是不是小莫尼卡的未婚夫，他回答说是的，于是他们就让他进门。可是后来，等他长大一点儿，就不这样了，他俩翻看不认得的文字的杂志，躺在褪了色的帆布躺椅上打瞌睡。

卡车从棕榈树林荫路驶来，刚在储存室门口停下，那四条狗就朝卡车扑过来，啃咬那光闪闪的汽车外壳、挠着、抓着，把卡车弄得泥糊糊的。

"咱们下车吧……"

"拿这些畜牲真没办法！"

那几条狗跳着，吼着，将他们围困在驾驶室里。班乔不知怎么地就来气了，他恨那几条狗，就发疯似地开始按喇叭。那些狗跳得更欢了，搔抓着他那精心保护的红色车皮，但是，现在他已经不顾这些了，他只顾按喇叭、按喇叭，想

让喇叭声完全冲破黑夜，越过棕榈树和圣栎树。他按呀、按呀，狗在狂吠，走廊的灯亮了，一些穿着睡袍的人影在走动，出现在门外。他们吆喝着狗，朝卡车奔来，但班乔仍不停手地按着喇叭，他要继续按下去。狗群狂怒，不听雇工们的吆喝，一直到堂·阿莱霍出现在走廊的台阶上，班乔才不再按喇叭，于是，狗全安静下来，朝主人跑去，

“奥代洛……苏丹，过来，内古斯，摩尔……”

那几条狗在堂·阿莱霍身后排成一行。

“是谁呀？”

班乔没有吭声，瘫软无力，好象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奥克塔维奥用胳膊肘碰碰他，但班乔还是不说话。

“嗨，真不象个男子汉。”

于是，班乔打开车门，跳下来。狗朝他扑去，他正要爬回驾驶室，堂·阿莱霍把狗喝住了。奥克塔维奥已经关了车灯，一切景物全沉浸在一片黑暗中，那黑黝黝的圣栎树，那郁郁葱葱的棕榈树，那厚厚的树墙，还有房檐上的瓦，都将它们的轮廓勾勒在一下子变得既深沉又空阔的天空中。

“是谁呀？”

“是班乔，堂·阿莱霍，看好狗呀！”

“你又捅了什么漏子？又喝醉了吧，不害臊的东西！你以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吵吵闹闹地到我家来吗！喂，你们把狗关到那边去。行了，摩尔，苏丹，到那边去，奥代洛，内古斯……你，班乔，你过来，到走廊里来，我去拿那件披肩来，你瞧，我都要冻僵了……”

班乔和奥克塔维奥小心翼翼地从卡车上下来，免得跌进

坑洼里，他们登上了走廊，在环抱着小花园的弯形建筑里尚可见到几扇窗户亮着灯光。他们朝前走去。餐厅里，全家人聚集在灯光下，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他是主人的孙子，是堂·霍尔赫的儿子。他怎么还在庄园里呢，他应该到学校里去了呀。布朗卡夫人坐在桌子的首席上，现在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以前她那一头金发梳成一条长长的辫子盘在头上。当他把班疹伤寒传给了小莫尼卡时，夫人就剪去了头发。他亲眼看见布朗卡夫人在闷热的小教堂剪去的。她伸着胳膊，两手握住那沉甸甸的辫子。咔嚓一声，齐着脑后剪断了。只是在那个时刻，在布朗卡夫人剪掉自己的辫子、并把辫子扔进棺材时，他才看见夫人流下滚滚热泪。只见夫人浸泡在泪水中，就象现在看见夫人呆坐在餐厅模糊的玻璃后一样。把班奇托[1]借给我们吧，她去恳求他母亲，想叫他去陪小莫尼卡玩，因为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可家里的佣人们总是笑话他，因为他说自己是庄园主女儿的未婚夫。现在，夫人已经成了个老太太。她默不作声地吃饭。堂·阿莱霍戴着宽沿帽，穿着驼毛披肩，终于和他们一起来到走廊里。此时班乔觉得他很高，他是那么高，竟象自己小时候看他那样，自己刚够得着他的膝盖，只好从下往上看他。

"你来了，班乔，真是稀客！"

"晚安，堂·阿莱霍！"

"你和谁一块儿来的？"

"奥克塔维奥……"

---

①班奇托是班乔的爱称。

"晚安……"

"你们有什么事？"

他跌坐在一张藤椅上，两条汉子在他对面站着。现在他看上去显得矮小了，而且病恹恹的。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来还您的钱，堂·阿莱霍。"

他站了起来。

"可是，今天早晨你刚还过了呀。要到下个月你才该还我钱哪。你又突然想出什么花样来了？"

他们沿着弯形走廊踱着。踱步时，布朗卡夫人坐在几乎空着的长桌首席的形象总是不断地出现在他眼前，她背对着射进光线来的窗户，有时她在搅拌汤汁；有时盖上奶酪盘；有时在雪白的桌布上掰着面包。奥克塔维奥正在把事情的原委说给堂·阿莱霍听……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呢，我最好不去听它。是的，让他去说吧，因为他是不会让堂·阿莱霍象欺负我那样去欺负他的。布朗卡夫人从盘子里选了一块焦黄色的糖放进自己的汤盘里，一块给她自己，另一块给小莫尼卡，还有一块给班奇托，给你这块贴了一片防臭木叶子的，这叶子有一股特殊的气味，是布朗卡夫人很喜欢的。好了，你们到花园里玩去吧，你别把她弄丢了。班乔，你得照顾她，因为你比她大。绿树荫下，在由盖满天鹅绒般绿色苔藓的砖铺成的人行道旁，在硕大无比的绣球花丛中，他扮成洋娃娃的爸爸，她当妈妈，直到后来我们正躺在小铁床上时被孩子们闯见。我怀里抱着娃娃摇晃着，因为小莫尼卡说爸爸就是这样哄娃娃的，孩子们都笑了——说我象女的一样，还

玩娃娃呢！我再也不想去了，可是人家非让我去不可，因为他们给我吃的、穿的，可我宁愿挨饿。我透过女贞树矮墙往里看，因为我还想去，但是我不愿意别人说我是庄园主女儿的未婚夫，不愿意由于玩洋娃娃而被人说我娇滴滴。直到有一天，堂·阿莱霍碰到我正在女贞树墙边往里偷看。“该死的小家伙，你可叫我逮着了！”他揪住我这儿，揪住我脖子，我就抓着他的披肩，两脚使劲蹦。他是那么高大，我是那么矮小，我就象仰望一座峭壁似的，得从下往上看他。他的披肩有点光溜，很暖和，因为是驼毛的。他拖着我从树丛中走过，我就揪住他的披肩。他拖着我，我对他说，人家不让我来。他说，瞎话，他什么全知道。他说，你就会撒谎。班乔，你别跑，因为除了你，还有谁能照顾小姐呢，谁能和她一起玩呢，他就把我丢在这座那么大的花园里，让我到灌木丛中去寻找她。我跑着，脚绊在长春藤上，可是我用不着这么使劲跑，因为我知道，和每天一样，她躲在插着光闪闪的玻璃瓶碎片的围墙旁、树荫下的绣球花丛中。我来了，摸摸她，我探身从树丛里钻过去又逃跑了。我身体里流出些什么东西、弄湿了身体，于是，我得了斑疹伤寒，她也得了这病。她死了，而我没死。我望着布朗卡夫人，只是在她双手举起发辫去剪它时，我的眼泪才流出来，因为我好了，布朗卡夫人在剪辫子。餐厅里的灯光熄灭了。这一次她已经不在这里了。奥克塔维奥的声音还在继续解释：是的，堂·阿莱霍，当然，没关系，虽然那批货不让他运了，我也会给他另找生意的。是的，很好，运砖头，运某地正在制造的砖头……”

“那些砖头是谁的？”

奥克塔维奥没有回答。

对他的沉默感到吃惊，堂·阿莱霍站住了，他们也站住了，参议员先生足足盯了奥克塔维奥一阵子。

这可能吗？班乔发现奥克塔维奥没有回答堂·阿莱霍的问话，因为如果后者知道了那批砖头是谁的话，他会打电话的，这就够了，别人就不会交给他砖头。堂·阿莱霍认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尊敬他。他指头上有拴住每个人的线。然而他的大舅子奥克塔维奥、他的好伙计、也就是小诺尔米塔的教父，现在正和他抗衡：在这一地区奥克塔维奥新来乍到，他并不怕这个老家伙。只是由于不愿意，就不回答他的问题。他们一声不吭，在走廊里兜了一圈。花园里静悄悄，但生机勃勃。他们不说话了，留下一片寂静，但寂静渐渐变成几乎察觉不到的声音：房檐落下的水滴声、奥克塔维奥口袋里钥匙的叮当声、被大滴露水淋着的几乎光秃的茉莉花微微的颤抖声、最后在房门前停住的脚步声。

"天有点冷。"

"当然，够凉的。"

听到大舅子的话，班乔一颤，堂·阿莱霍看了他一眼，差点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他没有问，开始数奥克塔维奥交给他的那一迭钞票。

"至少有三个……"

"您说什么？"

"清凉饮料①……三份……"

---

①此处一语双关，"清凉饮料"也有不顾体面之意。

班乔抢在大舅子前说了，免得他继续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胜利了吗，堂·阿莱霍过于镇静，也许他并没听见什么。

“没，没，没有什么，堂·阿莱霍。好了，您要是同意的话，我们就不再打扰您了。咱们走吧。耽搁了您不少时间，天又这么冷。请代我问候布朗卡夫人。她还好吧？”

堂·阿莱霍一直陪他们来到走廊尽头，与他们道别。他们穿过泥泞，朝卡车走去，转过身来，看见四条狗和堂·阿莱霍一起，站在台阶上。

“看好狗……”

堂·阿莱霍大声笑了。

“苏丹，去把他们生吞了吧……”

四条狗从他们身后追来，在狗爪挠到车门之前，他们刚好来得及爬上卡车。在他们驶向大门口的那一瞬间，车灯照亮了站在台阶高处的堂·阿莱霍的身影，然后，车灯大亮，照向前方，照亮了庄园出口的那些棕榈树。班乔舒了一口气。

“行了。”

“你没让我在他家当面骂他不要脸。”

“这位老爷是个好人哪。”

“但是他不要脸”。奥克塔维奥慢慢说给他听，“说要是他刚到这村时这么说，他还会相信，可现在再叫他相信就很难了。连他们回火车站的那条路上的石头都清楚。他可不是白痴。他明白老家伙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这村的用电问题，他纯粹是撒谎。现在，恰恰相反，村里若是永远不通电对他才合

适哩。他可不傻，老家伙真狡猾，他是找过省长好多次，说是谈这个问题，那不过是打马虎眼，是不叫给村里送电。我跟你这么说，因为我知道，省长的司机是我的朋友，是他告诉我的。别犯傻了，伙计，当然啰，你想想吧，他想让所有的人全离开这村子。虽说不上所有的房子全是他的，但也差不多都属于他。所以，他用不着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去找省长谈一次话，好让省长把街上的地皮再划给他一块。那块地皮属于他的了，他就可以拆掉所有的房子，把村子的地耕了，施上肥，轮休后种上更多的葡萄，就好象那座村庄从来都不存在似的。是的，我明白这就是他打算干的事情。他当时以为公路干线会从这儿穿过，从他家门口过，就想在"橄榄树"火车站建立一个大村庄，但是他的计划破产了……"

班乔俯身在舵把上探望着黑暗的四野，因为如果他不想摔进水渠或钻进灌木丛的话，就得好好看清，得看清路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坑洼，每一棵树木。我将永远地离开这一切了。我觉得就这样我在这里留下了足迹。这样，以后不论何时，当我愿意时就可以思念这些街道，我曾在那里走过，街道将不复存在了，我将记不住它们了，因为它们将不复存在了。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愿意再回来。我要奔向前方，有新的追求。在塔尔卡为埃玛买房子，使小诺尔米塔能上学。我不喜欢回到仅仅是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而愿回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如此而已。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堂·阿莱霍要死了，堂·阿莱霍必死无疑。这个想法使得他在黑暗中颤栗了一下，于是，班乔不得不握紧操纵杆，省得跌进黑暗的深渊里。

"伙计！"

"怎么啦？"

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只是为了听听伙伴的声音，以证实自己的想法是否与奥克塔维奥的想法一样。奥克塔维奥也无处可去，但他不在乎。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男子汉，因为他独往独来。眼下他在公路干线旁有座加油站，还有家小餐馆，那条干线上有成百辆卡车通过。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每星期都去看看妻子，那女人可不象埃玛那样，埃玛拿走自己所有的钱，好象人家欠她似的。奥克塔维奥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了不起，和他妹妹结婚，自己真是走了运，就觉得自己有了靠山似的。

"那么卡车就算到手啰。最好别和他们掺和，伙计，我跟你说，他们都是臭狗屎，你不知道这些肮脏的老爷给我找过多少麻烦哪。"

他们马上就要进村了。

"咱们上哪儿去？"

"去庆祝一下。"

"可是，上哪儿呢？"

"那么，伙计，你想上哪儿呢？"

"到小日本女人那儿去。"

"那么，就到小日本女人那儿去吧。"

第 九 章

小日本女人拧灭了电石灯。

“是他。”

“他又来了？”

他们关上卡车的车门以后，过了难熬的一分钟。这一分钟是那样漫长，以至于那两个下车的人以为夜里迷了路似的。他们终于敲响了厅堂的门，曼努埃拉裹紧了他那西班牙舞裙。

“我得赶快躲起来。”

“爸爸，等一等……”

“他们会杀死我的。”

“那我怎么办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这和你没有关系。”

她飞跑到院子里，即使这一次能幸免，自己也肯定会象一般老太太那样会得支气管肺炎而死去。小日本女人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她要是想自卫，那就自卫好了。她要是想失身，那就失身好了，他曼努埃拉可救不了任何人，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更保护不了这个管他叫爸爸的小日本女人。我还正在害怕班乔来，怕他把自己当成疯子杀掉，最好是打旁边溜走，到卢多维尼娅那儿去过夜，她的房间总是暖烘烘的，

她的床上可以睡两个人。不，不，绝不能同女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他知道这会出什么事。可是卢多那儿可能会剩下点午饭时的蜜炸果，在炭火上烤烤，再来点马黛茶喝喝。他们再一道说点美好的事情，比如，当人们还时兴戴帽子的时候，布朗卡的那些帽子。可是，还是别提这些事吧，因为他不打算把这些讲给卢多听，省得她老问，而他是不该说这话的。等到卢多消失在黑暗中时，我才去对她说，好吧，你瞧，也许明天我会告诉你。你瞧，姑娘总算打定了主意，把那男人带进了她的房间。她已经不犯傻了，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安下心来。一直到睡觉时，黑暗总包围着一切，可以让黑暗象水一样，一滴一滴地跌入睡梦的池塘中，直到睡梦象潮水一样涨满卢多那温暖的小屋。

厅堂里的灯又亮了，长方门框里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留声机的唱针在一张唱片上滑动。奥克塔维奥倚着门框，曼努埃拉朝后退了一步。他打开鸡笼的木栅门，躲到那一面坡屋顶的房墙跟、紧挨着被鸡屎淋白了的小梯旁。露西的那只火鸡开始气鼓鼓地来回走动，全身羽毛都张开来。曼努埃拉将一只手探进衬衫里，想取点暖。他衰老的皮肤上的每一个皱折都象硬纸壳似地皱缩起来。他把手抽出来。现在他们跳舞了，小日本女人穿过灯光射出的长方门框，她被班乔搂得紧紧的。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搜遍全家来找他。要是小日本女人有十足的女人风韵，可以委身于他们该多好呀！那么，他们就会把自己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在她身上，而她正需要他们。但是，不，他们会来搜寻自己的，曼努埃拉了解他们，他们会把所有的妓女从各自房间里拖出来，把厨房

捣得稀烂，到厕所去搜查。也许还会到鸡笼里来搜自己，会砸烂一切东西——盘子、酒杯，还撕毁衣服，并且要揍她们。而对他呢，如果找到他，也会把他揍扁，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他们骗不了我。这些男人就是这样，只有晚上才这样冒出来，闯到这家里，随便找个女人睡觉，随便喝上几坛葡萄酒。不，他们是专门冲他来的，是来折磨他，强迫他跳舞。他们知道，他硬是不愿意为他们跳舞，就象去年那样，班乔非让他为自己跳舞不可。野蛮的乡巴佬，就是冲他来的，曼努埃拉明白这点。此刻他还肯和小日本女人跳舞，可是等会儿他们就会找他。真的，我该到卢多那里去，可是，不。小日本女人跳舞的姿势很奇怪，因为她从来没跳过舞，即便别人求她，她也不肯跳。他看见小日本女人在洞开的门前转圈子，紧紧贴在班乔身上，好象溶化在他身上似的。班乔留着黑胡子，他把胡子埋在小日本女人的脖子上，他的胡子好脏！胡子下边散发着酒和尼古丁气味。他揪着小日本女人臀部上方，双手也沾满尼古丁和机器油味。奥克塔维奥站在门框上，抽着烟，等着。然后他把烟头扔到黑暗中，进门了。唱片不转了，一阵哈哈大笑，小日本女人尖叫一声，一把椅子倒了，不知她怎么啦。曼努埃拉又把手伸进衬衣里，放在正是心脏跳个不停的那块儿的皮肤上，他使劲按捺着皮肤，直至发疼，好象是弄疼班乔·维加的身体似的。小日本女人怎么又叫了？唉呀，唉呀，别管我叫爸爸，可别这样叫我，因为我没有能够保护你的拳头，我只会跳舞，只会在这鸡窝里瑟瑟发抖。

……可是，有一次我没有发抖。大日本女人赤裸的身体热乎乎的。唉，如果现在有这么热乎乎的身体该多好哇。如果小日本女人有这些热量，就不会需要别人的热量了。大日本女人那赤裸的、令人恶心、但炽热的身体紧紧地包围着我，她那双臂环抱着我的脖子，我望着她胸前长着的那对东西，好象从前并不知道它们存在似的。电石灯光下，它们沉甸甸的，有一对红色尖头。当时屋内没有熄灯，好让别人能从窗外看见我们。他们要求我们至少保证做到一点，那样的话，房子就归我们了，就归我了。我置身于这个肉体上，这醉醺醺的女人用嘴寻找我的嘴，就象猪拱食槽似的。虽然条约上说了我们不必亲嘴，我感到恶心，然而她还在追逐着我的嘴。我不明白，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大日本女人渴望和追逐我的嘴。可是我不愿意，我躲开她，把嘴撅起来，啃咬她那充满渴望的嘴唇，把脸埋在枕头里，随便埋在哪儿，因为害怕看到大日本女人超越我们那合同，而突然发生些什么事情。我……想着只要经过这一场如此容易，但又如此可怕的闹剧，就可以得到属于我的房子，我希望不要对女人的肉体感到厌恶，我什么也没有答应。但是……堂·阿莱霍在看着我们。我们怎么骗得了他呢！这不禁使我发抖。咱们能行吗？无论以什么方式，咱们一定要成功，又死不了人。大日本女人叫我又喝了一杯酒，以便使我不害怕。我喝了酒，有半杯洒在枕头上大日本女人的脑袋旁边。她的身体正期待着我。再喝一杯！然后，她就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了。她闭着眼睛，睫膏流淌下来，脸淌着汗，全身汗湿了，特别是肚子湿得厉害，紧贴着我的肚子。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多余

的，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出卖了我。唉，我是多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一个圈套！他们想抓住我，把我永远关进牢笼。大日本女人散发着这股骚味儿，早已超越了打赌的界限，这好象是巫师的汤汁。那股气味在我体内燃烧，她紧紧地贴着我，这紧相连接的身体的气味，这不可想象、不可捉摸的洞穴，涂满了另一种液汁，充满了另一种呼号，有着另一些野兽，与我的激情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激情，和我那有如泥塑木雕、没有深度的躯体不同。我那器官朝外长着，毫无用处地搭拉在那里。与此同时，她用嘴、用潮湿的手掌和紧闭着的眼睛触摸着我，以使我对体内发生的事情不知不觉。我好象在她的怀抱里昏死过去，死在她手中，她抚摸着我，让我活转过来。她说，是的，你能行，可是我什么也做不成。床边箱子上那盏电石灯就在我耳边嘶嘶响着，好象在叙述着一件冗长的、毫无意义的秘密。她那柔软的手抚摸着我的全身，对我说，我喜欢你，对我说，我喜欢这个。然后又象那盏电石灯似地在我耳边低语。我听到窗外的笑声：堂·阿莱霍在看着我，正在盯着我们。我们缩在一起，卷成一团，大汗淋漓，是为了给他取乐，是他叫我们这样干的，拿我们开心，只有这样才把这幢房梁已被老鼠咬空了的土坯房子给我们。可他们，那些看着我们的人，堂·阿莱霍和其他人正在嘲笑我们。他们听不见大日本女人在我耳边低声说的话，我的好人，这样很舒服，你不用害怕，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只不过是一出喜剧，好让他们相信，不用担心，我的朋友。她的声音暖溶溶的，好象在拥抱我，她那带酒味的热气包围着我。但是现在不那么要紧了，因为不管她的手怎样抚摸

我，我什么也不用干，这不过是为了房子，仅仅是为了房子而已。她笑眯眯地躺在枕头上，笑容映在那墙围上。她喜欢现在她和我正在床单上干的那事儿。她高兴我干不成，因为我和谁也干不成。告诉我好吗，漂亮的曼努埃拉，在我之前你没有和任何一个女人来过吧。我要独享一下，我是第一个，我是唯一的一个，这样我就可以独享我的美人儿。我的心肝儿，曼努埃拉，我喜欢你受惊的身体，喜欢你的一切恐惧，我真想消除你的恐惧。不，不用害怕，曼努埃拉，不用消除恐惧，而是从产生恐惧的地方让恐惧渐渐消失，从你要到达我的身体的那一部分开始消失。她，可怜的大日本女人，她以为我有那东西，但是并没有，从没有过，不管她怎么接触，怎么抚摸，怎么窃窃私语，它都不曾存在……不存在。粗野的日本女人，你得明白，它不存在。不，我的曼努埃拉，就好象咱们是两个女人，你看，这样，你看……曼努埃拉，扭动屁股，扭动腰肢的时候你不用害怕，嘴对着嘴，就象在佩丘·德·帕珞妓院里，男人们付钱叫妓女们摆出造型艺术姿势时两个女人做的那样……不，不，你不是女的，曼努埃拉，我是那女的，你看我怎么给你脱下裤子，看我怎么脱下你的胸罩，使你的乳房露出来让我享受。是的，曼努埃拉，你别哭，你有乳房，小小的，象个小姑娘的一样，但你确实有，所以我喜欢你。你说着话，你抚摸着我。突然，你对我说，现在行了，曼努埃丽达①，我的小心肝，你看，你能够……我梦想着自己的乳房被抚摸着。当她对我说：对了，我

①曼努埃丽达是曼努埃拉的爱称。

的孩子，我使你快乐，因为我是女人，你也是女人，我爱你，因为你代表一切。这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感到她的炽热在吞噬着我，吞噬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我。她笑着，指引着我，和我一起笑，因为我也笑了，我们俩笑死了，用笑来掩饰我们由于动了情而感到的羞耻。我的舌头伸在她的口中，管它什么别人正在窗外看着哩，这样更好，更舒服，舒服得直发抖，好象身子都要碎了似的。我在她的身体里流血，她则叫着，把我抱得紧紧的，然后……。我漂亮的女人，这是多么舒服呀！过了好长、好长时间，那些话语消逝了，那股气味飘开了，那些圆圈消散了。我躺在她身上睡着了。她对着我耳朵好象梦呓般地说着什么，枕边她那些话已听不清了。这件事我们不向任何人讲起，你看，我干的是一件可羞的事情。唉呀，曼努埃拉，你别犯傻了，你象个女皇一样为自己赢来了一幢房子，也是为了我，是为了咱们俩。但是，你得向我发誓再也不这样了。日本女人，看上帝份上，这太恶心人了，向我发誓吧。咱们是合股人，当然啰，但这件事再也别干了，再也别干了，因为那一个你已经不再存在了。而那时候的那一个我，此刻我是多么需要哇！我真想从鸡笼的这个角落里发出呼唤，然而我正看着他们在那边的厅堂里跳舞……你的拳头只是用来揉弄你褪色的裙裾，用这舞裙去征服班乔，用裙子吊死他。露西好象正等待着这一时刻似的，她跑到院子里来。

“嘘……”

她朝四面张望。

“露西，在这儿……”

厅堂里唱片反复唱着一个乐句。

“你象只抱窝母鸡似的，在这儿干什么呀？”

“你到厅堂里去吧。”

“我这就去。来客人了吗？”

“班乔和奥克塔维奥。”

小日本女人和班乔跳着舞，打门前经过，使露西的脸上显出惊恐的神色。

“就你一个人吗？”

“去吧，我跟你说。”

臭狗屎婊子露西有什么资格责骂他躲在这鸡笼里呢？明天就去找她要她欠的那裙子钱，只是她会装出一副可怜相。当然，她知道男人们都喜欢她，便自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对她宽容些。她有什么资格！小日本女人也一样……有什么资格！爸爸，什么爸爸！别招我笑了。你看我的嘴唇裂了，一笑就生疼……爸爸。让我安静吧。我不是任何人的爸爸，仅仅是曼努埃拉而已。我可以一直跳舞跳到清晨，使一屋子喝醉了酒的人欢笑。一笑就会忘记他们那些哭天抹泪的老婆。可他自己，是一位艺术家，能博得大家的掌声。灯光迸裂成无数小星星。他不应当考虑人家的那些歧视，他对那些笑声是多么熟悉，因为那也是男人们消遣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为此而来的，他们是来歧视他的。但是，在舞场里，别看他又老又瘸，耳后别着一朵花，要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更富有女性。不论是露西、克劳蒂，或是小日本女人都比不上他……他的背朝后仰去，嘴唇撅着，更带劲儿地跺着脚，人们笑得更欢了，笑声中他飘飘然飞向空中，飞向光明。

让小日本女人在屋里叫吧，让她在暴力强迫下成为妇人吧，就是这样才能学会成为妇人的。舞会很热闹，露西和奥克塔维奥在跳舞。但是，只有自己才能使舞会热闹得使人们喊爹叫娘、呼天唤地，只有他才行，因为他是曼努埃拉，尽管此刻他正呆在四周尽是陈年鸡粪的一片黑暗之中，久在其间，已经不闻其臭了。那些人算不上女人。他要去指点她们谁才算是女人，怎样才是女人。他脱下衬衫，将衬衫搭在小梯的脚蹬上，还有鞋呢……对，就光着脚，象真正的吉卜赛女郎一样。他把长裤也脱了下来。在鸡笼里，他赤裸裸的，双臂交叉在胸前，乳房那样奇怪地吊在那里。他把西班牙舞裙从头上套进、穿好，裙裾在身体周围披散开来，好象是一阵温暖的沐浴。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这鲜红的、重叠在一起的细棉布更能温暖他的身体。他整理好裙裾，整理好开胸处的那些皱折……这里得填上些东西，因为里面什么也没有。当然啰，因为我还那么幼小，是个小小吉卜赛"姑娘"，是个"美人儿"，仅仅是个小"女"孩儿，要去跳舞，可还没有什么乳房。这个样子简直象个男孩子，而不象女性的曼努埃拉，因为他最富有女性媚力了，腰肢可以折弯，这一切他都行……曼努埃拉在黑暗的鸡窝里笑了，一面把露西借给他的那朵绢纱虞美人花别在耳后。你爱拿小日本女人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总而言之，这件事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过是到大日本女人家来表演的艺术大师。他疯癫，他发狂，他要欢乐，他感到今天晚上班乔沉甸甸的手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摸着他，他好象有点不愿意。班乔捏他，是的，在捏他，使劲地捏他。但愿有三十个男人拿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愿自己年纪

更轻一些，好能承受住。可是不行，牙床疼，关节疼，唉，每天早晨关节和骨头多疼啊！他真想永远躺在床上不起来叫别人来照顾。只要今天晚上小日本女人打定主意就行，让班乔把她带走吧，让她那苍白的血在这褪了毛的雏鸡体内环流吧！她虽然已经长大成人，该长毛的地方竟没长毛。小可怜儿的，她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班乔的手捏着我的美人儿。你别犯傻了，不要浪费生命，我是你的女朋友，我，曼努埃拉，我这就去跳舞，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不象你似地发愁，因为你就知道数钱，数钱，一个钱也不肯花……看看我头上的这朵花吧。曼努埃拉提着裙子穿过院子。我多瘦哟，上帝啊，谁也不会爱我的，更不用说我的裙子沾满了泥巴，脚也沾满了泥巴。他摘下一片被泥巴沾在脚跟上的葡萄叶，朝着亮光走去。进门之前躲在门后听了听动静。他划了个十字，好象艺术大师粉墨登场之前所做的那样。

第十章

在橄榄树庄园，堂·塞斯佩德斯想喝多少酒就可以喝多少。堂·塞斯佩德斯，你去拿就是了。庄园主反复对他这样说。就是为这他才留在庄园里的。可是，他饮酒有度。他就躺在成堆的麻袋和被一次次丰收的葡萄酒盛得满满的木桶之间，躺下之前，有时候只喝上一小杯。正是庄园主卖给小日本女人的那种葡萄酒，卖给她只收成本费，纯粹出于友谊，好叫那可怜的小姑娘也赚一点钱。但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这样卖，哪怕别人央求他。有时候夜里，已经很晚了，他被身体某部永不消退的疼痛折磨得睡不着觉，这时就穿上自己那双土制皮凉鞋，肩头披着斗篷，从躺倒的一棵柳树干上走过，穿过罗斯·帕罗斯水渠，从只有他才知道的豁口穿过，穿越座座被黑莓丛和铁丝网围起来的葡萄园，到小日本女人家里去。到了那里，他默默地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旁，喝上一坛红葡萄酒，就是贮存室里他伸手可及的同一种葡萄酒。

奥克塔维奥看见他进来。由于小日本女人不愿意和奥克塔维奥跳舞，他只有等露西和班乔跳完。他召呼堂·塞斯佩德斯过来坐到自己那张桌旁，他有事要问问这位老人。他没有问，因为他看见老人坐在椅子上发呆，两眼直勾勾地望着黑暗中的某一点，好象这一点便构成了整个黑夜的一张详细的平面图。

“那几条狗……”

“您在说什么，堂·塞斯佩德斯？”

“他们把狗撒开，放到葡萄园里了。”

他们便竖起耳朵听着。

“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也没听见。”

“可是，它们在走动哪。我已经感觉到了。现在朝北边去了，朝放养母牛的罗斯·拉各斯牧场去了……现在……”

一大群盖尔特圭鸟从村子上空飞过。

小日本女人和奥克塔维奥想尽力透过黑暗听清楚，但是他们的耳朵不能穿透那嘈杂的歌声奔到田野去捕捉那细微的声音和遥远的风声。奥克塔维奥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是谁撒的狗？”

“是堂·阿莱桑德罗。只有他才会放开狗的。”

“为什么？”

“他一犯怪脾气时就这样……今天晚上他就犯了怪脾气。今天和我在储藏室里聊天时，他说要死了，说这是一个医生对他讲的。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他说，死后他什么也留不下，因为他的所有计划全都破灭了。”

“这贪婪的老爷……可他还是位百万富翁呢。他失败了，那我们穷人又会怎么样呢？”

“我保险他带着狗在葡萄园里走着呢。”

“葡萄收完了，连一串葡萄也没留下，谁也不会进那葡萄园的，干什么还要撒开狗呢？”

“谁知道呢？有时候是为了别的东西而钻进去。”

"为什么东西呢？"

"要特别小心那几条狗，都很凶。可是不咬我……怎么会咬我呢？我身上已经没剩下什么肉了。"

电石灯光下，他坐在另一头，灰溜溜地缩成一团，好象他这种人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小日本女人嫉妒地看着他，那么脏，连狗都不咬他。他那草垫子里的跳蚤大概也不会咬他。有一次听人说，堂·塞斯佩德斯连饭也吃不上。堂·阿莱霍家里的女佣人有时候还想起他，就到处去找他，到地窖，到茅棚里去找，给他拿去一块面包、一块奶酪，或是一盘热饭菜，他也都接受。可是后来女佣人们又忘了，谁知道这可怜的老人吃些什么呢。在酒窖里，他铺上麻袋，随便往哪儿一躺，躺在一个个大包、一台台机器、一捆捆干草和一堆堆三叶草、一堆堆甘薯中间。

班乔和露西坐在桌旁。

"这儿象守灵似的……"

没有人应声。

"伙计，打起精神来，不然的话，我就把露西带走了……"

他望了望小日本女人，看她有什么反应。她与堂·塞斯佩德斯望着黑暗中同一个地方。他摸了摸她的一只乳房，太小了，象一只抽抽巴巴的梨，就是那种掉在树下没有香味儿不能吃的梨。可是她的那双眼睛……他抽回那只手望着。眼睛象里面闪光的玻璃球，完全被半透明的虹膜包围的每一颗眼珠都在闪光。班乔觉得，如果他俯身望去，象望玻璃球一样，他就可以看见小日本女人内心世界的海底花园似的。

这不舒服，这很怪。要是依他自己，就把她撇在这里不理她了。可是，为什么要撇下她呢？是因为那老家伙吩咐过吗，是因为堂·阿莱霍警告过自己，不叫自己接近她吗？可是，我们又不是土匪，堂·阿莱霍，我们和您一样，因此，别这么小瞧我们，别以为……

“咱们跳舞吧，小妞儿……”

露西闭上了眼睛，又睁开了眼睛，可是当她再睁开眼睛时，不知从她闭上眼睛起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现在这无限延长的时间还要过多久。一群盖尔特圭鸟飞过。又飞来了吗？或者以为就是刚才听到飞过去的那一群的一部分。狗在吠着，有几条就在附近叫，有几条非常远。这夜晚的乡间显得非常空旷。一位骑者顺路急驶而来，露西本来只想听一听留声机里那一首《波莱罗》[1]，突然感到一阵忧伤，因为她不知道这位骑马的人是谁、他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现在听到的这微弱的蹄声要响多久。蹄声渐渐减弱，但这蹄声却一直深深传入她的耳朵里，便在那里留住。她朝奥克塔维奥笑笑，因为看得出来，他不高兴了。

“哎呀，你烦了吧……”

堂·塞斯佩德斯打了个哈欠，然后听着他们聊天。

“这是苏丹……”

“您怎么分得清每一条狗呢？”

“我为堂·阿莱霍喂狗，打它们还是小崽儿的时候就认识它们了，一出生就认识。真的，只要一看出他的哪条黑狗不太

---

①智利流行的一种民间歌曲。

好，太懒，或是太温驯，或是瘸了一只爪子，堂·阿莱霍就叫我把那条狗圈起来，用手枪打死……我就抓牢那狗，让他那一枪打准，然后把狗埋掉。我们关在园子紧里面的那一条母狗发情时，就给那几条狗吃"壮阳碱"，堂·阿莱霍和我再把狗关在茅屋里，那几条狗为了争那条母狗，就象发了疯似地猛咬，有时候竟至受伤，直到和那母狗配上种。下的狗崽只留最好的，要是杀死了一条大狗，就只留下一条狗崽，其余的，我们装在一条麻袋里，扔进罗斯·帕洛斯水渠。四条狗，他喜欢总是保持四条。对我们这种作法，布朗卡夫人很生气，她说这违反自然。但那位老爷笑她，对她说，男人的事，你别来掺和。狗虽然不是原来的了，但总是叫同样的名字：内古斯、苏丹、摩尔和奥代洛，从来如此，打堂·阿莱霍小时候起，才这么高的时候就这么叫，好象他杀死的那些狗还活着似的。所以，堂·阿莱霍的那四条狗总是最壮的。他喜欢凶猛的狗，不然就把它们杀死。现在他把狗撒到葡萄园里去了。当然，老爷有点伤心……"

堂·塞斯佩德斯说话的时候，班乔和小日本女人坐下来，听他聊。

"这和他伤心有什么关系？"

"这是因为他要死了……"

"这个堂·阿莱霍，受他的罪还要到什么时候呢！"

受到什么时候，受到什么时候，让他死去吧！这和他有什么关系，让他和那可敬的夫人见鬼去吧！难道他就不能和朋友消遣一会儿吗！这种时候就不能不听堂·阿莱霍、堂·阿莱霍的名字吗！让堂娜·布朗卡见鬼去吧！是堂娜·布朗卡

教他学会了识字。有时候夫人给他留一块糖果条，把它藏在食品室里一只马萨瓦特牌茶叶筒里。在那间食品室里，有一排排瓶子，里面装着果酱，瓶上贴着白色标签，标签上有夫人写的那种修女式的细长字体——他，班乔·维加，直到现在还写这种字体——上面写着：——李子——桃子——布拉斯李——复盆子——酸樱桃——还有一瓶瓶的梨罐头、酒泡樱桃和漂在黄色糖浆里的布拉斯李。那一边，有一溜堆成城堡一样的白色陶模，或者用桃子、苹果堆成城堡。人们总是把顶端的塔楼拿给小莫尼卡，那是用光滑闪亮的糖食做成的。让她们见鬼去吧！班乔的手往上去摸小日本女人的大腿。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露西在聆听着，夜里是否还会有一位骑士使她回到恐怖之中。已经还清了所有欠他的债，现在卡车是他自己的了，他的那辆红色卡车。他抚摸着的是那辆红色卡车，而不是衣裳气味很浓的小日本女人。那沙哑的汽车喇叭就象个巴布亚人①说话那样，就象爸爸在叫小诺尔米塔。卡车是属于他的，他的老婆、女儿更属于他。今天晚上，只要他乐意，就可以在笔直得象刀切一样的干线上开着它跑。比如说，象疯子那样飞跑，爱怎么按喇叭就怎么按喇叭，慢慢地握紧加速器，突如其来地冲进黑黝黝的庄园。就得这样，因为堂·阿莱霍已经控制不了他了。我可以再略微转转方向盘，只需轻轻扭动一下手腕，只要让卡车驶离公路就行了。我一跳，翻一个身，卡车就变成了一堆废铁，冒着烟，静悄悄地趴在公路边。只要我乐意，只要我想这么干就

①即巴布亚新几内亚人。

行，用不着去向任何人做解释。小日本女人的大腿在他的手下开始变得温暖，她正在喝一大杯葡萄酒。她希望露西出来和奥克塔维奥跳舞，好象要偷偷把他灌醉似的。酒，所有到她家来的男人身上都有一股酒味儿，所有的东西都带酒味儿。葡萄收获季节，酒味漫延全村，以后，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一堆堆的酒渣就在各个储藏室门口腐烂。恶心！她自己也有这股酒味儿，就象那些男人，那些妓女，象那村庄一样。她没有多少事情可干，也只好喝酒。比方说，克劳蒂，在没有顾客的时候就对她说，喂，小日本女人，再给我记账赊一瓶最便宜的红葡萄酒。她就钻到床上，喝呀、喝呀，直到第二天，一觉醒来，醉得一塌胡涂。她从一大早就起来象头骡子似地干活儿，鼻子通红，坏了肠胃。但是我从来没觉得妈妈身上有酒味。大日本女人是很能喝酒的，这谁都知道。哪怕她在厅堂里喝了几公升酒，身上也只有普拉维亚花牌香皂味儿。那时候，妈妈就象一支点燃的火炬，没有人拦得住她说话、狂笑、跳舞。她是怎么搞的呢！她往床上一躺，身子把床烤得暖烘烘的，我就得给她脱去衣服，或者是我，或者是曼努埃拉。甚至后来，人们让她长眠在圣·阿尔丰索墓地里时，她那坟墓大概也应该是暖和的吧。从此以后，自己就再也没有体验过她的那种温暖，只是班乔放在她大腿上的那只手，因为他一面看着露西紧贴在奥克塔维奥身上跳舞，一面慢慢睡着了。班乔是喝醉了，就象所有的男人一样，打一出生就到这屋子里来。大人们喝酒的时候，他们就钻在桌下在大人的裤腿下玩，听他们骂人的脏话，闻他们在院子里呕吐的臭味，在堆着男人和女人睡过觉的脏床单

的木槽旁玩看。可是，如果班乔的手能象燃起她母亲的欲火那样使她动情的话，她就可以什么活儿都不用干了，父亲对她这样说过。那只阴影究竟是谁的，它使自己总是在数钱，可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现在她已经不怕这只手了，这只在她腿上摸着的手就要告诉她，就要回答她曼努埃拉曾对她说过、曾向她问过的问题：你究竟是谁。班乔的手由下往上摸到她的大腿，可是班乔却在打着哈欠。班乔将告诉她，这只手和以往常到这儿来的许多男人的一样，重复着同一动作。这只手想挑逗起她的情欲。那是一只啃掉指甲的、有扁扁大拇指的手。对，我曾经见过这只大拇指，还有那毛茸茸的手指头，还有方方的指甲，在向上摸索着，但是她那时不愿意。可是，现在愿意了。是的，是为了知道小日本女人到底是怎样的，现在你就会知道了。那只手，那沉重的身体的温热，于是，尽管他走了，对这个晚上将要有所忆念……

“唉呀，这多乏味呀……”

然后，看看对面的那位老人。

“是吗，堂·塞斯佩德斯？”

老人笑了。

“喂，奥克塔维奥，咱们上别的地方去吧……”

堂·塞斯佩德斯问：

“为什么？”

“这里没有意思。”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奥克塔维奥已经不在了。

“我那伙计在干什么呢？”

“刚才他和露西进里面屋去了。”

于是他让小日本女人坐在他膝盖上。

“有你在总比啃老鼠还强一点儿。”

可是，由于这姑娘呆板僵硬，班乔就推了她一把，差一点把她推倒在地上。

“我可没好气儿哪。”

他开始在各桌子中间转悠。

“这该死的妓院，连妓女都没有。别的姑娘们呢？留声机也不响了。连可吃的东西都没有。看看，有没有面包，有没有陈年老酒，有没有冷餐肉……呜呀，都要臭了，这是什么，沾满陈年死苍蝇的甜点心！得了，小日本女人，哪怕你给我跳个舞呢，跳吧！怎么，你硬梆梆的，象根扫帚把儿，你能跳出个什么名堂？你可不象你妈妈，她的肚子可真大，可是那傻娘儿们真风趣，正如大家所说，曼努埃拉……”

是同样的一双眼睛，他记得去年，曼努埃拉的眼睛注视着他，他也注视着曼努埃拉那双惊恐的眼睛，他紧捏着他的脖子，那双象透明玻璃球一样的眼睛望着他，以为他一定会掐死自己。这种恐怖表情映现在玻璃球的海潮中。他站起来。

“曼努埃拉呢？”

小日本女人没有回答。

“我跟你说，曼努埃拉呢？”

“我爸爸躺下了。”

“叫他来。”

“他来不了，他生病了。”

他揪住小日本女人的脖子，摇晃她。

“这老婊子会生什么病？你以为我来就是为了看你这副得了感冒的兔子脸吗？不，我是来找曼努埃拉的，就是为他而来的，我告诉你，去叫他来，叫他来给我跳舞。”

“放开我。”

班乔皱着眉头，他的眼毛很浓，眼神混沌，眼睛通红，简直快气瞎了。叫他来，我要开心。不能就这样算完了，太冷清了，堂·阿莱霍就要毁了这村子啦，要把这地方耕了，村子四周的葡萄就要把村子吞没了。今天晚上我要回我家和我老婆睡觉，但是我不乐意，我要找乐子，这个疯婆子曼努埃拉，快来救救大家吧，只有你才有办法改变这里的情况，快来吧！

“曼努埃拉……”

“蛮子，放开我！”

“我跟你说，让他来。”

“我跟你说，我爸爸不能来。”

“堂·阿莱霍才是你爸爸，也是我的爸爸。”

他凝视着她的眼睛。

“不，还是曼努埃拉是我爸爸。”

“你不要叫他曼努埃拉。”

班乔哈哈大笑。

“至于这样吗，我的小妞妞？”

“你不要叫他曼努埃拉。”

第十一章

“为什么不能叫？”

曼努埃拉走到厅堂中央。

“孩子们，给我放《圣物盒》①吧。”

他弯下腰肢，一只胳膊高高扬起，手指打着响子，在厅堂里兜着圈子，他那碎成条条溅满泥点的红色裙裾拖在地上。人们鼓起掌来。班乔走向前，想吻他，拥抱他，他哈哈大笑。他嘲笑这个疯狂的丑怪，嘲笑这抽抽巴巴象葡萄干一样的狗男女，他则喊着，来吧，我的心肝儿，现在真正的晚会才开始……但是，曼努埃拉的手指打着响从他身边溜走了。开始跳舞之前，他得意洋洋地在各张桌子中间转悠。小日本女人走到他跟前想拦住他，在班乔向她伸出手来之前她先咕哝了一句：

“进里屋去吧……”

“唉，死心眼的丫头，我得忍受到几时呀！要走，就走你的吧，是吗，班乔，你们正开晚会哪！”

“对呀，叫她自个儿走吧……”

班乔跌坐在一把椅子上，继续喊着：“好玩艺儿现在才开始哪，为什么人这么少呀？拿酒来，拿糕点来，拿烤肉

①为一首歌曲名称。

来，有什么就拿来什么吧。所有的钱都归我付，”他要乐一乐。“露西，坐这儿来，你，老伙计，你钻到哪儿去了！叫我一个人在这儿守灵。到这儿来吧，还有您，堂·塞斯佩德斯，别害怕。离得那么远，您多冷啊！”听到这么多叫喊声，一位妓女跑了过来，一个人坐在另一张桌旁，捻亮了电石灯火苗。克劳蒂站在留声机旁换唱片，眼睛睁得鼓鼓地望着曼努埃拉。

“神圣的上帝啊，他可是个老手……”

在塔尔卡人们就向克劳蒂讲过曼努埃拉跳的舞，但是她怎么能相信呢！这疯婆子多老了啊，她很想看看。人们在舞场周围的桌上又点燃了两盏灯，于是班乔终于看到曼努埃拉的眼睛被照得通明，象玻璃球一样。他记起这双眼睛怎样被握在自己手中，还有那小日本女人通明的眼睛，他喝了一大口酒，这晚上最大的一口，因为他想看。有人给班乔斟上更多的葡萄酒，也给露西斟上酒。“我出钱，大家都喝个痛快吧！”他揪住曼努埃拉的头，强迫他也和自己一样喝一大口，曼努埃拉用手背抹干嘴。露西睡着了。堂·塞斯佩德斯望着曼努埃拉，但是好象视而不见。

“来吧，曼努埃拉，我的心肝儿，来吧，但愿我的告别晚会热闹一些。他们就要把你们清除干净了，就这样，唰、唰、唰……把你们清除干净。你们知道是谁要这样干？堂·塞斯佩德斯，您知道吧？堂·阿莱霍要把所有的龟儿子都清除干净，因为他乐意……”

那天晚上，围绕着村庄的葡萄园在月光下显得非常幽美。堂·塞斯佩德斯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葡萄园。村子很工

整，快要坍塌的围墙把村内的房舍整齐地隔开了。他寻思着这个地方将要被葡萄园吞没了，而这幢房子，他们所在的这幢房子只不过是一小点儿。现在他们聚集在一起敲击着如岩石般沉重的黑夜。身穿火红舞裙在中央跳舞的曼努埃拉大概能使人们开心，使人们熬过活受罪的艰难时刻，在那个时刻他们都将被吞没。疯狂的曼努埃拉在舞场中心，鼓着掌，用鞋跟跺着泥土地面，用手掌打着拍子，敲击着歪歪扭扭的桌子，桌上的电石灯摇摇晃晃。克劳蒂换了一张唱片。

突然，班乔沉默了，他望着曼努埃拉。曼努埃拉正在舞场中央跳着，吆喝着，他疯狂地跳哇，有节奏地喘息着。他跳奎卡舞、奥盖达德舞、松布拉舞和盖布拉达舞[1]。虽然他发出了阵阵欢呼，但毫无疑问，他会死去的，这真叫人难以置信。这就是晚会，是在为他而跳舞。他知道，曼努埃拉想触摸自己，想和自己亲昵，希望这扭曲的舞姿不光是在舞场中间，而是紧贴着自己的皮肤。班乔任凭他从远处用目光抚摸着自己……狗男女，老东西，他是在为自己而跳舞哪！他疯狂地跳着，他已经不笑了，因为，好象自己也在渴望着什么哪。可别让奥克塔维奥知道，可别叫他发现。任何人都不要发现。他让曼努埃拉那双歇斯底里的手抚摸着他，摸着那弯曲的身躯。让他就这样吧，但是从这里，从他坐着的椅子那儿，谁也看不见桌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可不行。他拿起睡着了的露西的一只手，将手放在他那火烧火燎的地方。曼努埃拉的舞姿在撩拨着他，他想那样抓着他，那样使劲地抓，

---

①均为流行于智利的民间舞蹈。

直至抓碎他。那开始发臭的身体在他的胳膊里晃动着。他和晃动着身体的曼努埃拉紧紧贴在一起，使他不要那么使劲儿扭动，叫他老实下来，紧压着他，至使他用那惊恐的玻璃球一般的眼睛望着自己。班乔要把双手探到他那潮热的内脏里玩弄着，就让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如同死去一样，真是个宝贝儿。

班乔笑了，他若算是个男子汉，就应该有能力感受这一切，尽管他这样做，谁也不能吃惊，不论是奥克塔维奥，或是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都不会感到吃惊。这就是节日，这就是狂欢。他太了解妓院里的这种女人气的男人了，但谁也没有这个老妖婆这么荒唐，这些狗男女总是爱上他。他摸了摸结实的肩头，摸了摸衬衫领口下粗粗的汗毛。在露西的手下，他平静下来了。

音乐止住了。

“留声机坏了。”

奥克塔维奥走到跟前打算修好留声机，把它放在桌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拆开了，露西和小日本女人看着他修。看上去它是再也不会转了。曼努埃拉坐在班乔怀里，递给他一杯酒。他恳求班乔离开这里，三个人一起到别的地方去，在这里是白浪费时间。这里真没劲儿，吃的不好，喝的也不好，连留声机也坏了，谁知道哪一位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这种老掉牙的留声机早就不生产了。咱们走吧，求求你，咱们走吧，坐上卡车，随便到哪儿都可以接着开晚会。只要一会儿工夫就到塔尔卡，到了那儿，在佩丘·德·帕珞的妓院里，整整一夜都开晚会，天天都有节日活动……好了，咱们走

吧，我的乖孩子，带上我吧，我身子里藏了个魔鬼，在这个村子里我腻味透了。我不愿意死在这东倒西歪的土坯房里。我有权利见见世面，我从来没有从这窟窿里钻出来过，因为他们骗我，对我说小日本女人是我的女儿，好叫我留在这儿。可是你看，我会有什么女儿，我和小日本女人年龄差不多一样，是两位小"姑娘"。把我从这儿带走吧。听说，在佩丘·德·帕珞妓院这时辰还有烤肉预备着，总有好吃的预备着，只要顾客点菜，连鸭子都有呢。还有女歌星，我知道有法利亚斯姐妹，可是，我想不会是她们了，因为她们可能比我还老吧，可能是另外几个。但是那也没关系，因为法利亚斯姐妹——但愿她们安息——竖琴和吉他都弹得很好。咱们走吧，带上我吧。你看这坏丫头，对所有的人都说她是我的女儿，好强迫我留下来。我是她的爸爸，可是你看她是怎么待我的吧。好象我是个印第安女人似的。除了去做弥撒和到卢多那儿以外，她不让我出门。我想跟你们一起走，孩子们，到别的地方继续开晚会去，到好玩儿的地方去，咱们可以乐上一阵子……"

"真操蛋！"

"怎么啦？"

"发条断了。"

"喂，伙计，把它搁在那儿得了，咱们到别的地方去。"

"到哪儿去呀？"

"你看堂·塞斯佩德斯，他象一具木乃伊。醒醒吧，老家伙……"

"我们到佩丘·德·帕珞那儿去了。"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向小日本女人付了账。

“你们上哪儿去？”

“跟你没什么关系，死心眼儿！”

“爸爸，您上哪儿去？”

“你在和谁说话哪？”

“您别装傻。”

“你算老几，还得听你的？”

“我是您的女儿。”

曼努埃拉只觉得小日本女人这么说是不怀好意，是为了阻止她，是叫她记得那些往事。然而她望了望班乔，他们一齐哈哈大笑，差一点儿把电石灯都弄灭了。

“当然，我是你的‘妈妈’。”

“不，是我爸爸。”

但是他们已经朝外走了，曼努埃拉、班乔和奥克塔维奥互相搂抱着，踉踉跄跄。曼努埃拉口里哼着《圣物盒》，其他两人跟着唱起来。夜晚是那么明亮，以至于墙壁的倒影能清晰地映照在水潭中。灌木丛生长在小路旁，那永远重重叠叠的黑莓丛的叶子准确、神奇、迷人、细腻，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纷纭的杂物。他们朝停在街角的卡车走去。曼努埃拉身边各有一个人，两人都搂着他的腰肢。曼努埃拉朝班乔那边歪着身子，他一面笑着，一面想吻吻他。奥克塔维奥看见了，就撒开曼努埃拉。

“行了，伙计，你别也假装狗男女。”

班乔也撒开了曼努埃拉。

“可我没干什么呀……”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都看见了……”

班乔害怕了。

“我怎么会让这个恶心的狗男女亲嘴呢？你疯了，伙计，我怎么会让这样的家伙干这个呢？喂，曼努埃拉，你亲我了吗？”

曼努埃拉不回答，要是有一个象奥克塔维奥这样的蠢男人在场的话，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死的家伙，这与他有什么相干！要是他走开才好呢。他开始摇晃他。

“怎么啦，狗男女，你回答！”

班乔气势汹汹地站在曼努埃拉面前。

“怎么着？”

他已经握紧了拳头。

“别犯傻了，孩子们，咱们去参加最好的晚会。”

“你亲了他还是没亲他？”

“纯粹是开玩笑……”

奥克塔维奥抓住他，班乔一拳打在他脸上。这一拳打得不很准，因为班乔醉了。曼努埃拉朝四处张望，伺机逃跑。

“闹着玩、瞎折腾是一回事儿，上赶着亲我的脸可又是一回事了……”

“别，我疼……”

他站在泥泞的公路上，奥克塔维奥拧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拧得动弹不了。曼努埃拉清醒了。他不是曼努埃拉，他是曼努埃尔①·贡萨莱斯·阿斯迪卡。是个男的。由于他是男

①曼努埃拉为女人名字，曼努埃尔为男人名字。

的，他们才揍他，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感到恐惧。

班乔推了他一把，使他一晃。奥克塔维奥放开他时他绊了一脚，他跌倒在路旁。班乔扶他站起来。曼努埃拉把裙子挽到腰里，朝火车站逃去。由于他对这条大街非常熟悉，便避开坑洼和石头。追他的那两人每一步都磕磕绊绊的。也许，他们已经看不见他了吧，他得朝那边跑去，朝火车站跑去，朝橄榄树庄园跑去，因为到了那头，有堂·阿莱霍在等着他，只有堂·阿莱霍才能救他的命。挨了一记耳光，他的脸很疼。还有那衰弱的脚踝和光着的脚，虽有石头、玻璃碴或洋铁皮扎脚，但，他得继续跑，因为堂·阿莱霍答应过要款待他，和他说好了，只要他留在这里就再也不会感到以前的那种压力了。这是一种允诺，差不多等于一种誓言，于是他就留下来了。现在他们追他，要杀死他。堂·阿莱霍，堂·阿莱霍，他可以帮助我，他只要说句话就可以使这些下流胚清醒，因为他们只怕他一个人。快到橄榄树庄园去，他象堂·塞斯佩德斯那样穿过葡萄园。他要去对堂·阿莱霍说，这些坏人一开头想占我的便宜，求求你，保护我吧，别叫我害怕吧！您从前答应过我，说永远不会出事的，因为您会永远保护我，因此我才留在这个村子里。现在您得说话算话，保护我，治好我的病，安慰我。从前我从来没要求您实现诺言，可是现在得这样做了，只有您，只有您才行……您不要装聋作哑，堂·阿莱霍，现在他们要杀死我，我跑来恳求您……从这儿走，从黑莓丛里钻过去，象一只狐狸似地躲在棚屋后边，让堂·阿莱霍保护我，他有猎枪。您可以杀死这一对下流胚，谁也不会说什么，您终归是老爷，干什么都可以。然

后再去和警察办办交涉就行了。

他穿过长满黑莓丛的铁丝网，也没有发觉铁刺划破了他的连衣裙。他紧贴在水渠旁，躲在铁丝网的另一侧。再往那边就是葡萄架了，中间有混浊的水隔着。得穿过水渠，堂·阿莱霍在等着他。周围长着圣栎树的橄榄树庄园里有一棵高高的松树，象一座钟楼，那里就是堆放葡萄的地方。他得走过去，堂·阿莱霍正在等待他。堂·阿莱霍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正在等待着他。他得休息一会儿，听听，他们没有追上来。他不能继续前进了，就倒在了草地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夜幕下万籁俱寂。曼努埃拉喘息着，年纪大了，不能这么跑了。卢多维妮娅会对他这么说。这倒是真的，确实，他浑身都疼。哎哟，背疼，真疼哟！还有两条腿。突然间，整个夜晚的寒冷、他脚下树叶、草地和水的寒冷都凝聚在他脚下。他只有穿过这条河沟才行，但是，怎么才能穿得过去呢？他几乎动弹不得了，他瘫倒在地上。

"我的傻妞妞。"

"现在可有你的了。"

"不……不……"

他还来不及动一动就被从黑莓丛里闪出来的那两个男人找到了，他们象饿狼般朝他扑过来。奥克塔维奥，或者首先是班乔，用拳头揍他……也许并不是他们，而是另外一些人，钻进黑莓丛，碰到了他，就向他扑去，踢他、打他、折腾他，在他身上喘着粗气，炽热的身躯在曼努埃拉身躯上扭动着。曼努埃拉已经喊不出声音了，他们的身躯沉甸甸、硬梆梆，三个人的身子黏乎乎地扭成一团，蜷曲蠕动，象一只

三头六臂的怪兽，都受着伤，又互相伤害着。在草地上他们扭在一起，呕吐着，呼着热气，经受着疼痛的煎熬，在追究着到底是谁的过错。在痛苦的混乱中惩罚着他，也痛快地互相惩罚着。曼努埃拉衰弱的身子已经受不住了，被重击压垮了，甚至不能发出痛苦的叫喊。几张嘴都热乎乎的，几双手也热乎乎、黏乎乎的，硬梆梆的身躯压得他身子发疼。他们狂笑着，怒骂着，想打破、毁灭并重新组成这个扭曲着的三头怪兽。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曼努埃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们穿过黑莓丛溜走，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河沟旁，这条河沟把葡萄园隔在对面，仁慈的堂·阿莱霍就在河沟那边等待着哪。

第十二章

“是苏丹。”

尔后，更远处，传来了另一声犬吠。

“这是摩尔。摩尔喜欢夜里躺在铁匠作坊的墙脚，因为墙被太阳晒热，保留着热气儿……可是今天没出太阳，谁知道摩尔为什么到这边来了呢？”

小日本女人已经坐在堂·塞斯佩德斯的对面，中间隔着电石灯的火苗，火苗越来越小，她把灯头上的火苗拧得只剩下一个小尖儿。她也在听着狗叫。她和曼努埃拉昨天晚上就听见了狗叫声，吵得他们几乎睡不着觉。可现在不同，大概是下过雨后，天空中月亮旁边的云彩消失了，狗便没完没了地叫着，好象是在和月亮对话，或是向月亮要些什么东西，或者为月亮唱歌。堂·阿莱霍的狗也许离月亮太远了，月亮听不到它们的声音，它们就继续朝着月亮叫。

“这又是苏丹。”

大家都走了，睡觉去了。克劳蒂把留声机放在堂·塞斯佩德斯面前的桌子上，老人继续卸着螺丝钉，拿一把厨房里用的、木柄油乎乎的刀在开启着、分解着，这种留声机的配件已经不再生产了。它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最好把它扔进河沟里。

“可是，咱们不能没有留声机。”

"不久就能有电了。"

"已经不行了。堂·阿莱霍今天来告诉我了。"

堂·塞斯佩德斯陷在椅子里，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瘦小。他把磨损的小轮、螺丝、螺母、垫圈等放到一边，将酒杯往前挪挪。酒杯几乎空了，杯底只有约一两指高的葡萄酒，电石灯的火苗在葡萄酒里变幻成无数光点。

"这就象教堂里的那件东西似的。"

"哪件东西，姑娘？"

"就是从里面发光的那红东西①。"

最好还是回庄园去，堂·塞斯佩德斯喝完了那一点儿酒，已经很晚了，也许并不太晚，时间有一种能够伸延的神奇功能。今天觉得很短，明天又长得不得了，谁也不知道已经是夜里什么时候了。

"明天我到塔尔卡去再买一台。"

"什么东西？"

"再买一台留声机。到一家旧货店里去，因为市中心的商店里找不到这种带手柄的留声机。这一架从前是我妈妈的。我知道那儿有家旧货店，那儿的东西一点儿也不贵。我记得一天晚上有人把店老板带到这儿来了，看能不能跟他还一点儿价。"

"是内古斯，……不，是奥代洛……"

他们聆听着。现在，小日本女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着那田野的情景，好象突然获得了堂·塞斯佩德斯的那种本

①指教堂里信徒奉上的类似长明灯的玻璃杯，里面灌满蜡油，加捻儿点燃。

领，可以象展开地毯似地把这一片田野展示在面前，他们则站在这块地毯中央。

“今天晚上不平静。”

这是因为有月亮，小日本女人在寻思。也许她将这句话大声说出来了，也许，是把身子弓在炭盆上的堂·塞斯佩德斯说的这句话，或者，只是他这样想，然而她感觉到了。

“为什么要撤开狗呢？”

“因为老爷变得很古怪，昨天晚上他一夜没睡。一晚上都在走廊里和那棵圣栎树下蹓跶着。我从储藏室那儿看着他，看他是不是需要点什么。你知道，人心总是很坏的，有很多人恨透了老爷。我就待在那儿，他没有看见我。他蹓着，蹓着，蹓着，看着一切，好象要把一切都刻在脑子里似的。我想，他好象饿了吧，直到天都快亮了，布朗卡夫人才出来，对他说，你怎么不去睡觉呀。这时候，他不是跟她进屋，而是把狗放到葡萄园里去了。”

“对了，是天要亮的时候狗才叫起来的。”

“谁知道他是怎么啦？”

“大概是耽心象班乔那种无法无天的人……”

“不，这是昨天的事。”

“那也一样，人们可不象从前那样了。”

“不一样了，不同往常了。”

老人打了个哈欠，小日本女人也打了个哈欠。明天她要去塔尔卡，就象每星期一那样。现在已经不能幻想那台乌利特塞尔收录机了。这样更好，就象堂·塞斯佩德斯那样，不依靠任何东西来防范发生什么情况。他埋伏在黑影里，注视

着，凭着全神贯注，这就行了。没有什么乌利特塞尔收录机，只有班乔·维加弄坏了等着修的这台旧留声机。不，不是班乔弄坏的，班乔已经走了。还好，他再也不会来了，他留下的只是一片宁静，没有任何希望。在“橄榄树”火车站这儿，希望总比宁静好。他们甚至会把整个村庄翻耕一遍，只有她家例外，因为不管堂·阿莱霍说什么，她也不会卖房子的。不，老爷，他爱拿这村子里其他房子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可要留在这里，就留在我待着的地方，虽然来的客人一个月比一个月少，一切都快完蛋了。完蛋了也就安静了，毫无变化的事物便开始完蛋，总是在完蛋，可怕的是抱有希望。我还要象以往那样每星期一到塔尔卡的银行里去存钱，吃完午饭后就回来，带着买来够一星期用的那些东西，不外乎是些白糖、马黛茶、通心粉、盐、红辣椒……总是这些东西。

堂·塞斯佩德斯站起来，仔细听着。小日本女人收拾起那些螺丝钉、小轮子、断了的发条，把所有这些东西捆在一个布包里放好。谁知道这些东西能派什么用场呢……

“我得走了。”

“怎么啦？”

“我得走了，狗叫得挺凶哪。”

小日本女人对他笑笑。

“总共多少钱？”

“三百比索。”

堂·塞斯佩德斯付了钱，她把钱收好。凡是需要看见和知道的，她都清清楚楚，她什么都看得见。房子里，褐色的

土坯墙上，蜘蛛在蒙着一层灰白色粘液的小窟窿上张网。

“曼努埃拉到哪儿去了？”

小日本女人耸耸肩膀。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能出什么事呢！”

“他老了。”

“老是老了，可是越来越好热闹。您没看见他和班乔，还有奥克塔维奥一道走了吗。他就喜欢晚会，真是鬼迷心窍，我了解他。以前也有过几次，男人们邀他喝酒，他就跳舞、就发疯。晚会一结束，他就和他们一起离开这里……他一喝酒就发起狂来，就到塔尔卡去，有时候到更远的地方去。这几天他非出事不可，我每次都这么想，可是过了三、四天他又回来了，他总是又回来。有时候他出门一星期，到他有熟人的别的村子里的妓院去，据他说，获得很大成功。他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被喝醉酒的男人打折一两根肋骨。我耽心什么，他就象有七条命的猫似的，结实得很。他老这样，我都烦了。好在有这么个好人班乔·维加在这儿，他至少得在外边逛荡上一个星期。警察都认识他，不找他什么麻烦，他们不吭声，把他给我带回来，我就请警察喝上几盅，这儿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情。但是可能会有个把新来的警察，有那种讨厌的家伙，心血来潮，不肯放手。然后，他得躺在床上两三个星期，由我来照料他。他就一直哭哇，哭哇，说他要死了，说他已经干不动那些事了，求我原谅他，说再也不这样啦，说要把您见过的那条西班牙裙子扔掉，说那是件破烂。可是他并不扔，而是把它收到箱子里。

然后他唱那首歌，说不论是在这儿还是在那儿，所有的男人全都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因为男人们都揍他，嘲笑他。于是，我爸爸就哭，说我的命有多苦哇，说如果没有他的心肝宝贝儿女儿，他将会怎样呢！说我是他唯一的亲人，叫我永远不要抛弃他。啊，看上帝份上，堂·塞斯佩德斯，您没见他哭成什么样儿呢！心都哭碎了！当然，过几个月他就又从这儿出门到外面去了，又失踪了。现在，快一年没出门了，我以为他不会再出门了，因为这可怜的人身体那么糟，可是您看，又出了这种事……"

堂·塞斯佩德斯听出有别的声音。

"是什么？"

小日本女人仔细听着，想听清他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没什么呀，堂·塞斯佩德斯……"

他们一同来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点，打开刚容得下堂·塞斯佩德斯出去的一条门缝，便有一股冷风吹进来，还透进几点星光。小日本女人便裹紧了她那条粉红色披肩。于是，她关好门，插上门闩。她搓着双手，在一张张桌子中间走动，一盏一盏地拧灭了所有的电石灯。

"……三盏……四盏……"

早就对她们说过，人少的时候，不用把灯全点了，生意不怎么好呢。电石灯的臭气把空气搞得很混浊。当然，总算举行了个晚会……她走到院子里。不知道几点钟了。那几条中了邪的狗还在葡萄园那边狂吠着。大概有五点钟了吧，因为她听到内丽在哭，内丽总是在天快亮的时候哭。她走进自己房间，连蜡烛也没点就上了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周末逸事
作者＝（智利）何塞·多诺索著　　若川　　水军译
页数＝３１６
ＳＳ号＝１０９５３６７１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８月第１版